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四海鹰扬

(上)

 **eBOOK**
网络资源 专业品质

云起西北，湖面的晨雾很快地向东飘散。

靠湖讨食的渔民，碰到这种三月暮春的刮西风日子，实在感到害怕，几乎到了谈风色变的地步。

高邮湖俗称五湖，上游承受洪泽湖与十几条河流的水，一刮西风，水借风势向东南急涌，浊浪排空，百余里宽的湖面怒涛壁立，也正是传说中的水怪出现时光。

百石大船也禁受不起阵阵巨浪的冲击，渔民的小渔舟更不用说啦。每年都有许多船只翻覆，平添一些孤儿寡妇。

辰牌时分，该返航的渔舟早已返航了。

那些船只尚未返航的家属们，全都站在大堤上，眼巴巴地极目眺望，湖面浊浪滔滔，希望能看到船影出现，一面喃喃地向老天爷祷告，向金龙四大王祷告，希望神灵保佑丈夫儿子的安全。

彭老爹站在玩珠亭前，一只老眼神光炯炯，紧盯着怒涛澎湃的湖面，充满信心的表情表示他心中毫不忧虑。

他不向天祷告，站在那儿，稳定得象一座山。

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信心，这点大风浪算不得什么。

亭右，有一群衣着华丽的男女。

凌家的二小姐紫菱姑娘，站在她的一群仆人中。她不时向彭老爹微笑。彭老爹镇定坚强的形象，也令她感到自己也同样的坚强和有信心。

凌家是攀良镇的富家，而张家却是本镇的渔户，怪的是两家往来得相当亲密；

大人们虽少往来，小儿女却感情深厚。大人们少往来的原因非因门第不当，而是两家一农一渔，平时很难在一起连络感情。

凌大爷凌占奎是本镇的粮绅，声誉与地位在本镇荣居首位。彭老爹彭新化，是二十年前途经本镇的小行商。

那一年，江北闹水灾，彭新化带了妻子叶氏，漂失了一船货物，血本无归，厌倦了行商的行业，就在攀良镇买了一栋房舍，将籍贯迁来落户，居然干起靠水吃水的打鱼郎来了。

这一年，生下了儿子彭允中。

打鱼郎的儿子，自然而然地克绍箕裘打鱼啦！

三年前的端午节，湖上照例闹龙舟。凌家的华丽游艇，从高邮州返航，嫌运河逆水行舟太慢，改走高邮湖。

没料到船接近入运河的水口，突然刮起一阵怪风、年仅十三岁的次女紫菱小姑娘，突然被帆桁击中，失足跌入湖中。

从北面的界首镇南抵高邮州，共有六座导水入运河的水口，另有六座小闸、以调节运河的水位。

水口的流速，势如万马奔腾，尤其是春汛时节，水闸关闭，水口的流速更为湍急，人被击昏再掉进水里，那会有命？

说巧真巧，小伙子彭允中正在水口附近，领着地方上一群少泼皮，与一群划龙舟的青年，比赛角力竞技，在千钧一发中，他跳下水救起了紫菱小

姑娘。

十七岁的彭允中，是本镇大大有名的蛟龙。

从此彭、凌两家有了交情。尽管双方的社会地位相去悬殊，但双方的家长与小儿女之间，却毫不在意。

小姑娘紫菱，没有一点富家千金小姐的不良气质，她经常往张家走动，与允中的母亲叶氏亲密得象母女。

攀良镇只是高邮州北面十六、七里的一座小镇，地当运河旁另有三四百户人家，码头小，不是宿站，有一半的人家是渔户，仅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地主。

这一带很奇怪，地势低，水足，但农户却不种水田，种地栽麦。高邮州以南，才有水田种稻米。

但是，攀良镇却是颇有名气的地方，往来的船只如果不急于赶路，皆在本地停泊。

船伙计们一窝蜂往大堤上跑，坐在玩珠亭枯等，带些酒食一等就是一天，甚至三五天还不想走。

等什么？等传说中的神珠划空，以便带来好运。

有些人妙想天开，据说有幸看到天开的人，就会有空前奇妙的幸运，有求必应，妻财子禄样样全。所以有许多许多的呆瓜，闲来无事呆呆地抬头望天。

据说，在宋朝嘉佑中叶，神珠出现于扬州天长泽，经邵伯湖、高邮湖，每逢天色阴晦便划空而过，光照十余里。

据传说，珠一出现便见祥瑞。前后出现十余年，后来出现期越拉越长，最后三二十年才偶或一现。

场上的这座宏丽的玩珠亭，就是供好奇的人前来看神珠的。

至于这颗神光照十余里的神珠，到底是神是妖，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也许，是天上下来的某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怪物吧！

今天，这些人不是来待神珠出现的，他们在等船回来。等船上的子弟平安回来。

薄雾汹涌而来，风也渐紧。

长长的大石堤上，巨大的榆树发出呼啸声，惊涛拍岸，水口的水势真像排山倒海。

而堤东的十余丈宽运河，却是风平浪静，往来的大小船只丝毫不受影响。

咱们的老祖宗治河真有一套，把运河开在大堤内，船不用驶入风浪滔、水怪横行的大湖。

用大堤挡住湖水，河开在堤内，这一段全长将近百里，说伟大真伟大，用鬼斧神工四字来形容，决不为过。

这段运河，开辟不足三十年，叫官河或康济河。以往，船必须驶入高邮湖。

堤上传来一阵欢呼声，三艘渔舟冲出雾影，半挂的帆骨碌碌落下，渔夫们熟练的控桨，冲近水口，一泻而下，进入风平浪静的运河。

三艘渔舟，其中没有张家的船。

彭老爹的脸上，仅颊肉抽动了几下，在他布满风霜的国字脸膛上，看不出忧虑和不安。

亭北百十步一株大榆树下，站着三个中年人，衣着华丽，气概不凡。

站在中间的那位中年人，像是地位最高，留一及胸虬髯，双目精光四射，相貌威猛，风吹起他的衣袂，虬髯飘拂，真像屹立山头的霸王。

雾渐消，风渐紧。

一阵阵长浪，一波接一波拍打着三丈高的堤岸，丈高的浪一击之下，大量水珠扑上堤岸，人们开始纷纷走避。

有些人不愿被水打湿衣裳，纷纷下堤上了河岸旁的小艇，驶过河回家去也。

仅有少数人留下，彭老爹便是其中之一。

凌家来了七个人，拥着紫菱小姑娘进入玩珠亭避水。

三位中年人也不走，也进入亭内观看雄壮的湖景。

“彭老爹。”凌家的一位老仆，向亭南不远处的彭老爹高叫：“进亭来躲一躲吧！”

“不必，谢谢！”彭老爹断然拒绝，像头倔强的驴。

他身上的青夹袄湿透了，脸上也沾满水珠，下双老眼放射出强烈光芒，给人的感觉是鲜明坚强刚毅，不为任何剧变所屈的刚毅形象，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虬髯中年人注视关彭老爹，久久，伸手轻拍身侧那位凌家的老仆肩膀。

“他在等什么？”虬髯中年人问。

“等他的儿子归来。”老仆苦笑着说。

“从湖上归来？”

“是的。”

“他的儿子是……”

“打渔的。”

“哦！这种风浪，小渔舟是禁受不起的。”虬髯中年人不住摇头。

“很难说。”老仆的目光落在汹涌的湖面远处：“也许船无法保全，但人是一定会回来的。”

“为什么？”

“彭小哥是条龙”老仆说：“他可以在水中泡上三天三夜。两年前，他曾经远到洪泽湖找水怪。这位爷可曾听说过洪泽湖水怪？”

“你是说，淮水神无支祈？”

“还有木妖棕怪，有蛟，有鳖。”

“他找到了吗？”

“三个月，他猎杀了两条猪婆龙，每张皮卖了三百两银子。”

“哦！很好，很好。”

“这位大爷说很好，是什么意思？”老仆问。

“我是说他人很好。”虬髯男人笑笑说，向同伴也阴阴一笑。

两同伴神色漠然，毫无表示。

水天交界处，终于出现了帆影。

“老天爷，那艘船居然挂满帆。”亭中有人惊呼。

不但挂满帆，而且船上只有一个人。通常，一艘小渔舟需要三至五个人。

不久，船在忽隐忽现中渐来渐近。

渺小的轻舟，在强风巨浪中破浪飞驶，除了那吃饱了风的风帆之外，

船身似乎大部分时间隐没在水线之下，惊险万状地沉浮不定，真令堤上观望的人看得冒冷汗。

终于可以看清人影了，后舱面掌船控帆的人挽发包巾，赤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的结实胸膛。浑身水淋淋地，双脚挺立健壮如山，人与舟浑成一体、轻舟破浪像在水面上飞行。

彭老爹毫不动容，对亭内枪出欢呼呐喊的人群无动于衷，仅眼中的神情变得热烈些而已。

船向水口准确的冲入，冲势猛烈无匹，蓦地风帆骨碌碌地下降，船恰好冲入运河，船首灵活地南转，像条蛟龙遨游自如，直冲至下游二十丈左右，船速才慢慢缓下来。

“很了不起。”虬髯中年人抚须颌首赞赏。

“是不错。”那位留了鼠须的同伴说：“胆气与膂力皆超人一等，像是以神意控舟，非常出色。”

这时，亭附近已经不见人影，人都走了。

“如何？”虬髯中年人问。

“正是咱们需要的人才天下大可去得。”留鼠须的同伴说。

“派人留心。”虬髯人说道：“我需要详细的资料，钜细无遗。”

“好的，属下定会办妥。”

“我们走吧！看来，不能看到传闻中的神珠了。”

“屁的神珠。”第二名长了一只大环眼的同伴说：“那只是扫把星，或者陨星，并不是经常可以见得到的。”

彭老爹的家住在镇南，是一座连三进的土瓦屋。前面有晒网的小院子，后面有小后院。在一般渔户来说、已经算是中上人家，比左右邻的渔户好多了。

彭老爹的妻子叶氏，二十年来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平日荆钗布裙朴素整洁，漫长的岁月，依然磨损不了她的风华，不像一位五十出头的贫渔妇，却像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责妇人。

邻居们不论何时看到她，她永远穿得朴素整洁，一头秀发永远梳理得整齐清洁，端庄的面庞，永远挂着祥和和满足的笑容。

邻居有了困难，她永远都是最先热心帮助的人。连街头街尾那群吃水饭跑码头的年轻混混，见了她也会尊敬地称她一声彭大妈。

她唯一的爱子彭允中、从小就是这般混混的领导人物，在她面前，谁敢放肆撒野？

当然，彭老爹在地方上，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慷慨大方，而且在各府州闯荡过。见多识广，热心助人，却又为人谦虚不好出风头，正是地方上的甘草性人物，本镇的人，已经忘了他是外地这来的人。

船靠上了堤岸，彭老爹的代步小舟也随后赶到，父子俩各提了一只巨型的大鱼篓，匆匆往家门口走。

叶氏早就在院门口等待，接到人愁容尽消。

通常，像这种天气突变，刮起大西风的时候，很可能有几艘渔船回不来，街尾这一带渔户，将有一些失去亲人和丈夫。

彭老爹将渔篓往院子里一放，揭开篓盖瞥了一眼。

“你又到鬼迷洲去了？”彭老爹盖上篓盖问：“你真以为那儿有效？儿

子，你该死心了，那是江豚，真有效，你的小命难保了。”

“我又不是去找蛟。”允中急急分辩：“娘这几天胃口不好，我只是去捉两只小鼋给娘进补，没有什么大不了。爹该知道鬼迷洲才捉得到鼋，其他地方早就被捉光了。”

两只鱼篓都有三尺径，每只里面盛了一只约有两尺圆径，重有四五十斤的大鳖。这玩意俗称赖头鼋，目下在深山大泽中仍有踪迹，味最鲜美，很不容易捉获，被咬上一口，老命难保。

“儿子，你玩命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彭老爹摇头苦笑：“我看，我得替你赶快娶个媳妇……”

“不要，不要！”允中叫着往堂屋里冲。

“好了好了，你们爷儿俩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好不好？”叶氏含笑向乃夫打眼色：“儿子，还不赶快去洗个澡换衣裳。”

“爹，舱里有六尾二十斤的大鲤鱼。”允中在堂屋向外叫：“等会儿鱼牙子胡老牙来了，千万别让他把那三尾大白鳙弄走，留来自己吃。”

“不许吃这种吃死人尸体的鱼”叶氏喝阻：“恶心死了。”

“鲶鱼也吃死人……”

“没有鳞的鱼，都不许吃！”

“哈哈，娘怎么变成回子了？”允中大笑着进入内堂走了。

“娘子，我去照顾船，等胡老牙前来。”彭老爹说：“凌家的小丫头可能会来，她在堤上等了一个时辰。她对咱们的孩子相当痴，似乎咱们的孩子对她却又太冷淡了，你得好好留意些。”

“新化，你刚才说的话，可是当真的？”叶氏问。

“哦！我说了些什么？”

“替孩子娶亲的事呀！”

“这个……”

“你不觉得，真有此必要吗？”

“娘子，孩子大了，翅膀硬了，海阔天空，早晚他会飞的。他有他的前程，他有自己的道路，留不住他的。”彭老爹苦笑：“我，就飞了二十年，遇见你，我才安定下来。”

你我都阻止不了的，他不是个愿意庸庸碌碌过一生的人，随他去吧，不要强迫他。”

“我早就告诉你，要你不要把所有的绝技传给他。”叶氏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艺高人胆大，胆大就想有所表现，血气方刚的年岁最冲动危险，他会……”

“不要对我们的孩子失去信心。”彭老爹笑笑往外走：“他不会做为非作歹的危险事来。在年轻时不表现自己，等他到了我这种年龄，想表现也力不从心啦！难道你真要他平平庸庸，做一个打渔郎过一生吗？”

“我只想抱孙子……”

“哈哈！等他成了家，他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彭老爹在院门口转身大笑：“你看他那块料，还有什么人能拴住他？你不能，我不能，凌家那位痴心的姑娘也不能。而且，他根本没打算高攀凌家的高大门墙，凌家也不会让大闺女嫁一个打渔郎，你就少费些心吧！听上苍的安排，勉强不来的。”

说完，又打了一个哈哈，大踏步走了。

西风一刮就是一整天，晚上、渔舟不得不留在河里，渔郎们也就名正言顺留在岸上。

年轻的渔郎是不甘寂寞的，他们与海边那些讨海人一样，对食与色有相同的爱好。

喜欢喝杯的人，在镇上容易解决问题，镇当运河，卖酒食的酒肆真有十家以上。但色，就不怎么简单了，虽则码头附近有几家半开门的娟寮，供给往来的旅客和舟子，聊解旋途的寂寞。但本镇的子弟，毕竟不好意思往那些地方跑。

距州城仅十六、七里，往来方便得很，不需乘坐小船，脚快的人半个时辰便可从官道赶到。

高邮州，也称小扬州，那可是追逐声色的好地方，多少钱都可以花掉的销金窟，有一席千金的大酒楼，有缠头百金的教坊艳姬。

州城南北的城外，各有一处热闹的地方。北是北门外的地藏庵，整条街足有二十家食店，可知市面的繁荣景况。

南是河口市街，河与盐河的交会口，也就是码头的所在地，旋店就有二十家左右，比北门外市街热闹三倍以上。

彭允中与镇上那些精力过剩的年轻子弟一样，有暇就往州城跑，有时候甚至三天两天不回家。

他在黄昏时光，到达北门外的，城门已关，当然得在城外找住处。

两个跟踪他的人、发现他进入地藏庵后面的黑暗小街，便失去他的踪迹。

地藏庵虽然名之为庵，但却不是尼姑的庙堂，而是不折不扣的佛寺，由和尚主持，所以后来改名为善因寺。里面有百十名和尚苦修。

庵后街一带，是龙蛇混杂的是非场，吃喝嫖赌门门俱全的问题地方。

街道弯曲窄小、门灯稀少、往来的人却多，但极少有打起灯笼走路的人，这里毕竟不是本分人应该来的地方。

跟踪的两位仁兄傻了眼，人追丢了，到何处去找？

有一大半的人家是掩上的，只有知道门路的人，才能进出自如，总不能挨家逐户叫门查问哪！

两人绕一圈，最后在幽暗的小巷口聚在一起商量片刻、取得协议之后，一同绕到庵前的大街，到达一座大宅前。

高大的院门楼宏丽壮观，留了小胡子的人上前叩门，另一人等在阶下，不经意地注视着檐下的门灯；

气死风灯笼上，漆了四个红字“高阳堂许。”

不久，院门拉开一条缝。

“谁啊？”里面的中年驼背门子大声问。

“我，来找许二爷许先。”留了小胡子的人操着京腔回答。

“约定了吗？”门子问。

“没有。”

“可有名刺？”

“你进去说，有人从远地来找他就行了。”小胡子显得很不耐烦。

“哼！你想来充爷子号人物？”门子冒火了，拉开门迎门一站：“你像吗？请问，你阁下到底是那一座庙里的大菩萨？”

“庙里没菩萨，只有神。”小胡子冷冷地说：“我，就是众神之一。你进

去禀报一声，血手灵官姓杨的，来拜望他水怪许先，接不接见他自会告诉你的。”

驼背门子吃了一惊，打一冷战。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请杨爷稍……稍候片刻。”驼背门子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小了即……即进去禀报，请您稍候……”

“有劳了。”血手灵官语气仍冷：“在下带了一位朋友来。姓朱。”

片刻，里面出来了七八个人，恭迎贵宾进门。

大厅中灯火辉煌，仆人们忙着奉茶，全都对两位貌虽出众，穿和却寒酸的贵宾，显出十二万分敬意。

水怪许先，是高邮州的地头龙之一，朋友众多。徒子徒孙以吃水饭的人为主，其他都是本城的城狐社鼠，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种人，几乎在天下每一座城镇都有几个，称霸一方实力颇为可观，江湖混混最好不要得罪这种人。

水怪的绰号不是混混们叫来玩的，他的水性的确出类拔萃，长相也难看，生得满脸横肉，五岳朝天，粗壮结实手长脚长，胆小朋友瞥了他一眼，晚上都会做恶梦。

但今晚，在两位贵宾面前，这位水怪态度卑谦，神气不起来了。

客套一番，交代了场面话，谈上正题。

“在下与朱兄来得仓卒，二爷休怪。”血手灵官反而显得客气：“不瞒二爷说，在下是求助来的。”

“杨老哥客气，好说好说。”水怪在大环椅上欠身说：“兄弟担当不起，有什么事，老哥但请吩咐，需要兄弟尽力的地方水里火里，兄弟决不含糊。”

“呵呵！事情没那么严重。”血手灵官大笑：“在下知道二爷是为人四海，肯当汉子。”

“老哥夸奖。请问……”

“小事一件，将来向二爷打听一个人。”

“谁？”

“北面的攀良镇，一个打渔的后生，叫彭允中的人，二爷可有耳闻？”

“哦！小名叫彭小龙的年轻小伙子？”

“不错。”

“不但听说过，而且颇有名气。”水怪笑笑说：“他的水性可能比我好些，打渔很出色，总是一个人驾船出湖，渔获量比五个人的船还要丰盛，真有一套呢。”

“他的为人，在下已经打听得差不多了。”

“那……老哥需要知道的是……”

“他在州城的活动情形。”

“这个……其实，他在本城并不出众，偶而来逛逛街，泡泡茶馆，小喝几碗酒，与往来的船伙计们天南地北穷聊天，意在学些江湖见识。

有时也进出几家小赌坊，下下小注嘻嘻哈哈，赢多输少，修养很不错。我那些弟兄们，和他都谈得来，他从不在兄弟的地盘上闹事。”

“不是江湖人？”

“不是，老实的打渔郎。”

“今晚他到了贵地。”

“真的？他这人很少惹人注意、兄弟的人也从不留意他的活动。”

“他近女色吗？”

“这个……好像不喜欢与那些婆娘打交道，偶尔也和西巷的几个粉头开玩笑。”

“劳驾，可否派几位弟兄，查一查，他今晚落脚在何处好不好？”

“老哥与他……”

“二爷，请不要问。”血手灵官郑重池说：“同时，在下要求的事，请不要让贵手下弟兄知道。二爷，你知道该怎么办。是吗？”

“是的，是的。”水怪觉得脊梁有寒气往上冒：“兄弟一定守口如瓶。”

“在下与朱兄暂借尊府歇脚，有消息尚请立即见示，好吗？”

“一定一定。在舍下驻驾，兄弟无任欢迎。”

片刻之后，蛇鼠们派出了。

市河贯穿州城，在安定桥的(南濯衣桥)与通济桥(北濯衣桥)之间，傍河那座大宅俗称高邮蓝家。

主人蓝六爷蓝贯全是本城的富豪，但却不是名人，十年前经营官盐的承运起家，有钱并不能成为名人缙绅。

蓝家养了一大堆跑水运的人手，其中少不了有一些打手帮忙，高大的院门楼进出的人相当体面，但从角门出入的人，却品流复杂形形色色。

蓝六爷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相貌清癯修长，平时不苟言笑，天生一双三角眼，眼神颇有令人寒栗的威力，所以他那些手下，在他面前不敢玩什么把戏来。

在本城，他拥有相当大的潜势力，上面交通官府，下面与水怪许先一群地头龙颇有交情。

严格说来，水怪许先只是名义上的地头龙，真正的暗中主宰是蓝六爷而非水怪许先。

蓝六爷喜欢女人，但从不在风尘女人身上浪费精神。他有的是钱，有钱可使鬼推磨，加以手下养了一群打手帮忙，只要吩咐一声，自会有人替他弄到他所要的女人。金钱与暴力交互运用，他享有所希望的一切。

他在各处建了多少座金屋藏娇，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数目反正想起那一个，他就带了两三个保镖，神不知鬼不觉就来了。

因此，连他的亲信人员，天一黑就不知他到底在何处住宿，要找他，必须等到次日近午时分。

好在他的人手各负专责，运盐的事根本不需要他操心。

大宅里，住有他的三位爱妾。元配老妻已经死了十几年，他从来就没打算把任何一个妾侍扶正。

前妻留下两子一女，长子目下已经子女成行。次子在海边负责官盐的启运，带了妻小同行，很少返家。

女儿叫金姑，城里的人似乎很少见过这位蓝家的大小姐、甚至曾经怀疑蓝家根本没有什么大小姐其人。

今晚，与往常一样，蓝六爷在某一位大亨家中应酬毕，便不再返回大宅，宅中的人也照例不知道主人今晚在何处住宿。

绍兴三钜公祠的东面，有一条小巷。

三钜公祠本来就是香火冷落的地方，除了官府每年举行春秋二祭之外，平时只有两个老卒在内照料。

小巷子不是陋巷，大部分是些老宅的后门，平时只有一些婢仆进出。天一黑几乎就看不到人影走动了。

西风甚紧，月暗星稀，小巷子里黑沉沉，风吹动枯叶，枯叶在地面散出沙沙怪响，配合着风声呼啸，真像有鬼物在巷内走动。

二更天，一个黑影出现在一座小屋前。

右邻是一座大宅的后门，里面的桃树李树结实累累，枝丫伸出高大的院墙外，风一吹，有些果实零零星星往下掉。

院墙高有丈二，上面加有墙檐。大户人家的院墙通常很高，避免有登徒子跳粉墙。

这人手中，有一根不知从那一家弄来的晒衣竿，小心地将竿靠上了墙，然后笨手笨脚往上爬。

是个贼。当然不是来偷果子的贼，果子还没熟呢！

他先前停留的小屋，大门设有一道暗缝，屋内的人可以从里面往外瞧，以便看清来客是谁。

当他鬼鬼祟祟出现在小屋前探道的刹那间，已经被屋内的人看到了。

大门无声开启，闪出一个高大壮实的黑影。

小贼继续往上爬，终于吃力地上了墙，笨拙地跨坐稳当。然后开始向上抽竿。

可是，竿下出现了高大壮实的人。

“你干什么？”高大壮实的人一手抓牢了晒衣竿，用嘲弄的口吻问：“莫不是半夜三更来偷桃的吧？”

“噢！你……你你……”小贼在上面僵住了竿抽不上去啦！

“说！”

“是……是偷桃……”小偷期期艾艾地说。

“真的呀？”

“是……是的……”

“不是偷香贼？沈大爷家里。标致的丫头使女很多，你要偷的是谁？”

“冤枉！小的……”

“冤枉？好！你下来，我看到底是不是冤枉，要是让我不满意，你得向捕房的公爷招供。”

“哎呀！不……不要将我送官……”

“下来！”

小贼发着抖，笨手笨脚顺竿向下滑。

竿一抖，小贼惊叫一声，石头般往下掉。

“哈哈……”下面的人大笑。

可是，笑声嘎然而止。

小贼在摔落及地的刹那间，身形陡然转正，落地无声，长身而起轻灵沉着，与先前笨手笨脚的光景迥然不同，难怪高大壮实的人笑不出来了。

变生不测，一个无心一个有意，任何超人的高手也应付不了这种突变。

打击之快，是可想而知的。两劈掌直砍脑耳门，接着身躯被抓住飞上墙头，往墙内的桃树下一丢，像个死尸。

小偷将晒衣竿也丢入墙内，这才大踏步回到小屋前。

像这种木门沉重，门窗皆已闭牢的房里，里面有人警戒，想撬门窗而入，那是不可能的事，不将在里面警戒的人引出来，决难登堂入室。

现在，他可安安稳稳进去了。

蓝六爷是个知道享受的人，将酒菜摆在内室里，妆台上银灯高照，桌上两只高脚烛台。几味精美的下酒菜，两壶美酒。

还有两个美人，其中之一负责执壶，秀发披肩清丽出尘，身上仅披了一条长长的蝉纱。半掩住赤裸的美好胴体。烛光下，比赤裸更为动人，更为撩人情欲。

蓝六爷似乎年轻了二十岁，不再道貌岸然，三角眼不再发射出阴森慑人的光芒，代之而起的是得意的笑容。

平时穿着的锦袍已经脱除，仅穿了薄薄绸汗衫，将一位年华双十的半裸美人抱在大腿上坐下，一双手在蝉纱内不住蠢动，口中小饮着另一名半裸少女奉至口边的美酒。

坐在他腿上的美女不住格格娇笑，不时装腔作态推拒他蠢动的手。

“六爷。”美女神手轻抚着他的花白胡须，声音又娇又腻：“你不是答应过我、派入到镇江把我那位哥哥找回来，安插到你的船行干份差事吗，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呢？不会是存心敷衍吧？说话可要算数哦！六爷。”

“宝贝儿，放心啦！对你嘛，我当然说话算数。”蓝六爷的手停在腻滑的乳房上捏弄，笑得邪邪地：“你那位哥哥在镇江，干的活也是在船上。我派去的人，那能一找就找得到？算来，这几天该可以赶回来了。”

“你打算把他安插在船行吗？或者留在你家帮忙？府上多他一个人算得了什么呢？我真不希望他再在水上吃风险，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嘛。”

“当然我不介意多他一个人，只是……”

“只是什么嘛？”

“你不怕他知道你的事，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我不说谁知道？除非你这冤家嘴不稳。”

“鬼话！天地间能守秘的人，恐怕我是第一个。”蓝六爷得意地说，信手将美女上身的蝉纱往下拉，露出诱人的酥胸玉乳。

“哎呀……不要嘛……”美女作象征性的挣扎。拉蝉纱往上掩胸。

“你要的，宝贝儿……”蓝六爷重新拉下蝉纱。

房门，突然推开了。

“咦……”掌壶的美女突然惊呼。

迎门站着一个人穿了黑色夜行衣的人。黑帕掩住口鼻，只露出一双精光四射的大眼。

蓝六爷反应甚快，倏然而起，将怀中的美女向床口一拨，蝉纱飘落，美女赤裸裸地惊呼一声，躲入床尾的画屏内，花容失色。

“蓝六爷，你虽那么紧张好不好？”蒙面人操着流利的京腔官话，泰然用脚顶上门，信手下门再往桌旁接近，脚下从容不迫：“先别拔剑，坐下来谈谈，话不投机，再拔剑还来得及。”

“你是怎么进来的？”蓝六爷沉声说。

“我已经进来了，何必多问？”蒙面人在桌对面说：“阁下的两位保镖，与及看家的一双夫妇，都已经睡着了，不可能醒来打扰你的清谈了。”

“你……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就够了。我留意你的举动，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工夫。”

城里的人，都知道蓝六爷曾经读了几年书，武艺方面略通弓马，会舞

几乎剑，但也仅限于“舞”而已，所以才请了保镖和打手。

可是，今晚他亮剑了，看气魄和流露于外的杀气，可知他并不限于会“舞”剑，而是真有几手杀人的剑术和震慑对手的威严。

“你为何盯了我一年梢？”蓝六爷所说的话不像个外行：“阁下有何图谋，目的何在？说！”

“我是受人之托，发掘你的根底。”

“你发掘到了？”

“是的。”蒙面人笑笑：“你在各处秘密建了十六处藏娇金屋，来去无常规，真不容易侦查你的行动。”

“我明白了，你想勒索？”

“勒索用得着花一年岁月？你阁下说的是外行话。”

“该死的！说出你的来意吧！”蓝六爷逼理两步，剑尖上升至出手的最佳部位。

“我来了，当然会说……”

“你来钱？我给你……”

“我的钱够用了。”

“要女人？”蓝六爷指指躲在屏风后发抖的两个美女：“这种有七八分姿色的少女，我可以给你十个，或者二十个。”

“去你娘的！”蒙面人粗野地笑骂：“我又不开教坊，要那么多女人做什么？”

“那你……”

“我说过我是受人之托。”蒙面人在百宝囊中，掏出一枚四寸扁针，针映着烛光，泛起淡青色的光芒。

“你……你怎么知道是我的？”蓝六爷脸色变了。

“因为那是你的东西。”蒙面人冷冷地说。

“这枚针……”

“你在何处丢失的，应该心中有数，虽则时隔十一年，你应该时时刻刻铭记在心的。

你之所以改姓易名的高邮以蓝六爷身份现世，不是为了这枚未能回的毒针吗？何必再佯装糊涂？”

“你……你是神鹰的弟子？神鹰葛宇果然没死？”蓝六爷的身躯抖了一抖。

“你错了，我不是神鹰的弟子。不过，他用绝世轻功和我交换你。”

“那你谁？”

“不要问我是谁。”蒙面人离桌向房中退：“你是碧湖老妖的得意门人，师徒俩在汀湖坏事做尽，满手血腥。

令师三十余年前，暗杀白道名宿玉龙失败死在玉龙剑下，你仍然在扛湖横行霸道。

我来找你，并不是因为我要行侠仗义为世除备我对行侠仗义毫无兴趣。”

“那你……”

“十一年前，你在西安大街从背后用毒针暗杀神鹰葛老爷子几乎得手。他老人家救治不及，毁了足厥肝经，右足行走不便，左足简直废了。

他找了你好十一年，两年前他就发现了你，可惜他无法亲自向你报复，

他已经成了废人。所以，他和我订了约，由我来找你，了断你和他的仇恨，因此我来了。”

“你行吗？”蓝六爷冷笑问。

“大概行。”蒙面人笑笑：“你那俩位保镖，真才实学并不比你差多少，但我三两下就摆平了他们你应该明白我行不行。”

“老弟，何必呢？”蓝六爷换上了笑脸：“神鹰那老匹夫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侠义英雄，他只是一个自以为是，武断是非，自命白道英雄的浪得虚名混球，你何必为了他和我玩命……”

“我不是和你玩命，而是实现我的诺言。”蒙面人截住蓝六爷的话头：“当初我和葛老爷子订约，说得明明白白，我的要求是必须经过长期观察，如果证实你已经真正的改邪归正，我就不管这件事。”

两年，我几乎花了一年时间，暗中侦查你的所作所为，很令我失望，你一直就在交通官府，培植你的实力。

尽量压榨海边各县的盐户，暗中铲除与你竞争的盐商，扬州以北大盐商的神秘失踪案，大半与你有关。所以，我必须实践我的诺言。”

“老弟，人要活得如意，就不能讲什么仁义道德，我所用的手段是正当的……”

“狗改不了吃屎！”蒙面人摇头：“我可怜你。”

剑芒挨发，蓝六爷攻出空前快速猛烈的一剑，剑动风雷乍起像剑山般向蒙面人压去。

内房空间有限，蒙面人背后是房门，相距不足三尺，没有退避的空间，决难逃过这一剑的袭击。

黑影一闪即逝，像是在剑尖前突然隐没了。

蓝六爷大喝一声，左手向后一拂，身随剑转，大旋身来一记回龙引凤，剑招比刚才更猛烈十倍。

左手在转身前的向后一拂，手中飞出四枚化骨毒针，其中有从蒙面人处取回的一枚，以扇形的射击面散布完全控制了身后的空间。

可是，身后不见有人。

剑距桌还有三尺，剑气涌到，杯盘纷飞，菜肴如被狂风所刮还沉重的圆桌也最后崩裂倒塌，响声震耳。

“咦……”蓝六爷骇然收剑惊呼。

“见了鬼是不是？”身后传来蒙面人嘲弄的语音。

一声沉喝，蓝六爷再次转身发剑，左手重施故技，先发射三枚化骨毒针。原来这家伙的针囊，是藏在臂套内的。装设得极为巧妙，可以随意滑落在掌心内。

即使是与女人上床，蓝六爷衣裤除光，但臂套却不卸除，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毒针保命，永远存有戒心，臂套也成为他暴露身份的媒介。

黑影闪电似的从顶门上空沉落，毒针与狂野的剑招走空。不等他再有何反应，双肩已被黑影的双脚踢中，肩骨立碎，双手成了废物，剑锋然坠地。

蒙面人空翻一匝，飘然落地。

砰然一声，蓝六爷仰面摔倒。

“我是用葛老爷子的神鹰大九式击败你的。”蒙面人站在一旁说：“这也是我报答应葛老爷子的承诺之一。

你根本不是他的敌手，所以你跟踪他在街上施展暗杀的卑劣手段。令

师碧湖老妖，好像也是在淮安大街之上，暗杀白道名宿玉龙崔大侠的。你师徒真是妙配，有其师必有其徒，所以我说你狗改不了吃屎。”

蓝六爷吃力地挣扎着站起，双手已废，失去重心，在未曾习惯之前，不容易站起的。

“狗娘养的小狗！”蓝六爷厉叫：“我……我和你拼了！”

说拼便拼，冲上一脚疾飞。

蒙面人大手一伸，奇准地扣住了他的脚躁，一声长笑，扭身便摔。

“砰！”蓝六爷重重地摔撞在房门上，房屋摇摇，沉重的身躯反弹落地。

“哎哟……”蓝六爷厉叫，爬不起来了：“狗王八！你杀了我吧！”

“我不杀你，这也是我的承诺之一。”蒙面人举步走近。“杀人毕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虽则你确也该杀，但我对杀你毫无兴趣。”

“那你就亮名吧！老夫决不会放过你。”

“抱歉，我不是沽名钓誉的人，所以不能亮名了。”

“那你……”

“我要把你一双腿也弄断，免得你仍可用双腿伤人。”蒙面人说：“然后，我传出你冷面煞星韩登改姓换名的消息，我相信要不了几天的功夫，来找你结算的人必定络绎于途了。”

“你不能这样做……”蓝六爷狂叫。

“我应该做，阁下。”蒙面人一脚踏在蓝六爷的右膝上，有骨折声传出：“善恶到头终有报吧！”

“哎……”蓝六爷哀叫一声，痛昏了。

蒙人再踏碎蓝六爷的左膝，解下蓝六爷的左手护臂套塞在腰带上。

“两位姑娘。”他向躲在画屏后发抖的女人叫：“赶快收拾一些值钱的金银首饰，逃命去吧！蓝六爷从今之后，不可能伤害你们了。”

“你这杀千万的贼胚！”那位裸女在屏后哭泣着咒骂，胆子真不小：“你害苦我了！”

你……”

“我害苦了你？”蒙面人一楞。

“你害了蓝六爷，岂不是害苦了我？”

“你胡说些什么？”

“蓝六爷是公平交易把我买来的。我一个穷船户的闺女，就算有人肯明媒正娶娶我，还不是要穷一辈子？”

蓝六爷把我从十九层地狱里拉上天堂，又答应替我哥哥安排一份差事。你害了蓝六爷，我岂不是所有的希望成空？你这杀千刀的贼胚……”

“你这是什么狗屁理论？”蒙面人气往上冲：“你是犯贱！比教坊里的粉头贱一百倍！去你娘的！”

他愤怒地拉开房门，大踏步走了，身后女人的哭骂声令他心烦。

“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他走在黑暗的走道上喃喃自语：“想皆大欢喜，不啻痴人说梦。”

其实，他用不着烦恼的，亲痛仇快，人之常情。就算能给天下每一个人一百两银子。

仍然会受到许多人的笑骂，决不会每个人都皆大欢喜。

三更正，两个泼皮带了血手灵官两个人进入地藏庵后暗巷的财神赌坊。

彭允中正和六位赌客，兴高采烈赌双陆，掷骰子的神情、手法，与那些赌鬼毫无两样，对输赢极为认真。

他面前，堆满了一串串制钱和一些碎银可知赌注并不大。

血手灵官与姓朱的同伴，一直坐在暗处，留意彭允中的一举一动，不放过脸上的任何表情变化。

赌坊在五更天散局，一众赌鬼就在赌坊各处和衣歇息，天亮后才各自打道返家。

彭允中是在小街吃完早膳才动身的沿官道洒开大步往北赶。

后面里余，血手灵官与姓朱的同伴，远远地钉在他身后，一面赶路一面低声交谈。

“是个可用之材。”血手灵官说：“这种人可以利用的弱点很多，易于控制。”

“光是水性和驾舟术了得，还不是够的。”姓朱的冷冷地说“我们需要在陆上也可以派用场的人。”

“看他的驭舟术，便可知道人的膂力惊人。”

“膂力惊人并无大用，杨兄。”

“朱兄的意思……”

“必须有武功根底，敢斗敢拼才是我们所要的人，所以要进一步探他的底。”

“也好，咱们回去禀报，再行计议。”

二

彭允中做梦也没料到有人跟踪，当天傍晚，西风已止，他驾了渔舟出湖，向西北疾驶。

三更天，船驶入舟渚遍布的湖面。

这一带湖岸内凹，深入三十里左右，长满芦荻水草的沙洲星罗棋布，且到处都有陷人的泥淖，平时很少有渔船闯入。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有关水妖江怪的神话，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渔夫是不信鬼怪的。

湖岸附近，还有一大片沼泽地带，所以住在湖西岸的人，也相戒不敢从之一带接近大湖。往西走百余里，就是以水怪众多而扬名天下的泗洲。

近湖岸沼泽区，有三座小洲联成的一座大洲，春夏水满，洲一分为三；枯水期，便联成一洲。

这就是本地有名的鬼迷洲，据说不幸闯入的船只，便永远出不来了。

洲岸弯弯曲曲，芦荻高有丈二三，视野有限，晚间更是鬼气冲天，天一黑便可看到飘浮的鬼火，似乎每一角落都有鬼怪潜藏，伺机择肥而噬。

洲东北角，芦荻深处建了一座棚屋，有人接近，那些夜宿的水禽便会大群惊飞，极为壮观。

船靠上了洲岸，下了碇，彭允中跳上岸，吸口气功行百脉，似乎他的身形突然缩小了许多，身形一起，像一头夜枭，无声无息飞越丈余高的苇梢，一闪即逝。

机警绝伦的宿禽，竟然不曾受到惊忧。

棚屋中点了一盏菜油灯，一位白发如飞蓬的老人席地而坐，身侧搁了一根拐杖。

彭允中坐在对面，默默地将蓝六爷的藏针臂套双手递过。

“没错，是那恶贼珍逾性命的臂套，不但中可藏针，而且可挡刀剑。”老人一面察看一面说：“孩子，你把他怎么了？”

“废了他的双手双脚，肩骨膝骨全碎，华陀再世也治不好他了。”彭允中说：“便宜了那恶贼。”

“孩子，这比杀了他更令他痛苦百倍。”老人笑笑放下臂套，“你看我，一腿半僵一腿废，在一个成名的人来说，生不如死。至少，十年来，我就不敢提神鹰葛宇四个字，这滋味真不好受。”

“他有儿有孙，不会太痛苦的。”

“这可不一定哦！孩子，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要深沉百倍，他那种人有受不了的。”老人指指臂套：“埋了它，我得回家了。”

“老爷子准备什么时候走？”

“立即动身，如何？大事已了我是归心似箭。两年来，多蒙你照顾，我十分感激。”

“这是我应该做的。两年来，老爷子不但将轻功绝技倾囊相授，也尽心尽力教诲我为人处事的道理，以及江湖逸事武林秘辛，情胜师徒，该感激的是我。老爷子，这就走吧，衣着与盘缠，我都准备好。放在船上，这里的物品，不必带走了。”

“好吧！送我到界首镇。”

从此，鬼迷洲的神秘棚屋消失了。这一带丰富的渔产，以后百十年间，渔夫们始终不敢前来捞取。

百十斤重的大鲤，两三百斤的猪婆龙和四五百斤大鼋，继续在此地生息，直至日后人口膨胀，方有人冒险前来捞捕。

彭允中的船，近午时分方返回攀良镇，船底的活舱里，依然有将近两百斤的鱼鲜。

在攀良镇，他是最出色的渔郎，稳坐第一把交椅，渔获量永远比别的渔船多。

刚在自家门口的码头系好船，便看到不远处的院门口，站关凌家的小丫头秀秀，喜悦地向这一面张望。

“她又来了。”他的粗眉攒得几乎连在一起了：“女人，真是犯贱。”

他想起蓝六爷金屋中的两个裸女，不禁脸一红。

“该死！”他拍拍自己的脑袋：“我怎么昏了头，用这种话来骂小菱？”

他并不是对凌家的紫姑娘有反感，更不是不喜欢紫菱姑娘，而是他不想成家，不想沾惹任何一位姑娘。

知子莫若父，他老爹早就知道他的心意，早就算定他会振翅高飞，海阔天空翱翔。

院子里，停着紫菱小姑娘的小轿。

堂屋里，彭老爹在款待两位轿夫。

凌家在镇东里余，是一座大农庄。彭家在镇南街尾。两家相距在三四里外，所以小姑娘往来要乘轿。

一进门，他礼貌地向两位轿夫问好。

“凌姑娘在里面和你娘话家常。”彭老爹笑笑说：“先洗一洗，换件衣服。要懂得礼貌。儿子。”

“没空。”他放下手中几盘钓线渔具：“爹，胡老牙该快要来了。今天回来晚了些。”

那天杀的鱼牙子又得杀价了，可不能让他在斤两上再占便宜。”

“他会来找我。”彭老爹挥手：“不要找藉口，儿子，胡老牙天胆也不敢占你三五两便宜。”

“不占三五两，占三五斤，别小估了那老奸猾。爹。”他只好乖乖听话，往里走。

他住在西厢，不久，换了一身干净衣衫踱出天井。内堂口，小丫头秀秀脸红地盯着他嫣然一笑。

堂屋里，叶氏正和紫菱姑娘有说有笑。紫菱姑娘抢先离座，迎着 he 毫无忸怩地微笑行礼。

“彭哥哥辛苦了。”姑娘含笑问好：“总算天气不错，前天那一场西风，真把人吓坏了。”

“还奸，不过，累是有点累。”他做个鬼脸：“你吓什么呢？浪又打不到你身上。”

你爹娘还好吧？”

“还好，没病没痛的。”姑娘的小嘴也厉害：“我知道你是高邮湖里一条龙，当然用不着我耽心惊怕啦！”

“好了好了，你两人一见面就你锋我利，不吵一架好像就不舒服似的。”叶氏含笑制止允中回嘴：“小菱姑娘要在我们家午膳。允中，船上可有好鱼鲜？”

“哎呀！娘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丫头喜欢吃小鱼羹。我船上的鱼，最小的也在两斤以上，那儿来的小白鱼？”允中瞪了姑娘眼。

“那就到镇上去找呀！孙家兄弟俩不是专打小白鱼吗？”叶氏语气坚决地说。

“小白鱼要在白天打，这时船还没回来呢。”允中抗议：“这丫头是常客，马马虎虎也就算啦！”

“今天不同呀！儿子。小菱带给你几包扬州来的糕饼点心，你总该谢谢她吧！”

“伯母，算了吧！”姑娘白了允中一眼：“你不看彭哥哥累了一夜，垂头丧气好像累垮了，到镇头向孙家找小白鱼，远得很呢！”

“就是你嘴碎。”允中回了一句，大踏步出厅走了。

身后传来三个娘们的嘻笑声、他摇摇头不再理会。

紫菱小姑娘确是他家的常客，三天两头来串一次门子，没有一点大户人家千金小姐的架子。

叶氏确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三年来，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起初，他把小姑娘看作会撒娇的小妹妹，经常逗弄小姑娘开怀大笑。久而久之，小姑娘也经常作弄他。

等到小姑娘越长越高。最后成了亭亭玉立，情窦初开的大姑娘，爱恋他的情形越来越明显，他可就有点不自在啦！

姑娘不避嫌地亲近他，他想摆脱却又放不下脸来。

爱不是坏事。因此，他始终不想超越兄妹之爱的鸿沟。就这样感情的发展成了单行道。

姑娘的父亲凌大爷占奎，是个相当开明的大粮绅，但也固执迷信，迷信的人大多数相信天意。

因此，感恩图报的念头也就根深蒂固。认为女儿的命是允中救的，两人的年龄相差仅四岁。女儿既然喜欢允中。岂不是天意如此吗？所以也就不加干涉，听任自然发展。

论家世，固然门户不相当；但论实质，似乎彭家并不低政家。

彭老爹过去是行商、积有不少金银。镇上的慈善事业从不后人，修桥、补路、救灾、济贫……出手大方，慷慨热心，风闻广博，知书达礼。

彭大娘叶氏端肃贤慧，儿子允中人才出众。

总之，彭家名义上是渔户，其实用不着靠打渔维生。打渔所赚来的钱，一年攒下来也不够老爹捐给善堂的一次捐款，这是镇民有目共睹的事实。

令镇民们佩服的是，彭家的东厢有一间书房。令镇民们感到迷惑的是：彭老爹为何不让儿子进学舍就读。

婚姻是终身大事，勉强不得。

双方的家长，皆抱着任其自然发展的念头，但儿女们早晚要长大的，姑娘已届二八芳华及婚之年了，再拖下去就问题多多啦！

午膳是男女分席的，女眷在内堂，内外不相往来。膳毕，允中准备送姑娘返家。

从镇南的官道岔出一条小径、可以直达凌家的农庄，因此不需经过镇上，往来倒也方便。

小轿绕过镇东。侍女秀秀走在前面扶轿，允中则傍在轿旁，一面走一面陪着姑娘聊天。

“彭哥哥。”姑娘倚在轿窗娇滴滴地说：“听人说，前天晚上你到城里去了，大风大浪里累了一夜，不休息你就往城里跑，是干是呀？”

“听谁说的？耳尖。”他笑笑：“想学三姑六婆的乱造是非吗？”

“你还赖呀？”

“胡说！”

“不但进城，而且去赌坊。”

“城里不禁赌呀！”

“不好，彭哥哥，十赌九输。”

“哈哈！我是十赌九赢。”

“你……”

“放心啦！真要赌，我可以把赌坊的郎中连裤子都赢过来。那天陪几个朋友玩，那根本就不叫赌。”

“我总算得……”

“觉得我这个人坏透了？”

“你存心要气我是不是？”姑娘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我又怎么啦？”他撇撇嘴：“你看你的小嘴噘得高高的，可以挂上三个酒葫芦。”

不要生气，小菱。男人的事，你是不会明白的，真想弄明白，会苦恼的。”

“你已经令我够苦恼了。”姑娘幽幽地说。

“我抱歉，小菱。”他也受了感染，叹了一口气：“你知道吗？瞧！那只鹰。”他指指在上空回翔的苍鹰：“当它能飞了，能觅食了，它的双亲一定会把它赶走的，而且赶得远远的，它必须自己开辟自己的猎食场。”

“彭哥哥，你是说……”姑娘脸上掠惶的神色极明显：“伯父母要……要赶你……”

“不是我爹娘要赶我走，而是大自然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他的目光落在遥远的云天深处，眼中有异样的飞扬神采：“海阔天空，飞，飞得高高的，看看下面广大的、壮阔的世界。”

“你……你对生长的地方，真的没有留恋吗？”姑娘满脸阴霾，轻轻叹息了一声。

“怎么会没有留恋呢？小菱。鸟倦知返，到时候，一定会回来的。”

“我等你。”姑娘回避他的目光但语气无比的坚决、肯定。

两个心系在一起的人，不需说上千言万语。

他伸出手，按住轿窗上的晶莹小手掌。他感觉出姑娘的小手出现反射性的颤抖。

他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

他接触到，姑娘羞赧热切与期待的绵绵目光，内心蓦然升起“不想飞”的冲动。

通向农庄的小径，很少看到外地人往来。前面的树林，突然出现两个陌生的青衣大汉，显然有意拦住去路、两双怪眼放射出令人心悸的不怀好意的目光。

他经常校来州城，对治安人员有相当了解，一看两大汉的打扮和气势，便知道是州衙刑房的捕快。古往今来，奉公守法的人喜欢与执法治安人员打交道的，恐怕找不出几个，大多数的人宁可敬鬼神而远这，他也不例外。

远在十余步外，两大汉便打出停轿的手势。

“彭哥哥，他们怎么啦？”轿子停下，姑娘惊疑地问。

“不知道，一切有我，不会有事。”他拍拍姑娘的小手，大踏步上前。

“你，彭允中。”为首的大汉态度相当恶劣：“等到你了。”

“我知道你们是捕房的大菩萨。”他似笑非笑：“有事吗？”

“我叫张龙，那位是李虎。”大汉冷笑：“不要说你不认识我们。找你，当然有事。”

“但愿是好事，因为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

“前天晚上，城内城外发生了两件大案。城内杀人，城外抢劫。”张龙语气渐厉：“前天晚上，有人见你在城外游荡，没错吧？”

“对，我在财神堵坊，赢了不少钱。”

“奉上命所差，请阁下到衙门里走走，李捕头希望你能供给一点消息，以便指证几个疑犯。”

“这……”

“咱们这就走，事了，你还可以赶回来吃晚饭。”

“你知道我可以不理睬你的。”

“老弟，难道要出提堂大签你才肯走？何必呢？李捕头只想请你证实几个疑犯是否在赌坊，你的人证对我们很有用，大家客气一点岂不甚好？”

“好吧！我跟你们走一趟，请稍候。”允中不得不答应，其实他心中有数，蓝六爷的事发了。

但城外的劫案，又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他有信心不至于牵涉在蓝六爷案件里，一切做得十分秘密，不可能有人怀疑到他头上。

他回到轿旁，交代姑娘返家后，立即派人将所有发生的事故告知他的父母。

姑娘心中焦急，立即命轿夫转头，不回家而急急去告诉彭老爹。

张龙李虎偕同允中转上官道，大踏步奔回州城。

两位捕快走在后面，这是习惯所使然；捕快必须走在疑犯身后，随时可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

陆路到州城有十八里，沿途旅客不多，旅客皆乘船往来。路两旁行柳成荫，麦地里也罕见整理田地的农夫。

十里亭在望，前面走着两个弯腰驼背的老农夫，走在路中心并肩而行，慢吞吞地低声谈话。

谁也不会注意路上走的老农夫，这种人沿途都可以看得到，不值得注意。

允中有点心不在焉，一面走一面思量，估计可能发生的情势，准备应变的良策，因此并没在注意两个老农。

他本来想向两个捕快套话，可惜张龙、李虎是精明的公人。一问三不知，未透露丝毫口风、他只好闭上嘴。

允中超越老农，远出丈外，突然心中一颤，倏然转身。

大事不妙，张龙、李虎两个人，正口吐鲜血向前栽倒，显然背部受到致命的重击。

两个老农腰不弯了，背不驼了，正双手箕张，跃过尚未完全倒下的捕快上空，向他猛扑而来。

本能的反应不由他的神意主宰、他大喝一声，左闪、出手，迅捷地扣住扑来的一名老农抓来的大手，一沉一振一掀。

砰一声大震，老农被他摔翻在地，右臂有骨折声传出摔了个手脚朝天。

另一名老农冲过了头，还来不太止势转身。

他飞跃而起，一脚踹在那老农的右琵琶骨上。要不是他及时转念，定会踹中脊心。

几乎在刹那间，两个老农全倒了。

他急走两步，拉起张龙的上身。

“糟！颈椎断了。”他抽口凉气惊叫。

两个老农狼狈地爬起，晕头转向。

“哎……我的右……手……”右臂骨折的老农狂叫，右手肩关节与上臂废定了。

琵琶骨被踹中的人仅受轻伤，咬牙切齿拔出衣内暗藏的匕首。

“好小子！原来你是个行家。”这人用中气十足，决不是老农的大嗓门厉叫：“大爷非毙了你不可。”

他放下快断气的张龙、一跃而起。

“你两个混帐贼王八！为何谋杀这两位公人？”他拉开马步怒叫：“我要拆散你的骨头，再押你进城让你上法场。”

“噢！你……你不是公人？”挺匕首逼进的人似感意外。

“在下是随他们进城去见李捕头的。”

“这……呸！大爷以为你也是捕快呢。”

“你们为何……”

“大爷与捕房的人誓不两立，咱们落了案，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活。”

“你们该死！”他怒吼，进步伸手便抓。

匕首光芒一闪，猛削他伸来的手。

他的手可虚可实，而脚却是制敌的主攻，噗一声响，他疾逾电闪的一脚扫中那人握匕首的右肘，匕首突然飞抛出三丈外。

“且慢动手！”那人疾退丈外急叫。

叫慢了、他已经近身，两记短冲掌及腹，那人仰面便倒，痛得叫不出声音来。

“住手！”断了臂骨的人在旁狂叫：“你把我们送入衙门，咱们俩对一，一口咬定张龙、李虎是你杀的，你百口难辩，上法场的一定是你。”

他吃了一惊，心中一凉。举目四顾，附近鬼影俱无。

没有证人，对方如果咬定了他，那……上法场的可能真的是他。

“放咱们一条活路，你也逃、这是咱们彼此的唯一生路。”这家伙继续放火：“权衡利害吧！阁下。”

那人继续晓以利害：“俗语说：贼咬人，入骨三分；被杀人犯咬一口，保证要肉裂骨碎。好吧！咱们陪你到衙门打官司。”

他心中叫苦，这种情势恶劣得绝非正常的人所能应付，何况他只是一个身心都不曾成熟的年轻人，对方的话极具威协，他真感到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感到无措，十里亭本来鬼影俱无，这时突然出现三个青袍人，其中两个居然佩了剑。

亭相距约有百步，但见人影冉冉而来，宛若星跳丸掷，片刻间便出现在身旁了。

“这里出了命案。”那位没佩剑像貌威猛的中年人沉声说。

“凶手定是这三个人，”佩了剑留了大八字胡的人接口：“先捆住他们再说。”

“是他们两个，从背后偷袭，杀了两名公人。”允中急急分辩：“我是被传到衙门问话的人。”

“恶人先告状，他才是凶手。”那人冷笑着说：“我们两个都被他打伤了，他要杀我们灭口呢。”

“哦！你们两个都受了伤？”没佩剑的人问：“他杀了两个公人，还能打伤你们、这是说，他是个武艺高强的武功高手，一比四依然占上风。”

“是的，一定是可怕的江洋大盗。”

“哦！”没佩剑的人阴阴一笑，突然举手一挥。

剑光连闪，两声惨号传出，两个佩剑人的剑几乎在同一刹那出鞘，同一刹那贯入两个伤者的胸口。行动之快。委实骇人听闻心肠之硬、也骇听闻。

“噢！你们……”允中骇然惊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得几乎跳起来。

“我们在远处目击这里的事发生。”没佩剑的人笑笑说，再次向同伴挥手示意：“你们的谈话、也听了个大概。小兄弟，你知道你的处境吗？”

“天杀的！你们杀了他们，死无对证，我可就惨了。”他双目似喷出火来：“你们既然目击经过，就该帮我捉住他们解官法办，替我作证……”

“呵呵？小兄弟，就算我们能替你作证，但没有多少用处，他们死咬你

不放、官府能轻易放过你吗？

何况我们是外地人，你认为官府肯相信我们的证词？说不定这两个该死的混帐把我们也咬一口，你说结果会怎样？”

“这……”他又楞住了。

这时。两个佩剑人已分别将四具尸体拖至路西，那一带恰好有一条流入运河的小溪，溪两旁是十余丈宽的泥淖地带，长满了芦荻，尸体往深处一丢，很快地便沉入深深的泥淖下。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没佩剑的人淡淡一笑：“你如果做事拖泥带水畏首畏尾，这辈子做定了别人的砧上肉。”

“可是，在下如何向李捕头说明经过……”

“海阔天空，你不会远走高飞？”

“你开玩笑，我有家有业……”

“命没有了，家业能保得住吗？咱们已替你毁尸灭迹，你只要往天涯海角一走，你的失踪只能成为疑案，至少可以保全你的家业，对不对？”

“这……这不可能……”

“可能的。而且，我会保证你的安全。”没佩剑的人不住阴笑，笑得允中脊梁生寒：“如果你肯听我的话，你的罪嫌很快就会洗脱。”

“阁下的意思……”

“首先，你看看我的身份。”没佩剑的人从腰间的华丽荷包内、掏出一块银牌亮了亮，立即收起：“我姓倪，你可以叫我倪大叔。”

他什么都没看清楚，那块银牌长不过三寸，上面到了一些细纹，纹路似圆非圆，似字非字，一瞥之下，哪能看得清楚。

“你那块银牌，代表什么？”他惑然问。

“中军都督府。京外内务府审刑司的符牌。”姓倪的笑笑：“你该明白我不能出面的原因了吧？你这种小案子，我涉入其事会影响我的声誉与地位。”

他更是糊涂。根本弄不清京外内务府审刑司是啥玩意，但总算知道中军都督府是军区，南京、河南里该府的防区汛地。

总之，他知道这位姓倪的来头不小。至于对方是什么官。什么身份，他就弄不清猜不透了。

“我想知道，我的罪嫌怎样才能很快的洗脱。”他只好说出心中所想的问题。

“听我的话。”姓倪的说得简单扼要。

“请教。”

“目前我带了一批人。”姓倪的又在阴笑了：“要到湖广秘密缉拿一群叛逆要犯，你只跟着我，这里的事日后我会替你设法解决。”

“这……”

“我不勉强、你自作决定。”

他低头沉思，委决不下。

“如果你愿意，那就立即动身。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姓倪的及时提醒他：“不然，你自己去打这场绝望的官司吧。我公务在身，不能留下来替你洗脱。”

“这……我想先返家一行……”

“决不可以。”姓倪的说得斩钉截铁：“只要有人看到你，连我都有所不便。”

“这……”

“我的船，就在亭西不远处的运河旁。你不走，我可要动身了。”

“好吧！我跟你走。”他咬牙说。

他不能不走，反正他已经打算过了五月节，闹过龙舟之后，即离家外出闯荡江湖见见世面、就算是提前离家吧！情势迫人，不走岂不只有等死？就这样，他毫无准备地一脚踏入莽莽江湖。

水怪许先是一个小船行的东主。对外，他是许二爷许天德；对内，他是许老大许先。

城内城外发生了些什么事，先找他准错不了，因为他的名就叫先。

那天晚上血手灵官带了一个姓朱的人来找他、要他派人帮助调查彭允中的行动。他是地头蛇，可惹了不起名震天下过江来的强龙，不敢不遵。

可是，当天晚上，本城真正的大老蓝六爷出了大灾祸，被人弄断了手脚，成了个废人。

在他看来，震惊是可想而知的，但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这件事与血手灵官有关连。

在蓝六爷的姘妇口中，总算知道凶手是一个蒙面人，可能叫什么神鹰。可惜吓慌的女人所知有限，语焉不详。凶手到底是何来路，蓝家的人无法查出。

严重的是：蓝六爷次日午后不久，在子女尚未返家之前，便已因失血过多而见阎王去了，留下一串难解的谜，给关心他的人去求解。

更巧的是，当天城南运河码头，一艘北上的客船发生劫案，有两位旅客被杀，所带的行囊被劫掠一空。

这两件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捕房的李捕头，忙了个焦头烂额。

这天夜晚，水怪许二爷刚从外面返家，已经是二更初，宅中沉寂，内堂中反常地灯火明亮，遣走了婢仆，与三位得力弟兄，秘密商讨眼前的情势。

“他们到底走了没有？”水怪脸上有不安的表情：“魏兄弟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应该有个谱吧？”

“二爷，不是小弟没尽力，办事无能，实在是他们十分机警，行动隐秘，船根本不许旁人接近。”魏兄弟无奈地苦笑：“到底有几艘船，有多少人？委实无从着手追查。”

可以断言的是，血手灵官与那位姓宋的人，决不是主脑人物，只是供跑腿的小角色。

他那艘船决不少于十二个人，曾经出船走动露面的先后只有五个人。连船夫也不会登岸活动，只能看到雪手灵官与姓朱的两个人来去匆匆。船确是向南走了，是末牌左右离开的，向南航。到何处就无从得悉了。

“老天爷！”水怪倒抽了一口凉气：“血手灵官已经是江湖上可怕的杀神，黑道的风云人物，却只是供跑腿的小角色，他们的主脑人物。岂不是更可怕、更凶残的黑道妖魔鬼怪？”

“那是一定的。老大。”魏兄弟悚然说：“好在这些瘟神已经离境，真得谢谢老天爷帮忙。”

“这件事我觉得十分奇怪。”水怪眉心紧锁：“攀良镇那姓彭的小渔夫，是个本本份份，毫不起眼的年轻小伙子，没见过世面人。”

血手灵官这汇湖名宿，为何要降尊纡贵，不厌其烦地仔细调查他？真

是令人百思莫解、其中到底牵涉到什么阴谋？”

“二爷，咱们最好把这件事忘了。”另一位大汉苦笑：“即使听到了些什么风声，也最好装聋作哑。”

血手灵官那杀神已经警告过你，要你守口如瓶，你却把这件事不但告诉了咱们，还要咱们暗中留意他们的动静，万一……二爷，这可不是好玩的呢！”

“哼！我总不能糊糊涂涂的等候灾祸降临，我有权保护自己的。”水怪恨恨地说：“咱们惹不起这些大名鼎鼎的妖魔鬼怪、并不等于咱们真的怕他们，只是……唔！有点不对。”

他听到了不寻常的声息、用手指试试门旁的大窗，急急离座抄起挂在壁间的分水刺。

魏兄弟两人也反应甚快，一个抢至门旁，一个掩在窗侧，凝神倾听外在的声息。

“笃笃笃！”叩门声三响。

三人脸色一变，注意力全被叩门声所吸引。

“开门呀！等什么？”室中传出陌生的女性语音。

三人大吃一惊、这才发现室中多了一个人，通向后堂的门帘犹在轻轻晃动，想必是从里面出来的。

是个女人，穿一身黑劲装，黑巾蒙面，身材被劲装衬出玲珑的曲线，十分抢眼。空间里，流动着淡淡的幽香。那双露在外面的星眸，放射出阵阵冷电寒芒，具有慑人心魄的威力。

剑插在腰带上，剑饰华丽。

“你是……”水妖大惊失色，分水刺送指着陌生女郎，语气不稳定。

“不必问我的底细。”陌生女郎冷冷地说：“门外有我的人，开不开门无所谓。重要的是，你们休想逃出去以免枉送性命。”

口气大得很，像是吃定他们了。

“三更半夜侵入内室，你是何用意？”水妖壮着胆问。

“来向你讨消息。”女郎用权威性的口吻说。

“岂有此理！你凭什么？”

“凭我比你强。”

水妖钢牙一咬，大喝一声，出其不意抢进，一刺点出，刺上用了全力，迅捷凶猛志在必得。

“大胆！”女郎沉叱，扣指疾弹。

刺尖距女郎尚有两尺，水妖的身躯相距至少也在五尺外，但女郎抬手扣指弹出，一缕劲风破空锐啸，从刺旁排空直入，想避已无能为力，指风击中了水妖胁下的章门穴，力道恰到好处。

水妖如中电殛，浑身一震，收不住马步，挺刺仍向前冲，但手已失去活动能力。

与其说是冲，不如说是倒来得恰当些。

女郎向侧挪了一步，右手一抄，扣住了水妖的肩膀，将倒势止住了。

“你给我站好听清了。”女郎打落分水刺，顺手拍活了水妖的穴道：“再妄想撒野，本姑娘一定先废了你。你必须自爱些，听清楚了没有？”

水妖绝望的叹口长气、斗志全消。一照面便被制住，反抗绝无希望，对方举手投足，皆可将他随意宰割，死的恐怖吓坏他了。

“你……你要什……什么消息？”他活动手脚往后退，绝望地说。

“这些天，途经本城的江湖高手，除了血手灵官之外，还有些什么人？”女郎冷冷地问。

“在下只认识他一个，另一个据说姓朱。”

“浪子朱定。”

“什么？他是……”水妖又是一惊。

“浪子朱定。一个在江湖无恶不作，心狠手辣的浪人，声威比雪手灵官更盛一两分。”

“老天爷……”

“不要叫天。”女郎说；“他们要求你协助调查攀良镇姓彭的渔夫，原因何在？”

“天知道是何原因！”水怪感到浑身发冷：“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在下除了遵命之外，别无他途。”

“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经过说来听听，必须巨细无遗，不许遗漏任何情节。”

水妖乖乖将那晚所发生的情形一一说了。

“在财神赌坊。”水妖最后说：“他们两人一直就躲在暗处留意彭渔夫的一切举动。

在下真的是一头雾水，弄不清楚他俩个鼎鼎大名的江湖凶魔，在弄什么玄虚。”

“你是说，在前往财神赌坊之前，两个凶魔是在你这里歇息的？”

“你派人伺候他们的？”

“不，他们不要人侍候。”

“这么说来，事实上你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不在客房歇息了？”

“这……”

“不许说谎。”

“是的。”水妖吓了一跳，赶忙回答：“在下也不敢派人监视他们，事实上他们歇息时也没有点灯，在不在房内，这就无法知道了。不过，动身时，他们确是在下唤醒的。”

“好，我相信你的话，另一件事……”

“还有另一件事？”水妖心中又打鼓了。

“是你派人介绍他们认识张龙李虎两个捕快的？”

“天地良心……”水妖几乎狂叫起来：“那两个混帐东西和我是死对头。每年都要敲诈我许多例钱、我根本就不理睬那两个混帐，怎会替他们引见？”

“张龙李虎两个人，事实上曾经替血手灵官办事，午间到了攀良镇，带走了彭允中那位渔夫。”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

“好。我相信你。现在，张龙李虎都失了踪，彭渔夫也失了踪。”

“哎呀……”

“李捅头天黑了才知道两名捕快失踪了，正在查。你愿意替我查吗？”

“不用查了，申牌左右，血手灵官的船已经往南走了。至于要到何处。就不是在下所能查得到的了。”

“我是说，查张龙李虎与彭渔夫的下落。血手灵官那些人，用不着你查。”

“在下愿意尽力。”水妖一口答应。他有胆量去查张龙李虎，要他去查血

手灵官，岂不是要他的命？

“好，一切拜托。有了眉目，我会前来讨消息，今晚来得鲁莽，休怪休怪。”

三个人但觉微风飒然，灯火摇摇，黑影一闪，门帘动处，女郎蓦尔消失。

三

船到瓜洲古渡头。

春汛期，大江浊浪滔滔。

瓜洲镇比扬州热闹好几倍，对面的镇江尤其繁荣。这里的码头，真是千桅林立，纷纷攘攘。船到埠时，码头上万头攒动，乱得一塌糊涂。

血手灵官的船，是申牌左右到达的。泊在码头最南端，距河泊所约一箭之遥。

三艘船不在一起停泊，中间相距五六艘船。

自从由高邮启航之后，彭允中便发觉行驶在前面的两艘船，是血手灵官的同伴，虽则船与船之间，保持了相当距离。

沿途，他发现船上的人除了八名舟子之外，船中间的官舱一直是门窗紧闭的，他所看到的九个人，血手灵官似乎还不是发令人，发令人是一个称为邹爷的人。他只知道血手灵官姓杨，众人皆称之为杨兄。

至于领他来的倪爷，上了船便一直待在官舱内不曾露面，似乎在他所见到的九个人中，一直不曾提起这位姓倪的人。

他的地位，当然在九个人之下，被打发到后舱，与船主江广住在一起，不是上面人，也不是下面人，没事替江船主料理船上的一些杂物。

江船主不时向他询问一些河上的琐事，他都能对答如流。

至于大汉上下的事，他就所知有限了。

瓜洲只是往来的枢纽、一处暂泊以便办理通行手续的埠头。偶或有旅客上下，但却不是货物的转运站。

因此，天一黑，码头便逐渐人变稀少。

阳春天气，江风仍带来一丝凉意。

船上的旅客，有些坐在舱面观赏江景，有些具备了酒食，三两知己就在舱面小酌，偷得浮生一夜闲，倒是货心乐事。

彭允中已经和船夫们混熟了，与江船主的两我船夫，在后舱面盘坐小饮。

他发觉江船主与七名舟子，都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水性都是第一流的，武功的根基都很扎实。虽然这些人平时佯装笨拙避免引起外人的注意，但一举一动，皆沉凝稳健，偶尔也有骠悍之气外露。

真有点困惑，这些人到底是何来路？

有时候，连血手灵官也对江船主态度谦恭，不像是出于主顾的扎貌，而是真的尊敬。

“小兄弟，你练了几年武功？”江船主喝了半碗酒信口问。

“是练了几年。”他信口胡诌：“攀良镇的渔户，多多少少也会些拳棒防身。”

“学些什么？我是说，南宗、北宗？”

“不知道，反正拳打脚踢，谁知道是南是北？”

“论武功，北少林南武当。少林本身也分南北，北以攻见长，南以防守紧密享誉。”

“所以俗称南拳北腿。这么说来，你并未正式拜名师习艺。”

“没有，大家练几套拳脚，活动活动筋骨，谋生要紧，谁有那么多工夫拜师学艺呀！”

“学来又有何用处？”

“听倪爷说，你的身手很不错，快速灵活，已深得武学其中三味，可以靠武功谋生。”

“呵呵！武功可以谋生？”他大笑：“江船主，你要我做强盗呢？抑或是当兵？”

“别笑！”辽船主正色说：“当强盗的不一定会武功……”

“对，有些人是被迫铤而走险的。”他不笑了：“当兵也不一定会武功。卫所军十之八九是在尸位素餐混白粮的。他们忙着耕种自己的私地，尽量避免参加操练。”

也许，像倪爷这种内务府审刑司的人，才是真正为公务忠于职守，练了超人的身手巡走天下。”

“哦！不错。”江船主有意避开正题：“听说你的水性很不错。”

“马马虎虎。”

“三里水程，不算流速，我是指平静的湖面。”江船主笑笑：“半个时辰。可以游毕吗？”

“江船主笑话了，人又不是鱼、半个时辰，那能游毕三里水程？”他正经地说：“江船主能吗？”

“不能，我老了。”江船主摇头：“能下潜多深？我是指静水。”

“三丈五六。”

“勉强可潜五丈？”

“不能，四丈以下，就会口鼻流血了。”

“真的？”江船主盯着他笑问：“那么，你到洪泽湖捉水怪那是骗人的了。洪泽湖最深处、足有百丈以上。没错吧？”

“噢！江船主、你怎么知道我曾经到洪泽湖捉水怪？”他不胜讶。

这是三年前的事、那时他十七岁，正是狂妄嚣张的年龄。事隔三年，连攀良镇的人，也把这件事忘了，最多用作茶余酒后的笑料来谈。

而这位船主途经高邮，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除非……除非这些人，曾经在他身上上过调查工夫。

他心生警兆。暗怀戒心。

他在逐渐成熟，向成长之途大步迈进。

神鹰葛宇曾经将江湖经验传授指导、现在。总算用得着了。

“倪爷听人说的。”江船主含糊其词：“你捉过猪婆龙？”

“那算不了什么？猪婆龙是又蠢又笨的大爬虫，除了发大水不慎被冲入江之外，平时生息在沼泽地带，一柄鱼叉一把利刀，就可以任意宰割。”

“那得需要勇力、胆气与胆识和机智。”江船主笑笑：“有空，咱们到水

底下较量、如何？”

“到时再说吧！”他不置可否：“江船主，你们到底要驶向何处？”

“不一定，我只能察命行事。不过，到湖广是预定的航程，湖广大得很呢！”

这时，码头上已很少看到走动的人影。

这里是码头的末端，没有街灯，只有各船所悬挂的小小气死风舱面灯，光线朦胧不及远。这种暗红色的光芒本来就不够强烈不可能照亮码头。

码头上，站着三个身材不高的黑影。

彭允中早已看清，那是三个穿劲装的黑衣女郎剑系在背上。但他佯装未见，以免暴露自己超人的视力。

他必须尽量隐藏自己，多看、多听，沉着察看自己所处的情势，冷眼旁观一切变化。

前舱面，有三个人坐在右舷侧低声谈天，其中包括血手灵官杨清。

他不知道血手灵官的名号，只知道这人姓杨，经常奉派登岸走动，每到一处埠头泊舟，登岸的人中，一定有姓杨的在内。

前舱面的三个人，终于看到了突然出现的穿黑衣劲装的女人，不约而同倏然而起。

船上船下，大眼瞪小眼。

江船主放下酒碗，慢慢站起。

允中也讶然而起，眼中涌起阵阵疑云。

“江船主，怎么啦？”他低声问。

“好像有人来生事。”江船主低声答。

“寻仇的。”

“不知道，噤声。”

三个女郎站在跳板前端，并肩而立像是幽灵出现。

“小姐。”左边的女郎用俏甜悦耳的嗓音说：“天黑之前，我的确看到这艘的舱门右侧，挂了一面小型的黑色招魂幡，错不了。”

“幡上绣了些什么符号？”中间的小姐问。

“不是符录，小姐，是七星，七星招魂幡。”

“那么，是招魂使者的信记了。”

“可能是的，小姐。不过，招魂使者应昌源的招魂幡信记，似乎多了两根飘带，而我所看到的这一面却没有飘带。”

“不管有没有飘带，你下去查验一下。”

“是的，小姐。”

女郎应诺着举步，莲步轻移无声无息第三步便踏上了跳板。

血手灵官哼了一声，迈步堵住了跳板的这一端。

“不许上来，小女人。”血手灵官冷叱：“你们好大胆子，晚上竟然往全是男人的船上闯，你当你们是什么人？”

“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肮脏的话。”站在跳板口上的女郎说话的声调不变、依然悦耳动听：“但你千万不要说。那会替你带来灾祸。喂！招魂使者姓应的在不在船上？叫他出来吧！我家小姐要找他。”

“这里没有什么招魂使者姓应的。”血手灵官大声说：“小女人，你的口气好大、哼！招魂使者应昌源是江湖上魔中之魔，功臻化境威震江湖，你们胆大包天公然要指名找他、凭什么？”

“小姐，要不要告诉他们？”女郎扭头向小姐请示。

“暂且不必。下去！”小姐沉声说。

女郎应诺一声，举步走下跳板。

血手灵官冷哼一声，双手上提，右掌徐徐前伸，立掌以待。

女郎冷然而下，纤手十指不住伸屈，一双星目似乎放射出阴冷的光芒，一股阴冷令人寒栗的杀气，似乎从她身上散发出来，令人不寒而栗。

跳板的坡度有限，江水上涨，而且刚逢涨潮，因此船几乎浮上与码头齐平。

丈余长的跳板，女郎已越过中线。

舱门悄然拉开一半，有人影隐隐现身在内。

“不可大意。”隐身在内的人沉声叫：“问问她，是不是黑煞女魅？”

血手灵官一惊，似乎黑煞女魅四个字具有可怕的威力。灵官是神将，神将居然怕女魅，奇闻！

“站住！”血手灵官厉内荏：“你家小姐，可是江湖上最神秘的黑煞女魅？”

女郎不加理会，突然脚下一紧，滑两步便面面相对，仍向血手灵官冲到。

血手灵官本能的反应，是一掌拍出相阻，不但掌出如电，更是凌厉无比，即使伤不了人，至少也可将女郎逼退出跳板。

女郎冷哼一声，纤手一拂。

凌厉的掌风突然折向而散，余劲远出丈外。

“你也接我一掌！”女郎说，也一掌拍出。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血手灵官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与人交手很少使用兵刃，一双手运足劲道，可以变成殷红色，与红砂掌十分相像。也像喇嘛密宗的大手印，空手入白刃不用巧劲，硬攻硬抡。

不怕刀剑砍劈。手出必定见血、所以绰号称血手。

这时看到女郎纤掌一拂，便毫不费劲地引开他的掌力，不但心中吃惊，而且生出强烈的戒心。

女郎这一掌，必定十分可怕。

先入为主，血手灵官被黑煞女魅的名号所惊，影响了心情。人的名，树的影；有些人的名号，真有震慑人心的威力。

黑煞女魅，是最近几年来，崛起江湖的十大神秘风云人物之一。

自从二十年前宇内第一魔头玉面神魔身死之后，江湖上平静了十余年，群魔敛迹，黑白道群雄纷纷先后退隐。

但这局面保持不了多久，接着又是年轻的一群雄崛起，各展所学耀武扬威的局面重现江湖。

黑煞女魅便是十大风云人物之，出现不足五年，便已威震天下。至于她姓甚名谁，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

据说，她不但武功诡奇自成一家，身法迅捷如魅，剑术惊人，死在她手下的人，黑白道的名宿都有。

据说。她喜欢身怀绝技的男人。

血手灵官不加思索，沉喝一声，双手连续拍出两掌，真力运足了十成。

一股阴柔而奇冷的掌劲，透过他连续吐出的强劲掌风，像是北方突然爆发南下的寒潮，一涌而至，余劲及体，他的两掌仅化去四成寒潮而已。

他打一冷战，马步一乱，连退两步，突然惊叫一声，侧退三步突然坐下，颤抖着运气行功。

另两人大吃一惊，抢出两面一分。

女郎也退了一步，脸色一变。

船出现晃动，一阵升沉。

舱门人影出现，一位穿圆花罩袍，气概恢宏、神情威猛的中年人，腰间佩了长剑，领了两位从人缓步出舱、显得神定气闲。

两个从人中，其中之一就是姓倪的人。

后舱面的彭允中暗地留了神，也暗中留意江船主的神色变化。

女郎身形再进，踏上了舱面。

不等左右两个人出手拦阻。中年人已大袖一挥，示意两人退至一旁。

“黑煞女魅，何不下船一谈？”中年人向岸上的两位女郎镇定地轻道：“在下知道姑娘与招魂使者有过节，难怪姑娘坚持追根究底，但在下可保证、招魂使者应昌源，的确不在船上。”

“那七星招魂幡信记，是怎么一回事？”岸上的小姐问，嗓音悦耳极了。

“这是在下信记，型式与招魂使者的招魂幡有所不同，贵伴当已经发现了。”

“尊驾亮名号。”

“在下姓贺，匪号称无极天君。”

“哦！无极天君贺云鹏。”小姐似感意外：“武林十杰之一失敬失敬。”

“好说好说。”无极天君微笑：“武林十杰不过是朋友们信口奉赠的虚名，与江湖十大神秘风云人物名至实归的姑娘相较，相去甚远。”

“你客气。”

“姑娘该相信招魂使者姓应的，不在船上吧？”

“这可很难说哦！”小姐冷冷一笑：“招魂使者是黑道巨擎，阁下无极天君也是黑道之雄，沆瀣一气，并非不可能的事。”

“姑娘笑话了。”无极天君脸色一变：“招魂使者乃是无恶不作、血腥满手的凶魔。”

在下虽然声誉不见佳，但还不至于跟他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说句姑娘不中听的话，姑娘也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可敬人物。”

“你上来。”黑煞女魅在上面招手娇叫。

“你……”

“本姑娘要看看你是不是响当当的人物。”

“我无极天君不见得怕你。”无极天君气往上冲。

“那你就上来呀！证明给我看。”

“有何不何？”无极天君愤怒地举步。

“小梅，退！”黑煞女魅叫：“让他上来。”

已经登船的女郎，袅袅娜娜地踏上跳板向上走，柳腰儿款摆流露出万种风情。

众人涌上了码头、共上去了七个人。

打坐行功驱除寒气的血手灵官，已停止颤抖，额上出现冷汗气息已可控制了。当然，他无法跟上去啦。

彭允中听清了双方每一个字，心中暗暗叫苦。

姓倪的表示是中军都督府，京外内务府审刑司的人，简直是狗屁！

暗地里，他又提高了三分戒心。

“这鬼女人好狂。”他向江船主低声说：“黑煞女魅，这绰号好难听，她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可怕的女妖魅。”江船主也低声说：“她有狂的条件，贺爷可能要吃亏。”

“贺爷是本船的主事？”

“不要多问。”

“这……好的。”

“小兄弟，千万不要多问。”江船主好意地说：“是非只为多开口。你只要听吩咐行事，其他不必过问。少知道一件事，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

“我记住了。”他悚然地说。

岸上。剑拔弩张。

无极天君七个人雁翅列阵，杀气腾腾。

黑煞女魅三个女人却是神情轻松。女魅娇艳美丽的面庞上。淡淡的笑容动人极了。

“你不会倚众群殴一拥而上吧？”黑煞女魅笑而如花：“真要一起上，本姑娘也不反对。如果碰上了可怕的强敌，本姑娘也会主婢三人一拥而上的。

近年来，江湖群雄并起，各显奇能，招兵买马各建势力范围，单打独斗已经不时兴了，那种个人英雄崇拜，已经不值一顾啦！”

咄咄逼人，无极天君委实被激得忍无可忍，顿忘利害。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这口恶气非争不可。

无极天君举手一挥，示意要同伴后退。

“姑娘欺人太甚，在下只好向姑娘讨公道了。”无极天君沉声说：“姑娘这种挑战性的举动极为犯忌，未免把天下英雄看扁了。”

“你船上还有人，不一拥而上，反而出乎本姑娘意料之外。”黑煞女魅也挥手示意要两侍女退后：“现在，看你的了。”

无极天君斑白的胡子无风自飘，鹰目中冷电四射，大袖一抖苍劲有力的大手露出袖口。

双方都是成名人物，都是武林高手中的高手，在心理上。彼此不无顾忌。

黑煞女魅表面上谈笑自若，其实深怀戒心，不敢大意，纤手一分，拉开马步凝神待敌。

四目相对。杀气弥漫。

双方的马步皆作慎重的挪移，双手布下了随时可以发动攻击，但防卫得更更为严密的防护网，全神寻找空隙，以便抓住机会全力一击。

移位数次之后，双方的步法移动逐渐加快。

黑影连闪两次、最后突然闪电似的扑上。黑夜中，贴身相搏极为凶险，一击之下，必定有人死伤。

无极天君不希望被一个称为魅的高手近身，大喝一声，一袖拂出，罡风骤发，无情的袖风挟隐隐风雷、向奇快地扑来的淡淡黑影卷去。

淡淡的黑影在袖风到达前突然横飘，移位快得几乎令人无法看清实体，从袖风旁折向切入，纤掌来一记手挥五弦，寒潮陡然涌发，猛攻无极天君的右肘。

无极天君的名列武林十杰之一，真才文学非同小可。

武林十杰，并不表示这十个人是英雄豪杰，与杰扯不上关系，而是指这十个人的武功十分杰出，各怀绝技与众不同。

以无极天君来说，他就是黑道的巨擎，与豪杰无关，甚至是人见人怕的江湖蠢贼。

武功杰出，这一全力施展，威力可想而知。

一记流云飞袖落空，对方改从侧方接近，太近了，发招应变当然也快，扭身出掌，用袖底藏花招一掌接招。

阴柔与阳刚的掌力，无可避免地接触，啪一声巨响，两人向侧退出八尺外。

“流云飞袖与天罡掌，如此而已。”黑煞女魅一面逼进一面说：“天罡掌的火候再深一两分，也保不了你的命再来一掌！”

无极天君看到攻来的不是一掌，而是无数掌，眼一花，看到黑影依稀，似乎有几个人同时扑到，无数掌影后到，不知孰真孰假、砭骨劲气彻体生寒、裂肌洞腑的可怕劲道及体。

一声怒吼，他身形急旋，一双大袖布下了坚不可破的铜墙铁壁，强烈的袖风宛若狂随乍起。风吼雷鸣中，行狂野的接触。

罡风呼啸中，如虚似幻的黑影隐现无常，幻化为连续闪烁的怪影，也橡如烟似雾的淡淡黑气，随着劲烈的袖风倏忽流转。

黑煞女魅的魅影功，是一种神奥诡异的快速攻击身法，快得令旁观的人也难以看清变化。

掌劲与袖风的接触怪响暴起，像是连珠花炮爆炸。

内家对内家，功深者胜。功力相当，就得看谁的内功支撑得久一些，与是否击中了要害，方能分出胜负来。

一般说来，这种以精纯内功的拼搏，为期甚暂。护体的先天真气将以很快的速度损耗。每发一次，真力便会逐渐递减，除非能技巧地一开始就能养精蓄锐，不然要不了多久，便会气散功消，精尽力竭。

无极天君是全力以赴，所以袖风一起。便以雷霆万钧的声势要将黑煞女魅伤在袖下，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他有时所击中的是虚影而非实体。

人影依稀中，响起两声暴震、纠缠的人影飞飘而出。

黑煞女魅斜飘丈外，桃腮突现苍白。

无极天君直撞出两丈左右，方勉强稳下马步，左袖裂成布条，飞散了一些布片。

他的袖功极为精纯，可硬夺万剑，流云飞袖在武林颇具声威，居然被黑煞女魅一双肉掌，毁了左臂大袖。

无极天君稳下了马步、似乎双脚发软。脸上大汗直冒，呼吸一阵紧促，眼中有惊骇疲惫的神情。

“阁下名列武林十杰之一，名不虚传。”黑煞女魅一面说一面重新欺近，凤目中煞气益厉：“为免拖延过久惊世骇俗，我们用兵刃早作了断吧！”

一声龙吟，宝剑出鞘。

黑煞女魅用的是松纹剑，属于超硬度的宝剑，锋利无比。

无极天君深深吸入一口气，徐徐拔剑出鞘。

“在下也有同感。”他咬牙说：“可以断言的是，你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而在下的人手，比你多好几倍，只要加上一个人。就可以送你下地狱。”

“本姑娘却是不信。”黑煞女魅挺剑逼进：“你何不下令围攻？干脆把船

上所有的人都叫上来吧！免得本姑娘费事逐一打发了。”

不远处出现三个青袍人，他们已来了片刻，但并未走近，像是看热闹的人。

“黑煞女魅，你狂够了吗？”一名留了大八字胡的中年青袍人，在不远处背着手，用中气充沛的嗓音说：“你走吧！你已经够光彩了。见好即收，这是江湖道的金科玉律，谁违反了，不会有好处的。”

“阁下何不过来说话？”黑煞女煞冷冷地说：“如果你是无极天君的同伴，该过来的。假使是感到手痒插手架梁，也应该过来是不是？”

“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青袍人沉声问。

“你认为本姑娘不配和你说话？”

“你先看看自己配不配？接着！”

相距在二十步外，青袍人左手一挥，一道快速的淡淡青影破空而飞、眨眼即至。

黑煞女魅眼神一变，转身射来的青影挥剑。

这瞬间，无极天君惶然后退三丈。

黑煞女魅心中一愣，无暇思索，黑影一闪，人已斜掠出三丈外。

扑一声轻响，拇指大的青影在她先前立脚的地方，突然爆裂强光一闪，九颗青蓝的火珠激射，远及三丈外，然后散成九股淡烟，烟似乎带了甜香的异味。

就在强光一闪的瞬间，黑煞女魅又闪出一丈外。

两位侍女，也远出三丈外作势拔剑。

“九华接引毒珠。”黑煞女魅惊呼：“你是天下三魔之一的接引人魔车行健，难怪你敢说这种大话。

哼！本姑娘不见得怕你，你的九华接引毒珠，应付轻功登峰造极的人并无大用，本姑娘就是轻功最佳的人。”

另一名三角眼鹰钩鼻的中年青袍人，神态悠闲地向前举步。

“黑煞女魅，人不能太过骄傲。”三角眼青袍人在两丈外止步笑笑说：“你的轻功的确已臻登峰造极境界，但还不是最好的。

你即使可以躲过车老哥三颗接引珠，或者十颗；但车老哥一囊珠有百颗以上，你能躲得过二十颗吗？或许能躲得过三十颗。但决不可能躲过一百颗。

像我，躲三颗便已累得全身冒冷汗。真力将竭。而且，我也没有解毒珠血崩气逆的解毒药，你有吗？”

“你又是那座庙的凶神恶煞？”黑煞女魅沉声问。

“区区姓平，单名吉，平安大吉头一字，很好记，一听难忘一见也难忘。”

“哦！大力鬼王平吉。”黑煞女魅又是一惊：“你的名是吓坏了不少人，但吓不倒我黑煞女魅。江湖无辈，英雄无岁，你们不必在本姑娘面前，抬出名头来唬人，本姑娘现在向你……”

“挑战吗？”大力鬼王笑笑：“何必呢？当然，你黑煞女魅的名头。甚至比咱们这些老前辈的名宿还要响亮些。

大力鬼王和接引入魔，都对你这位武林后起之秀怀着戒心和敬意，用不着唬你。彼此无仇无怨，姑娘上船来兴师问罪，找错人了，面子上已经够光彩，何必打上加一？”

“你是无极天君的伙伴？”

“是的。姑娘，得放手时须放手，好吗？”

“哼！你们……”

“如果无极天君真的开罪了姑娘、我要他向你赔不是，姑娘意下如何？”
论江湖辈份，大力鬼王、接引入魔，甚至无极天君，皆比黑煞女魅高；论年岁。也相差近倍。

大力鬼王这几句话，给足了面子、除非黑煞女魅真的有意挑衅寻仇，或者真的狂傲无礼，否则就该趁机下台阶。

在这些妖魔以往的行事来说，对一个晚辈而且是女的晚辈，这已是破天荒打破传统的礼遇了。

如在往昔，连地位最低的血手灵官，也会宁可豁了性命，而与黑煞女魅拼个你死我活，不死不休。可知这些魔字号高手，似乎并不想在此地生事。

“我只要知道，招魂使者应昌源，在不在无极天君的船上？”黑煞女魅总算识相也让步。”

“呵呵！招魂使者姓应的，在江湖上口碑极差，我们会与这种容易引起公愤的人打交道？”大力鬼王怪笑：“就算他愿意在老哥手下屈就巡风放哨执役，车老哥也不会要他的，这样吧！姑娘上船看看，不就明白了。”

“问题是你们的人不肯让本姑娘上船。”

“贺兄。”大力鬼王向气色仍未复元的无极天君说：“就让黑煞姑娘上船看看好了，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对不对？”

“平兄作主好了。”无极天君恭顺地说。

舱面，出现一位美艳的彩衣少妇，佩了一把古色斑斓的剑，腰间有一只绣了彩衣仙女的华囊。

“黑煞小妹妹，上船来吧。”彩衣少妇嫣然微笑，笑容极为妩媚：“一别几年，小妹妹的魅影功更神奥更精纯了。上来吧！你我真该叙叙旧了。”

“极乐仙子史三娘。”黑煞女魅冷冷的说：“原来你在船上居然唆使无极天君与本姑娘交手，存心不良，想看热闹试试本姑娘的所学，你成功了吗？”

“差不多，你比贺老儿只强一分半分。”极乐仙子笑得更妩媚：“小妹妹。在这艘船上，你的武功也许是最高明的。但比起我们其他的人来。你仍然只配名列第二流。再不见好即收，你会吃亏的。”

“哦！你们真有许多人？”

“是的，有许多人。”极乐仙子指指远处的接引入魔：“车前辈也仅算第二流，信不信由你。”

“唔！我相信。”黑煞女魅点头同意：“看来、你们结伙遨游，不会是游山玩水。

必定有所图谋，但不知主事人是那座寺院里的大菩萨？那当是第一流中的第一流高手名宿了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的名宿高手多着呢！小妹妹。”极乐仙子语气有点托大：“不久之后，我们将要与一位高手中的高手见面。我想你会有兴趣的。”

“我对许多人有兴趣。那是谁呀？”

“八指仙婆杭姥姥。”

“我对老太婆毫无兴趣。”

“我知道，你只对身怀绝技的年轻高手有兴趣。”

“你也差不多，不过，你极乐仙子的胃口杂得多。”黑煞女魅脸上有鄙夷的神情。

“对无情剑单定远，你也没兴趣？”极乐仙子对黑煞女魅的鄙夷神情毫不介意：“据我所知，三年前，你曾经与他见过面。引发一场争风吃醋的猛烈激斗，好像他宰了你一个小白脸，轻易地摆脱了你的追击。”

“那是他走了狗运。碰上了百毒尊者替他挡了一挡，他跑得快，丢下百毒尊者自顾自逃走了。”

“你不想找他？”

“哦！你是说……”

“他有八指仙婆的内侄。”极乐仙子格格娇笑：“这两年来他一直躲在姑妈家享福。

很少在江湖走动。

八指仙婆养了一群千娇百媚的女弟子，闭门苦练绝学，准备让这群女弟子光大门楣、称霸江湖。

他在一群美女丛中，此间乐，不思蜀、所以不再在江湖鬼混你想找他，恐怕不容易。

至少，八指仙婆那一关你就过不了。”

“哼！你把那浪得虚名的老虔婆，估计得太高了，史三娘。”黑煞女魅傲情不改。

“真的？”

“你心里明白。”

“有兴趣去找他吗？”极乐仙子乘机煽火拨风。

“当然，把消息告诉我。”

“我们要去找八指仙婆。”

“哦！原来……”

“欢迎参加。”极乐仙子欣然说。

“先说好，各找各的，我只找无情剑。”黑煞女魅并不笨：“你们的事，我可以插手，也可以袖手。先小人后君子，免得彼此伤和气，这一来，谁也不欠谁的。”

“好，一百为定。”

“一言为定。你们何时动身？”

“明早。”

“我的船会跟在你们后面。”

“何必呢！我们的船舱宽大，加上你们主婢三个不算挤。回去把船退了。把行囊取来，你我住在一起。旅途不至于寂寞，小妹妹意下如何？”

“这……”

“你不用怕我。”极乐仙子娇笑：“和我在一起，对你将有极大的收获。不客气的说，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我就是你最好的良师益友。”

“我知道你很了不起，极乐的绰号不是平空混来的。”

“那你还迟疑什么？”

“好。回头见。”

她带了两侍女走了，临行居然对大力鬼王客气的道别，在神色上，已把这些凶神邪魔看成同路人了。

不久之后，两侍女小梅小菊，各背了一个大包裹，另雇了一个挑夫跳上两个箱笼，兴匆匆来到船头。

极乐仙子和无极天君领了三名同伴相迎，无极天君居然不记恨，表现

得甚有风度，成名人物毕竟有过人的气量。

住在后舱的彭允中，总算全部见过船上的人了。

要不是黑煞女魅这一闹，他还不知道船上住有女人，更不知道这女人是江湖道上声名狼籍的女妖极乐仙子。

与神鹰葛宇相处的两年，他对江湖秘辛不算陌生，只是能听不能见，如果对方不亮名号，相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他曾听说过极乐仙子其人，想不到在船上过了好几天、这时才发现自己竟然与这个女妖住在同一条船上。

虽则他心往不曾在江湖上行走过，但他心中明白，情势十分糟，他已经处身在一群江湖妖魔鬼怪之中，而且成为其中一份子了。

船上多了三个外人，因此血手灵官那些“自己人”，说话似乎比往昔谨慎多了。江船主对彭允中说话，也比以往加了几分保留。

在瓜洲停泊的一天，彭允中发觉登岸走的人，除了血手灵官和那位叫浪子朱定的人外，还有两个人，一叫宗魁。一叫封隆。

他曾经听江船主提起过宗魁其人，绰号叫太湖蛟，水性出类拔萃。在江南，提起水性超尘拔俗的人，姓宗的排名在前三名。

听江船主的口气，似乎太湖蛟宗魁，正是物色水性高明的人彭允中可能不久之后，要拨归太湖蛟直接指挥掌握。

他心中暗作打算，要看看这些妖魔鬼怪，到底在暗中进行些什么勾当。

第三天，起更后不久，船悄然离开了瓜洲码头，驶入波涛汹涌的大江。

两张帆升满，江船主将允中到舵楼。

“你能控这种大船吗？”江船主问。

“不能。”他率直的说：“这种分工合作的控制我没经验。我驾的渔舟一手控帆一手控舵、大小工作一把抓，而大船是指挥两面控帆的人，不习惯。”

“你在一旁留心些，以后，可能需要你掌舵控船。”

“我？开玩笑。”他摇头：“这可不是好玩的。你的舟子伙计我能指挥得动？”

“那就赶快用心学呀！小老弟。”

“学当然要学，要担大任就免谈啦！哦！不住上走？不到湖广？”

“到对岸，还有些日子逗留。”

“到镇江？”

“是的，不要多问，懂吗？”

“我懂。是非只为多开口。”

对岸镇江的灯火、愈来愈近，船向斜冲，势逾奔马。

船在镇江的东面数里靠岸，驶入一处不见灯火的江湾，直泊岸畔，舟系在大榆树上，插篙定船，搭跳板往来。

另两艘船先后驶到，相距百步系舟。

那位自称倪大叔而不通名的人，率领了四个人，其中包括允中，带了小包裹连夜登岸，不久便找到一条东南行的小径。

一阵急走，远出二十余里，到了一座辽边的小村。

有两个黑衣人在村口相候，领了他们五个人入村。

村真小，早有七八户人家。他们在村口的一座宅子歇息，似乎那两个黑衣人是宅主人，没有内眷，没有其他的人。小四合院有七八间房舍，几个人住在里面，显得空旷冷清，胆小的人真会疑神疑鬼。

午夜时分，众人先后赶到。

总数超出三十大关，还不包括黑煞女魅主婢三人。

整座大宅虽然容纳不下三十几个人，但悄然无声，严禁高声谈笑。

警戒派出了，彭允中也派了一份差事；四更至五更的中院守卫。

姓倪的给了他一把刀，命他与另外一位姓杭的人，亮刀守卫必须及早发现外人入侵。

天亮了，所有的人如不是奉命办事，严禁外出。

主事人是接引入魔车行健，绝大多数的人、皆尊称接引人魔为前辈，只有那绰号叫大力鬼王平吉的人例外，称之为车老哥。

无极天君也不例外，年岁比接引人魔大些，称之为车兄，地位似比大力鬼王低，却又比姓倪的高。

总之，这一群妖魔鬼怪身份复杂得很，怎么看也不像是吃皇粮的军职人员。

日上三竿，姓倪的领了允中，和另两名壮年人入内堂参见主事人。

堂上高坐着四个人，姓倪的毕恭毕敬先上前行礼，然后下堂向允中三个人叮吁。

“你们是新加入的人，现在我领你们参见长上。”

姓倪的一脸严肃：“目下不行军礼，以江湖礼数参见。主座的长上姓车，你们可以尊称他为前辈。”

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三人随着姓倪的上堂行礼如仪。

上面的四个人是接引入魔车行健，老道玄清，大力鬼王平吉，和一个天生青色脸膛姓巴的人。

姓倪的替他们报了名号，彭允中是唯一有名无号的人。其他两位同伴是浪里飞羊安海、屠龙客焦兴。

“彭允中，你练武专攻那一种兵刃？”接引人魔问，神态相当和气。

“用棒，托天叉。”他不加思索地说；

“唔！长兵刃携带不便，可练了刀剑？”

“练了几天，学而不精。”

“刀是基本武技，你的刀法应该不错，不然就不可能轻易地杀死两个捕快。”

“回前辈的话，那两个捕快不是在下杀死的。”他急急为自己辩护。

“哦！谁杀的已无关宏旨。这样好了，你带刀。”

“带刀？在下从……从来不曾与人动刀……”

“现在，你必须习惯用刀。”接引人魔冷冷地说：“你不用刀杀人，就会被人所杀。”

“这……”

“我们要办的案子，要缉拿的全是身手了得，武艺高强的亡命，所以，你必须先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金科玉律，便是先杀死对方。”

“可是……”

“不要可是。”接引入魔的态度就不再客气了：“这是你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这机会就是全力办事，而且得保护自己。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三山别庄，两百临水，住在庄内的全是高手中的高手。陆上接近困难、布了神鬼难测的奇门生克与机关埋伏。必须由你们一群

水性高明的人，从临水一面进去、再接应从陆路接近的人。

“如果你们不能保护自己，那就注定失败了，不但你们都会死在庄内，外面接应的人也进不去。”

“前辈，为何不调集大军围攻？”他傻傻的问。

当然，他存心试探，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行，大军一动，歹徒们就远遁逃走，不能动用兵马相助了。”

“但是……”

“不许多问，你必须学学规矩。”接引人魔沉声说，魔眼中冷电四射。

他心中冒火，但脸上不露痕迹，乖乖闭上嘴。

“午后，有人带你们去侦查，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何时行动，倪兄弟会通知你们的，你们回房休息吧！”接引入魔挥手赶人。

黑煞女魅穿了一身黑衣裙，面庞更显得突出，更清丽秀气。只是，总带了些妖异的气质。

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穿着全身黑。毕竟不是什么正常事，至少表现心理的不平衡，那一个少女不喜欢穿红着绿呢？只有寡妇才不得不穿黑。

也许，这就是她绰号的由来，也可能是她所练的魅影功影响了心态，而导致性格变异。

人不准外出，在宅中走动并不禁止。

彭允中几个人住在南房，也就是院门内的第一排房屋，本来是仆役们的住处。接引人魔把这些小有名气的新进人员，看作仆役呼来喝去。

浪里飞羊安海与屠龙客焦兴，都是江湖上颇有名气的人物，但由于是新进人员，因此并未受到重视。

当然，在接引人魔这位名震天下位高辈尊的人来说，浪里飞、屠龙客就算不了什么人物了。

宅中显得冷冷清清，办事的人已经派出，剩下的人由于夜间加强戒备，必须利用昼间的余暇休息。所以偌大的宅院，不见有人走动。南房有几间小房，彭允中住在最外侧的小间内。

在六个新进入人员中。他是唯一没有绰号的人，也是唯一不是江湖人的新进人员，被那些已经混出一些局面的江湖朋友歧视乃是意料中事。

刚才小睡了一个时辰、便自行醒来了。

正确的说，是被某种无法解释的感觉所惊醒的。

有些感觉锐敏的人，甚至可以感觉出万里外的亲人，发争某些特别变故，或者感觉出对方强烈的思念，因而引起心灵的振动和感应。

他醒来了，但仍然闭上双目，用心灵的感觉，寻找周遭所发生的不寻常变化。

首先，他嗅到了淡淡的，属于女性特有的幽香。

不是脂粉香，也不是薰衣香；有些爱洁的少女，就具有这种香味，俗称肌香。

小房窄小，家具简陋，一床一桌，别无长物。不用猜，他已经知道室中多了一个人。

而且相距很近，很可能就站在床前。

他不想睁眼，用心灵的感觉，探索这个女人的位置，和这女人正在做什么。他设想自己是一个盲人，盲人应该具有超人的感觉力。

啪一声响，对方等得不耐烦了，踢床脚发声。

小窗透人的光线有限，房中幽暗。他佯装惊醒，急急挺身坐起。

“不许叫喊！”娇叱声入耳。

床前，站着一身黑的黑煞女魅。似乎只能看清白里透红的脸蛋，身影在幽暗的光线下，不易看清。

“你是……”他期期艾艾的说。

“你该认识我。”

“是的，那天晚上，他们叫你黑煞女魅。”

“告诉我，你是怎么跟他们来的？”

他没有什么好瞒的，便将经过概略的说了。

“我的身家性命在他们手中不得不跟随他们。”他最后说：“我不明白他们到底要我办什么事、反正午后就明白了。”

“他们不是军方的人，而是一群胡作非为的江湖枭雄。”黑煞女魅冷冷的说：“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本来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州城的确发生了一些事。”

“那两个捕快张龙、李虎说……”

“张龙、李虎两个混帐东西，是受血手灵官收买，得了一百两银子，到攀良镇把你哄来州城的。”

“哎呀，谁是血手灵官？他为何要坑害我……”

“血手灵官就是那位姓杨名清的人。至于胁迫你追随他的倪元化，绰号叫飞天豹。”

事发之前，那天晚上你在州城进赌坊。事先曾听到些什么风声。”

“风声？不瞒你说、那天晚上，我眼前除了红白点子之外，什么也没看见，更别说听见了。”

“你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人，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该找你的。”黑煞女魅呼出一声长气，语气转厉：“我找你的事，切不可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知道吗？”

“我知道。”他苦笑：“姑娘和他们……”

“我在查一件事，与你无干。”黑煞女魅转身出房，带上门走了。

“这妖女要查什么事”他躺下喃喃自语：“这一群妙人儿，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勾当，情势越乱，对我越有利，走着瞧。”

四

那是一个江湾，一座石山半突出辽面，在这一带不称山，俗称矶。上面，建了一座巨大的庄院，亭台楼阁清晰可见。外围建了石堡墙，再外面林木葱茏。

临江一面，形成不可攀爬的峭壁。

目下是春汛水涨，又碰上满潮，水线距岩顶仍有三丈高。秋冬水枯，碰上大退潮，高度足有五丈以上，想往上爬，简直开玩笑，那是不可能的事。

倪元化带着彭允中七个人，藏在两里外江边的芦苇中，留心察看庄

子的情势。

“我们要从矶岸往上爬。”飞天豹倪元化郑重的说：“晚间满潮期是子时末。往下廷，每天潮期延后半半个时辰，在三天之内都可以发动，你们有把握上去吗？”

“要走近些察看才能决定。”屠龙客焦兴说：“这么远，怎么看清？”

“不能再走近了，会被碉楼上的警哨发现。”飞天豹一口拒绝：“应该不会有困难，三丈高，游龙术派得上用场。”

“用船接近，从船抛爪索并不难。”允中提出意见：“上去一个人就……”

“别说外行话了，老弟。”浪里飞羊安海截住他的话：“三山别庄的防卫，严密天下闻名。

船人会被可随水沉浮的鲨齿浮椿所撞毁。想潜水进入，水下有流刺网，不可开路进入。”飞天豹用行家的口吻说：“问题是必须爬登岩口，用缆绳接应下面的人上去。当然。我会第一个爬登。”

“三丈高。”允中直摇头：“像是爬二层楼，太难太难了。”

“不难的话，要你们来做什么？”飞天豹横了他一眼：“带你们来侦探，就是要你们有所准备，克服困难。

回去之后，我会告诉你们，该准备些什么物品，多一分准备便增一分成功的机会，势在必得。你们必须心中明白，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

“我不吃粮不当差，没有冒险犯难的必要。”允中抗议的说道。

“闭上你的狗嘴！”飞天豹怒叫：“你已经是我们的人，就必须奉命行事，而且，要绝对服从。”

“我……”

“谁敢抗命，格杀勿论。”飞天豹凶狠地说：“小辈，你给我说话小心些，你已经快要死过一次了。”

他正想抗议，屠龙客悄悄拉了他一把，用眼色示意，要他识趣的闭上嘴。

准备工作积极的进行。

浪里飞要允中制造破流刺网的木浮架，上层用巨竹保持浮力从水面推进，下面的木架和竹枝，会将流刺网上的无数大钩缠结住，再用力削断钩绳，便可逐步向前推进了，设计得颇为合理管用。

预计同允中在前面推架，其他的人跟进、因为他的膂力惊人庞大的浮架他胜任愉快。

飞天豹量材为用，颇有知人之明。

可是，这家伙却不知允中的底细，知人的工夫，不算到家。

晚霞满天，三十余名高手及时进膳，准备天一黑就出发，分水陆两途扑奔三山别庄。

这两天，邻舍的村民已嗅出危机，天没黑就关门闭户，连狗都不敢放出来乱吠。

天终于黑了，各自准备停当。允中领了一把刀，一卷捆绳。一把手钩，一包用油绸周密包妥的引火物。

接引人魔将袍袂掖在腰带内，剑系在背上，领了六位心腹手下，踱出内堂踏入中院。

“我们行走片刻。”接引人魔向名曲炼气士玄清说：“道长与巴老弟随后

动身，沿途不可有所耽搁，切记按时到达指定地段候命发动。

倪老弟带了从水面接近的人，路途虽近，但倍极艰险，现在就可以动身了。”

“兄弟这就带人先走。”那位绰号叫太湖蛟的宗魁说，他是飞天豹的副手：“倪爷请在后面监督，以免无法照应。抬浮架的人，跟我走。”

这一批有十一个人，抬浮架的人需要五个，彭允中便是其中之一。

正要动身，蓦地狂笑声划空而至，声震耳膜，令人闻之感到脑门发作。心浮气躁。

所有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站在一旁的黑煞女魅三主婢，迅速往外退。

“副庄主笑阎罗熊成伦。”黑煞女魅惊呼：“车前辈，你派在庄中卧底的人，不幸事败了。”

“该死的！这怎么可能？”接引人魔怒叫：“混帐东西！我们这些人中有奸细。”

笑声渐止，东院耳房的瓦面，突然出现三个黑影，星光下袍袂飘飘，并肩站在瓦脊上，颇具威严。

“车老魔，小看三山别庄的人，不会有好处的。”东院瓦面的一个黑袍的人，用洪钟似的嗓门大声说：“你们在瓜洲潜伏待机之前，本庄已得到风声了。

正确地说，你接引人魔年初正式招集友好助拳时，本庄就已经专诚候驾了。阁下，你还不死心吗？

“不还老夫的巨万金珠。老夫给你三山别庄没完没了。”接引人魔厉声说：“笑阎罗、叫你们的庄主公孙老狗出来说话。”

“哈哈……”笑阎罗狂笑：“你不配，车老魔。你说你的巨万金珠，你不觉得脸红？”

“混帐！那本来就是老夫的金珠。”

“你才是混帐！”笑阎罗沉声说：“想当初，你和桃花坞女匪，结伙抢劫广东皇贡上供宝物，得手之后，桃花坞女匪黑吃黑将珍宝调包远走高飞，我问你，敝庄主是从你手中夺走珍宝的？你说呀！”

“话不是这么说……”

“你简直混帐透顶。”笑阎罗毫不客气的咒骂：“你应该去找桃花坞匪，是不是？敝庄的人根本没见过那笔珠宝。”

“桃花坞已经不见有人……”

“强辞知其所穷。哼！据在下所知，女匪的巢穴仍在石门山桃花坞。你不敢去，因为绎仙庄环老匪虽然死了，但她的三名女门人目下当家。

三女匪已获玉面神魔的真传，神魔掌的火候精纯，决非你这种老骨头能经受得起的。

你来三山别庄找珠宝，你是昏了头。”

“珠宝确是被公孙庄主夺走的，你们否认没有用。阁下。老夫只要那三十斤南海珠、其他珍宝奇石老夫愿意放手，不然……”

“放你的狗屁？就算珍宝真的落在敝庄主手中，连一颗小石头也没有你的份。车行健，你给我竖起驴耳听清了，敝庄不为已甚，限你明晨日出之前，远远的离开镇江，走了就不要回来、才能保住你的老命。”

“狗王八！凭你笑阎罗那三分道行，也敢在老夫面前说这种大话？去你

娘的！”

四颗九华接引毒珠，分别射向两面屋顶的人、相距和在二广步我，珠出肉眼决难看到。

黑影连闪，屋顶上的人一闪不见。

四颗九华接引毒珠，爆散出三十六颗火醒，烟淡四散，但劳而无功，笑阎罗两群人已经走了。

偷袭的计划落空，从水面袭击的妙计胎死腹中。对方不但已经有备，而且主动前来下警告，再行偷袭岂不足白送死？

接引人魔怒叫如雷，断然下令备战。天亮后等三山别庄的人出来结算，决不示弱退走。

打发手下的人回房歇息，几个首脑人物在内堂计议。黑煞女魅也参加了，她对这次意外事件似乎不怎么介意。

“车前辈，你派去三山别庄卧底的人靠不住。”黑煞女魅说“到底是什么人？毛病了在什么地方？”

“真他娘的该死！”接引人魔拍案切齿：“恐怕真的是卧底的人出卖了我们。”

“谁呀？”黑煞女魅追问。

“冲雷鹤莫成。”句曲炼气士老眉深锁代为回答：“这家伙外表老实，暗藏机诈，咱们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工夫，想不到最后仍然坏在他手里。”

“哦！原来是那位非黑非白，亦正亦邪的老混混。”黑煞女魅冷冷一笑：“你们能请得动他替你们拼命、真不简单。

我猜，你们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胁迫他就范的。那家伙老奸巨猾，人老成精，气量狭小，睚眦必报。你们如果真的是用胁迫手段迫他就范，他不出卖你们才是异数呢！

你们沿途南下，必定沿途物色人才，用胁迫的手段胁迫他们就范替你们卖命，怎能获得真正的臂膀？我看，你们的人中，最少有一半是心有不甘伺机报复的人、你们已经注定了要失败。”

“胡说八道！老夫所带来的人。都是心甘情愿参加的，老大答应事成之后许以重酬。

另一些人也是三山别庄的仇家，他们甘心情愿与老人合作的。”接引人魔为自己的手下辩护。

“真的呀？”黑煞女魅冷笑：“浪里飞是淮安一方霸，家大业大，活得逍遥自在，他会冒风险与三山别庄的人结仇结怨？他又没发疯。”

“你少管老夫的闲事。”

“我才懒得管你的闲事。我只对藏匿在三山别庄纳福的无情剑单定远有兴趣。不谈浪里飞，谈其他的人，我看都靠不住。高邮，你们计算彭允中跟你们走。好像，你另外还胁迫过一个人了。”

“胡说八道！”

“冷面煞星韩登，是吧？”

“你是见了鬼了。”接引人魔嗤之以鼻。

“他不答应，你毁了他。”黑煞女魅步步紧迫：“你蒙上了脸假冒神鹰的身份……”

“去你娘的！我不知道你这鬼妖女说些什么。”接引人魔大为不耐：“你走开！少在这里七嘴八舌徒乱人意。玄清道长。”

“车施主有何吩咐？”句曲炼气士欠身答。

“庄外所布的奇门生克，道长真破解不了？”

“贫道已作过两次仔细观察，布阵的人道行比贫道高深多多，贫道所学有限，难窥其中奥秘。”

“车老哥。奇袭无功，不如早退。”大力鬼王苦笑：“敌众我寡，而且他们有天险可守，要想硬攻、必须有比目前多五倍以上人手。不然必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区区二十几个人，只够做他们的点心。”

“你……你也是个胆小鬼？”接引入魔愤愤的说。

极乐仙子一看自己人有了歧见，赶忙拉走了黑煞女魅，避免家丑外扬。

飞天豹倪元化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嗓门。

“车爷，在下也认为强攻决难讨好。”飞天豹迟疑地说：“狂彪公孙龙虽然不算是绝顶高手，但在场的人中，除了车爷可以和他功力匹敌之外，咱们这些人，谁也禁不起他全力一击，而咱们的人，不知何时方能到达。”

“哼！你也赞成退走？”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车爷。”飞天豹委婉地说：“要不咱们还是回瓜洲去等，等长上到来时再行计议。至少，人手可能增加两倍。”

“谁知道他何时可以赶到？”接引入魔烦躁地说：“他到处游山玩水，到处流连。”

就算他来了并不见得肯向三山别庄叫阵。你们似乎都很胆小，成得了甚事？哼！你们不觉得惭愧？”

“这……”飞天豹苦笑：“有些事，你是不知道的。”

“咱们不强攻。”接引入魔终于让步：“那就等他们出来出来就无险可恃。咱们可以从容的逐一收拾他们，杀一个少一个，让他们明白，我接引入魔决不是好惹的人，我不信他们能一辈子躲在庄子里过日子。”

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好再劝，重新计议一番，这才各自歇息。

警卫并未加强，一方面是人手不多，一方面是对方限今他们日出之前离开，等于是一项保证，日出之前，不会发生事故。

四更将尽，斗转星移。

一声鬼啸发自屋后、尖厉刺耳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在院门外警戒的人是彭允中，他坐在阶上状极悠闲。

听到鬼啸声，他懒洋洋的站起，发出一声震耳的警啸，警告屋内的人后，立即闪在暗处，静候好戏登场。

这种普通的民宅，根本不能防守，武林高手决不会浪费时间从大门进入，四面八方都可以跃登。

所以，他发出警啸便算是尽了责，这里不需要他出面阻挡来人入侵。

果其不然，不久，中院里传出兵刃交击声和喝骂声，入侵的人已发动攻击了。

他估计错误，偏偏有人偷懒不想跳墙上屋而要从院门进入。

六个人影飞掠而至，星光下，身材都不太高，走在中间那人像是挟了一根杖形物。

最前面两个人，毫无顾忌地冲来。

他刀垂身侧，迈步现身挡在门阶前。

“慢来慢来！”他毫无火气的说：“此路不通，劳驾，跳院墙进去。”

先到的是两个劲装女郎，大感意外地在他前面丈余止步。

后面四个女的，跟到两面一分。

“你是什么人？”一名女郎此问。

“守门的。”他说：“禁止外人出入。守门有责，所以不能让你们进去。你们轻功不错，可以高来高去，跳丈高的院墙轻而易举，跳吧！那不关我的事。”

“这……这白痴在说些什么呀？”女郎向同伴问。

“他说，不准我们进去。”另一名女郎笑笑说：“他说他守门有责，旁的事不管，要我们跳墙进去。”

挟杖的人，是个梳着髻的老太婆。

“毙了他，打进去！”老太婆乖戾地顿杖叫：“里面已经动手了，快！”

最先打交道的女郎迅即拔剑，一声娇叱，灵蛇吐信当胸便点了。

刀起光闪，铮一声震天响，人随即切入，叭一声脆响，女郎挨了一耳光。

“哎呀……”女郎惊叫，踉跄急退。

“我说过，不许从院门进去。”他轻松地说，乃仍垂在身侧：“硬闯，过不了我这一关。”

另一名女郎吃了一惊，还没看清同伴是怎么挨揍的，手一抄拔剑在手，反手就是一剑劈出，有如电光一闪。

铮一声清鸣，剑又被崩开了。

“哎呀……”女郎尖叫，急退丈外几乎摔倒，原来右膝挨了个轻不重的一踹，右腿全麻了。

“噢！”老太婆怪叫：“你们两个竟然一刀也接不下，岂不是白练了十年。”

“再练十年也接不住在下一刀。”他垂下刀泰然地说：“你们最好是相信。”

风生八步，潜劲山涌。

允中身形急闪，第二杖已拦腰扫到。

一照面，老太婆五杖落空。

“老不以筋骨为能、老婆婆。”

“老身却是不信。”老太婆怒叫，蓦地杖吐出，人杖俱进，双手急挑。

允中仍然站在阶前，刀仍垂在身侧：“你的杖招凶猛霸道，但在我看来，并不能收发由心，后劲不足，跳墙吧！你进不了这座门。”

老太婆恼羞成怒，一声厉叫，兜心就是一杖，然后杖花一抖排空直入。

波一声怪响，单刀循杖贴滑而入。

老太婆骇然一震，飞退八尺。假使撤招晚了一刹那，杖前端的左手，很可能被削掉几个指头。

“你一定是什么八指仙婆。”允中仍站在原地，语气依然不带火气：“刚才好危险，很可能你会改称五指仙婆了，你那三个指头很可能被削掉。”

八指仙婆惊魂初定，凶性大发，怒叱一声，抢进连攻七杖之多。

允中连换五处方位，狂风暴雨似的杖招全部落空。

一名女郎正好到了他身后，看破好机突然冲进，戟指急点他的胸口，奇快无比。

他像是脑后长了眼睛，身形猛挫。反手一抄，抱住了身后女郎的小蛮腰。

“去你的！”他叫，扭身将人和前摔出。女郎惊叫一声，先是脚前头后飞出，然后手舞足蹈乱翻腾和上升，直向老太婆摔去。

刀光一闪，随后到达。

老太婆刚闪身避开摔来的女人，但觉老眼一花，刀光已经及体，连转念也来不及，奇冷彻骨的锋利刀尖，已经点在喉下了。

“不要逼我杀死你。”允中冷冷地说：“虽然我有杀死你的充分理由，你每一杖都想要我的命。走吧！你必须跳墙进去，不许走院门。”

他收刀后退，仍退至阶下守候。

老太婆感到浑身发冷，倒抽了一口凉气。

“我要知道你是谁。”老太婆厉蛟：“没有人能在我八指仙婆面前，一招制住了我。”

“我是看门的无名小卒。”他轻拂着刀：“说出来你也不如道我是谁……”

“你……”

“总之一句话，此门不通。”他固执地说。

八指仙婆一咬牙，举手一挥，领着五女向转左，乖乖跳墙入内去了。

允中往下一坐，刀搁在手边，泰然自若休息。

邻舍的屋角，踱出一个灰袍人，举步从容向他接近。

“呵呵！你这看门的行径古怪得很。”灰袍人站住丈外怪笑道：“不让外人进入，却要外人跳墙。呵呵！难道你不是接引入魔的跑腿？”

“名义上，我是接引入魔的跑腿。”他安坐不动，语气平静：“我既然答应守门，当然必须遵守承诺、所以不能让外人从院门闯入。老伯，你也是外人。”

“也不让我进去？”

“是的，老伯。”

“真怪，跳墙进入，与从门进入有什么不同？”

“分别大得很呢，老伯。门只有一座，墙四面八方都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负责管制门，滥权管制四面八方的墙，不但事实上无法分身，也成了多管闲事。这会引来负责看守墙的人不满和妒嫉，而且会疏忽了自己所管制的门？是不是？”

“妙论，妙论！”灰袍人鼓掌：“不过，你是一个很好，很称职的看门人。”

“老伯夸奖夸奖。”

“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看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学些见识增长见闻。我是一个出门没几天的人，多看多学必有好处，尽可能不参予，一个有心的旁观者，获益非常非常大。”

“原来如此，但你事实上已经参予了。”

“是吗？我似乎不觉得曾经参予了。老伯，你听，里面像一锅沸汤，打打杀杀你追我赶，热闹得很。而我却无所事事，轻松得很，坐在这里和你聊天。”

“你三下两下。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八指仙婆，轻轻松松教训了她两位得意弟子。”

“我不认识她是什么人，不知则不怪，所以才能得心应手阻止她们破门而入，算不了什么。”

“老夫认为你是一个深藏不露故意装疯卖傻的武林高手。”灰袍人说：“是车老魔预布下的一不系手。”

“不要自以为是……”

灰袍人突然拍手一掌拍出，攻其不备势如雷霆。

这一掌蓄势已久，猝然一击决不至于落空。相距不足一丈。正是劈空掌力最具威力的距离。

允中没料到对方突下毒手，双方友好地谈笑自若，灰袍人一直就不曾表示出敌意，而且一大把年纪，怎么可能猝然出手袭击？

可裂石开碑的掌劲及体，他仰面重重地翻倒，要不是后面有石阶挡住了他，他可能翻滚出一两丈外。

“哈哈……”灰袍人收掌狂笑。

他突然反弹而起、似乎弹势比倒势更凶猛。在灰袍人狂笑声中，撞上了。

三五下拳脚着肉声传出，人影飞抛。

“叭匍！”灰袍人摔跌出丈外，像倒了一头牛。

允中，身形稳下，不住揉动胸口。

“你这老狗杀才，下三滥的贱种！”他一面揉动胸口，一面破口大骂：“你的劈空掌力火候精纯，已可名列武林一等一的高手名宿。竟然无耻地猝然袭击，你丢尽了练武人的脸面。我要揍死你这老狗，我要……”

灰袍人爬起撒腿便跑，脚下凌乱。

地面，留下几淌血迹，和三枚又黄又黑的老断牙，可见灰袍人挨揍得不轻，吃足了苦头。

“我记得你这老狗的面貌。”他向逃走的背影大叫：“下次让我碰上，我要拆散你的老骨头。”

灰袍人已经奔出老远，可能已经听清了他的话。

他仍在揉动胸口，作深长呼吸。

“这些练武人怎么了？”他喃喃自语：“好像些疯子，玩弄阴谋诡计已经够恶劣了，偷袭暗算似乎理所当然。我真得好好提防他们。”

里面、似乎大乱已止。

“快结束了，我得进去看看。”

他说着，拾起刀进入院门，顺手上门。

宅院房舍甚多，夜间动手拼搏，如果没有死拼的念头，活动的地方很多。

入侵的人数量相当，彼此并没有歼灭对方的打算，示威扰乱性的攻击不会拖延太久。

大乱中，黑煞女魅领了两名侍女，冲出内院潜伏在一条长廊下，蛰伏不动看风色。

“你们不可胡乱出手。”她向两侍女低声说：“见机行事，必要时，从南面的角门脱身。”

“小姐，你呢？”侍女小梅问。

“我去找人，记住了。”黑煞女魅匆匆说完悄然隐入东院。

东院里有四个人捉对厮拼，兵刃交击时爆出阵阵火星，彼此功力相当，短期间胜负难分。

片刻，黑煞女魅找到了她的目标。

刚长身而起，一个黑影迎面扑到，长剑如经天长虹，攻击猛烈极具威

力。

她身形塾动，人化轻烟，从剑侧的空隙流泻而入，掠过那人身侧，旋身一脚疾飞。

“去你的！”她冷叱。

“哎呀……”那人狂叫着向前冲，臀部挨了一脚，冲势更猛直冲过屋脊，跌到另一面去了。

她向下飘落，一闪不见。

血手灵官在二进天井里，一双血红的大手，正和一个披发头陀拼掌，你来我往风雷俱发，用的全是极耗真力的内掌劲，拼实时的气爆声连续爆发，看光景，双方已经耗掉五成真力，即将行致命一击你死我活了。

血手灵官步步后退、每一掌皆用全力硬接，不接必定完全失去招架的机会，便会沦入挨打的逆境。

正危急间，黑影突然出现在头陀身后。

头陀耳力很锐敏，居然发现身后有人欺近，一声虎吼，出其不意来一记倒金钟，突然攻击身后的人。

虎虎掌风落空，黑影已先一刹那左闪，啪一声脆响，顺手一掌拍在头陀的耳门上。

头陀嗯了一声，扭身一头撞倒在墙根下失去知觉。

血手灵官心神一懈，力尽地仰在墙上喘息。

“谢谢你，黑煞姑娘。”血手灵官脱力地说。

“你的血手功并不怎样嘛！”黑煞女魅笑笑。

“姑娘如果知……知道头陀的来历。”血手灵官吃力地站正身躯：“就知道在下栽得不冤了。”

“我知道，他是无忧头陀瞿非，铁臂功威震江湖，堪称武林一绝，稍差的宝力宝剑也伤不了他的双臂。只是，他的头部禁不起内家掌力一击。”

“这……”

“我救了你的命。”

“是的，姑娘，日后……”

“不必谈日后。”

“那……你……”

“我要向你讨消息。”

“什么消息？”

“此非说话之所，离开再说。”

“离开？这时正在混战的紧要关头……嗯……”

血手灵官说不下去了，黑煞女魅已戟指连点，制住了他的哑穴、左期门、七坎三处重穴，向前仆倒。

黑煞女魅向下一蹲，将人接上肩，飞跃而起，上屋向东南角女口飞而去。

血手灵官被一阵拍打所弄醒，发觉自己躺在芦苇丛中，身旁站着一个黑影，正是黑煞女魅。

“黑……黑煞姑娘……”他惊骇地叫：“你……你这算……算什么？”

“我向你讨消息。”黑煞女魅冷冷地说。

“老天！也用不着这样待我。”

“废话少说。我问你，是谁供给你们冷面煞星隐身高邮的消息？”

“冷面煞星韩登？天晓得！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你们到处胁迫高手名宿替你们卖命。在高邮，你们成功地弄到彭允中，但胁迫冷面煞星失败了，下毒手杀人灭口。说！谁主持的？”

“我只知道计算彭允中的事，由飞天豹主持。至于冷面煞星，我真的没听说过。”

“等我弄断你的脚，你就听说过了，嗯！”

“冤枉！”血手灵官狂叫：“我血手灵官只是个不上不下的人，只知奉命行事。接引入魔前辈为人机警阴沉，办事手段令人难测，吩咐手下办事，从不多透露一些口风细节，我只知道我分内的事，其他怎敢过问。”

“那么，主持胁迫冷面煞星的、另有其人了。”

“可能的。”

“会是谁？”

“这……”

“这人必定具有超人的武功，所以，才能假冒神鹰的名号行凶。”

“姑娘与冷面煞星……”

“不许多问。九幽客巴天德？”

“我不敢胡乱猜测。不过，传说中的神鹰除了轻功超绝之外其他武功并不怎么出色。

九幽客的真才实学，据我所知，似乎并不下于接引人魔车前辈，他无需假借神鹰的名号办事。”

“句曲炼气士玄清？”

“我……我真的不知道。”

“那么，你已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姑娘饶命……”

“你撒谎！”

“我如果撒谎，天打雷劈。”血手灵官赌起咒来。

叫声摇曳，身躯已凌空飞起，撞开芦苇，一声水响，没入滚滚江流。

五

句曲炼气士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也是一个鹰视狼顾令人害怕的人。

袭击终于结束，人全走散了。

留在宅中的人不多，有七个人受了伤，其中两人恐怕挨不到天亮。死的只有两个，是袭击初期被杀的。

狂风暴雨似的一击，损失相当惨重。

追敌的人陆续返回，主脑接引人魔不知道追到何处去了，善后的事，由大力鬼王收拾。

追敌的方向只有一处。那就是到三山别庄的小径。

句曲炼气士穷追一个青袍人，追出五里外依然落后五六丈，越追越不甘心。可是，追过一座池塘，前面的青袍人已平空失了踪。

一阵好搜，最后老道只有恨恨地回头。

绕过田野，距小村已不足三里。

正走间，前面一株大树下，踱出一个朦胧的黑影。

“是玄清道长吗？”黑影问。

“哦！原来是黑煞女施主、你也是追人来的？”句曲炼气士止步问。

黑夜中，能以声音辨别敌我，但老道是成了精的老江湖，并不完全信赖听觉，警觉地等候来人走近。

黑影徐徐接近，果然是黑煞女魅。

“道长将人追丢了？”黑煞女魅答非所问。

“是的。”

“谁？”

“无情剑单定远，这家伙脚下好快。女施主大概也是找他，可惜追之不及了。”

“我并不急于找他。找你。”

句曲炼气士心中一动，更为警觉：“女施主对无情剑积恨难消，似乎与追问招魂使者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女施主与招魂使者的过节，并不比无情剑的积恨深重，未免有点反常。”句曲炼气士的声调渐变，一双大袖有韵律地拂动，嗓音越来越诡异：“贫道甚感讶异，但不知何以教我？找我想必另有图谋，何妨解释给贫道听听？”

黑煞女魅慢慢止步，突然身形一晃。

句曲炼气士缓缓踏前一步，接近至三尺内，伸手可及，面面对。

“女施主心中的事。需要说出来让人了解。”句曲炼气士继续说，一双大袖越举越高：“心事说出之后，朋友们会和你分担快乐和忧愁……”

黑煞女魅突然发出一声狂乱的叱喝，双手向前抓出，十指如钩，而且肌肤变成青黑色。

阴风乍起，抓势奇烈奇猛。

句曲炼气士大骇，没料到迷魂术突然出岔，百忙中大喝一声双袖向前一抖，身形暴退。

“嗤啦……”裂帛响刺耳，一双大袖被抓成一条条，布帛飘散堕地。

“哎……”句曲炼气士厉叫，摔跌出丈外，左胸衣裂，被抓裂两条血痕。

黑煞女魅像是失了魂，双手下垂，口中喃喃有词，双脚缓慢地挪移，走去时双手却不晃动，沿小径茫然地向前走，真像个僵尸。

句曲炼气士踉跄爬起，浑身猛烈的颤抖，牙齿震颤得格格怪响，举步维艰。

“我……我要解药，黑煞毒功的解药……”句曲炼气士叫，吃力地，一步步艰难地向黑煞女魅的背影追赶：“回来……回来……”

一个黑影飞奔而来，脚下沉重，不像是练了轻功的人，放腿狂奔势如奔马。

黑煞女魅口中喃喃，脚下渐快，对身后的呼喝充耳不闻，事实上她的神智已经不受控制了。

句曲炼气士抖得太激烈，双脚也不听指挥，跌跌撞撞向前追似乎永远也追不上了。

“黑煞……女……魅……”句曲炼气士的中气愈来愈衰弱，叫声完全走了样，给我……回……来……”

奔来的黑影到了，听清了老道的叫喊，也看出是句曲炼气士，抢到伸

手急扶。

“道爷，你怎么啦？咦！小阳春天气你冷得发抖，大事不妙……”

“你……你是彭……彭允中……”

“是的，倪爷打发所有的人，到各处寻找自己的人回去，你……”

“快！追上前面的黑……黑煞女魅……”

“哦！她怎么了？”

“打昏她，把她拖过来……哎……我……我走不……不动了……”

允中本来想丢下老道不管，再一想，改变了主意，挟起老道急急向前走，走几步便追上了黑煞女魅。

“打……昏她……”老道语音模糊不清：“摘下她的百……百宝囊给……给我，我……我中了她……她的黑煞毒功……”

“哦！原来如此。”允中恍然：“真妙，我早该知道她是找你们的，我才懒得管你们的闲事呢。”

他手一松，老道跌倒在地昏迷不醒，他所说的话，老道一个字也没听到。

他急走两步，跟上了黑煞女魅，颇感兴趣地绕着黑煞女魅转了两圈。

“原来老道用邪术制住了她。”他摇摇头苦笑：“迷魂术的一种，黑夜间依然有这么大的威力，这妖道很了不起，道行甚高。唔！我得用最简单的办法弄醒她，免得她受不了。”

运气不错，前面路旁就有一条小水沟，水声潺潺。解迷魂术有多种方法，但容易使中邪的人受损。

最简单有效而又不损伤神经的办法，就是冷水淋头。当然，这种办法只限于使用在中术不深的人身上。

他用于兜水，先泼在黑煞女魅的脸上，再将人绊倒，将头往冷水里按。

按了三次，黑煞女魅鬼叫连天，呛了几口冷水，终于一惊而醒。

“哎……谁……谁在作弄我？”黑煞女魅跳起来尖叫，猛抹头胎，一头一脸全是水。

“是我，彭允中。”他站在一旁大声说：“你失魂落魄，像具行尸，想是中了邪，所以我用水来弄醒你。这冷水的滋味不错吧？想必很可口。你喝得津津有味呢？”

“见你的大头鬼！你何不自己喝几口试试看？”黑煞女魅完全清醒了，取下黑头帕拧干拭脸：“不过，我得谢谢你。”

“不谢不谢。”他笑吟吟地说。

“你笑？哼！”

“喝！你这女人真奇怪假使我可怜你，你不刺我两剑才怪。我笑，你才清醒得快些。

个性倔强的女人，就是这副德性。”

“唔！看来，你好像还蛮懂得女人呢！哦！你见到其他的人吗？”

“玄清老道吗？他躺在后面二十步左右，冷得发抖，可能已经昏迷了。”

“哼！这该死的妖道，带我去找他。”

他扭头便走，到了老道身旁，俯身伸手一摸。

“死了。”他说：“奇怪，怎么这片刻就冷僵了？”

他佯装奇怪，不住摇头表示不解。

他不愿揭破老道的死因，在黑煞女魅这种个性倔强的女人面前，说老

实话会碰钉子的，后果将相当严重。

至少，他有把握让黑煞女魅认为他不知道双方的秘密，也可以表示他不知道黑煞女魅练有可怕的黑煞毒功。

如果他真的说出，黑煞女魅恐怕会杀他灭口呢！

“死了也好。”黑煞女魅说：“把他丢到江里去。”

“什么？你……”

“你听到没有？”黑煞女魅凶狠地说。

“好，好，我听你的。”他表示屈服，抄起老道冰冷的尸体扛上肩，距江边约有两三百步，黑煞女魅一直钉在他后面，直至尸体丢入水中，他才松了一口气。

“回去之后切记不许提这件事。”黑煞女魅向他提出警告：“不然，哼！”

“我用不着提。”他苦笑：“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假使你反咬我一口，我九条命也保不住。”

“你明白就好了。”

“你们这些人，啧啧！好可怕！”他无可奈何地说：“像这样玩命、何苦来哉？”

“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玩命。”黑煞女魅觅路动身：“闯荡江湖求名求利，心不狠手不辣死得最快。你最好赶快学，因为你已经卷入江湖是非中了。”

他心里暗叫：“不错，我已经卷入江湖是非中了。”

有三个人失踪，其中包括句曲炼气士和血手灵官。

接引人魔火冒三千丈，气得咬牙切齿直嚷要杀人，要袭击三山别庄，要……

五个人受伤，四死三失踪。

失踪的句曲炼气士，是接引人魔的得力臂膀，妖术通玄武功了得，居然莫名其妙失了踪。

三山别庄的人死伤不详，反正现场只留下一具死尸。

一比七，三山别庄大获全胜。

人损失了三分之一，接引人魔愤怒发狂，坚决表示留下不走派人回船传讯，等候主事的人赶来再作打算。

乱了一夜，日上三竿，所有的人仍高卧未起。

厢房摆的四具尸体，永远起不来了。

在院门担任警卫的浪里飞羊安海，看到十余名不速之客沿小径缓步而来，赶忙发出警号，通知里面的人戒备。

十四名男女，来势汹汹。

领先而行的人，是国字脸膛像貌威猛的三山别庄庄主，威震江湖的黑道巨擎狂彪公孙龙，半百年纪，却像个三十岁的壮年大汉。

到达门外的晒谷场，屋内的二十位男女也出来了。

双方列阵面面对，气氛一紧。

“公孙龙，你好卑鄙。”接引入魔愤怒地吼叫：“你要求在下天亮之前离境，却在四更天倾巢而至偷袭，你算什么江南的黑道大豪？简直是狗屁不如的混混。”

“呵呵！车老兄，事实是你毫无离境的打算，昨晚的袭击用意是促驾而已。”公孙庄主得意地大笑：“已经日上三竿，而你们的大驾仍在此地逗留，

事实胜于雄辩，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说得对，我是江南的黑道大家，我有我的规矩，我有我的势力范围，对谋算我三山别庄的人，我不会讲仁义道德。

你们北地群雄静极思动，纠众结伙堂皇南下开拓地盘。沿途网罗羽翼壮大自己、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你们已经犯下了江湖大忌。

你向我讨索皇贡金珠，只是不值一笑的借口。

你真正的目的，是要毁灭我三山别庄，妄想杀鸡做猴向江湖群雄示威，对付你这种人如果讲仁义道德，压根就对不起老天爷了。”

“老夫讨回金珠的借口一点也不好笑。”接引入魔咬牙说：“不达目的誓不甘休。

你出来得好。老夫还以为你龟缩在庄中不出来呢。”

“本庄主今天出来、就是要和你彻底了断。”

“老夫有此同感。”

“那就皆大欢喜，废话少说。昨晚你的守门人，不知是何来路？想不到阁下如此功于心计，将绝顶高手隐藏起来、沿途居然瞒过了江湖朋友的耳目，你可真是有备而来呢！

可否请那位朋友出来、让本庄主见识见识？”

“什么守门人？”接引入魔一头雾水。

“那位堵住大门不许本庄的人进入，艺臻化境的朋友，自称是守门人。”

“胡说八道。”

“事到如今，还瞒什么呢？阁下身边的人，本庄主大半认识了。”公孙庄主用手指指点点：“九幽客巴天德，大力鬼王平吉，无极天君贺云鹏，极乐仙子史三娘，飞天豹倪元化，龙须虎邹亮，黑煞女魅……

其他人……唔，好像不是什么人物了，一些混混而已。那位守门人，是不是还躲在屋子里？”

八指仙婆一顿龙首杖、踏前两步。

“昨晚那家伙是个年轻人。”八指仙婆凶睛冷电四射：“天太黑面貌不易看清，嗓音确是年轻人。昨晚老身施展不开，今天非要斗斗他不可。车老魔，你最好把他叫出来和老身了断。”

“这些人好像昨晚见了鬼了。”接引入魔冷笑着向左右的同伴说：“这鬼老太婆昨晚被玄清道长用五雷天心正法赶走，今天说话就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了？”

“杭姥姥，算了。”公孙庄主傲然说：“那家伙早晚会现身先打发这些人再说。”

八指仙婆冷笑一声，退回原处不住低声咒骂。

公孙庄主举手一挥，一名壮汉挟了一把双股猎叉，大踏步出列。

“笨鸟儿先飞，打旗的先上。”大汉横叉大叫：“今天是江南江北道上的朋友大结算，不死不散。我打虎将姜烈指名叫阵。请那位龙须虎老兄出场拼骨。”

打虎将向龙须虎叫阵，龙须虎怎能不出来？但龙须虎已是半百出头的前辈，身份地位皆比打虎将姜烈高得多，这是不礼貌的跳战。

龙须虎哼了一声、赤红色的虬髯根根竖立，拔出背后的两尺二寸铁虎爪，一步一顿迈步出场。

“自古英雄出少年。姓姜的，我不认识你是老几？”龙须虎阴恻恻地说：

“但既然你指名叫阵，在下不得不出来舍命陪君子就陪你玩玩命好了！”

“好说好说。”打虎将持叉行礼朗声说：“英雄是闯出来的，在下出道不久，阁下不必手下留情，毙了我，算我学艺不精。”

“打倒我龙须虎，你就是成名的英雄了，上啦！”龙须虎往上首一站，立下门户待敌，以前辈自居。

打虎将说声得罪，礼数不差，唰唰唰猛攻三叉，势如狂风暴雨，力道万钧，果然年轻力壮，下手不留情，叉叉直攻要害，充分发挥了长兵刃的威力。

龙须虎左闪右避，身法灵活无匹，等第三叉攻到，蓦地沉叱一声，爪影疾闪。

“铮！”爪格开叉，人斜身切入，近身了，左掌发似奔雷，拍向打虎将的胸口，走中宫长驱直入。

打虎将大喜过望，挫体扭身，不但避过一掌，同时叉尾已闪电惟的跳向龙须虎的下阴要害。反击之快，无与伦比，似乎早料到龙须虎会用这一招。

岂知棋差一着，立陷死境。

龙须虎不闪反追，身形陡升、从叉尾前飞越，半空中扭身虎爪又掠，有如电光一闪，喳一声爪击碎了打虎将的左半边头脸，肉裂骨碎，脑浆飞溅，一头栽出丈外，死状惨不忍睹。

“你成名了，阁下。”龙须虎转身落地冷冷地向死尸说，沉着地举步回队。

三山别庄的人群中，踱出一个年约半百，獐头鼠目的人，挟了一把护手钩。

“老夫也要让一位年轻人成名立万。”獐头鼠目的人说：“车老魔，派个年轻人出来吧！”

接引人魔这一面，除了黑煞女魅几个女人之外、最年轻的是彭允中，他不但年轻，而且英伟不凡。

所有的目光，皆不约而同向他集中。

飞天豹转身接引入魔注视，似在等候人魔的指示。

“让他闯一闯。”接引人魔阴森森地说：“英雄是闯出来的，让他早一天磨练，就会早一天出头。”

“彭允中，你出去宰了他。”飞天豹向允中叫：“鼓起勇气来，出手要狠，要快。”

站在人群最外侧的黑煞女魅，突然哼了一声。

“车前辈，你这是什么意思？”黑煞女魅大叫：“你派一个出门不过几天，还不懂什么叫武功的人出去送死，有意挫自己的锐气吗？”

“小女人，你给我闭嘴！”接引人魔怒叫：“你好大的胆子居然管起老夫的事来了，岂有此理！”

“本姑娘不想管你的闲事……”

“你一定要在这重要节骨眼上强出头吗？”极乐仙子急急接口：“这是件犯忌的事、小妹妹，我不信你真的不懂规矩不知利害。”

“你……”

“拜托拜托，不要横生枝节好不好？小妹妹，等会儿你再出去向无情剑叫阵吧！”极乐仙子走近劝解。

黑煞女魅对允中极有好感，当然牵涉到允中昨晚救了她的感情。可是，车老魔盛怒之下，她不得不接受极乐仙子的劝告、而且想阻止已来不及了。

“出去！”飞天豹向允中催促。

允中淡淡一笑，轻拂着手中的单刀，注视着飞天豹。

“飞天豹姓倪的。我为何要听你的支使？”允中突然沉下脸问：“你对我所施的手段，已经太过分了。一个人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你懂不懂？”

所有的人，包括三山别庄的一部分人，皆大吃一惊。飞天豹更是大感意外，竟然呆住了。

没有人想到他敢用这种态度反抗，立即引起一阵骚动，目光全向他集中注视。

三山别庄的人中，又惊又怒的是八指仙婆。一点不错，听嗓音，昨晚折磨她的那个守门人，就是这个年轻英伟的小伙子。

“反了！你这小狗东西该死！”飞天豹清醒了，勃然大怒，几乎要跳起来：“你……你……”

“你，你给我听清了。”允中虎目怒睁：“你们计算我的阴谋诡计，我已经完全调查清楚了。

你这杂种做得很绝，也相当高明。你说你是什么中军都督府京外内务府，什么审刑司的人，杀了两个捕快绝了我的归路，逼我跟你们办案将功赎罪。好，现在，你再把那块什么唬人的审刑司腰牌，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这些人中，一定有人知道那玩意是真是假，一定有人知道你这狗东西，是不是军中办案的人。”

“哈哈……”对面的副庄主笑阎罗狂笑：“小伙子，二十多年前、姓倪的曾经在死鬼国贼江彬手下，做了几年帮闲。

江彬被杀头抄家之后，他逃出江湖做混混，混出今天颇为出色的局面，敲诈、勒索、抢劫、混骗，无所不作无所不为，你说他是什么玩意？

哈哈……他娘的真是笑死人了，他一个江湖成名人物，竟然用这种可笑的手段来裹胁无辜的人替他卖命。也居然有你这种老实人上当，岂不是异数？”

飞天豹几乎气昏了。

接引人魔更是七窍生烟。

“毙了他！”接引人魔暴跳如雷怒吼。

飞天豹突然右爪一伸，抓向允中的五官面门遽下毒手，铁爪功火候极为精纯。

一旁的人，连看都没看清，只看到双方的手都在动，而且动得十分迅速，如此而已。

允中的左手，不知何时已经扣住了飞天豹的右手脉门，铁爪功在他的扣抓中崩溃。

“你出来。”允中冷冷地说、刀尖抵在飞天豹的咽喉上，将人往外拖：“我给你公平决斗的机会。你别慌。我是一个很讲理的人，我要和你这杂种讲理。”

“噢！”惊诧的叫声大起。

飞天豹像一头被拖住屠场的老牛，眼中有骇绝的神情，右臂劲散功消疼痛欲裂，咽喉下的冰冷刀尖更令他失魂，双脚不敢不随着挪动。

“你们看到了没有？”笑阎罗大笑：“哈哈……飞天豹成了病豹，死豹。窝里反，精彩绝伦，精彩绝伦，哈哈……”

狂笑声中，允中拖着飞天豹，经过太湖蛟宗魁的身侧，逐步往外走。

刀光一闪，太湖蛟的分水刀，突然挥向允中的后颈，这一刀猝发迅疾

逾电，一定可以砍掉允中的脑袋。

有人发出惊呼，惊呼声中，允中的刀尖离开了飞天豹的咽喉，回头反挥。

没有人能看清他的手法，太快了。

“铮！”暴响骤发。火星飞溅。

太湖蛟的分水刀碎成十余段飞散了。

“扑！”刀背落在太湖蛟的右肩上。

“哎……”太湖蛟渗号，肩骨碎裂，皮开肉绽，痛得仰面摔倒。

允中的刀尖，又回到飞天豹的咽喉上，拖着人离开了人丛，似乎刚才并未发生任何变故，太湖蛟只是自己跌倒的与他无关。

“大回风斩！”对面的三山别庄公孙庄主惊叫：“三十年前活报应彭刚的盖世神功。

车前魔，你这次笑话闹大了，你把享誉武林二十年，刀下无敌的刀神活报应门人，当作裹胁的对象，将他作为下人使唤，自取其辱。”

“这不是大回风斩。”允中将飞天豹推出丈外，扭头向公孙庄主笑笑说：“这叫回龙决，一刀相决。

身形如果稍扭转些，一定可以把太湖蛟那混帐东西劈成两片，从头到尾分得十分平均，一两不多，一两不少。哦！你见识过活报应的绝学？”

“这……这已是快三十年的事了，在下那时还在江湖混口食，曾经见过活报应刀劈字内三邪怪，每一怪只接下一刀。唔！你这一刀确是有点不同，用刀背用得顺手极了。

喂！你是不是活报应的门人？”

“不是。”允中笑笑：“我还没听过活报应其人。”

“那……你的刀法……”

“偷学来的，我下过苦功。”他的目光转向仍在揉动手腕的飞天豹身上：“飞天豹、你这杂种坑得我好苦。

我成了个有家归不得的人，我要拆散你一身骨头，穿上你的琵琶骨拖向高邮投案，你……你走得了？”

飞天豹一跃三丈，向屋右飞逃。

“老夫接引你归西！”接引人魔沉喝，双手齐扬，淡淡地珠影接二连三破空飞射。

有三颗射向允中，其余的九颗，向三山别庄的人丛飞去，存心出其不意收拾三山别庄群雄。

允中不加理睬，身形暴起，两起落便远离现场，穷追飞天豹去了。

他后面，黑煞女魅三女衔尾急追。

三山别庄的人四面一分，有一半的人手中有一只精巧铁钵，钵口径约五寸，有一块活动的钵盖。

九华接引毒珠一入钵中，钵盖便合上了，在钵内爆炸，不但爆出的九颗花珠全被收到钵内，连毒烟也无法泄出。

九颗九华接引毒珠、全部被铁钵收去。

场中有二十七颗火珠在燃烧，真像二十七朵火花，毒烟弥漫，两方的人纷纷后退。

“哈哈……”笑阎罗狂笑：“车老魔，有多少活宝，你全献出来吧！你以为咱们没有准备，便来和你公然结算吗？”

话说得强硬。其实恐吓的成分大得多。

这种用钵接暗器的办法并不全然有效，而接引人魔的九华接引珠数量甚多，只要有一颗在人丛中爆散，就会有人死伤。

虽然爆炸的威力并不大、主要靠九颗火星带出毒烟伤人，但真要击中人体，同样会不死亦伤。

因此，公孙庄主还不敢大举攻击。

“就凭你们几个接珠铁钵，就敢在老夫面前说大话？哼！少做清秋大梦。”接引人魔冷笑着说。

“你阁下也应该知道，双方近身短相接，你的接引毒珠并没有多少作用。”公孙庄主也冷笑着说：“本庄的人，都带有最好的辟毒丹，对阁下的接引毒珠至少具有八成辟毒功能。除非直接命中口鼻，你的毒珠威力有限得很。阁下，本庄的暗器高手同样会痛下杀手。”

“咱们就放手一拼吧！”接引入魔怒叫。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打打打……”接引人魔暴吼九华接引毒珠立即连珠喷射。

飞天豹的绰号不是白叫的，轻功之佳委实超尘拔俗，再加上这一带有许多沼泽，草木丛生地形隐蔽，人一进入其中，三闪两闪便形影俱消。

彭允中起步太晚，只追了百十步便将人追丢了。

但他不死心，继续穷搜。

黑煞女魅主婢起步更晚，而且是绕道屋后追赶的，不但失去飞天豹的踪迹，连彭允中也不见了。追了五六里，主婢三人几乎走失了。

“你两人即返回船与彭婆婆会合，暗中盯紧车老魔的船。”黑煞女魅向两侍女说：“多你们两个人、我很难照顾你们，一个人行动自如些。”

“可是，小姐，你需要有人照顾呢！”侍女小梅关切地说。

“我照顾得了我自己。”

“可是……”

“不要可是，听我的吩咐。”

“小姐追飞天豹，是不是追错了对象？”侍女小菊提出意见“飞天豹地位不高、主事的人是车老魔，车老魔才是小姐要找的人呢！”

“找车老魔固然重要，但必须先从执行人口中问出内情，才能获得证据和老魔结算。”

“小姐认为飞天豹是执行人？”

“是的，在这些人中，他的轻功是最高明的一个，只有他才能假扮神鹰。哼！我会弄到他的。”

“小姐一个人……”

“我应付得了。”

“飞天豹不但轻功高明、武学也出类拔萃、小姐一个人对付他。相当危险。”

“别忘了，我要利用彭允中，来对付这些人。不要多说了，快走。”

两侍女不敢不遵，告别走了。

透过树林的空隙，可以看到西面十余里外的焦山。焦山东面的江湾，也就是车老魔三艘大客船的泊舟处。

她分辨好方向，向西急赶。她认为飞天豹很可能逃向泊舟处求救，三

艘客船上还有老魔头的留置人员。

居然被她料中了，她的江湖经验，比彭允中丰富得多，毕竟她是见过大风浪，闯出名号的江湖女妖。

这一带没有路，小河、池沼、芦丛、杂林……真不好走动，必须七弯八转，寻找便于通行的地方。

刚跃过一条小溪，便听到南面一带芦丛中野鸭惊鸣，满天飞翔。

她第一个念头是：那一带有人。她隐起身形，小心地逐段搜追。

半里外，突然飞起一群美丽的野鸭，鸣声急促，足有三四百只之多，天空中喧闹声震耳、贴着芦梢飞过她匿伏的上空，扑翅声破空传来，声势惊人。

这种大型的野鸭，重量与雁相差不远，胆量比四鸭、六鸭大些，但也比较迟钝，人不走近，它们是不会惊飞的。

鸭群远去，她突然向侧一窜。

飞天豹正排草而来、脚下已不太利落，浑身大汗激体，呼吸急促，一看便知曾经长途奔跑，精力损耗得差不多了，很可能已经摆脱了彭允中的追踪。

突然、前面草丛中出现一个黑影。

飞天豹心神一懈，脚下一慢。

“黑煞姑娘，助我！”飞天豹像是发现了救星，不假思索地向黑煞女魅求助。

假使他知道碰上的不是救星而是煞星，就不会愚蠢得向煞星求助了。

“我应该助你。”黑煞女魅笑吟吟地缓步相迎：“你碰上了可怕的劲敌，是吗？”

“姓彭的小狗，恐怕还在后面。”飞天豹一面走一面说。利用机会调和呼吸：“这小畜生似乎对沼泽追踪颇有经验，虽然始终没能追上我、但总是在我附近忽隐忽现，可怕极了。”

“哦！你真的对付不了他？”黑煞女魅止步迎面挡住去路。

“不行，差得太远了。”飞天豹苦笑：“他那手有鬼，并没扣实我脉门，但一扣之下，我的铁爪功立即气散功消，全身都软了，而且痛入骨髓，天知道他练的是什么怪功？铁爪功根本抗拒不了他的抓劲，好可怕。”

“不要怕，等他来，我用黑煞毒功来对付他。”黑煞女魅微笑。但眼中涌起另一种光芒。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

“谢谢姑娘。哦！那边的事怎样了？”

“不知道，车前辈应付得了。”

“我得赶到船上搬救兵……”

“歇息片刻吧！急不在一时。”

“救兵如救火……”

“你去求救兵，而不是逃命？”黑煞女魅鄙夷地笑笑：“你的轻功很了不起，据说你真的会飞，所以逃命得最快，没有人能追得上你。”

“胡说八道！”

“甚至，我女魅也几乎追不上你。”黑煞女魅不笑了：“我的轻功虽然极为出色，但只限于短暂期间的闪动挪移，与你这种能支持长时间的轻功比较，性质不同，各有奥妙。现在，你我已经面面相对，我的长处可以尽量发挥，恐怕要占些上风呢？”

“你是什么意思？你……”

“我要你据实回答我的问题。”

“你要问什么？”

“谁派你假扮神鹰去计算冷面煞星的？”黑煞女魅厉声问。

“你……你……”飞天豹警觉地向后退。

“冷面煞星隐世高邮，化名为蓝六爷。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什么都不明白。”飞天豹沉声说：“我也没听说过冷面煞星化名藏匿的事。所知道的是，冷面煞星是死鬼老魔碧湖老妖的门人。

碧湖老妖死在玉龙崔大侠剑下，冷面煞星远走北地避风头、天下两次大乱期间、听说他发了不少国难财。此后便在江湖销声匿迹。”

“恶贼，你否认你的一切罪行？”

“屁的罪行！你……”

“就在你们阴谋计算裹胁彭允中的同时，蓝六爷也被你们假冒神鹰的名号坑害了他。

你们南下沿途秘密活动，裹胁具有奇技异能的高手替你们卖命，彭允中就是由于水性超人，而被你们看上了的。

现在，你必须招供，招出坑害冷面煞星的底细，到底是谁暴露了冷面煞星的底细？你招不招？”

“见你的大头鬼！我什么都不知道。”飞天豹沉声分辨“我奉命执行诱骗彭允中的计划，其他的事我从未参予，我只听命于无极天君，各负专责。你问我，不啻问道于盲。”

“谁主持计算冷面煞星的？”

“我怎知道？你何不去问车前辈？他是主事人。”

“扮神鹰的人不是你？”

“神鹰算得了什么？我飞天豹……”

“哼！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等我弄断你的手脚……”

飞天豹突然一爪抓出，等黑煞女魅闪身避招，猛地飞跃面起真像一头怒豹飞升，飞越黑煞女魅的头顶上空。两起落便进入高高的芦苇丛，传了一声水响。

原来是一处沼泽地，正是逃生的好地方。黑煞女魅是女人，轻功再高明，也无法在泥淖中施展。

黑煞女魅的轻功出类拔萃，但回头追赶晚了两步，追入芦苇不足二十步，便发现前面是泥淖地带。

“救命啊……”前面传出水声和飞天豹的狂叫声，听来十分刺耳。

“糟！这家伙陷入泥淖里了。”她心中叫苦。

仇人的线索在飞天豹身上，她怎能不急？一急便不再害怕危险和肮脏，急急步入及膝的烂泥沼里，向前急走。

可是，污泥越来越深，片刻便淹及胸口了。

这时，水声和喊叫声已经听不见了。

她不胜懊地叹息一声，无可奈何地退了泥淖。洗净了身上的污泥，顾不了身上湿得狼狈、取道返回农舍。

飞天豹一死，她又得另找线索了。

她盘算了许久，决定在主脑人物身上下功夫。主脑人物是接引人魔和九幽客，无极天君也该知道一些底细。

小村中死寂，村民家家闭户。

接引人魔一群入盘据的大宅，鬼影俱无，连尸体也被带走了难以猜测先前的激斗，到底是那一方占了上风反正人都不在了。

正在思量下一步该怎么打算，当然她必须返船，取回船上的行囊。

一个女人闯荡江湖，行囊是不可缺少的。

邻宅的院门开处，踱出一个青衣大汉。

“姑娘要找什么人”？大汉居然能沉着地站在远处问。

“刚才这里的打斗，是怎样结束的？”她问：

“好像双方都死了几个人，最后，借住宅子的人退走了，获胜的一群人，好像并没有大胜，并没有追赶、匆匆回去了。”

“哦！谢啦！”

“姑娘不论是那一方的人，最好赶快离开。”

“为什么？”

“地方甲首已经报了官，不久公人便要赶到了。”

“好，我走。”她说，立即回头要到泊舟处找船取回行囊。

沿小径走了两三里、前面几丛修竹丛中，突然转出五个人，堵住了去路。

她脸色一变，脚下迟疑。

堵在路中间的青袍人脸色阴沉，冷冰冰的死人面孔相当有震慑人心的威力。佩的剑古色斑斓，是一把宝剑。

“在下得到确实的消息，你是来找我的。”青袍人的语音也阴森刺耳：“接引人魔的爪牙中、有公孙庄主的人潜伏。”

“无情剑姓单的，本姑娘的确有意找你结算。”她也冷冷地说：“但此来并非专为找你的，而是本姑娘先要办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件事与你的过节比较。要严重紧要得多。”

“不管你所办的事是什么，在下都没兴趣，有兴趣的是你我的过节，今天必须作一了断。”

“也好，反正已经碰了头，一了百了势在必行。”

“不过，我认为早年我所表示的意思，目下仍然不变。姑娘，我真不明白，我那一点比不上那个小混混？”

当年杀他的时候，他只接下在下四剑而已。目下我在三山别庄小住，你愿在庄中作客一段时日吗？”

“哦！你倒是打得如意算盘。据我所知，你的姑母八指仙婆在三山别庄颇有地位，在庄中调教几位千娇百媚的门人。你和她们混在一起左拥右抱，我到庄中作客，对你似乎不太妥当吧？”

黑煞女魅不再接近，保持安全距离，一面换上了笑容，说的话似乎已没有先前凌厉。

“姑娘大可不必为了这件事耽心……”

“我黑煞女魅做事是很小心，尤其是小心你这种人使诈。八指仙婆五行生克奇门遁甲学有专精，你带了四个人，所站的部位非常适合摆阵，是不是准备用五行阵来对付我？像你这种口蜜腹剑的人，我看过很多。刚才你首先表示要和我作一了断，然后改变态度邀我作客，真是软硬兼施，运用极妙。”

“姑娘别多心，只要你改变对我的态度……”

“我对你的态度的确有所改变。”

“怎么改变？”

“以往，我杀你的兴趣并不浓厚；”

“现在……”

“现在、我决定尽快地杀掉你。”

“小女人，你……”

黑煞女魅突然向侧方绕走，避免陷入包围。

“不过、你现在人多势众，你的四个狗掌，定然是三山别庄的高手，所以我决定暂且放过你。

你最好永远躲在三山别庄里不要出来，你就死在里面好了。”黑煞女魅一面向外绕走一面说。

无情剑一打手势，五个人突然向黑煞女魅冲去。

黑煞女魅哼了一声，疾退三丈，闪入竹丛后面。

“哈哈哈哈哈……”无情剑止步狂笑。

黑煞女魅的注意力，全放在五个人身上，忽略了身后的警觉。突觉脊心一震、浑身立即发僵。

“我知道你这鬼女人很机警。”无情剑止笑说：“所以知道你要往我预计的方向移动，料得一点也不错，所以我预先派人埋伏等你。”

黑煞女魅向前一栽，脊心穴被人在近距离用打穴珠击，失去了活动能力。

身后出现了两个人，打扮与无情剑五个人完全一样。

“把她带走。”无情剑欣然说。

一名大汉抓小鸡似的将人抓起，往肩上搁。七个人大摇大摆动身，沿小径返回三山别庄。

从小村至三山别庄，约有六七里地。

七个人毫无戒心，兴冲冲赶路。

往沿江岸东行，但距江滨约有半里地，沿途草木丛生，视野有限。

小径仅可供一个人行走，七个人鱼贯而行队伍拉得长长地。走在最后那位仁兄，不时回头张望，负责监视身后的动静。

刚将头转向前面、便发现后头痒痒的，本能地以为是虫子，反手就是一巴掌。

不是虫子，是几张竹叶，一怔之下，本能地扭头回顾，便看到身后跟着一个人，正冲他做鬼脸。

刚想叫喊。刚想有所行动，但已晚了一刹那。一劈掌已光临耳门，力道不轻不重，恰好将他劈昏。

无情剑神气地领先而行。

地位高的人通常神气地在前面的，他也不例外。

终于，他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后面没有脚步声、岂不奇怪。

他是很警觉的。但并不怎么惊讶，止步扭头回望。

糟透了，自己的六个同伴，一个也没跟来。而身后十余步，彭允中正扶住黑煞女魅站起来。

黑煞女魅正在活动舒张手脚，显然穴道初解，被扛在肩上过久，手脚难免血液流行不畅，需要活动恢复原状。

“要不要我把他摆平？”允中向黑煞女魅问。

“不！那……我会恨你一辈子。”黑煞女魅说：“我要亲自戳他三五十剑。”无情剑感到浑身绽起鸡皮疙瘩，似乎剑正向他身上接二连二刺来，一剑也吃不消，那能让黑煞女魅刺三五十剑？

同伴们都完了，他一个人……

他绰号叫无情剑。杀人从不留情。

他知道黑煞女魅用剑刺他时，也决不留情。他本来就不是黑煞女魅的敌手，目下又多了一个彭允中。

一声不吭，他扭头如飞而遁。

二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是个十分聪明的人。

“你再也追不上他了。”彭允中拉住了黑煞女魅：“这家伙逃的本领，似乎不下于飞天豹。”

六

五艘船靠上了三山别庄西面的江湾，距三山别庄不足五里。

站在舱面，可以看到三山别庄的庄内景物，庄墙内外花森扶疏，庄内依山势建造的亭台楼阁，在花木映掩中气象万千。

五艘船中的三艘，是接引人魔那批人的，接引人魔曾经出现舱面，他不但带了爪牙返船，而且带来了另两艘船。

五艘船紧靠江岸紧泊、搭上跳板往来，岸上的树林下，搭起了三座布帐，以便登岸的人活动。

三山别庄碉楼上的警哨，一直就留意五艘船的动静，居高临下看得真切，可惜看不到船内和树林里帐幕的活动情形。

泊舟处东面两里地，彭允中与黑煞女魅坐在临水的高岸上，野草高与腰齐，下面三丈左右江流滚滚。

他们可以看到船和三山别庄，但看不真切。

黑煞女魅是有名的江湖浪女，她毫无顾忌地倚在彭允中的肩膀上，快要挤在怀里啦！

两人留意五艘船的活动，已经坐了半个时辰了。

“接引人魔不甘心。”黑煞女魅说：“看样子，他的大援已至要和三山别庄彻底了断。”

“黑煞姑娘，接引人魔的主事人到底是何来路？”彭允中问：“据说，接引人魔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三魔之一，位高辈尊非常了不起。他的主事人，岂不更是声威震天下的高手名宿？”

“很难说，彭兄。”黑煞女魅轻摇螭首：“不管是天下三魔或者是威震天下的黑白道名宿高手，他们只是一些一男之夫，或者怀有野心的人。而实际左右他们，或者指挥他们的人，不一定是什么惊世的高手。

当年宁王在江西造反，指挥黑龙黑鹰两会高手的人，名义上是天师李自然，而实际掌握两会的却是一位文士夫子。”

“你是说，指挥接引人魔的人……”

“我还没调查清楚，这得向三山别庄的人讨消息。公孙庄主是个雄才大

略的人，交通官府，广结天下黑白道朋友，三山别庄名列天下三大庄之一，他对保持自己的地位花了不少心血、所以消息灵通。”

“你呢？”

“我？”黑煞女魅伸只手轻抚他的臂膀：“我忘了你是出门才几天的高邮打鱼郎。”

我，我只是一个天生叛逆、不甘雌伏、不愿意平平庸庸过一生的女人，一个想闯出世俗活得如意的江湖女混混。”

“你得到你所需要的了？”

“得到了一些。”黑煞女魅自嘲地笑笑：“可以告慰的是我不后悔。”

“活得很如意吗？”

“哦！很难说。”黑煞女魅这次是苦笑：“起初，是很单纯的。二十年前，江湖四杰女干得有声有色，我也想追求她们的成就和声誉。”

可是，逐渐变了样。

以后，我什么雄心都被俗务磨损了，一连串的争强、斗胜；然后是情仇、报复；现在又加上了亲仇、索债……

唉！别提了，烦人，这些都是没完没了的事，天知道要那一天才能丢得开？彭兄，你是个男人，你可以闯出一番局面来。”

“我……我不想太早闯。”

“在张龙李虎两个该死捕快失踪事件，风声未息之前，你不回高邮还有活路。一回去，天知道你会有些什么祸事临头？彭兄你是非闯不可了。”

“那该死的接引人魔坑惨了我。”

“要闯，必须打定主意，彭兄。”黑煞女魅鼓励他：“一面闯荡，一面结交一些对你有利的朋友。以强壮羽翼，重要的是。必须掌握财源，该取即取，没有钱，一切免谈。”

要想成为英雄豪杰，疏财仗义是第一要务；你身上连买顿晚餐的钱都没有，没有一根肉骨头、连狗都不会理你。”

“你是说……”

“目下有大好机会。”

“机会？”他大惑不解。

“你看。”

黑煞女魅先指五艘船，再遥指气象万千的三山别庄：“你已经有最充分的理由，痛击接引人魔那些人立威。”

三山别庄的公孙庄主、谋夺了人魔与名女匪绎仙庄环的门人合谋劫得一批皇贡，其中仅南海珠池所产的珍珠。就有三十斤之多。彭兄，你如获得公孙庄主这笔金珠宝贝，对你日后称霸江湖用处大啦！”

“喝！我看你说得真轻松。”他笑了：“难怪你们这些人搞得血雨腥风满江湖，每个人都在不择手段争名夺利，怎不江湖大乱？”

“你可别忘了，你是他们阴谋诡计下的受害人，你有权这么做。”黑煞女魅正色说：“要不是为名利，你闯什么天下？还不如溜回家干你的打渔老本行算了。”

“对不起，我闯天下有我的抱负……”

“什么抱负，我问你。”

“问什么？”

“你身上有金银吗？”

“没有，走得匆忙……”

“那么，你怎么闯？衣食住行，那样不要钱？今天晚餐有着落吗？”

“这……”

“就算你回家吧，这几天的路费呢？饿着肚子走回家，你办得到吗？”

他愣住了。目定口呆！

这几天，他一直跟着飞天豹这群人，生活所需根本用不着他费心、现在他离开了那些人，身无分文，下一顿饭还真没有着落呢。

“我……我可以找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他迟疑地说，心里明白这句话勉强得很。

“老天爷那你还想闯什么天下？还能闯了什么局面来？”黑煞女魅格格娇笑：“就算有人雇你干粗活。一天赚百十文钱糊口。

好，每天，你都要像牛马一样工作，仅为了填饱肚子，就够你忙的了，你还闯什么天下？”

“这……”

“你能抢吗？能偷能骗吗？”

“这……”

“回家吧！彭兄。”黑煞女魅好意地说：“你空有一身足以雄霸天下的材料，你会饿死的。”

“那……我该怎么办？”他怦然心动。

当然、他不能回家。

张龙、李虎失踪的风声不消散，他决不能回去打官司自投罗网找死。

不回去，怎办？

今晚的晚餐还没有着落呢！

“不能偷不能抢？”

“不能。”他断然答复。

“讨债你会吧？”

“讨债？”

“是呀？接引入魔那些人设计陷害你。你难道不能和他们索取代价补偿你的损失？”

“这……”

“开出价码、理直气壮。老魔如果不给，打倒他，必要时杀了他，这是江湖道的规矩。你有权这么做。”

黑煞女魅指指远处的三山别庄又说：“狂彪公孙龙闯道半甲子，才获得今天的地位，你以为他是靠自己的双手工作，正正当当过活而得来的？彭兄，别做白日梦了。”

“我……”

“我帮你、彭兄。”黑煞女魅真诚地握住他的大手：“你需要老江湖提携和指导。

要是你看不开，我劝你还是回家投案好了，也许知州大人会明镜高悬、相信你的话为你洗冤脱屈的。”

“那是不可能的，姑娘。”他苦笑：“知州大人是个贪赃枉法的混帐狗官。”

“那么，你接受我的帮助。”

“这……我先谢谢你。”他由衷地说。

“你答应了？”

“是的。”

“好啊！我们并肩联手、掀起狂风巨浪来，我好高兴。”黑煞女魅雀跃地叫，突然抱住他，在他颊旁亲了一吻，大胆得令人侧目。

他吃了一惊，感到脸上一热。

不过，这出其不意的一亲，却令他感到意外的舒畅。打开了他纯男性的神奥之门，让他觉得女人比想象中可爱。

“我们走，去找机会。”黑煞女魅跳起来，拉了他的手，向泊舟处奔去。

一群人浩浩荡荡奔向三山别庄。

庄门是一座小型牌坊式建筑、两侧的山墙延伸得好远好远。

透过庄门向里望，一条笔直的花径。穿越丛生的花木向上升直至三百步外的一座巨型假山小泉下。

之后，半里外才是正式的庄门楼。

看了庄外的布局，该知道庄主人雄厚的财力与身份了。

要想进入别庄，真不简单，即使大踏步往里走，也要走上老半天。因此，很少有人到三山别庄作客。

庄门三座，是花格子栅门。中门一年之中，除了逢年过节或者有贵宾光临之外、很少打开的。

三十余位武林名宿江湖高手，皆被拒于门外。

接引人魔的地位，在这群人中仍然相当高，他走在五个人的后面，可知地位仅次于这五个人。

为首的人英俊非凡，年约四十左右，留了两撇极具威严的八字胡，一双精光四射的大眼似可透人肺腑。所佩的创古色斑斓，外表似乎并不怎么起眼。

另两人一男一女，男的二十余岁穿了华丽的锦袍，玉面朱唇身材修伟，有如临风玉树。女的一袭云裳，绮年玉貌出奇地娇艳美丽，比黑煞女魅那一身朴素的黑、增添了三五分高贵的风华，曲线玲珑的胴体，似乎比黑煞女魅更增加三分魅力。

两人与那位年轻公子爷并肩一站，真像一双金童玉女，象貌有点相似，好像是兄妹。

站在门内把门的两个人，一驼背一高瘦，形成强烈的对比，而且长象难看，外表肮脏，灰发如飞蓬、又老又丑怪。

公孙庄主用这两个老怪物看门，委实令人感到莫测高深。

英俊的中年人站在门外，双方隔着栅门大眼瞪小眼，隔着门打交道。

“不是在下闭门不纳。”老驼子冷冷地说；“庄主已交代下来，不接见诸位北地高人。在下守门有责，请不必前来打扰。”

“你要在下打进去吗？”中年人沉声问。

“阁下要打，请便。”瘦竹竿似的老人阴笑：“阁下是名震天下的一代剑客后人，绝剑秦国良红透北五省半边天，比令尊神剑秦泰更具威望、该知道打破别人山门的禁忌和后果。”

“你们来了许多人，用不着破门而入、两边的山墙高仅及丈一跳即过。”老驼子说：“你们偷袭在先，目下已经没有登门求见的理由，唯一的办法是打进来。”

“你们双湖二怪，挡得住我们吗？”绝剑秦国良冷笑问。

“是否挡得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老驼怪和老瘦怪是否尽了力；“前天晚上你们那位把门人尽了力。

他不但成功阻止八指仙婆进入，而且吓走了庄主的好友阴司恶客长孙宏达。我老驼怪不才，当然想向你们那位看门人学学，但愿能有所表现就够了。”

“贵庄主一代黑道之雄，竟然，与阴司恶客这种血腥杀手往来。”绝剑脸色微变：“可知贵庄藏污纳垢的传闻，决非空穴来风了。”

“哈哈！阁下的话好笑极了。”老驼怪口上不留情：“接引人魔就是黑道的妖魔鬼怪，黑道朋友谁不恨他怕他？你们混在一起，是白是黑？或者非白非黑？”

“你胡说八道……”

“哈哈：老夫说的是由衷之言。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令尊就曾经不珍惜羽毛。纠合大群黑道高手名宿，与白道一代高人玉龙火并，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混帐东西！你这老驼狗竟然满口柴。”绝剑的脸成了紫酱色：“车兄，你的九华接引毒珠可以纵火吗？”

“不太灵光。”接引人魔摇摇头：“秦大侠，春日草湿，我的九华接引毒珠星星之火，烧不起来的。”

“咱们话讲在前面，谁胆敢纵火，休怪本庄的人下手不留情，用弩阵箭雨解决你们。”老驼怪厉声说：“对付杀人放火的强盗咱们不会用江湖手段和你们客气的。”

来三五十个人，不客气的说，还不够塞牙缝，进来了就休想活着出去，信不信由你。

回去吧！找到够份量的人前来，敝庄主或许会接见你们谈谈。”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谈的。”老瘦怪接口：“你们一口咬定，敝庄主根本就不知道皇贡落在何处，怎么谈？想栽赃嘛！也该弄些假证据，对不对？”

“不错，敝庄的确派了不少人，定计打那皇贡的主意。”老驼怪又说：“可是，连门都摸不到。你们总不能说本庄曾经打过皇贡的主意，就咬定敝庄是得主吧？”

天下群雄成千上万，不知有多少人组帮结党，潜伏各地谋劫皇贡，几年来，至少曾经发生十次之多。

据老夫所知，得手也有三次，迄今仍未查出丝毫线索。

而这次广东皇贡被劫，知道是接引人魔与桃花坞女匪所为的几乎是尽人皆知，就凭接引人魔咬攀敝庄的话，就可以让天下群雄相信吗？简直是岂有此理，你们也未免太胆大妄为了。”

“你们志在散播谣言，意在使本庄成为众矢之的，用心极为恶毒。”老瘦怪语气阴狠无比：“这笔帐，敝庄早晚会和你们结算的。你们沿途招兵买马。本庄也正召请朋友助拳，等时机一到，就是结算的时候了。”

姓秦的，你大可不必操之过急，凭你的份量，还不配公然上门挑衅，还是乖乖走路算了。

两老怪一唱一和，每句话都具有相当份量。

绝剑鹰目一翻，哼了一声。

“看来，公孙庄主是存心龟缩、避不见面，妄想借庄中的机关埋伏奇门生克自保了。”绝剑咬牙说：“我不信三山别庄弹丸之地，阻挡得了咱们这些

人、哼！”

“爹，何必和他们斗气？”年轻公子爷笑笑说：“他们倚险而守，咱们犯不着硬往里闯，他们会出来的。”

咱们只要昼夜不断派人封锁出入要道，对出入的人给予致命的打击，要不了多久，公孙庄主便会狗急跳墙，和咱们了断的，他不出来行吗？”

“秦大侠，令郎所说极有见地。”接引人魔说：“反正急不在一时，湖广方面信使的消息相当可靠，咱们有的是时间，封锁却是好主意。”

“好，咱们走！”绝剑断然下令撤走。

“哈哈哈哈……”驼、瘦两老怪狂笑送客。

接引人魔忍无可忍，不甘心地大手一挥，三颗九华接引毒珠从格子里射入。

两老怪左右一分，三颗接引毒珠落空，远出五丈外，爆出二十七颗珠花，在花径上空爆炸。

火花一落地，便被从两旁花树中跃出的几位青衣大汉，用沙袋中的沙土掩住了。

“哈哈哈哈……”狂笑声中，众人恨恨地撤走。

五艘船并非紧泊在一起，岸上派了三名警哨。舱面也有人走动戒备，每艘船都有不少留守的人。

黑煞女魅领着彭允中从树丛中钻出，便被警哨发现了，信号发出，船上立即上来了五个人。

领先登岸的赫然是极乐仙子，打扮得极为出色，内穿水湖绿劲装，曲线玲珑透凸十分惹火。

外罩月白薄绸披风，江风一吹，披风有韵律地招展，真有飘飘欲仙的韵味，益增艳丽。

“唷！两位怎么走在一起了，怪亲热的！”极乐仙子劈面拦住媚笑着说：

“你两人一个闹窝里反，一个临阵溜之大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史三娘，就是这么一回事。”黑煞女魅笑吟吟地说：“我嘛！临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就这么离开了。到焦山找船，没找到，所以找来啦！至少，我该取回我的行囊、对不对？”

“至于我。”彭允中也微笑：“来找飞天豹，向他讨公道。他真的会飞，逃得好快，而且地面比我熟，我追不上他，他回船了吧！”

黑煞女魅是个有心人，她打主意要利用彭允中，所以故意瞒下飞天豹不慎沉没泥淖的事不说。

“他没回来。”极乐仙子媚笑：“小兄弟，何必呢？”俗话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飞天豹奉命行事，你何必怪他？等他回来之后、让他向你道歉……”

“道歉就罢了不成？”彭允中不笑了：“我现在是有家归不得，成了一个亡命，他坑得我好苦，我一定要逮住他带回高邮投案。”

“至少要他赔偿损失。”黑煞女魅及时拨火煽风；“谁出的绝子绝孙主意，谁就得负责。”

“你的意思，要怎么赔？”极乐仙子问。

“当然要赔一辈子罗。”黑煞女魅说：“比方说，彭兄在家打渔，一天可以赚……喂！彭兄，赚多少？”

“赚五两银子左右，运气好，我可打上百斤鱼鲜。”

“好，就算五两银子好了。一天五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彭兄，你还可以打五十年鱼吧？”

“只多不少。”

“那就是九万两银子。”

极乐仙子格格笑，笑得花枝展。

“你两个都疯子。”极乐仙子笑完说：“哪有这样算法的？笑死人了。”

“史三娘，一点也不好笑。”黑煞女魅说：“这是最低的代价，亡命一生的代价，并不好笑。”

“最好给我十万两银子、我也可以过得宽裕些。”彭允中也信口胡扯：“这年头，养老婆孩子是很难的。”

说不定我可以活一百岁，连老婆再算上曾孙子，说不定有二四十个老少，十万两银子不一定能支持到那一天呢。”

“你……你不是说笑吧？”极乐仙子不笑了。

“你看我像说笑吗？”彭允中正色问。

“你疯了，你真的疯了……”

“疯不疯那是我的事，你让开。”彭允中冷笑：“我到船上去等。”

“去你的！”极乐仙子怪叫，突然一掌吐出。

“小心极乐暗香……”黑煞女魅急叫。

事先，彭允中已从黑煞女魅口中，摸清了船上各有名人物的底细，心中早有提防，岂会上当？

极乐仙子含忿出手，袖底的喷管中泄了霸道的极乐暗香，随掌风向前一涌，估计必定十拿九稳一掌得手。

岂知眼一花，人影已从右侧近身，一掌落空，吃惊地急闪。“嗤”！裂帛声悦耳，披风被抓裂了一大幅。

接着啪一声巨响，浑圆的臀部挨了一掌，身形不受控制，直向前面的黑煞女魅撞去。

女人对女人，还有什么客气好讲？

黑煞女魅身形略闪，叭一声给了极乐仙子一耳光。

极乐仙子感到眼前发黑，咬牙切齿拔剑出鞘。

“你最好安分些。”黑煞女魅沉声说，剑尖抵在极乐仙子高耸的右乳峰上：“你如果逞强，我会毫不迟疑地杀死你，黑煞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你……”极乐仙子僵住了。

“你是人质。”

“我做是了主吗？你昏了头。”

“你最好是做得了主，不然，彭允中会杀上船去，将有不少人遭殃。”

“在下正打算上船搜寻金银。”彭允中大声说：“想拦阻在下的人，最好秤秤自己的斤两再作打算，免得杜送性命。”

极乐仙子带来的四个人，全变了脸色。

在江湖名号响亮的极乐仙子，一照面便被撕了披风，而且是抢先动手的，可知彭允中的武功高明得太多。

难怪他们心中发虚，拦阻的念头化为乌有。

“你们。”彭允中向四人一指：“上船去把黑煞姑娘的行囊抬上来。走！”

他领先便走，走向他原来乘坐的船。

一位中年大汉可能是武功与胆气最好的一个，突然从他身后扑上，反掌猛劈他的左耳门要害。

他像是脑后长了眼，挫身急退，一掌掠顶而过，而他的左肘已击中大汉的肚腹。这一记霸王肘力道十分可怕，所中处如击败革。

“呃……”大汉抱腹挫退，砰一声坐倒，痛得脸色发青，接着躺在地上委缩成团，像快断气的老牛痛苦呻吟，爬不起来了。

“下一个不知自爱的人，在下要拆他的骨。”他若无其事地一面说，一面泰然举步向前走。

江船主站在跳板后端，身后有几个舟子。

其他四艘大船上，也有人先后奔出舱面。

“老弟，不要上来。”江船主沉声说：“人多人强，船上足有二十几个人、你……”

“三百个人又如何？”他踏上了跳板：“真正的高手已经前往三山别庄去了，你们这些留守的朋友阻挡不了我的。江船主，请让路。”

“老弟，你……”

“我要搜光船上的财物。”他真往江船主面前闯：“搜得多少，照算，反正十万两银子的帐摆在那儿、慢慢扣除。我要不断地盯牢你们讨债，不论年月时日，讨满为止。”

江船主哼了一声，拉开马步准备动手。

前舱钻出浪子朱定、手中有一把泼风刀。

“江船主，让他过来。”浪子朱定阴森森地说：“在下要砍他十七八刀。”

他泰然越过江船主，到了舱面。

“那一位仁兄借给在下一把刀？”他拍拍手大声问：“用后奉还，信誉保证决不食言。”

“你少做清秋大梦。”浪子朱定恶狠狠地说挺刀徐徐逼进。

“你这狗杂种，要用刀斗我赤手空拳？”他破口大骂：“你懂不懂武林规矩？”

“去你娘的武林规矩。”浪子朱定也咒骂，突然冲上挥刀。风雷骤发，刀法的火候具见功力。

第一刀第二刀……

人影急剧闪动，刀风似风雷。

蓦地叭一声怪响，掌拍中了刀身，泼风刀突然向外荡。

人影切入，掌拳着肉声暴起。短短的刹那间，浪子朱定最少也挨了十下重击。接着砰然一声大震，浪子朱定摔倒在舱门口，手脚一摊，口鼻血流如注。

泼风刀易了主，到了彭允中手中。

呐喊声中，邻船的人纷纷抄兵刃向这艘船涌。

舱内钻出右手吊着伤巾的太湖蛟，这家伙的右肩骨被彭允中用刀背击碎了。

“大家退！”太湖蛟急叫，阻止涌来的人群登船。

“不可枉送性命。”岸上被黑煞女魅制住的极乐仙子也及事高叫：“长上不在，这里我作得了主，退！”

浪子朱定在江湖道上，已经是甚有名气的高手，有刀在手，竟然被人夺了刀打得半死，其他的人表面上装得气势汹汹，倚仗人多势众，摆出拼命

的姿态，其实骨子里心虚胆寒，并没有拼命的决心和勇气。

既然有可以作主的人出现，他们乐得保住自己的老命，立即退去。

当两人离开时，黑煞女魅只带了一包自己的重要行李，其他箱笼杂物不得不放弃。

彭允中却大有所获，带走了一只大包裹，其中有从船上搜获的金银与珍物。

“你洗劫了本船，敝长上不会放过你的。”极乐仙子站在岸上送客，恨恨地说：“你不要得意，天下之大，没有你容身的地方，你必须为你今天做的事。付出惨重的代价。”

“同样的，我也不会放过你们。”彭允中拍扣自己的包裹：“这里面，总值大约有一千两银子。”

你告诉贵长上，剩下的九万九千两债务，我会像阴魂不散似的，随时随地陆续向你们讨取，额满为止。再见，史三娘。”

在三四十双怨毒怪眼的目送下，两人登岸扬长而去。

七

三山别庄的私建庄路长约里余，南端衔接东西大道。东至七十里外的安港巡检司，西经焦山南面的罗汉岩至府城，不足二十里。

庄地不当要道，在大道往来的人几乎全是附近村里的乡民。

府城外属丹徒县，县里的治安人员很少到这附近走动、陌生人出现，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绝剑一群人离开别庄，不走小径返回江湾，沿庄道直趋大道的三岔路口。

“这是他们进城的唯一出入要道。”那位绰号叫地理鬼，姓封名隆的人指点点，向众人解说：“不过，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利用小快船往来。只要我们封锁水上的交通，他们就必须利用这条路往来了。”

“水上封锁不会有问题。”接引入魔肯定地说：“咱们有水性超尘拔俗的人才可用。”

“咱们分头侦查，寻找进退容易的埋伏所在。”

绝剑沉声下令：“事情发生了，在下全力支持你们，决不退缩，无论如何，要和三山别庄争这口气。”

一位留了小八字胡的书生，轻摇着摺扇轻咳了一声。

“长上的决定。属下不好妄论是非。”书生再次轻咳清理嗓门，说话阴森有力：“不过，车老认为皇贡是公孙庄主夺走的，似乎是一面之词，缺乏有力的佐证。

公孙庄主矢口否认，我们这样逼他直极端，似乎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咱们到湖广接应的大计，不知长上以为然否？这可是影响长上威信的大事，请长上三思。”

“依夫子之意，又待如何？”绝剑问。

“略施小惩便可，不宜大张旗鼓全力伐。”夫子提出意见，显然反对封锁

的作法。

“夫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绝剑微笑着说。

“属下愚鲁，愿闻其详。”

“咱们湖广之行，严防泄露此行目的，所用的手段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这个……属下知道。”

“在此地一闹，江湖朋友岂不是深信不疑咱们也志在广东皇贡吗？正是掩护此行目的的最佳方法，对不对？”

“这个……”

“对咱们湖广之行，岂不极为有利？”

“属下所担心的事画虎不成反类犬。”书生有意坚持己见。

“夫子的担心有理由吗？”

“长上此次南行，事先已广派眼线传播假消息，江湖朋友皆知咱们南下是发展实力，与及长上志在游山玩水，咱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似乎用不着再出其他主意。

有车老上次劫取皇贡的事实表现，江湖朋友早已深信不疑，已认定长上很可能也对皇贡动心，不需与三山别庄激烈冲突，以争取江湖朋友的信任。

而且，三山别庄实力并不比咱们弱，全力相图，死伤必定惨重，两败俱伤，对日后湖广之行，影响深远巨大，长上不可不防的。”

“夫子一定是把三山别庄的实力，估计得太高了。”接引人魔的口气并不怎么驯顺：“如果他们真的实力强大，前天晚上他们就不会仅作骚扰性的攻击；今天早上，也不会一击即走，他们将会把咱们一口吃掉。”

“也许这是他们阴谋的一部分。”夫子不以为然：“公孙庄主竟然一击即走，亲自出动，车老不觉得可疑吗？”

“夫子认为有何可疑？”

“故意示怯，引君入瓮。”

“夫子未免多虑了吧？”

“但愿真是多虑、只怕未必。”夫子冷冷一笑：“如果不幸而料中，咱们将有重大的伤亡损失。”

正在争论不休，蓦地三方啸声震耳。

以三岔路为中心，大道两端百十步外的树林，与及庄道北面的竹丛、涌出许多人影。

这些人并不向前接近，站在远处虎视眈眈。

“咱们陷入重围，他们已倾巢而出。”书生阴阴一笑：“果然不幸而料中。但看气势，似乎无意全力以赴。”

庄道北面的竹丛前，公孙庄主缓步出列，身后随即出来两位花甲老人，一高一矮，高的佩七星剑，矮的佩生死笔，神色显得高傲神气。

公孙庄主向前一指，两老人欠身颌首，向前超越。

接引人魔脸色一变，鹰目中有不安的神情。

“生死二门。”接引人魔干咳一声：“公孙老匹夫把守护神也派了出来，真要破釜沉舟，与咱们彻底了断了呢！似乎连老巢也不想兼顾，要孤注一掷。”

“果然是这两个凶神。”绝剑说，神色丝毫不变：“小吉，小灵，是你们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

一双金童玉女傲然一笑，各自整衣准备。

“孩儿已经准备好了。”两人同声答。

“很好。”绝剑点头：“英雄是闯出来的。你们不能仅托父祖的余荫称雄于世、必须凭真才实学创建你们的基业和声威。好自为之。”

接引人魔吃了一惊，脸色一变。

“秦大侠，你要令郎令媛，斗这个宇内威震八方的凶神？”接引人魔惊问：“这……”

“车老，有什么不对吗？”绝剑笑问。

“两凶神艺臻化境，内功火候纯精……”

“小犬小女也不弱。”

“这……”

“年轻人应该磨练，多见识天下绝学秘传。”

“老朽觉得，未免太过冒险、还是……”

“车老请拭目以待。”

这时，生死二门已经渐来渐近。这两个宇内老凶神，名头仅稍次于早年的第一淫魔玉面神魔。

高身材的是死神北门真武，矮身材的叫生神南门春生。两人都是复姓，名实相符，绰号也名符其实。

书生也觉得以二位刚出道的年轻子女，出斗声威震八荒的老凶神确是冒险。

“长上，年轻人初出道，不宜与绝顶高手争一时的短长。”书生诚恳地建议：“以免挫了锐气，影响日后的声威。可否改派顾、孟二位前辈，对付这两个武林人畏如蛇蝎的凶神？”

“夫子的好意我心领了，请勿影响我的决定。”绝剑断然拒绝：“知子莫若父，我了解我的儿女。”

两个凶神固然艺臻化境威震八荒、但毕竟老了，老不以筋骨为能，他们没有你们想像中那么可怕。”

他举手一挥，一双儿女并肩缓步而出，向两凶神迎去，脸上漾着自信、必胜的神色。

远出十余步外，两面一分，凝神待敌。

江风振衣，男的袍微扬，女的裙袂飘举，真像一双金童玉女临凡。

“秦大侠有一双好儿女。”接引人魔忍不住喝采赞叹，先前的怯念一扫而空。

“车老夸奖。”绝剑微笑着说。

两凶神到了，并肩一站，两双老眼中有疑云，也放射忿怒的神情。

“他们派你们两个小娃娃出来，是担任说客吗？”生神南门春生怒声问。

“不是担任说客。”金童朗声说、背手而立神情傲慢：“而是奉家父之命，见识见识两位老前辈的无双绝学，看两位老前辈是否名不虚传。”

“你认识老夫？”

“听说过，生死二门。老前辈是生神南门春生，那一位是死神北门真武。”

“令尊是……”

“绝剑国良公。晚辈叫秦吉光。那是舍妹秦灵羽。初出闯道老前辈请多指教。”

生神扭头向死神交换了眼神，老脸上有怒意。

“老朽知道令祖神剑秦泰，曾经荣登天下第一剑的武林至尊地位。”

生神强忍怒火说：“令尊绝剑秦国良，似乎在武林并不怎么出色。是不是有意折辱老夫，所以派你们两个乳臭未干的人出来？老夫胜之不武，败了声誉扫地，令尊好阴险。”

“老前辈如果害怕声誉扫地，可以不接受晚辈兄妹的跳战。武林道义不允许轻力壮的人，向老一辈的人叫阵，老一辈的人有权拒绝。”

语气温和，但锋利得像刀。

“哥，我们走吧！”秦灵羽加上一句：“他们走了，我们才是胜之不武呢！别让天下英雄耻笑你我以壮欺老，众手所指才难受呢！”

“两个小畜生语利如刀。”死神忍无可忍：“南门兄，咱们就让他们扬名立万吧！”

“对，北门老前辈快人快语，名不虚传。”秦吉光豪气飞扬地说：“不错，晚辈兄妹初出道，需要老前辈们多加提携，盛情晚辈心领了。”

一声龙吟，长剑出鞘，兄妹俩同进撤剑。

“晚辈的剑术艺自家传，神剑七绝小有名气。”秦吉光亮剑行礼继续说：“所以在兵刃上请老前辈赐教，领教老前辈的剑术绝学。”

死神阴阴一笑，心内却怒火上升，徐徐撤出七星剑，将袍袂掖在腰带，神态从容不迫，颇有老前辈的风度。

“赐教不敢当。”死神亮剑：“尊驾家学渊源，神剑七绝天下无双。想当年，武林第一尊中原一剑杨大侠隐世不出。

令祖名言顺荣升天下第一剑宝座，红透了半边天，老朽的剑术又算得了什么？自古英雄出少年，你就不用客气啦！”

“冒犯了，有僭。”秦吉光趁下首持剑行礼：“神剑七绝，宇内称尊。”

声落剑发，一招虚发。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这一剑虽是虚攻礼招，但手眼心法步法无一不臻上乘，一举一动赫然名家身手，英华外露神采飞扬。

三招虚攻，蓦地剑气迸发，风生八步，剑虹暴涨，幻化一道淡淡青虹，以雷霆万钧之威从中宫强行突入，锋尖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十倍。

双方都是剑术名家，不可能在防守上暴露致命空隙，必须全力突破中富强攻猛压，迫对方暴露致命的空门以便行雷霆一击。

太快了，对方除非移位闪避，不然决难避免兵刃的接触。

也就是说，必须有足够的驭剑内力，将对方的剑封住，方能及时反击。

“铮！”一声暴震，人影侧飞。

人群中传出惊异声，在一旁观战的生神也脸色一变。

一招而分，两人竟然时被震得斜飘丈外。

这表示死神的数十年内功修为，竟未能将年仅二十余岁的秦吉光剑上内力压倒，竟然显示出势均力敌的局面。

死神稳下马步，深深吸入一口气，剑尖徐升，猛地电射而出，抢制机先，展开了凌厉无匹的狂野攻击。

“铮铮铮！”三剑急封，火星飞溅。

秦吉光这次果守势，在对方猛烈的抢攻下，守得异常严密，封锁窄小的中宫部位、挥洒自如进退极为灵活。

老凶神的剑找不到任何空隙切入。

你攻我守，我进你退，双方势均力敌，内力与剑术皆棋逢敌手，双方

的攻势各占五成。力拼百十招似乎谁也没能主宰大局。

论内力修为，死神确是精纯些，便论剑术，秦吉光要神奥狂野多多，双方互有消长，各有长处。

像这样缠斗下去，千招之内，恐怕也难分胜负。

在十余步外观战的接引人魔吃惊了，很难相信一个初出道的年轻人，能与威震天下的死神拼成平手。

老魔扭头留意绝剑的神色变化，发现绝剑脸上涌现得意自信的神情，不由心中悚然。

“当初他派人向我要求合作，幸好我没向他挑战。”老魔内心嘀咕：“我还以为他凭乃父神剑秦泰的名头，要我听命于他呢！没料到他真的比我人魔高明多多，他一双儿女就不是我能应付得了的，好可怕。”

想起自己自从追随绝剑前后、一直在态度上表现桀骜不驯，处理事务一意孤行，甚至爱理不理的种种表现不由暗中打冷战。

假使绝剑一旦反脸无情，恐怕随时皆可能要他的老命呢！

他转首回望右后方的几个人。

那是绝剑带在身边的忠实心腹，有些人他认识，有些人他觉得陌生，反正都是身怀绝技，但名号似乎都并不怎么响亮的人。

而这些人虽则注目场中的激斗，但神色悠闲毫不在意，似乎早已认定秦吉光兄妹稳胜不败，而且深具有信心。

“这些家伙，都是极为可怕的人物。”他心中暗忖：“今后我得特别小心了。”

一个听命于人的桀骜人物，如果不是对领导人信服口服，就曾经常产生反抗的意识，在行动上就会有桀骜不驯的表现。

接引人魔名列天下三魔之一，就是这种不易驾驭的人物。

今天，他算是信服口服了，也自然而然的产生恐惧的心理，开始为自己的处境耽心了。

比起生死二门两个凶神，老魔有自知之明，真才实学差了一大截，闻名便已感到心虚。而现在，绝剑的一双小儿女竟然与凶神拼成平手，岂不可怕？

一个前辈凶神、一位年轻后起之秀，正斗得激烈万分，各展所学棋逢敌手。

小姑娘秦灵羽等得不耐烦，长剑向胶一伸、送指不远处的生神南门春生，徐徐逼进。

“生神老前辈。”秦灵羽语音悦耳极了：“闲着也是闲着，晚辈斗胆，向老前辈请教生死笔武林绝技，尚请不吝赐教。”

生神南门春生岂能拒绝？

除非他从此退出江湖隐姓埋名，以免贻笑江湖。

“也好。”生神拔出生死笔举步迎上：“后生可畏，老夫这把老骨头，快要不中用了。”

他这枝生死笔、与传统的判官笔有点不同，锋尖特长特尖，外形极似钢锥，可知不能用来点穴，着体便会透肉入骨，一击致命，生死操于用力的强弱，与攻击部位是否属于要害而定生死。

他绰号生神，其实他横行天下的一生中，生死笔下得生的人就没有几个，笔下超生的人屈指可数，死于笔下的人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之不尽。

与女人动手，必须小心。

女人气量小，而且工于心计，出手狠毒，肆无忌惮。

老凶神虽则经验老到，艺臻化境，早怀戒心，仍然不免上当。

刚按武林礼数得礼如仪，刚拉开马步……

秦灵羽突然一声轻叱，剑吐千朵白莲。

“铮铮铮铮……”剑影如潮，彩影闪动如电光流火，似乎有无数个女人，同时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击，强烈的阴寒剑气彻骨裂肤，脸上大汗如雨，眼中有惊心动魄。

生神老脸发青，呼吸一阵紧，脸上大汗如雨，眼中有惊骇和疲乏的精神流露。

“你……你剑上的玄阴真气，已练到阴极阳生境界。”生神悚然地说：“九阴婆是什么人？”

“晚辈是她老人家唯一的门人。”秦灵羽语气一冷：“四十年前，她老人家是唯一与白道至尊玉龙力拼千招的人。

你上吧！这次看你是否能脱出玄明真气所布下的剑网，试试晚辈是否已获得家师的真传。”

生神一咬牙，一声沉叱，挥笔猛扑，功行百脉，劲透笔尖，展开猛烈的主动攻击。

又是一阵震耳的清鸣传出，狂攻了二十笔，不但未能突破姑娘的绵绵剑网，反而几乎挨了两剑。

最后一声金铁交鸣传出，老凶神再次飞退出三丈外，踉跄止步，持笔的手呈现颤抖现象。

姑娘多出一些香汗，依然容光焕发。

“好啊！接本姑娘的神剑七绝。”姑娘娇叫挥剑电射而进。

生神心虚了，大喝一声，用上了游斗术，避实击虚八方游走如飞，要凭经验制造雷霆一击的机会。

彼此艺业相差不太悬殊，游斗术有无比的妙用。

死神与秦吉光恶斗，也用上了游斗术。

在气势上，兄妹两占尽了上风。

绝剑看了片刻，心中大定。

“公孙庄主，派些有分量的人出来好不好？”绝剑豪气飞扬地高叫：“要不，你出来，我绝剑凭手中剑，斗斗我这位江南黑道大豪。你三山别是天下三庄之一，躲在庄中称雄，算那门子一代大豪？”

公孙庄主脸色不正常，远在百步外，这一面的人，仍可看到他心中焦灼的表情。

蓦地，右方不远处的几株大树内，传出一阵奇异的音浪破风声，八音齐起。

这音浪好怪，入耳便令人觉得心烦意燥，神乱气浮，情绪起伏难以控制。

“断肠箫！”绝剑讶然惊呼。

一个青袍老者，缓步出现在树林前，像貌清癯，仙风道骨，手中轻拂着一支黑白色的，似金非金，似竹非竹的毫不起眼怪箫。

拂动的劲道轻而柔，但所发的怪八音却像松涛般传来，一阵比一阵紧，令人的心一阵比一阵乱。

首先分开的是死神和秦吉光，大概是双方耗掉了不少精力，被箫声乱了心神，不得不分开自保。

绝剑一咬牙拔剑出鞘。

他身后踱出一位书生，正是他的心腹夫子。

“长上不可激动。”书生沉声说：“属下阻他一阻，长上须注意咱们的人骚动。”

声落，书生已冉冉迎出，似乎脚不沾，人似乎贴在地面飘到前面去了。

断肠箫箫不去，宇内最神秘，最令人心惊胆跳的风尘怪杰。黑色的断肠箫拂动中，看到了一闪即至人影，刚想用真力催发箫声，人已近身。

“砰！”书生一掌拍出，雷声乍起。

断肠箫一圈一抖，怪异的箫声突发异鸣，如山掌劲四散，劲流像狂风般散逸。

“彭彭……”一连七掌，书生远在八尺外发掌遥攻，每一掌发了震耳的音爆，威力骇人听闻。

掌发连绵，箫挥舞连绵，声浪相互抵消，各展神威，四周飞沙走石，灰屑飞舞激射。

力拼二十余招，突然掌止箫停。

“箫断肠，人亦断肠。”书生用不太稳定的嗓音说，呼吸出现异状：“七月七日天河会，地上人间断肠时。箫不去，你要去下公布你的断肠史吗？”

断肠箫如中雷殛，老眼突现异芒。

“你是谁？”断肠箫厉声问。

“在下四海功曹曹四海。”

“阁下多大年纪了？”

“年登花甲。”

“你像个四十中年人。”

“夸奖夸奖。”

“你怎知道老夫的断肠史？”

“身为功曹，无所不知。江湖秘辛，武林典故，在下鲜有不知。”

“你以天神自命？”

“岂敢岂敢？江湖匪号不值一笑。”

“你的天雷掌火候已修至化境。”

“在箫兄面前，不敢秘技自珍。”

“你要和老夫全力一搏吗？”

“在下不想箫下断肠，只想请箫兄高抬贵手置身事外。”

“哼！”

“冲箫兄金面，咱们暂且退走。”

“你们。”断肠箫用箫分别指点两方的人，声色俱厉：“打扰了老夫的宁静，都给我滚！”

这不啻明白地表示，他不是三山别庄的人。

秦吉光兄妹，这时已经退回，而且到了四海功曹身后。

生死二门两凶神，也退出二十步外去了。

“老家伙，你神气什么？”秦吉光挺身而出，初生之犊不怕虎：“没有人能支使秦家的人，你……”

断肠箫冷然一笑，黑箫缓缓举起，向前一指。

“少公子退！”四海功曹惊呼。

秦吉光怎肯退？一剑挥出护住门面。

相距丈五六，挥出的剑突然如受无形的网所束缚，运转不灵只能挣扎扭动。剑的主人秦吉光脸色泛青，吃力地踉跄后退，直退出两丈外，方恢复活力。

“咱们走！”四海功曹一步步后退。

“哼！”断肠箫垂下箫，转身向树林缓步走去。

站在绝剑身后的接引人魔哼了一声，跃然欲动。

“秦大侠，我给他一串九华接引毒珠。”接引人魔向绝剑附耳低声说：“这老怪杰十分讨厌可怕，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必须乘机暗算他。”

“你能吗？”绝剑冷笑问。

“一串九华……”

“你算了吧，车老。”绝剑不客气地说：“你那一囊毒珠全丢在他身上爆炸，也伤不了他一根汗毛。

凡是气功到家，可发于体外反震兵刃的人，你的毒珠皆没有多少作用。毒烟也伤不了屏住呼吸的人，至少你伤不了我。”

“这……”

“咱们走！”绝剑断然下令撤退。

三山别庄三面包围的人，也纷纷隐去。

这里是江湾深处的沼泽区、杂树丛生，野草丰茂，中间有条小河流贯穿其间，平时罕见人迹。

小径弯弯曲曲，陌生人进入很难辨清方向，甚至会迷失在内。最近的村落，也在五六里外。

镇江城厢所有的山都不高，人在僻野的竹木丛中、根本不看不见山以分辨方向。这里距王山别庄的岩矾仅有三四里，但看不见三山别庄的宏丽建筑。

附近村落有些养鸭人家，沼泽区水草丰茂。鱼虾蟹鳖甚多、各种野生水禽也为数甚多。因此，有些霉运当头的倒楣鸭户，据说所养的数百只肥鸭，会突然之间，随同大群野鸭鸿飞杳杳，血本无归。

远远地，看到了小茅屋。

“好啊！有地方歇息藏匿了。”黑煞女魅雀跃欢呼：“附近鬼影俱无，躲藏十天半月，决不会被人发现。彭兄，你喜欢这地方吗？”

“我一点也不喜欢。”彭允中挪动背着的两个包裹，其中一个黑煞女魅的：“与鬼为邻一样，遗世孤立，活在这种地方，有何意义？”

“唷！你好像很眷恋花花世界呢！”黑煞女魅调侃他：“莽莽红尘是非多，你不觉得遗世孤立也很可爱？”

“我本来就来自花花世界，可没有逃世的念头。哦！你打算真在这地方躲？”

“不是躲，是用作落脚点。从这里袭击接引人魔的船只，与及到三山别庄捣乱，相去不远，往来方便得很。

白天他们人多势众，不易占便宜，夜间出动，片刻即至，这地方妙极了。”黑煞女魅欣然说，三跳两跃抢先到达小茅屋，拉开竹门往里瞧。

这座小茅房屋建在小河畔、是养鸭人家作为避风雨或歇息的小茅屋。

简陋得空无一物，地下铺了稻草作为坐卧之用，竹编的门是唯一光源透入处。

稻草相当干燥，也整理得相当干净，没有霉臭，却有稻草香。里面宽仅丈余见方，草壁编得扎实坚固。

设铺稻草的一边，居然中间三块泥砖架了一只灶；一旁还有一盏菜油灯，盏内还剩下半盏油。

“不久之前有人住过。”彭允中放下包裹说：“这表示藏身不住，三山别庄的人，一定熟悉附近的情形，说不完经常派人前来巡视呢。”

“平时，他们也许会派人前来巡视，而在强敌压境的关头，不会有人在外巡逻，我了解这些大豪们的性格。”

黑煞女魅站在门外察看四周的景色，接着又说：“你看，草林丛生，没有路，没有蹄痕兽迹，低洼处已被水淹，很久没有人前来走动了；正是暂时落脚的地方。问题是，吃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哦！你在找什么？”

“找踪迹。”彭允中信口答，十分注意地在附近走动，细察四周的痕迹。

附近草木竹丛散乱，河旁水草芦苇丛生。

“找什么踪迹？”黑煞女魅问。

他不予置答，小心地举步绕走，消失在屋后的草丛中。

许久，他才从另一面绕回来。

黑煞女魅正在屋内解开自己的包裹，清理里面的换洗衣物，听到他的脚步声，赶忙掩起收在一旁。

“你找到什么踪迹？”黑煞女魅站起问。

“一些人迹。”他站在门外，眼中有警戒的神情。

“这里本来就有人活动，小茅屋本来就是供人歇宿，并不稀奇。”

“你不觉得这地方太过幽邃阴森吗？”他指指四周：“很少有小鸟的鸣声。不见有人禽觅食。”

“大惊小怪，我们在此地走动，小鸟与水禽走避，这是最正常的事。”

“但愿如此。”

“你的意思……”

“我四处走走，顺便找些吃的。”他避开话题：“你最好也在附近走走，免得以后迷失了。”

“千万不要接近村落，以免暴露行藏。”

“我会小心的。”他匆匆走了。

如不接近村落，如何能找到食物？

因此他必须远离附近的村落，宁可走远些。走到十余里外的大道旁有卖食物的小市集，买了些酒食携回，顺便探听一下风声，花掉一个多时辰。

黑煞女魅已经算是老江湖了。认定藏匿处是没有人迹的最佳处所；仅在左近走了一圈，便回到小茅屋小睡养精蓄锐。

他返回时，已经是近午时分。食物真不少，一大包卤味、两壶酒，一些糕饼甜食。

他现在是有钱的江湖人了。

“你怎么到村落买食物？”黑煞女魅埋怨他：“真是嘴上无毛，做事不牢。这附近是三山别庄的势力范围，会被他们循线查到此地来的。”

“你放一百万个心，我是远走十几里到市集买来的，已经快接近府城了。”他将食物分出一半准备食用：“我打听到一些消息。”

“什么消息。”

“三山别庄的人好像没赢，接引人魔那些人，似乎也没输。看样子，双方都不会善了。正是我们混水摸鱼的好机会。”他的口吻比往昔机灵强悍：“你说得对极了，我是他们阴谋诡计下的受害人，我有权这么做。”

“唷！你想通了？”黑煞女魅欣然叫。

“也许是的。”

“好，你我联手合作，闯出一番局面来。”黑煞女魅兴奋地说：“现在，我们来决定该打出什么旗号。”

“什么旗号？”他惑然问。

“号召的旗号呀。”黑煞女魅热心地解释：“江湖上弱肉强食、通常以五种人作为划分的标准。当然这是概略的区分，不一定明确，各人的看法也不同。”

“那五种人？”他问。

其实，他早知道答案，只不过佯装不懂，就让人将他看成无端卷入江湖是非，不懂江湖门槛的打渔郎吧！

经过几天来的变故，他知道运用机谋了。

至少，再碰上飞天豹那种人，不至于再上当啦！

“白道、黑道、绿林、变色龙和独行怪杰。”黑煞女魅进一步解释：“白道，是指侠义门人。

这些人有些是执法人，有些是保镖护院。早此年，北五省以金翅大鹏岳云鹏为首；南七省以玉龙崔培杰为名义领袖。

黑道：包括在各地混口食的地头蛇，大案不犯，小案不断，为非作歹见不得天日，有时却做出许多惨绝人寰的混帐勾当。早年，以玉面神魔、碧湖老妖一群人为首。”

他心中一动，碧湖老妖！冷面煞星不正是碧湖老妖的门人吗？

“绿林，是占山为寇，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天下各地多的是，有时候兴兵造反攻城掠地，成王败寇。

早年的刘家兄弟是其中代表，山东响马搞得天下大乱。

变色龙——是指那些亦正亦邪，也白也黑的草莽龙蛇，经常在变、有时是投入官府作执法人，有时又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独行怪杰，指那些行径怪异，举动乖张，任性而为，喜怒无常的人。可能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也可能是如假包换的邪魔外道。

自从十余年前江西宁王造反，天下大乱之后，江湖上曾经风云一时的高手名宿。多多少少皆被波及，死的死逃的逃，江湖局面改观。

目前是年轻的一代崛起，世人新人换旧人的大好机会，我们不能自甘菲薄，为何不着手开创自己的局面？”

“哦！你名列那一种人？”他问。

“第五种人。”黑煞女魅毫不脸红地说：“独行怪杰，邪魔外道。现在，我打算不再孤军奋斗。”

“这……”

“与你并肩联手。”

“改变身份……”

“对，打出变色龙的旗号。”黑煞女魅傲然地说：“变色龙可以左右逢源、是各方争相罗致的好对象。”

“为何不打白道侠义英雄的旗号？”

“不行，太苦了。”黑煞女魅摇头：“以你的事来说，如果你想做侠义英雄，你必须回高邮投案，以便还你清白。你搜掠接引人魔船上的财物，就不是侠义英雄的行径，你明白吗？”

“这个……”

“决定了没有？”黑煞女魅正色问。

“好，决定了。”他只好表示态度。

“好啊！你选择了最佳的道路。”黑煞女魅低头沉思，喃喃地说：“我在想，你该有个响亮的，可以震慑人心的绰号。”

“先别去想绰号。”他将一双竹筷递过：“先填饱五脏庙，天大地大，吃比天大。”

两个年轻人从三山别庄东面的偏僻处。悄然越墙而出，不久便出现在庄南的草木丛中。

两人的年纪相差不远，二十岁出头，相貌与气质相差不远，一看便知是兄弟俩。

两人都穿了青衫，束发不带冠，年轻英俊、神气，真有几分书生与公子爷气概，腰间有百宝囊，佩了华丽的长剑。

书生佩剑游学天下，当时蔚成风气、平常得很。这两位公子爷佩了剑，至于是不是书生，就无人知悉了。

这一带，正是断肠箫隐没的地方。

两人一前一后，在草木丛中缓缓走动、明亮锐利的目光，不住搜索可疑的痕迹。没有路、他们越野徐行，脚下轻灵。尽量避免发出声息，非必要决不分草拨枝，青衫在草木中时隐时现，不接近便不易发现他们。

远出三四里，仍然一无所见。

两人很有耐心，闭上嘴拉长耳朵，继续走动。

绕过一处枫林，身后突然传来轻咳。

两人一惊，迅疾地转身。

“你们是来找老夫的？”

枫树下站着的断肠箫冷冷地说：“你们如愿以偿了。”

“晚辈兄弟，参见老前辈。”年长三两岁的公子爷抱拳行礼说。

“不客气。”断肠箫冷冷地领首回礼。

“晚辈公孙英、那是舍弟公孙雄。”

“三山别庄孙庄主的两个儿子，老夫听说道。唔！公孙龙在你们身上，花了不少心血。

狂彪公孙龙成名的兵刃是剑刀，你们兄弟佩剑，当然另有名师。武林入经常易子而教。名师出高校，两位敢出来找我断肠箫，必定具有超人的身手。”

“晚辈……”

“说你们的来意，老夫洗耳恭听。大汉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老夫耄矣！

当然得听你们年轻人的罗！说吧！不必婆婆妈妈。”

“奉家父之命，前来请问老前辈的来意。”公孙英说得不亢不卑：“三山别庄也算是江南黑道朋友的驻蹕所在，进出的人难免良莠不齐，是不是有朋友得罪了老前辈，而至令老前辈来兴师问罪？尚请明示。”

“老夫已经表明了，与任何一面无关。”

“那……”

“老夫在这里等人。”

“老前辈所等的人……”

“老夫非说不可吗？”

“晚辈请明告。”公孙英的口气渐硬。

“能打倒我断肠箫，你们就可以知道了。”

“老前辈……”

“你们是有备而来的，不是吗？”断肠箫冷笑：“你们的武功，一定比绝剑秦国良的一双儿子强一百倍，所以敢来向老夫示威。拔剑上吧！这是你们成名的好机会，可不要轻易放过了。”

“恭敬不如从命，晚辈放肆了。”公孙英露出狰狞面目，一声龙吟，拔剑出鞘。

公孙雄也冷冷一笑，冷然拔剑。

断肠箫是江湖怪杰中，最杰出的名宿，高手中的高手，成了精的老江湖。但他却全神留意兄弟俩的眼神变化，忽略了兄弟俩的手上动作。

兄弟俩的拔剑手法并不特殊，特殊的是手握住剑鞘，刹那间小指巧妙地，毫无痕迹地将剑靶的云头，秘密地旋了一圈。

云头系剑穗的洞孔，泄了了无色无味的极细药末，见风即化，散布在空间里。

兄弟俩立即开始移位游走，布成两仪剑阵相互呼应，剑起处龙吟隐隐，青芒耀日生花，剑气似寒水，摆出全力以赴的姿态，游走逐渐加快。

断肠箫屹立中心，黑箫徐举，冷然凝立，任由兄弟俩在四周进退游走。

第一圈、第二圈……

圈子逐渐缩小。

蓦地身后一声冷叱，公孙雄从身后出剑了。

断肠箫不加理睬，不屑回顾。

剑啸乍隐，这一剑是佯攻虚招。

第三圈、第四圈，公孙英又绕到前面了，一声沉叱，疾掠而上剑发似电，猛攻断肠箫的左肋。

公孙雄在后面，斜向出剑。

断肠箫哼了一声，斜向出剑。

兄弟俩几乎同时暴退，攻出的剑随身形而动，远出丈外脱出黑箫所发的无俦劲道范围。

这瞬间，断肠箫嗯了一声，身形一晃。

兄弟俩游走，眼神一变。

“鼠辈该死……”断肠箫突然厉声咒骂，蓦地大袖一挥，罡风乍起，身形电射而出，投入枫林如飞而去。

公孙英骤不及防，走避不及，被风震得摔倒在地，连滚三匝灰头土脸。

“哥哥，快追！”公孙雄急叫，首先追出。

只追了几步，发现乃兄不曾跟来，扭头一看。乃兄正狼狈爬起，一惊之下，失去衔尾急追的机会。

八

彭允中与黑煞女魅饱餐了一顿午膳。他甚至喝了半葫芦酒。

黑煞女魅表现得亲热极了，不时夹了菜往他嘴里送，把他窘得脸红耳赤，想拒绝也拒绝不了。

在河边洗漱毕，他的目光又警觉地四和张望。

“允中，我看你神经兮兮地像是惊鹿，又在看什么呀？”黑煞女魅笑问：“晚上有事呢，你不打算好好休息养神吗？”

“这地方我总感到阴森森地，充满凶兆。”他剑眉攒得紧紧地；“真的，我就是放心不下。”

“又在疑神疑鬼？”

“我觉得，我忽略了些什么。”

“你呀，你忽略了我。”黑煞女魅轻佻地白了他一眼。

“我忽略了你？”他一怔。

“你忽略了我是一个美丽的姑娘。”

“废话！你本来就美丽。”他笑了：“你总不能要我无时无刻赞美你吧？”

“你……”

“你先休息，我要到处走走。”

“胆小鬼！”黑煞女魅推了他一把：“我可不陪你穷紧张。”

小河仅宽三丈左右，对岸野草丛生，杂林错落。

自从他俩到达之后，对岸的草木丛中，有一双阴森森的怪跟透过草木的空隙，远远地监视着他俩的动静。

一个杰出的、感觉敏锐的猎人，常会察觉出潜伏着的猛兽正窥伺着他，虽然他并不知道猛兽在何处。

有些人也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官能，玄门弟子称之为未卜先知的神通，佛门弟子将之列为六识之一。

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类所失去的本能之一。

黑煞女魅就没有这种本能，所以一直就认为彭允中疑神疑鬼的。

彭允中像一头伺鼠的猫，在草木丛中潜行极少发出声息，他小心翼翼地留意四周的动静、时走时停，飘忽如鬼魅。

他本能地感觉出小茅屋不安全，可惜他的道行浅，不知道潜在的危险究竟在何处？又是什么危险？

他只能盲目地搜索，愈搜愈远。

经过一处竹丛，他突然向下一伏，像一头猛兽发现了入侵的同类，浑身刚毛耸立，蓄威待发。

片刻，他迅速地站起，脚下毫无声息发出，绕至竹丛后面。

他呼出一口释重负的长气，警戒的神情一懈。

竹根下，仆伏着神智已经昏迷的断肠箫。

他走近将人翻转，心中一宽，这人仍然活着。

那支古怪的黑箫，静静地躺在这人的身旁。

略一试探察看，不由苦笑。

他对迷魂药物不算陌生，不用详细检查，便已知道症结所在。

他将箫拾起，插回那人的箫囊，将人抱起往原路退走，到了百步外的一座小荷池旁。

用荷叶兜水，往那人的头胎上一泼，然后在一旁席地坐下，等候那人清醒。

奇怪。怎么好半晌仍无动静？刚想再次察看，一声响、眼角看到有物移动，右肋已挨了一下重击。

功臻化境的人，意动神动，眼角有所发现，便会本能地立生护身反应。

他本能地急急运功抗拒，可是，袭击他的人是断肠箫，功臻化境的武林怪杰。

他滚跌出丈外，扭身斜跃而起。

“你这老狗！”他破口大骂：“我救了你，你是这样谢我的吗？”

断肠箫正摇摇晃晃站起，狠狠盯着他。

“唔！好像老夫打错你了。”断肠箫从衣袋内摇出一只小荷包，取出里面的一只小玉瓶，倒出一颗丹丸吞下，脸上毫无愧疚的表情，似乎打错了就算了。

“你本来就打错了。”他揉动着被打处牙痒痒地说：“你中了迷魂的药物，躺在半里外的竹丛中像条狗。在下不能见死不救把你抱来水边救醒你，你却恩将仇报，简直岂有此理。”

“你来这鬼都没有的地方干什么勾当？”断肠箫不理睬他的指责。

“我高兴来，就来了。”他气呼呼地说。

“唔！你像是很有个性，倔强得很。哼！你知道老夫是什么人？”

“我管你是什么人？”

“救了我，你将后悔。”

“你这老狗说的不是人话……”

话未完，断肠箫突然冲上，一耳光掴出，快逾电闪。

他向下一挫，一记扫堂腿反击回敬，同样迅捷绝伦。

断肠箫估计错误，吃了一惊，跃起、前掠、出腿、猛攻他的头部。

他仰面背部着地，侧滚而起，后滚翻先腿上头下飞升，身躯接着划出一道快速美妙的降弧，飞跟而下，双脚后端断肠箫前跃的背脊。

这种身法神奥诡奇得不可思议，人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他竟然能化不可能为可能，大大出乎断肠箫意料之外，更为吃惊，足不点地扭身侧旋，险之又险地总算躲过他这一记神妙绝着。

交手之快。几乎在同一刹那发生和结果。在气势上，断肠箫显然棋差一着输了一分两分，两次反击皆妙到颠毫、几乎得手。

“咦！”断肠箫闪在一旁讶然惊呼：“你这愣小子到底是人还是鸟？鸟也不可能倒转向上反飞呀！”

“老家伙。你很了不起。”他也大感惊讶：“你空中旋体扭转移位的身法，快要修至凌虚大挪移境界，我算是服了你。”

“好手难寻，来，愣小子，分个胜负。”断肠箫掖起袍袂叫。

“算了算了。我年轻、等我活到我这把年纪，恐怕早就讲话流口水，咳嗽屁又来了，算我输好不好？”

“服输你还不滚？还赖在此地做什么？”断肠箫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

“你他娘的像头又臭又蠢的老驴。”他笑骂，扭头大踏步便走。

断肠箫被骂得火起，猛地飞跃而上，虚空向他的背影一把抓出，相距

足有丈二。

一声长笑，他斜向飞翻，美妙地连翻三匝，旋了大半个圈子反而到了断肠箫的身后。

等断肠箫势尽落地，转过身来时，他已再次腾身而起，后空翻腾远出三丈外去了，而且一落地便消失在草木丛中。

但听草声簌簌，刹那间便形影俱消。

“咦！这小子真的会飞，而且会折向翻腾而飞。”断肠箫讶自语：“浑金玉，倒是怪可爱的。唔！你跑不了的，我倒要看你在这里搞什么鬼。”

小茅屋地势稍高，距小河边约有十余步。

黑煞女魅坐在河岸边，正在梳理半干的一头秀发，突然发现身后侧站着一个人。

“哎呀！你想吓死人吗？”她几乎惊跳起来，看清来人却大发娇嗔。

彭允中站得笔直，不住向对岸用目光搜索。

晚春水涨、河宽约三丈，对岸的地势略低，由于水涨而形成约两丈宽的水浸地带，水面可看到菖蒲或茅草的叶尖也像水草。

更外侧，是初生不久的荻草或嫩草。至于水浸地带是不是泥沼，可否涉足，就不得而知了。

万一是泥淖陷进去可不是好玩的。

“我想过去看看。”他信口说：“那一带草木阴森、很可能藏了些什么不测。”

远处潜藏在草木丛中的那双怪眼，极有耐心地监视着这一面的动静。

“像你这样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紧张兮兮，早晚会发疯的。”黑煞女魅站起来妙曼地掠发：“你到底烦不烦呀？你该洗一洗，赶快回屋睡一觉，免得晚上精务不济。”

说完，袅袅娜娜往小茅屋走，临行回眸一笑，流露出绵绵的万种风情。

他解下腰帕脱了靴袜，走入水中，一面洗头脸，仍然一面向对岸察看，但过河的念头，却因而打消了。

至少，他已经了解这一带河岸的地形状态。

他盥洗的这面河底，淤泥深仅及踝。水色虽然不清澈，水流并不急。

他却知道这种泥底的小河，从水面看不出凶险，其实相当难测，不谙水性的人，一陷进去恐怕就出不来了。

回到小茅屋，温暖的阳光下，四下里静静悄悄。而四周稍远处的草木葱茏内，却阴暗苍郁静得可怕。

黑煞女魅披着一头秀发，等候发干，全身黑，只露出红馥馥的脸庞，显得可爱而又有点阴森的感觉。

“明天，我和你进城一趟。”黑煞女魅抬头向他嫣然微笑：“早些歇息啦！”

他掩上竹门，在一旁坐下。

鼻中嗅到女性的芳香，和稻草不太难闻的味道。

“进城有何贵干？”他问，用腰带擦干披散的头发表。

他洗了头，也成了一个披发怪物。

“给你买衣着呀！人是衣装，佛是金装！你穿是那么寒酸，连狗都不怕你。”黑煞女魅一面说，一面移坐过来：“来，我替你整发……”

“不必了，还没干。”他一口拒绝，脸一红：“我自己会，我觉得衣着愈

随便愈好。

你带有侍女，当然不嫌麻烦。我可不需要带随从，愈简单愈好。”

黑煞女魅不理睬他的拒绝，坐到他身后替他拭发整发，表现得极为亲热。

“你家里一定姐妹很多。”黑煞女魅说。

“正相反，我兄弟姐妹都没有。”他笑笑：“你根据什么瞎猜？”

“你的态度随和得很。”黑煞女魅说：“我见过许许多多年轻子弟，稍坐近些，要不脸红耳赤，就故意装得正正经经发僵，你不会。要不，你就是曾经和许多女人厮混过，对不对？”

“见鬼，一点也不对。”他笑了：“早些年，我娘也有时候替我束发，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在城里赌场中鬼混、不错吧？地藏庵附近那些地方肮脏得很，是水怪许先包娟包赌的混帐地方。嫖赌不分家，你……”

“嗨！你一个大姑娘，说这种话一点都不脸红？你……”

“少贫嘴！”黑煞女魅拧他一把：“我一个江湖女英雄，见过大世面，敢作敢为，我什么都不怕，还会杀人呢！好好招来，在地藏庵是不是有相好？”

“见了鬼啦！我一到了那地方，眼睛里除了跳动的色子，么二三四五六之外，什么都看不见。那地方是有许多粉头，我连碰都没碰过，少胡说八道。”

他看不见身后黑煞女魅的神色变化，信口胡扯神色从容。

不错，他在地藏魔鬼混，意不在赌，更不在嫖，而是借此掩饰他侦查蓝六爷的行动。

他对年轻的异性，其实并不陌生，在那种地方，难免与那些风尘女郎照面，毫无机心毫无所求地说笑、他毫无他念。

在家时，紫菱小姑娘几乎算是他的玩伴，接触久了，相处也就泰然。

一个男人如果对异性不存非分之念，情绪就不会反常，天地间男女各占一半，没有什么好怪的。

“我相信你。”黑煞女魅满意地转移话题：“我问你一件事，你可知道府城的蓝六爷？”

他心中一动，大感意外。

蓝六爷蓝贯全，冷面煞星韩登。

“听说过，高邮的富豪。”他泰然地说：“咦！你怎么知道蓝六爷？”

“你在飞天豹那些人的口中，可曾听说过他们提及蓝六爷其人其事？”

“这……没听说过，他们从不对我说及旁的事务。姑娘，你问这些……”

“我知道他们在高邮，不仅是坑害了你一个人，还作了其他血案，包括害死蓝六爷，这些混帐东西无法无天，我要查一查他们到底还做了些什么勾当。”

“哦！听他们说，你也并不是什么好人，怎么有兴趣查他们的坏勾当。”

“咦！我并不认为我很坏，你……”

“我不配过问谁好谁坏。”他有意回避问题：“一个初闯江湖的人，最忌先入为主，必须多看多听，决不可以耳代目：对不对？”

“如果我是坏人，你就不打算和我……”

“你真的坏吗？”他打断对方的话。

“很难说，天地间没有任何一个坏蛋承认自己坏。”黑煞女魅技巧地说：“同时，坏的标准也人言人殊。”

好与坏并不是绝对的，连当事人也不易分清。此中牵涉到利害关系，对你有利，就了；对你有害……”

“不谈这些乏味的事。”他有意终止话题：“我说飞天豹同样的认为我坏，因为我洗劫了他们的财物。咦！你怎么替我系儒生结？我要梳道士髻。”

“道士髻？”

“该说是懒人髻？”

“不可以。”黑煞女魅坚决地说：“我要把你打扮得像临风玉树，我要让江湖朋友深刻地认识你这朵武林奇葩，你会让这几年来崛起的年轻俊秀失色，你……”

“哈哈！你真会奉承人……”

“我从来就不奉承人，黑煞女魅只会受人奉承。对你，是例外。”

“真的呀？我……”

黑煞女魅突然把他拖倒，不由他有所反应，幽香阵阵的火热胴体，已经压在他壮实的胸膛上，灼热润湿的樱唇，贴上了他的脸颊。

起初，他感到浑身发僵。

接着，美妙的感觉君临，气血开始不稳定，呼吸随着黑煞女魅激情的娇喘而变得急速，心跳加快了三倍。

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抱住了这火热的胴体。

突然发生前所未有的情绪变化，变化得太意外，冲击力也因之而极为强烈。这片刻，他几乎迷失了自己。

但当他的手，接触到他不该接触的部位，他吃惊了。

猛地将手从黑煞女魅半裸的胸怀中抽出，一把将那令他心荡神摇的火热的胴体推开，一跃而起，发疯似的推开门奔了，直奔河滨。

片刻之后，他满头湿淋淋地站在门口。脑袋浸在凉水中好半晌，他已经可以控制自己的激情了。

“我很抱歉。”他回避黑煞女魅火热的目光：“给我时间，让我好好认识你。”

“有此需要吗？”黑煞女魅平静地梳理自己的头发。

“有。”他说：“不然，我会有犯罪感觉。”

“你好像看得很严重。”

“是的。”他肯定地说：“两个彼此一无所知的男女，在一起本来就有点反常。比方说到现在我还不识你贵姓芳名。”

“这重要吗？”

“你愿意告诉我吗？”

“我可以随意捏造一个姓名。”

“我不满意。”

“黑煞女魅……”

“绰号能代表你的情意吗？”

“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我愿意等。”他深深吸入一口气，信手掩上门：“我要小睡片刻。”

“这一小睡”，直睡到黄昏届临。”

傍在他身旁入睡的黑煞女魅、反而比他先醒。

“喂！该醒了吧？”黑煞女魅摇醒了他：“你真是个奇怪的男人，竟然睡得那么平静香甜。难道说，我没有吸引男人的丝毫魅力。”

“与你无关。你是个迷人的美丽姑娘。”他站起伸伸懒腰，发觉屋内幽暗得像是黑夜了：“问题在我，我很少有机会无牵无挂地倒头大睡。”

“我知道，在船上你一直就担惊害怕。”

“是的。”

他这几天虽然有忧虑，但还不至于担惊害怕。

他真想说：“我们彼此都在欺骗对方。”

不过，他说的也有一半真实的。

自从开始习武以来，他吃尽了苦头。

长大了，比往昔更苦。

晚上，他要出湖打渔。

白天，他要练功，练家传的武功，练他那位不为外人所知的师父，所授的奇功秘技。

后来，又学神鹰传授的绝学。

每天，他觉得最可爱的东西、就是那张床。

可是，在他床上安睡的时刻太少太短了。像这样没有人管束监督的甜睡，真是太少太少了。

黑煞女魅将包食物的荷叶包摆好，而且，用火折子点亮了油灯。

“饱餐一顿，二更初咱们再动身。”黑煞女魅说：“记住，我要活的。”

“什么活的？”他惑然问。

“活的接引入魔。”

“哦！废话！”他恍然：“我同样要向他讨陷害我的口供，当然要活的啦！”

两人一面进食，一面闲谈。

不片刻，他喝干了葫芦里的酒，脸上有点酒意。

掩上的竹门，突然支嘎嘎地怪响，似乎被风所吹动，自行启开了。接着微风视然，灯火摇摇。

“咦！”黑煞女魅讶然轻呼。

风突然转急、竟然发出呼啸声，灯火跳动。

“怎么会有怪风？”黑煞女魅一蹦而起、要将竹门关上。

他手急眼快，一把拉住了黑煞女魅。

“躲到壁根下。”他低叫，吹熄了灯火、黑暗重临：“有古怪，沉着应变、移位！”

黑煞女魅只感到手上一轻，身旁已一无所有。

风仍在呼啸，竹门时开时合，发出刺耳的怪响。片刻，外面鬼啸声时高时低，时远时近，配合着风声、令人闻之毛骨悚然，心中发冷。

躲在壁角的黑煞女魅，惊得心底生寒，不住发寒颤，缩成一团毛发森立。

绿芒一闪，门外飘入一围海碗大的鬼火。

碓嗽反声渐近，比鬼啸更令人心寒。

第二团鬼火飘入，第三团……

怪风似乎已经停了，但气流的旋啸声仍然时起时伏。

全屋绿芒隐隐，随飘入的鬼火数量增加而逐渐增强。

黑煞女魅猜伏在壁根的稻草中，颤抖愈来愈猛烈。她自己以为自己胆子很大，以鬼魅作为绰号，真正发觉有鬼魅出现，却吓得魂飞魄散。

终于，她听到鬼笑声发自耳畔。

她虽然惊吓过度，但本能的反应却不由自主抬头。

“天啊……”她发出可怖的惊叫、叫声不大，但刺耳已极。

绿芒闪烁中，她看到眼前出现一双几乎并贴在一起的鬼皱纹和像血污的线条，加上张开的血盆大口，你说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接着，她看到一双可怕的，鸟爪形的手掌搭上了她的左肩。

她的脸早已变得苍白失血，这时在绿芒鬼火的映照下，更是扭曲变形。

假使这时她能有一面镜子，一定可以发现她自己的面孔，比这两张并在一起的鬼面孔更难看，更恐怖。

“呢……”她终于崩溃了，随即昏厥。

两张并在一起的鬼面孔分开了。

原来是两个披了淡绿色软丝袍的女人，在绿色鬼火映照下，具有隐形作用，如不胆大心细，惊吓中很难看出其中玄虚。

两个女的头故意并靠在一起，所以黑煞女魅所看到的，只是联在一起的两个鬼头，视力的错觉令她魂散魄飞。

“噢！那个男的呢？”一个鬼女讶然轻呼。

“是啊！男的呢？”另一个也反问。

斗室四壁萧条，一目了然，彭允中形影俱消确是不在屋中。

“可曾看到有人出去？”第一个鬼女向外叫问。

门外出现一个穿灰道袍的老道婆，鹰目炯炯面孔阴森冷漠，鹰勾鼻，颊上无肉。

“贫道守住门口，不曾看到有人出来。”老道婆用刺耳的嗓音说：“怎么啦？”

“问问二师姨。”

“她守在屋后，有发现一定会打招呼的。”老道婆说。

“大师姨，真的没发现有人出去。”

“你不相信贫道的话？”老道婆沉声问。

对话中的称谓相当奇特，很令不知内情的人迷惑，弄不清她们之间的辈份。

“弟子……”

“到底怎么啦？”

“男的不在屋内。”

“真的？不可能。”老道婆一惊，急步抢入。

“开门的瞬间，我的确是发现两个人。”第二位鬼女取下了鬼面具，露出一张秀丽的面庞：“奇怪，怎么不见了，难道他会变化？会五行遁术？”

“出去搜！”老道婆叫。

门外，出现中一个同样丑怪的老道婆，比第一个老道婆稍小几岁，道髻的白发也淡些。

“你们怎么啦？”另一个老道婆在门外问。

身后，鬼魅幻形似的，出现彭允中高大的身影。

“她们在寻找。”他沉静地说：“我与那位姑娘在此地歇息，与诸位无仇无怨，素相识，不知诸位因何扮鬼吓唬可否明告？”

老道婆转身恶颜相向，跃然欲动。

“二师姨，请让弟子与他说明白。”第一个鬼女一面说，一在打手式要老道婆退入茅屋：“我们在此约会对头，距会期还有两天。你们鬼鬼祟祟闯来

我们认为你们是对头派的踩探的人。”

“诸位料错了。”他苦笑。

“真的呀？”鬼女的嗓音变了，变得十分悦耳、不带丝毫鬼气，而且取下鬼面具笑容相常动人：“按情理，你两人确也不像是先期前来踩探的人。”

“真的。”他消了几分戒心：“我们是冲接引人魔那引起人而来的，他们有五艘船泊在江边今晚正打算与他们了断一些恩怨是非呢。”

“哦！可能真的误会你们了。接引人魔车行健？他是天下三魔之一，十分可怕的老魔，你们敢向他挑衅？”

“是他们找上了我们。”

“难怪，那老魔是不饶人的。我们与他也有一些过节，何不进来谈谈？误会不是难解释的。”

“对，希望诸位相信在下的解释。”

他泰然举步往门口走，黑煞女魅已经被制，他非进去解释不可。

称为二师姨的老道婆并没有进屋，站在门外右侧，脸色相当难看。

刚踏入门口，突变骤生。

老道婆二师姨突然出手攻击，一掌拍在他的背心上。

他骤不及防，没想到对方请他进来解释，却又突下毒手攻击他缺乏江湖经验，不知江湖的险诈，吃亏自在意中。

这一掌真够狠毒阴险。

要不是他与黑煞女魅到达此地时，便已深怀戒心，从早到晚都随时提防意外不测，这一掌就足以要了他的命。

他的身躯如受万斤巨锤所撞击，直向屋内幢去。

叫大师姨的老道婆抢进一掌削出，劈他的右颈根。

同一瞬间，第一个鬼女的小蛮靴，扫在他的右腰上，打击力道可怕极了。

当他发觉有变时，也就是安全的时候了。

除了二师姨那一掌发自他身后，他无法及时发现而吃了苦头之外，颈根一掌与腰间一脚，已经无法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了。

他所练的奇奥护身内功，能在神意一动中发出快速的防护力除了功力比他深厚的人外，能给他致命一击的人还未曾有，只能造成并不算严重的伤害。

第二个鬼女晚了一步，随后跟进伸手擒人。这瞬间，他扭身摔倒蓦地风生八步，绿芒四散！

四个女人只感到劲气袭人，眼前生花，看到人影倒地，看到依稀的人影滚动，眨眼间便像轻烟般消失了。

最后只听到一声砰然大震，屋侧一座草编的墙倒了，夜风一吹，鬼火四散熄灭，四周漆黑一片。

“咦！这家伙是人还是鬼？”四女几乎同时惊呼。

她们穷搜四周，许久方失望地返回。

黑煞女魅静静地躺在干草中昏迷不醒，不曾目击这场不可思议的变化。

四周漆黑一片，虫鸣此起彼伏。

两个人相对而坐在草丛中，草高及腰，不走至切近，决难发现他们。

断肠箫坐姿懒散，像在假寐。

彭允中的坐姿是玄门的五岳朝天式，浑身热气蒸腾，衣裤被汗水湿透了，几乎可以绞出水来。

他们已经坐了一个更次。

一个更次是一个时辰，漫长得令人心焦。

终于，彭允中呼出一口长气。

“伤势控制住了没有？”断肠箫问。

“老前辈的灵丹，真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彭允中沉静的说：“谢谢！”

“不必谢我。现在，我不欠我什么了？”断肠箫的语气仍然乖戾。

“好，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老前辈，那些扮鬼行凶的人，到底是何来路？”

“你不知道她们？”

“晚辈闯道不过几天工夫。”

“那就难怪了。王屋山有座百了谷，里面住了一个阴毒无耻的女道姑无常散仙。那两个扮鬼的女郎，是无常散仙的得意门人镜花仙姑任桂，水月仙姑任兰。那两个老道婆，是无常散仙的忠仆，已获无常散仙的真传。”

“老前辈与她们……”

“她们是找我断肠箫的。我提早来，她们比我来得更早。约会的地方，就是那座小茅屋。”

“我怎么这样倒楣？”他苦笑：“专碰上这种热闹，大概流年不利，冲了太岁。”

“你说你是初出道没几天的？”

“不错。”

“以你的身手来说，天下大可去得。但以后再粗心大意，前途黑暗得很。最近几年来，武林朋友静极思动，好手纷纷露面。

年轻的一代。更是各展奇能扬名立万，你要想在江湖出人头地，将会与那些高手宿发生利害冲突。”

“晚辈颇具自信。”

“很好。信心是不可或缺的，但武功并不是万灵丹，你必须明白。”

“晚辈将小心应付。”

“你认识三山别庄的公孙庄主？”

“不认识。”

“那老混帐是黑道巨擎，武功平平，却有一双满怀机诈、面呈英华的儿子。老夫一时失察就是栽在他们迷魂散气的奇药上。日后，你会碰他们的。”

“可能的，老前辈。”

“送你十粒解药。”断肠箫将一只小纸包丢过：“天地间绝无入鼻即昏，触体即死的迷药毒药，只要发觉些少异状，立即服下，尽快远避、这是保命的金科玉律。”

“晚辈多谢厚赐，感激不尽。”

不必放在心上，就算是补偿你无辜涉入老夫的事，几乎送命的代价好了。”断肠箫挺身而出：“老夫一生中，只欠了一个女人的债，所以也不希望别人欠我的债。好自为之后会有期。”

黑影冉冉而逝，奇快绝伦。

河对岸里余的一座树林，东南角有一座大池塘。荷叶田田，晚间不走

近，不易看出是池塘。

塘边林缘，搭建一茅棚，可蔽风雨。

两个老道婆名分上地位低。但两位美道姑却作不了主，由那位称作大师姨的老道婆暗地里主事。

事先，她们已测探过小河，认定断肠箫不谙水性，过不了河。即使谙水性，也不会脱光衣袍游过河来察看，所以躲在河的这一面，白天在远处监视，晚上推进至河潜伏，严防断肠箫提前赶到小茅屋附近设埋伏。

她们没等到断肠箫，却等到无意中闯入的彭允中和黑煞女魅。

她们没想到，断肠箫救走了彭允中。

她们是利用竹筏渡河的，白天拖上岸藏在草丛中。如果白天彭允中曾经过河侦查，很可能找出竹筏来。

四个人坐在茅棚内，她们不需派人警戒。

太过自恃的人，早晚会倒楣的。

她们没料到，彭允中不是名人，而是水性超尘拔俗的蛟龙，敢于脱光衣裤游过河，不怕有失身份的年轻闯道者。

黑煞女魅被捆了手脚。蛟筋索十分霸道，可以随肌肉胀缩，缩骨功也脱不了身，力大如牛的人也挣不断。

她被推倒在地在上，四个老少道姑围坐在她四周和她盘问。

天色漆黑，她看不清四个道姑的面貌。

幸可告慰的是，她知道对方是女人。

她是聪明人，知道该说些什么话以免皮肉受苦，便将与接引人魔一群人结伴向三山别庄寻仇，中途与彭允中的联手经过一一招供。

知道所擒的人是黑煞女魅、四个老少道姑显得相当兴奋，但对彭允中的身世存疑。

不信彭允中是一个平凡的打鱼郎。

“好啊！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煞女魅。”镜花仙姑欣然说：“这几年来，你在江湖道上干得有声有色，已经成了年轻一代江湖男女中，成就甚高的女英雄，失敬失敬。”

“你们到底是何来路？”黑煞女魅硬着头皮问。

“身入王屋，一了百了。”

“百了谷？”

“不错。我姐妹奉师命出道、已经两个月了。”

“我黑煞女魅冒犯了你们吗？”

“没有。”

“那……”

“数有前定，小妹妹。”镜花仙姑得意地娇笑：“这几年来在下各门各派，革莽龙蛇都在培植人才，扩充实力壮大自己、百了谷不甘人后，也不例外。”

“你是说……”

“你既然落在我们手中，你只有两条路可走，投效本谷，或者死。你死了，我们就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小妹妹，你明白本仙姑的意思吗？”

“我明白。”黑煞女魅心中叫苦：“有我做你们百了谷的爪牙，你百了双妹便向成功的途劲迈进了一大步，身份行情看涨，压倒了黑煞女魅，便足以平空高涨三倍。”

“你是个明白人。”

“我宁可死掉。”黑煞女魅爆发似的尖叫。

“劈啪！”镜花仙姑给了她两耳光、打得她眼冒金星，口中冒血。

“你给我放明白些。”镜花仙姑凶狠地说：“杀死你，百了双妹同样可以行情看涨。”

“你不要神气，你敢和我黑煞女魅公平决斗吗？用阴谋诡计决不可增加你们的名望，胜得了我黑煞女魅，才能树立你们的声威地位。”

“你在说外行话，小妹妹。”镜花仙姑格娇笑：“当我用绳索套住你脖子。拖至各地亮相示威。谁知道我是用什么手段擒获你的？”

不客气地说，你那两手鬼画符武技，不登大雅之堂，凭你还不配与百了谷的门人公平决斗。”

“你要不要试试？哼！”

“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和你游戏，那会误了我们的正事。能省些劲，我何必浪费精力？说，你答不答应？”

“不答应！不答应，不……”

大师姨老道婆一伸脚，多耳麻鞋尖，准确地堵住了黑煞女魅的嘴，叫不出声音了。

黑煞女魅感到一阵恶心，几乎呕吐。

“师姐，让我来治她。”水月仙姑说：“我去抓把烂污泥，塞住她的五官。”

破风声入耳，接着泥块呼啸而至，最先一块击中了镜花仙姑，泥块粉碎，在镜花仙姑的右肩背爆裂。

四个人几乎同时跳起来，愤怒如狂。

草声簌簌，有人奔逃。

镜花仙姑与老道婆二师姨，暴怒地跃出棚外飞赶。

用泥块掷击的人，逃向是里外的小河。

两道姑看不清人影，仅能循声狂追。

片刻间，便追到小河旁。

逃走的人已经不见了，也听不到逃跑的声息。

“分向上下游追搜。”水月仙姑向二师姨发令：“二师姨请负责上游。这狗贼可恶，非擒住他不可。”

水月仙姑向下游急掠而走、远出三十步外，眼角瞥见有物快速移动，还来不及有所反应，凶猛的劲道及体。有人撞及背部。

“噗噗”，水月仙姑反应超人，及时用肘后攻，两肘尖几乎同时撞中身后那人的双肋。

像是撞在韧甲上，身躯已被身后的人冲得向左前方跌出，一双铁臂将她连手带腰拖得结结实实。

“扑通……”水响震耳，两人同时落水。

她不会水，愈挣扎愈糟。

喝饱水即将呛得昏迷的前一刹那。她总算明白自己是被一个赤条条的人，将她撞入河中的。

她一双肘尖的力道，完全不发生效用。

老道婆二师姨失望地返回茅棚，发现水月仙姑还没回来。

“咦！二师姨、二妹呢？”镜花仙姑在棚外惊问。

“我们分头追的。”二师姨说：“该快回来了。”

“看清是什么人吗？”二师姨冷冷地说：“只看到忽隐忽现奇怪绝伦的模

糊怪影。

真的很怪，好像是一头灰毛巨猿。”

黑夜中，把一个赤条条的人看成灰猿不算走眼。

“巨猿？”大师姨不安地说：“胡说也该有个谱。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蛮荒绝域？四川巴山？”

“总之，是个奇特的东西。”二师姨肯定地说。

西面不远处、突然传出一声女性的尖叫！

在这种荒僻的夜空中，听得极为真切刺耳。

两个老道婆似乎心意相通，不约而同飞跃出棚。

看不见形影，却听到草木急速擦动声。

两个老道婆耳力极为敏锐，脚下一紧，循声狂追。在草木丛生的黑夜
里追逐，危险性增大十倍。

但两个老道婆艺高人大胆，不顾危险放胆狂追。

落后丈余的二师姨轻功并不比大师姨差。但她不能逞强超越，刚发现
脚下有异，草中泥泞纵跃不便，刚要出声示警，刚将身形放慢……

右前方怪影暴起，闪电似的抱住了前面的大师姨。

“噗噗……”怪声入耳，接着人影冲到。

二师姨大吃一惊，一跃而上，脚未沾地，双手已经抓及撞落的赤条条
人影。

她心中大骇。所抓处滑不留手。

原来是一个没穿内衣裤，浑身却裹满污泥的人体，可怕的爪功毫无着
力处，不但抓不牢，也因此而自己失去重心，人向前倾然后双脚一沉，路落
在烂泥淖里，身躯也向烂泥里栽。

面前滑出的怪人，已抱着大师姨重重地倒入泥淖中，只听到一声尖叫，
和一阵水泥飞溅的声浪。

她狂叫着向下沉，手脚把泥浆搞得翻翻腾腾，片刻间便沉落不见。在
昏迷的前一刹那，她发现自己的脚被人拉住往上拖，泥浆一呛，她终于失去
知觉。

九

茅棚中的黑煞女魅宽心地躺在干草上，她成了一个冷眼旁观的人。

镜花仙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时进进出出，睁大眼睛拉长耳朵，留
意四周的动静。

四周黑沉沉，各种野生小动物，不时发出怪异的声响，一星星萤火在
草丛间流动。少此的异声，也会使她惊跳起来。

“她们不会回来了。”黑煞女魅用上了攻心术：“你们在江湖上扮鬼计算
人，今晚，必定被真鬼作弄了。真绝，是不是？”

“你给我闭嘴！”镜花仙姑厉声说：“就算世间真有鬼，师妹和两位姨道
术通玄，鬼物忽施其技，我一点也不担心。”

“真的呀？”黑煞女魅嘲弄地说：“既然不担心，你怎么进进出出六神无

主？我看得很清楚，一有异声，你的手就接上了剑靶。喂！是降妖伏魔的桃木剑吗？”

“是杀人的剑。”镜花仙姑看走近凶狠地说：“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第一个被杀的人就是你。”

“咦！为何杀我？”

“一定是你那个姓彭的男伴在弄鬼，”镜花仙姑咬牙说：“他可能会五行遁术，在四人合击下居然能无声无息遁走。下次见面他绝对遁不了，哼！”

“真的呀……”

镜花仙姑踢了黑煞女魅一脚，把黑煞女魅嘲笑意味十足的话踢得咽回腹中。

“百了谷的武功世无其匹，百了谷的道术字内无双。”镜花仙姑的嗓门相当大：“这两年出道以来，罕逢敌手。连功臻化境，武林朋友闻名丧胆的断肠箫，也奈何不了我姐妹。

“举目江湖，只有我姐妹敢于和断肠箫第二次约斗，你那位姓彭的男伴，能比得上断肠箫吗？”

“你不要用这些大话来唬我，嗓门大并不表示你了不起。”黑煞女魅缓过一口气，也放大嗓门：“我黑煞女魅出道比你们多几年。

我也曾经见过不少自称世无其匹，宇内无双的高手名宿，他们有许多已经进了坟墓。

你既然自命不凡，为何不和我公平决斗说大话……哎唷……”

镜花仙姑狠狠地踢了她两脚、痛得她浑身发僵。

“天亮之后。”镜花仙姑冷笑着说：“我会给你公平决斗的机会，要你死而无怨。”

“我记住了。”她忍痛大声说。

破晓时分，彭允中在小河中洗净了一身泥污，穿着停当，向一旁的草丛走去。

三个女人被制了穴道，再用她们的腰巾撕开绞成捆索，反绑了双手。她们全身被泥浆所包裹，除了脸部曾经加以简单拭抹之外，其了皆保持原状，成了三个望之不成人形，可怕而又可笑的怪物。

“天快亮了，我们该准备动身了。”他拉住了牵拖的绳索，神态轻松地说：“诸位最好安分些。对那些不自爱想打鬼主意的人，在下必定好好整治一番，决不容情。”

“该死的！你要将我们押往何处去？”水月仙姑挣扎着站起大声叫骂：“你不打算让我们洗一身泥浆吗？你这天杀的坏胚！”

“押你们去交换人质。”他拖动绳索，强迫两个老道婆站起来：“你们那位硕果仅存的女人，看守黑煞女魅看得紧，不理睬外面的骚扰，躲在草棚内死守着黑煞女魅。所以，我打算用你们三个人来交换她。”

“你休想如意，我那师姐是铁石心肠。”水月仙姑顽强地说。

“我要亲见她无视你们的死亡才能相信。”他轻松地说：“她真能眼见你们被杀死而无动于衷，这种人留在世间，将是一大灾难，我会杀死她永除后患。”

“你不是我师姐的敌手，哼！”

“我承认你们都很了不起，但我也不是弱者。这几天、我会过不少武林

高手，彼此一见面就杀气冲天。这方面。你们比我强，我对杀人毫无兴趣。走吧！不要逞强。逞强对你们毫无好处。”

不管三个女人是否愿意。他领先便走，像拖了三条牛。

镜花仙姑挨过了漫漫长夜、心中的恐惧和焦躁是可想而知的了。

她心中明白，三个同伴必定凶多吉少。

当她看到彭允中牵了三个泥人，出现在晨曦中向茅棚接近，确是吓了一大跳。

当她分辨出三个泥人是她的同伴时，更是惊骇万分，心中发冷。

黑煞女魅大喜过望、知道自己得救了。

镜花仙姑机智地拖起黑煞女魅，拔剑在手，将人推出茅棚外，严阵以待。

彭允中在三丈外止步，将三个俘虏并列在一起。

“镜花仙姑，三换一，咱们交换俘虏。”他扬声说：“令师妹说你天性铁石心肠，宁可让她们三人被杀死，也不会胁迫下低头。但在下信。特地前来求证。现在，我等你一句话，交不交换？”

“敝师妹说得对。”镜花仙姑厉声说：“本仙姑……”

“哈哈！你要我相信你不顾师妹姨的死活？”彭允中打断对方的话。

“是的！”

“不交换？”

“不交换！”

“好，你我同时处死俘虏。”彭允中沉声说：“然后，你我来一次生死存亡的了断。”

镜花仙姑一掌拍在黑煞女魅的背心上，将人拖倒。

“胜得了本姑娘，再谈交换。”镜花仙姑亮剑叫：“黑煞女魅说你十分了不起，本仙姑却是不信。哼！你敢不敢与本仙姑公平决斗？”

“你很笨。”彭允中笑笑：“先交换俘虏，那就是四比三你们可以占优势的一场拼搏，而你却选择一比一。好，我答应你。”

他摘下水月仙姑的佩剑，连鞘抓在左手举步向前走。

在师妹试图挣脱捆绳，但穴道被制用不上劲，多用一分劲，便感到浑身发软，徒劳无功。

“小心他的怪异内功和身法。”大师姨放弃挣扎大声叫嚷“这小辈的内功不反震外力，但似可消力。身法滑溜如蛇，打击抓戳皆伤不了他。”

彭允中出其不意将老道婆撞入泥淖时，身上曾经受到老道婆几记致命的打击，所以老道婆知道他的内功怪异。

他不但内功怪异，也作了万全准备，事先脱光了衣裤，再在泥浆里滚了一身污泥，成了一条活跳的泥鳅。

难怪自己以为功臻化境的老道婆无奈他何，几乎所有的武林人，皆不屑使用这种赤裸搏击的绝招。

他生长在泥水中，自然而然地用来对付三个女人，可知他是一个不讲原则，不理睬浮名虚誉的人。

三个女人脸皮再厚。也不敢将他赤身搏击的事说出来。

“彭允中，小心这鬼女人的妖术。”黑煞女魅了急急向他提出警告。

镜花仙姑仍然保持昨晚的打扮、披发及腰，内穿月白道袍，外罩绿色怪披风，全身散发出妖异的气息。

唯一不同的是，脸上没截鬼面具。

两人相距丈余，面面对。

似乎四周的气流，突然发生变异，气温急降，晨曦中涌起淡淡的晨雾，更增三分妖异诡秘的气氛。

“你不要动杀机。”彭允中突然收敛了笑容：“你我不是死仇大敌。你如果凶狠的想杀我，要我神形俱灭，你也将冒同样的风险，值得吗？”

“孽障！剑出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难道你不明白？”镜花他姑身形徐动，脚下走着天罡步，剑随步法挥动：“你说得对，我要你神形俱灭。”

步法渐紧，剑舞渐急，剑气出现破风声，绿色的身影逐渐扩彭，幻化。

“不要逼我！”他高声说，移步后退。

蓦地阴风乍起，风雷隐隐，绿色的人影急剧闪动、旋舞、一变二，二变四……

无数绿色的人影形成合围、万剑汇合。

一个淡淡的人影，带着一缕剑芒，突然破空上升，冲破云雾似是破空飞去，远出三丈外。

要地手脚急剧挥动。身形盘旋折向、划出一道美妙的半圈降羸，接着像流星般焕然疾落，消失在及腰茂草中。

全神贯注旁观的人，注意力皆放在云雾腾涌中的急剧旋舞人影，却没留意上空有人穿破云雾而出。

即使留意了，也不知是真是假，飞升的速度太快了，很难正确分辨人影，也许认为是云雾变异的一部分。

“噢！”云雾汹涌中、传出镜花仙姑的惊呼声。

人影去势如电，逝影依稀，似是掠草梢而过，三闪二闪蓦而消失。

镜花仙姑破雾而出。游目四顾。

“你们看到他遁走吗？”镜花仙姑向远处的三位同伴高声问道。

“没有呀！你不是用炼魂阵困住了他吗？”大师姨也高声说：“大小姐，你行阵的道力精纯多了，很可能把他炼化了呢，找找看。”

“没见到血光，没嗅到血腥……”

“该有布帛破巾……”

“没有……哎呀！那小贱妇不见了……”

摆放在三四丈外草棚前的黑煞女魅，确是不在原地，像是平空消失了。

“把我们解开，师姐。”水月仙姑急叫：“他会五行遁术，我们用搜魂术搜他出来。”

他并未练至通玄境界。不可能远走，一定附身在这附近某些草木上。”

彭允中和黑煞女魅在三山别西面的辽湾乱岩堆中，坐在几株杂树下，轻松地进食。

一旁。搁着他俩曾经被百了谷妖女没收的两个包裹。

他不但救走了黑煞女魅，而且带走了放在草棚内的包裹。

“你是怎么脱出妖女的妖阵的？”黑煞女魅笑问。

“当然是逃走呀！”他笑笑：“我搜过水月仙姑三个人的百宝囊，知道他们的伎俩，我对这些旁门道术不算陌生，她困不住我。”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黑煞女魅追问。

“是的。”他正色说：“练武人气壮心雄，兵刃在手便自以为可以威服天

下，其实刀剑技击威力有限，以声色杀人却威力无穷。

术无所谓正邪，用之正则神通，用之邪则为邪术。

不论神通或妖术，皆不脱声色二字。只要你能以正、自信、刚毅，不轻敌也惧敌，自会百邪回避，堪可自保。”

“你胜得了那镜花仙姑吗？”

“这……不能、”

“为何？”

“这……”

“我与她无冤无仇，杀念一生。首先我自己就理亏。有伤天和不合人道，在心理上我就输了一着。”

“傻瓜！她要杀你，你是理直气壮的自卫杀人，你不是理亏的一方，你不明白其中道理，以后会吃大亏的。”黑煞女魅苦笑着说。

“我了解你或许有道理，而我也认为我有道理。有理说不清不谈这些，耽搁了一夜，得找地方歇息。”

“就躲在这里不好吗？”黑煞女魅分向两边指指点点：“东面可以看到三山别庄的动静，西面可以看到江湾五艘船的活动情形。只要我们不走动，就不会引起两方面的人注意。安全双方便好极了。”

“距两方面都太近，而且夹在两方的中间。”彭允中并不认为这里安全：“可以想像的是，两方面都会派人侦查对方的动静，这里虽然偏僻而没有路，显然正是眼线活动的好地方。”

“你就是胆子小。”黑煞女魅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双方的情势，正好从跟线口中讨消息。”

“我只担心两方两派出的不是眼线，而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厉害杀手，你我夹在中间两面受敌，凶多吉少。”

“你根本不懂。”黑煞女魅摆出训人的面孔：“接引人魔人多势众，伺机而动。三山别庄采守势以逸待劳，恃险以守，根本犯不着派人出来送死。

我敢给你打包票、经过此地的人，一定是接引人魔派出的爪牙，是我们等待取口供的人。我要知道接引人魔的主事人，到底是何来路，所以我认为这里很好。”

“好吧！我看你的性格倔强得很没有人能改变你的决定。”

“我能有今天的局面，就得力于我们刚强性格。”

彭允中不再多说、摇摇头埋头进食。

日上三竿，他俩躺在树下歇息养神。

黑煞女魅躺在他左侧，阵阵女性的淡淡幽香直往他鼻孔里钻，靠得那么紧。真令他感到有点心猿意马。

“我在想。”黑煞女魅转脸向他说：“百了谷的妖女，除了妖术可怕之外。真才实学并不出色，一比一，她们绝不是我的对手。”

“真的？”他笑问。

“镜花仙姑的剑术成就有限。”

“她在刹那间攻了我二十七剑之多，你恐怕办不到。”他毫无机心地说。

“别骗人了，你把我看成外行？”

“信不信由你。”

“我是亲自目击的，当然不信。我亲自看到她在舞剑，而不是击剑……
噢！你怎么啦？”

他已挺身跃起，将包裹踢入树后的草丛中。

“有人来了。”他低声说。

“有人来了？在何处？”黑煞女魅一惊，也挺身而起。

“东面，隐起身形。”

黑煞女魅向东面眺望，怪石、乱草、杂林。视界远不及二十步，那有半个人影？

“你总是疑神疑鬼。”黑煞女魅说，扭头一看，已失去他的踪迹，不用猜也知道他已经躲起来了。

至于躲在什么地方，却无法估计。

最后，黑煞女魅要极不情愿也往草丛中一钻，口中仍喃喃地说了三个字：“怕死鬼！”

片刻，东面的几株大树下，果然出现了两个人影。

草丛中潜伏的黑煞女魅一怔，但仍然不相信彭允中躺在地上可以听到远处的声息。

这两个人出现，只是巧合而已。

两个人并不偷偷摸摸行动，而是大摇大摆背着手走路、像是进山探幽的风雅人士。

是公孙庄主的两个爱子，公孙英和公孙雄兄弟俩，一袭青袍像两个挂剑游学的书生，英华外露，气概不凡，英俊魁伟，不可一世。

黑煞女魅眼神一变，俏巧的樱桃小口出现笑的线条。

在江湖朋友的口中，对黑煞女魅的风评并不佳，认为她是个喜欢与英俊男人打交道，裙带甚松的女人。

人是衣装，佛是金装！

彭允中也年轻英俊，但穿了贫民服青直裰，粗布裤软布鞋，头上梳个懒人髻没有发结饰物，与公孙英兄弟一比，就差得太远了。

兄弟俩并肩而行，背着手泰然低声谈笑，似乎不是前来侦查的人目光一直不向左右观察。

但接近到三丈外，兄弟俩不约而同的站住了。

两人的目光，落在黑煞女魅潜伏的草丛。

“出来吧！何必躲躲藏藏？”公孙英微笑着说，煦煦温文不带丝毫火气：“躲累了吧？何不现身谈谈？咱们交个朋友，如何？”

黑煞女魅长身而起，妩媚嫣然一笑，媚目是异采涌现，笑容动人极了。

兄弟俩同时一怔，颇感意外。

“姑娘一身黑。”公孙英微笑着说：“如果在下所料不差，姑娘是这几年来，声誉鹊起名震江湖的黑煞女魅，最神秘最美丽的可爱姑娘。”

“唷！公子爷这张嘴，话说得好甜。”她缓步相迎，袅袅娜娜莲步轻移，笑容更为动人：“你是捧我呢，抑或是存心损人？”

“天地良心。”公孙英欣然说：“在下还不曾在江湖闯荡过说的话绝不参杂机心，除非姑娘坚决自认是东施无盐，在下就无话可说了。”

黑煞女魅一怔，不住打量这两位俊逸的年轻人。

“两位是刚出道的？”她意似不信：“请教两位高姓大名，不知出身于那一位高人门下？”

“这很不公平。”公孙英笑笑：“姑娘在江湖名号响亮，但从不将真名实姓告诉任何人，愈神秘名气愈大。”

在下兄弟不才，初入江湖，也想东施效颦。隐起真名实姓，希望藉此提高知名度。

姑娘一见面就盘问根底，这算公平吗？”

“除非姑娘肯先将尊姓芳名见告。”公孙雄眼中，有诡谲的光芒闪动。

“算起来，姑娘该是江湖先进，成就蜚然的成名人物。”

公孙英继续讨好：“黑煞女魅轻功绝世，剑术通玄，听说已经名列江湖十大俊彦之一，不知肯否提携后进。允许咱们兄弟追随骥尾，在江湖历练一番，以便早日出人头地？”

黑煞女魅大感兴奋，被捧得芳心受用已极。

最近几年来，年轻的武林子弟纷纷出道。有些人扬名立万名气渐大，有些人霉星高照死在江湖！

有些人有勇无谋，一直受人驱策，

有些人闯得头破血流依然默默无闻。

她黑煞女魅是相当幸运的一个，但要想真的跻身于风云榜上的人物，还不够分量。

英雄是捧出来的。

捧，必须有人。

长辈、亲属、朋友、朋友的朋友……这都是培植实力的本钱和基础。

她黑煞女魅虽然有不少朋友，但却缺乏具有惊世绝学的朋友匡助，这就是她有意亲近彭允中的动机和手段。

现在，她碰上了更为俊秀，更具英风豪气的公孙兄弟，心中油然而生出笼络两人的念头。

“你客气。”她媚笑着说完全忘了在此地潜伏的目的：“两位既出道闯荡江湖，想必具有了了不起的真才实学。我看两位都佩了剑。”

“不错。”公孙英拍拍佩剑：“在下兄弟不敢夸口剑术通玄至少有自信可登大雅之堂。”

“唔！勇气与信心……”

“在下兄弟什么都有，勇气尤佳，信心十足。”

“你很自负。”

“不自负便是庸才，最好不要在江湖现世。”

一声剑鸣，黑煞女魅拔剑出鞘。

“本姑娘要领教阁下几手剑术。”她的口气相当托大：“能接下黑煞女魅百千剑你已经向江湖名人的途径迈出一大步。有许多名门大派子弟，就是凭本领向高手名宿挑战而声誉鹊起的。”

公孙英眼神略动。煞气乍现乍隐。

“姑娘肯指教，在下深感荣幸。”公孙英欣然拔剑；“据在在所知，许多位高辈尊的高手名宿，挟技自珍修养到家，除非大损他们的尊严威胁他们的生命，他们从不浪费工夫指教后进。姑娘的气度，在下万分敬佩与感激。”

指教，可不是拼命，也不是较技，更不相互印证。

身份地位高的人指教后学，只能守不能攻，攻也必须点到即止；而受教的人却可全力施为，极为危险吃力不讨好。

所以那些成名人物，极力避免做这种傻事。一着输，便将输掉一世英名。

公孙英一口咬定了黑煞女魅，用指教两字扣牢了她。

黑煞女魅大概被奉承得忘了生辰八字。

她先前说得相当客气：“领教”两字本来是江湖的场面话，与“指教”完全是两码子事，她应该有权加以改正的。

但她却被奉承得昏了头，没想到要纠正对方的语病。

公孙英也不给她有纠正的机会，声落人动、客气地急趋下首立即拉开马步献剑行礼。

“在下受教！”公孙英客气得反常，笑吟吟地说。

黑煞女魅在江湖以机警泼辣著称，今天碰上了更工于心计的公孙英，旗鼓相当。

两人的武功，也旗鼓相当。

按礼数客套一番，公孙英首先移位制造机会，最后移到东面攻出第一剑。

黑煞女魅在开始举剑时，便已神智清明。这瞬间，她从公孙英的眼神中，看到了奇异的闪光，看出了凶兆。

闯荡数年。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种从历练得来的经验极为宝贵，刹那间的反应便可决定生死存亡。

“铮铮！”双剑突然接触。

公孙英攻出的第一剑平平无奇，即使是外行人，也可以看出是蓄劲不发的虚招佯攻。

可是，剑出一半，虚招急剧变为致命一击，排山倒海似的浑雄劲道在这刹那间突然迸发，速度加快了三倍，剑部陡然爆发，一剑连一剑，势发雷霆。

黑影斜飞，黑煞女魅连人带剑被震出三丈外。

这瞬间，她用上了绝顶轻功，用上了借力术，在千钧一发中收劲借力外震，躲过了最可怕的第三剑。

“你好阴险！”她骇然叫。

一声长笑，公孙英狂风似的跟到，剑涌千层浪，每一剑皆用上了九成劲道。

黑煞女魅掏出了真才实学，用上了游斗术，八方飘掠走如电身影依稀难辨虚实。

在表面上看，她完成处于挨打境界，在剑山的笼罩下险象横生，她的剑连封架也力不从心。

可是，公孙英想在短期间逼她接招或逼至死角，无此可能，身影变幻如魅，剑始终无法确实控制她；

女魅的绰号，可不是平空混来的。

公孙雄大感难堪，乃兄攻了百十剑，仍然无法摸清黑煞女魅的身法变化，他自己却旁观者清，知道这样拖下去，将是不了之局，兄弟便恐将貽笑江湖，成名无望。

“游斗算什么玩意？黑煞女魅，你不配称为名人物。”公孙推拨剑高叫：“好，在下也算一份……”

身侧，突然出现彭允中的高大身影。

“你算什么一份？”彭允中拂动着手中一段两尺长、寸余粗的树枝说：“他们两人势均力敌，一个气壮如山劲沉力猛，一个轻灵飘忽身法诡奇，正好各有长处，你何必上去凑热闹？二打一公平吗？”

“去你娘的！你是什么东西？”公孙雄破口大骂，突然抡出挥剑急袭。

彭允中懒得理会，脚下不徐不疾移位闪动，手中的小树枝隐在肘后。任凭对方攻势如何猛烈，他闪动的身法依然从容不迫。

每一剑似乎皆可以击中他，但最后每一剑皆劳而无功。

攻了三四十剑，彭允中依然保持原状。

“哥，这小子比黑煞女魅更扎手。”公孙雄情急大叫，知道拖下去决难讨好。

“收拾他们。”公孙英叫。

“收拾”是兄弟俩的暗号，局外人决难了解其中的含义。

剑势狂急挥动中，剑靶的云头巧妙地旋了一圈。

彭允中缺乏搏斗的经验，但在近日的历练中，他逐渐成熟了，也逐渐知道如何发掘对方的弱点。

他逐渐摸清了公孙英兄弟俩的剑路，俩人的剑术出于一人所授，只不过公孙英的内力修为稍精纯些。

公孙雄剑上所发的剑气，也无法威胁他。

他一时技痒，看破好机，突然切入一棍点出。

小木棍长仅两尺、必须切入攻击，极为冒险。

棍尖点到公孙雄的左肩尖，轻灵飘逸快逾电光石火。

“啪！”木棍突然炸裂成数十段，是被公孙权身一剑自救，同时以护身奇功反震的结果。

“嗯……”公孙雄闷声叫，踉跄侧退，左臂抬不起来了，大概木棍所发的内劲已攻破了护体奇功，受了轻伤。

彭允中滑退了一步，身形尚未稳下，突然感到气机有异，头脑有点昏眩。

不等他有所反应，缠斗黑煞女魅的公孙英，已摆脱纠缠，长啸震天猛扑而至，抢救乃弟急似电雷。

彭允中已被剑势所控制，临危自救，猛地扭身侧倒，奋身急滚。

这刹那间的耽误，他失去掏取断魂箫所赠解药的机会，但也逃过一剑贯体的危机。

昏厥前一刹那，他听到不远处黑煞女魅倒地的声音，知道大事去矣！

“他们是断肠箫所说的公孙庄主两个儿子。”他心中狂叫。

可是，他知道得太晚了。解药藏得太隐密。他无法及时取出吞服。

黑煞女魅从乌云黑地中苏醒，她发觉自己非常幸运。

眼前幽光朦胧，好像天黑了。

她一惊而起，坐起来感到身上凉凉地。

“你醒了？”身畔传出她并不陌生的语音，是与她交手的英俊年轻人。

她这才发觉，自己身在华丽的大床上，身上一丝不挂，薄衾滑落在在一旁，她身上的衣物包括裹脚布，全放在床前的春凳上。

公孙英也全身赤裸，也没有任何布衾掩体，双手作枕以致上身抬高，盯着她邪邪地、满足地笑。

她身侧有男人这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却是唯一出于被迫的，她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这种事她一点也不陌生。

“你这天杀的狗！”她尖叫。咬牙切齿戟指猛戳公孙英的心坎。

指一出，她知道不妙，内力发不出去，用不上劲。

要点穴，指尖必须有百斤以上的劲道；要戳入人体，更需劲道两百斤以上。

当然，用指甲抓也可抓入人体，但所造成的伤害有限得很、最多只能抓破皮伤一两分肉。

女人通常善于使用指甲；

公孙英哈哈大笑，反抄住她的手将她按倒，左手五指如钩，抓住她高耸的五乳，玉乳在五指下变了形。

“你给我听清了。”公孙英沉下脸，凶狠地说。

“哎唷……”她痛得尖叫。

“今后，你如果不驯顺。”公孙英指的力道放松了些：“我妖你生死两难。”

“你……你……”

“我要在江湖扬名立万，一鸣惊人。你，就是我一鸣惊人的保证。”公孙英另一只手托住了她的下颚：“你，必须跟在我身边，做我的侍女领班，随我遨游江湖。”

“你……你杀了我……”她绝望地叫，泪下如雨。”

“啪啪！”公孙英在她的玉腿上掴了两掌。

“我不杀你，你对我大有用。”公孙英冷笑：“但你如果自杀，我不会阻止你。反正黑煞女魅做了我公孙英庄主侍女的消息，已经传出大半天了，你不死固然有大用，死了也不可惜。”

“公孙少庄主？你……”她吃了一惊。

“我，公孙英，三山别庄的大少庄主这两天才正式闯道。”

“你……”

“你与无情剑的过节，就此一笔勾销，知道吗？”

“罢了！”她不再挣扎，眼泪不再流：“我认了。”

“我知道你会认的，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公孙英再次抓住了她的玉乳，语气更凶狠：“不过，你必须牢牢记住，从现在起，你决不可生出背叛我的念头，决不可向任何一个男人瞟媚眼，不然，哼！”

“我记住了。”她完全屈服了。

当然，屈服的只是她的外表。

“记住就好，抱住我睡。”公孙英躺下了。

“你把彭允中怎样了？”她驯顺地躺下问。

“打了个半死，囚在地牢内。哼！你想他？”

“毕竟他曾经救过我……”

“我知道，他把所经过的事都招了，那家伙是个大傻瓜，对你这个人间尤物投怀送抱，居然不解风情无动无衷我可怜他。”

“可怜他，那就饶了他吧！”

“饶了他？你说得真轻松。阴司恶客长孙老伯要报被他打伤之仇，八指仙婆要报受辱之耻。

而家父要逼他交出一身绝技所学来，我警告你，千万不要在他身上转任何念头，不然……哼！”

地牢很宽，共有四间囚房，一间行刑室。

行刑室是专用来对付普通辽湖二流高手的。对付一流高手，公孙庄主

有另一套手段，那就是分筋错骨、九阴搜脉、缩筋收缩。

全是不伤外表，却比伤外表痛苦百倍的酷刑。铁打铜浇的人，也禁受不起片刻的折磨，便会魂飞魄散，精神崩溃。

彭允中蜷缩在囚室的壁根下，浑身仍在抽搐，在昏黄的壁灯映照下，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肌肉扭曲变形，每一条骨肉都在抽搐颤动。

他是近午时分被押入地牢的，在六七个凶暴对头的盘问下，受了五六种酷刑。但他除了被胁迫的经过，与及同伴黑煞女魅寻仇报复的概况外，其他一概拒绝招供。

直至天黑，他顽强的拒绝招供，先后共昏死十二次。幸而公孙庄主不要他死，不然他早就死了。

看守不给他吃喝，以便明天再进行逼供。

所有的逼供者都是行家，都知道他已经贼去楼空，气散功消奄奄一息去死不远，绝对无力动弹。连爬劲也不从心了。

因为公孙英没给他解药，迷魂效果虽已消失，但消元的效力仍在。消元，意思是禁制元气，消散不能恢复，直至元气耗尽为止。

显然，公孙庄主已决定了他的命运。

他在悄悄地运气行功，已经秘密地进行了一个半时辰，以大恒心大毅力和坚定的信心斗志，来忍受无边的痛苦，立定决心自救，冲破了重重难关。

看守坐在囚室外的小桌旁，目光灼灼观察四座囚室的动静。另三间囚空共囚了七个人，一个个萎靡不振气色甚差，有两个甚至加了脚镣。

断肠萧赠给他的解药十颗，他盛在一段寸余长的小竹管中，密封暗藏在青直裰的左侧衣边内，并没有被搜走。

他服下了两颗，药力增强了一倍。

三更之后，他已停止颤抖。

换了第三班看守，是个虬须大汉，仅在换班时察看了他片刻以为他睡着了，不再多加留意。

公孙庄主和一些一等高的高手名宿，都是内功各有专精行家，全都认为他练下了正宗内功，却不知他练有另一种神奇的练气绝学。

那是一种可以保住心脉，收敛元气，不戳破心脉绝对死不了的奇功，玄门弟子成道的根基。

四更正，斗转星移。

但地牢中是无法确知时刻的，必须，从看守换班的情形作估计。

那位看守离开了桌后的长凳，开始走动提神，信步巡视一排四间囚室。酒杯粗的铁栅，间隙不会少于半尺，可以一目了然看清每一个囚犯。

彭允中被囚在第一间，只有他一个人。

看守看清他蜷缩在后面的壁根下，似乎已经僵死多时了，用不着细察，信步巡向第二间。

第三间，第四间……

彭允中像一条软体的虫，也像一只田鼠，不可思议地蠕动着挤弄着，竟然从不足半尺的栅缝中挤出。

他的头骨，似乎可以叠合。即将出生的婴儿，头骨是可以叠合的，但一出娘胎不久，便永远不能变动了。

一只粗有三寸体径的田鼠，可以轻而异举地挤过三四分宽的地隙。

人是不可能回复胎儿阶段的，人也不是田鼠。

他，确是挤出来了。

看守刚看完第四间囚室内的两个囚人，刚要转身，脑门便挨了一记重击，腰间的一串锁匙被取走了。

放出六位难友，他从刑室取来了几个绳索，几件可作兵刃使用的刑具。

“诸位谙水性吗？”他向六位难友问：“能浮起来就成了，我们在临江一面跳水脱身。”

六位难友都是江南人，水性都过得去。

“唯一能辨方向的是天空，诸位认识紫微星吗？”他又问：“紫微在北天垣，庄北面临江。”

“老弟，为何不从庄门杀出去？”一位中年人问。

“只有庄北连着庄墙，地牢在后庄。往前走，出了庄也冲不过奇门埋伏。在下目前只剩下两成元气，连一个二流高手也对付不了。”

“我赞成跳水。”一个年约半百的人说：“咱们这几人，多少受过一些刑受了一些伤，冲不出去的。”

“诸位必须记住，要全力逃生，假使心中愤怨难消，逞强发狠报复，一旦被缠上、一切都完了。”他郑重地说：“留得青山庄那怕没柴烧？”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诸位务必记住，全力逃生，有多快就走多快，除非到了生死关头，决不可与人拼搏。现在，准备走。”

天险不可恃，三山别庄把临江一面看成天险，警戒难免疏忽了些。加以天将发白，负责警戒的人戒意松懈，等发现庄内有人中出，已来不及集中全力堵截了。

七头疯虎出柙，全力狂奔，仅在后庄墙的墙头，与三名警哨遭遇。

警锣狂鸣，仓皇赶到的高手们，只能望江兴叹，逃走的人已经鸿飞杳杳了。

镇江方面又赶到三艘船，绝剑秦国良已经获得大援，八艘大船泊在一起，岸上搭起了帐幕，把附近当为禁地。

看样子，绝剑要和三山别庄彻底了断。

闻风赶来看风色的人，散伏在附近等候好戏上场。

一连二天，双方皆在紧锣密鼓准备，双方赶来助阵的友好络绎不绝，风雨欲来，情势日渐险恶。

彭允中潜返府城养伤，府城反而是最安全的藏身处。

他身无分文，从接引人魔船上搜得的金银珍饰、已经被公孙英兄弟没收了。好在府城有许多大户人家的名园胜境，里面正好藏身。人穷志短，他只好横下心，走上了穷途末路江湖人不得不走的邪路，向大户人家偷窃。

食物需钱，买药需要钱，无钱逼死英雄汉，不偷不抢，又没有朋友周转接济，非饿死不可。

他已经感受到金钱的压力，感觉出金钱的重要。闯荡江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搞不好就会焦头烂额，满腹辛酸，甚至送掉性命。

他想到三山别庄那笔皇贡，那三十斤南海珍珠。

珍珠在珍宝店是论颗买的，皇贡的确不同凡响，论斤算，帝国王权家天下，确是写意得很。

他为何不将珍宝夺来？

他在非人所能忍受的酷刑中活过来，从鬼门关里闯出来，九死一生的

仇恨种子，深埋在他的心底。

二天一过，他大踏步迈入复原的坦途，心底仇恨的种子，也开始萌芽、茁长。

接引人魔、飞天豹那些人，胁诱他的仇恨，已被三山别庄那群人迫害他的仇恨所取代。

三山别庄、三山别庄……

地牢酷刑的仇恨，还有那三十斤珍珠！

三山别庄人多势众，高手如云，而他孤家寡人一个，唯一的同伴黑煞女魅也不知下落，她的遭遇目下如何？

他真的不愿去想，不敢想。

也许，这风流美艳的江湖浪女，已经被公孙兄弟杀死了吧？

复原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蛇神牛鬼打听消息。

奔走了一天，他心中一宽。

接引人魔的大援已到，双方正相持不下，风雨将临，大火拼正在积极酝酿中。各地闻风而来看风色的高手名宿，络绎不绝。

黑煞女魅已成为三山别庄的人，消息上说，她已经投效三山别庄，做了大少庄主公孙英的侍女。

公孙英兄弟俩的声望，突然直线上升，果然一鸣惊人。

这些消息不会影响他的情绪，只有黑煞女魅仍然健在的消息令他心宽，毕竟彼此同过患难，同食同寝感情滋长，只要能活着便足感安慰了。

当然，他不相信黑煞女魅肯甘心被人当作侍女来奴役，定然是受到公孙英兄弟的煎逼，不得不忍辱苟延残喘。

他有了第二个向三山别庄寻仇的理由。

日上三竿，他出现在南门外的桥南虎踞桥市。

虎踞桥跨运河，是南下苏州的陆路大道要津，桥南形成市街，设有简陋的码头，自用的交通船艇可以停泊。

市面相当繁荣，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包括雇请几个地棍捅仇家三两刀。

街中段的三山栈，是三山别庄设在府城的别业，藉开设栈号掩护，其实是联络站。

江湖上有任何风吹草动的声息，都由这里快速地传往二十里外的三山别庄，所以公孙庄主消息灵通，高枕无忧。

栈房在后面、占地甚广，南北百货堆满六座栈库，门面有三间，金字招牌三山栈三个字十分醒目。

起货的时光已过，店堂渐静，三五个栈丁店伙正在收拾清理店堂，柜上两个师爷正在埋头结帐。

他大踏步进入店堂，并未引起店伙的注意，皆因他穿得寒酸比店伙好不了多少。

事先已打呼清楚三山栈的底细，三山栈也不瞒江湖人。

他走近柜台，这才引起一名店伙的注意。店伙以为他要探看两位师爷结帐，同进也看出他不是自己人。

“喂！你干什么？”店伙气势汹汹逼近他厉声问，像一位天神向小鬼问话。

“来拆店的。”他也气势汹汹：“拆你这鸟栈号，有什么不对吗？”

话说得粗野，五六名店伙立即放下活计，急步涌至，把他堵在柜口，一个个像是凶神恶煞，气氛一紧。

“该死的东西！”店伙怒火上冲：“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陀了豹子胆老虎胆敢来撒野？”

“这里不是三山栈吗？”他大声反问。

“不错。”

“三山别庄的庄主公孙龙那老王八……”

店伙勃然大怒，猛地一掌掴出。

他左手闪电似的架住来掌，卜一声响，右掌已同时在店伙的小腹上着肉。

“呃……”店伙抱着小腹踉跄急退。

一不做二不休，他大吼一声，后退、侧旋、飞腿、前冲、横扫……眨眼工夫，他掌、掌、肘、腿有如狂风暴雨，把六名店伙打得鬼叫连天，仆而又起。刹那间的痛击、最后六个人摔翻了一地爬不起来了。

一名师爷吃了一惊，手一按台面跃上店堂。

“你干什么？”师爷骇然问，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六个店伙都是孔武有力，武功根基不差的好手，怎么眨眼间六个人全倒了？这怎么可能？

“在下再说一次，来拆店的。”他双手叉腰，摆出泼皮面孔气势汹汹。

“拆店？有何理由？”

“公孙庄主欠了在下一笔债。”

“什么？敝庄主是亿万富豪，欠了你的债？”师爷惑然问，生意人本能地想到钱财债。

“一点也不错。”他说：“亿万富豪欠的债更多，包括各式各样的债。有些债可以赖，也可以还，但有些债是赖不掉也还不了。”

“你是说……”

“比方说，人命债。”

“胡说八道。”

“在下字字皆真。”

“你的债是……”

“在下没有债，而是公孙庄主父子欠了在下我的债，人命债十分严重，赖不掉，也还不了。”

师爷这才过意来、脸色一变，原来是上门寻仇的，说过债并没错。

这时，里面的打手纷纷抢出，六个被打倒的人。除了两个昏了的，全部连滚带爬避至一旁哼哼哈哈。

他又陷入十二名打手的重围。

“三山别庄从不赖债。”师爷沉声说：“尊驾既然来了，自会还尊驾的公道。”

“对，在下就是办公道而来。”

“区区姓杨，杨伯达。才浅学疏，在本栈充任帐房夫子，请教……”

“在下姓彭，彭允中，相信阁下决不会陌生。”

杨伯达大吃一惊、包围他的十二个人更是脸色大变。

途经镇江的江湖人，对彭允中一点也不陌生。他从三山别庄第牢受了致命酷刑逃出，这件事以奇速向江湖轰传。被三山别庄弄入地牢的人，从来

就没有逃出来的例子，所以他才真的是一鸣惊人。

三山别庄的人，正加紧追查他的下落。公孙庄主要求朋友襄助搏杀他的函件，已经送出千里外了。

再愚蠢的人也不会估料他仍在镇江逗留，更没料到他竟然胆大包天，打上三山栈讨债。

彭允中三个字，像一声春雷。

“你……你你……”杨伯达几乎语不成声，惊恐地后退。

十二名店伙，有一半抢入内堂取兵刃。

“我来了，我该来。”他冷冷地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汤夫子，你怎么说？”

“我……”

“我要公道！”

“阁……阁下应该到三山别……别庄讨……讨公道，庄……庄主不在这……这里。”

“他躲在庄中不出来，像缩头的乌龟。在下拆了你这鸟栈，他就会出来了。”

“这……”

“拆了这鸟栈，他再不出来，江湖朋友就会笑掉大牙了。所以，在下非拆不可。”

“在下带……事你去见庄……庄主……”

“去你娘的混帐！他非出来不可。”他怒吼，双手一抄、一带、一掀。整座千斤重的大长柜，在轰然大震中掀翻崩塌。

店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店内一塌糊涂。

城西南角的大功坊六福客栈，是颇有名气的一流客店，尤其是招待阔客的润秀楼。

设备相当完善。

西首和近南一带客房，推开窗便可看到里外的万岁楼，近城一带街景，一览无遗。

镇辽城墙西北和西南城角，都建了角楼，相当雄伟壮观。西北叫芙蓉楼，西南叫万岁楼。

由于运河与关河，皆从城南绕城西北流出京口，所以城西郊一带，自然而然地成为江湖人活动的地盘。

而这两座楼，也就成了江湖人夜间偷越城关的指向目标。

有时守城的丁勇偷懒。不在城上巡夜，歹徒们干脆从楼前楼后上下，内可拾级升降，外面用百搭链或普通绳飞抓滑落。

城高不足三丈，轻功到家的高手，就用不着费事了。但真能一跃三丈的人少之又少，人毕竟不是鸟。

能用壁虎功游龙术上爬三丈的人，也为数不多，人不可能成为真的壁虎。

所以天下一黑城门关闭，门路不熟的江湖人，就极少出入活动了，要是被官府抓住，不死也得脱层皮。

二楼两侧的几间客房，三天前已被一群女眷包下了，连带其中一间西花厅，不许其他同楼的旅客走动。

两位少妇与三位十五六岁的艳丽少女，在花厅内密谈。

有两位十三四岁的小侍女，表面上是照料内外，其实是把守西花厅前面的走道，不许闲杂人等接近。

“丹华，你确定捣毁三山栈的人是彭允中？”坐在上首的少妇向身畔的少女问。

“这是他自己说的，师父。”少女说：“徒儿也是从看热闹的人口中探出的。徒儿向道上的人打听，没有人知道这位叫彭允中的人的来历，也没有人见过这个人。所以，必须进一步追查。”

“师姐，我担心的是其中别有阴谋。”另一位少妇黛眉紧锁，显出内心的不安。

“师妹的意思是……”

“是公孙老狗设下的阴谋诡计。”

“怎见得？”

“利用这个人，吸引仇家的注意呀！”师妹作有条理的分析“比方说，我们搭上了彭允中，说出我们的意图，公孙老狗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动静了。”

“当然有些可能。”

“一个没没无闻的人，敢向三山别庄挑衅？再说，三山别庄的地牢有如阎王殿，还没听说过有人逃出来的事，这种骗人的把戏未免太露骨了。”

“就因为露骨，所以可能是真的。”师姐坚持已见：“等极乐仙子方面的消息传来，就可以弄清真假整理出一些头绪了。”

“师姐打算……”

“只要隐下我们的身份，不透露我们的意图，说不定可以收反制之效哪！师妹。”师姐的神色似乎深具信心：“我不信我们桃花坞的姐妹，控制不了一个年轻的毛头小子彭允中。”

“那可不一定哦！”师妹仍然持有怀疑态度：“师姐，别忘了。当年师父一代妖姬，艺臻化境美绝尘寰，最后一步错全盘皆输，误落在玉面神魔手中，整整二十年枯守桃花坞仰人鼻息。桃花坞的声威没落得几乎从江湖除名。”

“假使不是老魔死在勾魂白无常的以气御剑下，桃花坞真的永远为世人所遗忘了。

假使这次反而受到姓彭的控制，咱们东山再起的希望岂不是落空？”

“你没有控制彭允中的信心？”

“当初师父也有绝对控制玉面神魔的信心，结果如何？”师妹反问。

“这……你的意思是……”

“先用威逼，试出他的真才实学，确定他无奈我何。才考虑是否要以利用。当年，师父就是感情用事，一见钟情，一厢情愿，自以为功臻化境，太过自恃。等最后发觉自己功力相差悬殊，想抽身已经来不及了。”

“依你之见，是先逼出他的真才实学了，但如果他们胜不了他……”

“离开他远一点，以免蹈师父当年的覆辙。”

“好，依你。”师姐从善如流：“由你策划执行有问题吗？”

“我会小心进行的，师姐。”

“好，那就加紧进行。”

“丹华丹薇两人回房准备，午膳后就秘密动身。”师妹离座而起：“师姐在店中等候极乐仙子方面的消息，希望很快能传到小妹手中，以免误事。”

“你放心，我会尽快地传给你。”

十

张允中对治安人员怀有很深的成见，恶感与日俱增。要不是张龙李虎两个该死的捕快，他怎会落得毫无准备地进入江湖？

镇江的治安人员很多，上自推官下迄两县的捕快，加上街坊的丁勇民壮，成千上百相当具有威胁，所以他白天不愿在城中逗留。

捣毁了三山栈，他沿着运河东岸绕走西关，沿途民居星罗棋布，有些地方形成小市街。城西郊是龙蛇混杂的地方，对他这个初出道的江湖浪人有利。

经过一处小市街，他发觉有人跟踪，并不感到意外，猜想三山栈的人决不会甘休，必定派人盯紧了他，要查出他的落脚处。

他腋下挂了一只包裹，里面盛了不少得自三山栈的金银财宝。

他并不认为这是抢劫，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补偿。

公孙英兄弟俩夺了他价值千两的财物，他当然有权取得补偿，虽然不合法，但是合乎江湖规矩。

起初，发现了两个村姑打扮的人，远远地盯梢。

不久，发现一个身材矮，穿了青儒衫，头上却戴了一顶低边遮阳笠的人，似乎愈跟愈近，快要接近他身后了。

他留了心，脚下一慢。

“好家伙，迫不及待了呢！”他心中暗叫。

小街中段，有一座小食店，门前栽了一排椰树，挂着酒旗子。街上行人不多，一个个匆匆忙忙，谁也懒得理会旁人的闲事。

踏入小店，他随含笑相迎的店伙直趋店堂的右厢，占了一张食桌，吩咐店伙来两壶酒，几味下酒味。

店伙刚离桌，对面一桌跟来一位食客，正是那位神秘的书生。

“客官请坐。”另一名店伙送来一壶茶，含笑招呼客人：“日色近午，客官是进膳呢，抑或喝杯酒……”

“那个傻大个儿吃什么，也给我来一份同样的。”小书生用怪怪的嗓音说。

“好的，小的这就替客官准备。”店伙不以为怪，应着走了。

张允中一怔，好家伙，这不是改暗为明吗？

小书生取下遮阳帽落坐，一双亮晶晶的怪眼，逼视着对面的张允中。

张允中又是一怔，这小书生可恶透顶，戴了制作得并不高明的人皮面具，这岂不是故意引人注意吗？

小书生的人皮面具制作技术差劲，即使普通的人也可以分辨出是面具，惨白的脸，画上去的怪眉毛，五官皆留有细缝不能密合，说起话来不但不自然，而且双颊都在抽动，一看就知道是假面。

“你看我干什么？”小书生不悦地问。

中间隔了两张食桌，但食桌不大，双方像是斗鸡，面面相对大眼瞪小眼。

“嘿！你远比我凶。”他笑笑：“你是不是太霸道？你不看我，怎知道我看你？”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小书生的口气平和了些，但嗓音一点也不悦耳。

“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怎知道我在想什么？”

“哼！我和你相处……跟了你许久。”小书生说话有点颠三倒四：“当然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真的呀！说说看，让你猜三次。”

“你在想，我是不是那两个扮村姑的跟踪者的同谋。”

“咦！你真会察言观色呢，你是不是呀？”

“不是。”

“那你……”

“特地向你提警告的。”

“是你的警告？”

“不是。除了那两个假扮村姑的人之外，还有好几个人，前后都有。”

“唔！有此可能。你是他们那一伙的？”

“我是走单线的。那一拨好几个人，是三山栈的爪牙，他们的胆子虽然小，却是跟踪的行家。”

“那两个假扮村姑的人呢？”

“还不知道。不瞒你说，我也是初闯道的，不认识几个人。不过，我会把他们的底细查出来。”

“哦！听口气，你像是有意帮我呢。”

“那可不一定哦！我要留意你的所行所事，看是否值得我帮助你。我已经打听到一些消息，你曾经和江湖妖女黑煞女魅联手结伴，不好。”

“你……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他有点不悦。

“你的事，我一定要管。”小书生坚决地说，虽然人皮面具不能表达感情，但语气却是肯定的。

“唷！你成了管家婆啦！”他笑了：“你小不点一点点大，说话比大人还认真。小兄弟，话得说明白，大丈夫立身行事，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每个人对世间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有时候，一加一等于二也并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比方说，我进赌坊赌一两银子赢了一把，赌坊只赔给我九钱。小兄弟，你不能用你行事的标准，来衡量我做的事是好是坏。”

“你……”

“不说这些无谓的事。”他摇手：“来，相见也是有缘，过来合桌，我请你吃一顿，为你的热心喝几杯，假使你认为你大得足以喝酒的话，不妨多喝些。”

“我要先把话说清楚……”

“小兄弟，何必呢？有些事，愈说愈不清楚。比方说，我捣毁了三山栈，囊获他们账房的金银，在你，一定认为是无法无天公然市肆抢劫，不好。在我，却认为是正当的，名正言顺的。”

“为什么？”

“公孙老狗把我弄入他的地牢，五个该死的混帐轮流用毒刑迫供，他自己也用九阴搜脉来折磨我……”

“哎呀……”小书生惊叫：“你……你你……”

“我不要紧。”他笑笑：“我活过来了。你知道他们折磨我的理由吗？”

“我……我想知道。”

“什么理由都没有……”他将与公孙英兄弟会面，被捉的经过说了，最

后说：“那些混帐东西想在我身上，追出武功的根底，想要我交出刀法的秘诀。哼！那些天杀的贼王八，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而不受天罚。”

“我们去三山别庄。”小书生气愤地跳起来。

“你急什么？过来坐。”他招手：“你以为三山别庄是豆腐做的？我看，你比我还要鲁莽冲动。两个初生之犊挂在一起，会出大灾祸。喂！你多大年纪了？”

“十六岁。”小书生移坐在他对面：“因为年纪小，所以戴面具免得让人小看了。”

“你一个人出来闯江湖？”他摇头苦笑：“十六岁，我的天！你未免太大胆了，你老爹到底是那一种老爹？他不管你？”

“我……我是偷跑出来的。”

“偷跑？该打一千板子。你贵姓大名呀？”

“我……我姓……”

“不便说？那……”

“我跟你姓张好不好？”小书生眼中有慧黠的神情流露，好亮好亮的大眼。

“什么？姓也可以跟的？你简直……”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小书生说得理直气壮：“汉朝皇帝姓刘，有许多许多人跟着姓刘；唐朝皇帝姓李，有许多人跟着姓李。你们家姓张，黄帝赐姓有张、王、李、赵。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所以赐姓张，这是你家得姓之始；你是张姓四十三望的那一支？”

张允中大感惊讶，被唬得一楞一楞地。

“好家伙！好像你查过我的族谱呢！”他拍拍自己的脑袋：“厉害，毕竟是像个读了几年书的人，难怪你穿上这袭青衫。”

这时，店夥将酒菜送来了。

“你不愿意。我随便选一个姓。”小书生替他斟酒：“反正我是偷跑出来的，戴上人皮面具掩去本来面目，再改一个姓名……”

“好吧！你不妨跟我姓张。”他懒得再缠夹不清：“你很任性。我张大，你张二，如何？”

“我认为叫张三顺口些。”小书生又出点子。

“好吧好吧，张二张三随你选。天地间姓张的没有一千万也有五百万，也许有一百万叫张三，你还真会选。”

“那是当然。”小书生笑笑，人皮面具的颊上线条抽动了几下：“天地间有上千个姓，我就要选你姓张的，你反对也没有用，我是选定了。喂！要不要把那几个跟踪的男女揪出来？”

“急什么？你可不要乱来，要是找错人，会惹起公愤的。我做事要先在理字上站得住脚，理直气壮话也说得大声些。现在，我们饱餐一顿。喂！你真能喝？”

“不会，我沾沾唇，意思意思，为你我交朋友庆贺庆贺。”小书生举杯：“你会喝几杯，但从不过量。现在危机四伏，少喝些。”

“噢！你怎知道我从不过量……”

“闯荡江湖，须随时检点，你当然不会过量。你打算在何处落脚？”小书生巧妙地另找话题。

“还没决定。这里是三山别庄的地盘，我得防备公孙老狗的爪牙搞鬼。”

“那是一定的，你像是捣穿了他的蜂窝，所有的蜂都会向你攻击，一切必须小心。”

“我会小心的。”他举杯：“谢谢你跟来提醒我，敬你，老三。”

张允中接受了小书生张三的建议，准备先到西关找地方落脚，白天远离城厢，吸引一些重要爪牙到不惹人注意的地方解决。

他与张三谈得很投机，也发觅这位神秘小书生的江湖经验，大的地方比他广博，小的地方比他还要无知，感到十分迷惑。

小书生张三并未离开小市集，反而往回走，等跟踪张允中的人都走了，这才重回小市集，在街中段进入一家小茶坊。

一座茶桌四周坐了四个人，两个中年人加上两位村夫打扮的大汉。

他在邻桌落坐，店夥拿来一壶茶。

“能掌握他的行踪吗？”他向邻桌的一位中年人低声问，不远处的两个店夥无法听到他的语音。

“很难说，照目前的情势看来，尚可控制。”

“那就好。那两个女的，能看出是何来路吗？”

“还在查。南京以下，我们的人手不足，你要小心，情势不易控制。今天你不听话暴露了身份，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困难。假使出了纰漏，在老爷子面前我们可不好交代哪！拜托拜托不要再自乱脚步好不好？”

“有这么严重吗？”

“可能出乎你想像的严重。”

“哎呀……”

“不过，已经过去了。有两个家伙盯上了你。”

“在哪儿？”

“我们不得不断然处置，解决了。”

“是那一方面的神圣？”

“绝剑秦国良的爪牙。”

“哎呀！他们也……”

“他们是冲张小哥来的，对你动了疑，所以跟上了你。以后，请小心，必须保持在暗处。我们该走了，你和后面的人保持连系。”

“好的，我会小心免生意外。”张允中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太妙，他得罪了两方面的人，犯了策略上的错误，成为众矢之的。

他应该与一方联手，集中全力打击主要的一方劲敌。错误已经无法改正，他只好设法避开对方的锋锐，在城郊藏身等候机会。

他以为自己行动快捷，以为足以摆脱跟踪的人。

在西关，他媾置了衣着，落店时，他全身墨蓝。墨蓝紧身衣加上墨蓝长袍，寒酸之气一扫而光，他成了一位年轻、英俊、魁梧的跑单帮小行商。

他记得，自己出世时，父亲就是一个小行商。

他没买刀，没买任何兵刃。他觉得，刀剑在手便会生杀心，而目前他没有开杀戒的念头，虽然他曾经死过几次。

永福老店是西关的老字号，关外不远便是运河的小码头，停泊的船支，都是自用的代步舟艇。永福老店的旅客，也以生意人为多。

掌灯时分，他到客店的膳堂用膳。自所住的上房到膳堂，必须经过一条长廊，廊上挂了两盏照明灯，旅客们来来往往，谁也不过问旁人的事，来去匆匆。

膳毕，他缓步回房，经过长廊。后面有人，前面也缓缓走着一个背影有点佝偻的人，似乎年纪不小了。

他不在意地接近那人身后，正要从旁绕过去，那人走得太慢，上了年纪的人走路本来就是慢吞吞的。

蓦地人影急旋，前面那人突然闪电似的转身，发起猛烈的攻击，铁掌来一记吴刚伐桂诱招，左手从上面探入，食中二指直取右期入门穴，要用点穴术擒入。

他的反应超人一等，临危不乱出手本能地封架，双盘手守得严密，上拨指下格掌，四条铁臂接触，发出沉闷的响声。

这瞬间，突变骤生。身后两个身材不高的人，乘机快速地欺近。一个速度最快，从他身右一闪而过。

“不要声张，小心刀下无情。”他耳畔响起严厉的警告，一把锋利的小刀尖，已抵在他的右耳后的藏血穴上，只须轻轻一送，就可以割断血脉。

同时，左手也被人扣住腕门往后扭。

他嗅到相当迷人的脂粉香，心中一动，因此消去抗拒与反击的念头，任由对方摆布。

同一瞬间，他看到超越而前的人，用迅捷如电的奇速，用行刺的小匕首插入向他攻击那位仁兄的左肋。

这种反出刀的行刺手法熟练极了轻描淡写不着痕迹，即使事先有所警觉的人，也无法防御或躲避。

“呃……”那位扮老人的仁兄闷声叫，不等有所举动，已被行刺的人从后面以左臂勒住了脖子，立即拖走，快速地进入不远处的一间客房。

他感到左背连震两次，左魂门与左神堂两穴各挨了一指，穴道封住了。这两穴道都不是要穴，但被刺之后，左半身麻木不灵，但并不妨碍双脚走动。

刀尖离开了要害，他被人挟住了。

“跟我走。”挟住他右臂的人架住了他，挽臂贴身显得亲热极了：“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个汉子，不会叫救命丢人亲眼的。”

是一个家常妇人打扮的女人，在灯笼光芒的映照下，呈现一张美丽的面庞，微笑相向十分动人。

“我不是好汉，我……”他阻止了自己反击的冲动，佯装惊恐。

当发现警兆的瞬间，他的神意一动，护体神功已随心而发，想制他的穴道，对方必须在内功修为上比他强三倍，不然休想制他。

“就算你不是好汉，你也不会叫救命。”美丽的女人媚笑着说：“因为你一张嘴，我就会把你打昏，然后上屋远走。”

“好吧！你是赢家。”他只好示弱屈服：“你要带我到何处？”

“届时自知，走。”

另一位扮男装，刺杀佝偻老人的党羽，已从客房出来了，大概已将死者安置妥当。

两个女人挟住了他，取道出店，自大街转入一条小巷，行人渐稀。

“刚才要暗算你的人，是三山别庄的高手，阴手庞高，一个阴狠歹毒的黑道有名恶棍。”扮男装的女人说：“你应该感谢我们替你解厄，所以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看成仇敌。”

“你们是……”他问。

“我们是希望与你合作的人。”

“合作什么？”

“合作联手对付三山别庄的公孙老狗。”

“你们与他……”

“有仇有怨，誓在必报。任何与三山别庄有仇恨的人，我们都欢迎。”

“你们用这种绑架的手段……”

“那是不得已的事，张兄。”扮男装的女人语气坦诚：“真要用和平手段请你，你不会答应的，我们已看出你是一个傲骨天生，天大祸事一身当的硬汉。也只有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初闯江湖者，才敢挺起胸膛与威震天下的三山别庄独力周旋。”

“你很会奉承人，姑娘。”

“也许。张兄，普天之下，不喜欢奉承的人，大概没有几个。对于你，还不算奉承，你确是一个值得称机的人。我们有最可靠的消息，已经证实你的身份底细。”

“我猜，消息一定来自接引人魔那一群人，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我的身份底细。”

“差不多，你也够精明呢。”

“夸奖夸奖。”

“现在，我们要出关出城。”

不由他多想，一个女人已抱住他的双脚。扛上肩，紧走两步猛地向上跃升。

从西关沿关外的小径向南行，可以到达接近南门的清风桥。桥跨关河。这条河从西北的京口港南流（京口为运河入大江河口）入北水关，从南水关流出入漕河。河西岸，有一处名胜，叫藏春坞，是府城名士的游春好去处。

坞西，是万松冈，宋朝名臣司马光诗：藏春在何处，郁郁万松林，就指这处地方。

廿余年前，响马贼三过南京，镇江也受到战火的蹂躏，天下大乱期间，藏春坞曾经受到兵灾，园林荒芜，亭台楼阁只剩下断瓦残垣。

最近几年虽然修复了几处楼台，但很难恢复旧观了，好些地方成了流浪汉的暂时栖身所，好些地方白天也没有人敢接近，因为附近经常闹鬼、闹怪、闹五通神、闹……反正都是人们害怕敬畏的蛇神牛鬼，谁敢前来自找麻烦？

一群鬼魅似的女人，天一黑就从万岁楼附近偷渡出城，隐入藏春坞一带荒林茂草间。

二更天，两个女人偷渡西关向南走。

更后面，跟来了不少人，一个个轻功超绝。城西城南，成了鬼影幢幢的妖魅横行地带了。

用肩扛着张允中的女人，负荷力大得惊人，肩负一个体重超过自己一半的大男人，赶起路来从容轻松，走长途胜任愉快。

“你们要带我往何处去？”张允中忍不住问，说话的腔调有点走样。

“届时自知，不要罗唆。”扛他的女人说。

“肚子受不了哪！姑娘。”他说：“胃好难受，晚餐所吃的酒菜，都快要倒出来了。”

“胡说八道！”

“真的……”

“你吐给我看看？哼！”

“吐了你也看不见。”他叫：“我也什么都看不见。眼前我所能看到的，只有你优美浑圆、扭动得令人心痒痒的美臀……”

“叭”一声响，女人在他的臀部重拍了一掌。

“你再胡说八道，我要你叫爷呼娘。”女人凶狠地说：“你人在福中不知福，辛苦的是我，你还想在嘴皮子上占便宜……”

“老天爷！这叫人在福中？”他怪叫：“你放我下来，我也让你享享福……”

“不许鬼叫。”在前面领路的女人扭头叱喝：“七妹，他再不识相，点他的哑穴。”

他乖乖地闭嘴，忍受肚腹所受的颤动，定下心神，留意所经处的附近景物。可惜天色太黑，他对附近的地势景物又了无印象，只知这条小径好像晚上没有人走动，树林、荒草、竹丛，远处偶或可以看到一两星灯光。之外，他所看到的，就是这女人的小腰和浑圆的臀部了。

他对这美妙的女人美臀，不生丝毫绮念，心里不住思索，不知这两个女人诱擒他有何用意，显然另有主事的人，主事人到底是何来路？

他听到了些什么，不由疑云大起。“你们还有接应的人吗？”他忍不住发问。

“快到了。”扛他的女人说：“前面有我们接应的人，你已经安全了……！”

“我是说后面。”他抢着说。

“后面？也有，但不知她们是否跟来了。”

“有多少？”

“两个。”

“两个？后面最少也有十个人跟来。”

“胡说八道！”

“真的，在后面约三五十步。”

走在前面的女人突然止步，侧耳倾听。

“七妹，后面真有不少人。”前面的女人低声惊呼：“咱们快走……”

“来不及了。”张允中说。

跟踪的黑影真的不少于十个人，脚下掠走如飞，与两女保持相等的脚程急赶。但两女突然止步，倾听身后的声息，这突然的停顿，后面跟踪的人却依然保持快速的脚程，片刻间便拉近至廿余步左右了。

“七妹，你走，我断后。”前面的女人低叫，拔出暗藏袖内的匕首。

七妹向前一窜，脚下提足了十成劲。远出廿步外，身后传来两声叱喝，接着是一声女人的尖叫，随即一切重归沉寂。

“你的同伴们完了。”张允中说：“他们的行藏已露，便会加快地追来，你……”

七妹不理睬他的警告，奋力狂奔而走。

仅奔出半里地，后面黑影冉冉而近。“相好的，把人留下。”后面的喝叫声已近。

七妹知道走不了，向路旁的竹林一钻。

黑影接二连三到达，果然有十个人。

“躲不掉的。”一个黑影向竹林叫：“出来吧！在百步之内，没有人能在太爷眼下遁形。”

“从西面走了！”有人急叫。

七妹落荒而走，穿林入伏去如惊兔，三钻两绕便失去踪影。

黑夜间，追入林本来就是犯忌的事，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追的人决不敢毫无顾忌地放胆狂追。

七妹是行家，逃的路线使后面追的人不易捉摸。

不久，七妹发出一声怪啸，有如鬼哭。

前面一座废凉亭下，传来三声袅啼。

“从坞北走！”黑暗中传出另一个女人的低叫。

“小心，有十个人。”七妹匆匆交代，急急走了。

追的人似乎追错了方向，久久未见现身。

七妹窜抵一座宽大的废楼下，杂乱的阶旁草中闪出一个黑影。

“警号传到，怎么一回事？”黑影问。

“有人追赶。”七妹停步不住喘息。

“人弄到了？”

“是的。”

“快进去，这里已布置停当……”

右侧一座荷池旁，跃出两个黑影。

“妙啊！全是女的。”一个黑影怪叫：“果然藏身在藏春坞，逃得掉吗？哈哈……”

七妹窜上阶，消失在黑暗的废楼内。而出面接应的黑影，也隐身不见。

十个黑影分列在楼前的荒草荆棘中，狂笑声打破了夜空的沉寂。

“出来吧！楼内是躲不住的。”先前发话狂笑的黑影止笑高叫：“在下不知道你们是何方的神圣，但抢先一步接走咱们的贵宾，在虎口夺食，这就不够道义了。把姓张的让咱们带走，咱们凡事好商量，不然……”

四面八方黑影同现，形成反包围。香风入鼻，夜色朦胧中，可以依稀分辨人影。

全是穿衣裙佩了剑的女人，与诱擒张允中那两个化装为男女旅客的女人完全不同，一个个穿窄裙袖子春衫迤地长裙，黑夜中看是黑的，但其实是绿衣绿裙。

共有廿名之多，人数多了一倍。

没有门的大楼口，出现两个轻盈的白影，是两个穿月白衫裙，隆胸细腰身材惹火，浑身香喷喷的佩剑妙龄女郎，莲步轻移，罗裙款摆，幽香四荡，袅袅娜娜降阶而下，有如月宫嫦娥下凡。

“我们不是神圣。”右首的白衣女郎在十步外止步说啾啾莺声悦耳极了：“尊驾追踪而至，连透三道警戒网，本姑娘十分佩服，可否见示名号？”

“姑娘何不先亮万？”

“抱歉，本姑娘认为，尊驾还不够本姑娘亮名号的份量。”女郎傲然地说。

“我九天魔鹰季天翔，也不够在姑娘面前请教姑娘名号的份量？”黑影的口气也够高傲。

“哦！”白衣女郎似感意外。

“怎样？够吗？”九天魔鹰傲然追问。

“天下七鹰之一，宇内闻名的黑道风云人物。”白衣女郎沉静地说：“奇怪，绝剑秦国良竟然能请得动你阁下助拳，委实令人大感意外，你是今晚赶到的，所以本姑娘不知道你的消息。”

“哼！废话少说，在下请问芳名。”

“得难奉告。季天翔，你还是走吧！”

“住口……”

“不要在本姑娘面前发威？”白衣女郎沉声说：“你九天魔鹰的名头，唬不了人。”

本姑娘目下没有与绝剑秦国良结怨的打算，所以不与阁下计较。”

“哼！在下……”

“你如果想逞强示威，你是打错主意了。”

“你吓唬在下吗？”

“是否吓唬，你心中明白。阁下，你不希望全部留在此地吧？”

“哈哈……”九天魔鹰狂笑，笑完说：“举目江湖，没有人敢在我九天魔鹰面前说这种大话。你这位姑娘口气之狂，在下是第一次见到。既然姑娘自命不凡，定然身怀绝学，在下总不能这样低声下气，窝窝囊囊一走了之，总该让在下有退走的藉口，对不对？”

“众寡不敌，你已经有了最佳的退走藉口。”

“在下不以为然。九天魔鹰享誉江湖卅余年，见过更多的高手名宿，碰过更多的武林俊杰围攻，在一群女人面前退走，得未曾有。来吧！你最好打发在下离开，看你怎样打发在下走路。胜得了在下手中鹰爪，九天魔鹰乖乖走路，不需姑娘撵赶，够合理吧？”

“你……”

“在下候教。”九天魔鹰独自上前。

“好吧！”白衣女郎说：“既然你想在此地葬送一世凶名，本姑娘成全你就是。二妹，打发他走。”

左首的白衣女郎应喏一声，莲步轻移向前举步，姿态美曼动人极了。

“九天魔鹰，你进招吧！”二妹的口气，比大姐更狂，但声调却更为悦耳。

九天魔鹰肺却要气炸了，但行动的表现却极为沉稳，撩起青袍的袍袂掖在腰带上。

挪了挪腰带上的鹰爪，并不撤出。

他的鹰爪是纯钢所打造，与一般的爪形兵刃不一样，细长而轻，三爪在前一爪在后，真像一支真的鹰爪。

“姑娘既然托大，在下也就不客气罗。”他站在丈外沉静地说：“接招！”

他是先出招，再说出接招两个字的，毫无成名人物的风度，可知他心中已经恨极。

他并不抢出发招，身形并没移动，相距丈二左右，左手向前虚空一抓。

二妹口气虽狂，却不敢大意，柳腰款摆，左移一步，右掌向外侧一拂。

奇异的啸风声突然迸发，可怕的抓劲远及丈外。

二妹似乎一惊，拂劲仅将抓劲拂离半尺，几乎被抓劲所带动身躯。假使她不移位而在原地出掌拂架，恐怕难免衣破肌伤的结局了。

“好可怕的鹰爪魔功。”二妹讶然惊呼：“你也接本姑娘一记拂花手。”

一双玉掌连续拂出，拂一掌便踏进一步，共发两掌，潜劲无声无息向前涌发。

九天魔鹰哼了一声，双掌连环拍出掌劲像是春风雷骤发，硬接硬拼马步稳如泰山。

至柔的劲道与至刚的劲道接实，风吼声刺耳。柔固然可以克刚，但修

为相去过远，柔依然胜不了刚，拂花手的内劲，四散而逝，刚劲也一涌便消。

双方快近身了，二妹已踏进了两大步。

各怀机心，都想出其不意用兵刃行致命一击；他们都不是有武林人风标豪气的袅雄。

一声金鸣，剑与爪行电光石火似的接触，凶猛的反震力，把两人向侧震飘丈外。

一声怒叱，九天魔鹰先一步在刹那间飞扑而上，爪电射而出，攻势猛烈绝伦。二妹娇躯一扭，白影侧方流泻而出，反手就是一剑，闪得巧妙攻得诡奇，不作无谓的硬接。

九天魔鹰身形急剧飞翻，半空转身钢爪再次光临二妹的顶门，避招攻招神乎其神，似乎他的体重已经不再存在，可以任意所之，不愧称九天魔鹰，翻腾转折妙到颠毫。

二妹也不弱，白影贴地闪掠挪移，但见白影似电火流光，虚实难辨。

两人在四丈方圆的短草荆棘中快速缠斗，一上一下一高一矮，令人难辨身法招术，剑影纵横，爪影漫天，一阵快速绝伦的狂攻，险象横生，似乎势均力敌，各攻百十招，依然是不了之局。

在气势上，二妹显然弱了一两分。但九天魔鹰如想控制全局，至少在短期间无此可能。

“二妹，交给我。”旁观的白衣女郎显得大不耐烦，拔剑沉声叫：“我要宰这头魔鹰。天下七鹰已经有一半不在人世，他这头魔鹰也该除名了。其他的人交给你不可让半个人漏网。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退！”

二妹侧旋丈外，轻易地脱出纠缠。

九天魔鹰这次不紧迫追击，举爪冷然屹立。

外围廿余名绿衣女郎，纷纷撤剑。

“没有人能拦阻得了我九天魔鹰，除非这人的轻功比在下高明三倍。”九天魔鹰沉声说：“姑娘们，与绝剑秦大侠为敌，如非愚蠢也是不智，你们人数甚多，决难逃过高手眼线的追查。你们可会想到惨烈的报复吗？”

“本姑娘并不想与绝剑秦国良为敌，但你们找上门来，本姑娘决不示弱。”

“姑娘掳走了秦大侠的人，张允中是接引人魔的……”

“笑话，张允中不是秦国良的人，而且是你们的对头，他曾经打上你们的船搜劫，没错吧？他也是三山别庄公孙龙的死对头，三山别庄的人也派出无数高手搜捕他。阁下是江湖大名鼎鼎的名人高手，怎么信口雌黄？”

“姑娘，你们的消息还不算灵通，所提的理由强词夺理，有意避重就轻。飞天豹倪老兄受命接引张允中投效的事实经过，江湖朋友知道的人多得很，他受到妖女黑煞女魅的迷惑而叛逃，你们也必定一清二楚。你们抢先一步把他掳走，在下请求姑娘交人，基于江湖道义，姑娘没有任何留难的理由。”

“你这些话不是强辞夺理，也是欺人之谈。张允中初入江湖，不幸成了众方所瞩目的人，处境极为险恶，各方都在打他的主意，本姑娘也不例外。你们有你们的恩怨，我们也有我们的过节，凭什么要把人交给你？”白衣女郎说得理直气壮：“请教，如果三山别庄的人也在此地索人，你怎么说？”

“那……那就各凭本领……”

“对，这才是你的真心话。现在，你有本领把人索走吗？”

“在下……”

“凭你，还没有这份能耐。”

“好，在下承认人孤势单。”九天魔鹰乘机下台：“回头自有够分量的人，前来与诸位打交道。后会有期，告辞。”

“不送，你请吧。”

九天魔鹰徐徐后退，率领九位同伴走了。

“大姐，为何不留下他们除去后患？”二妹低声急问：“走漏了风声，他们……”

“二妹，夜间视界有限，没有人能留得下这头魔鹰。”大姐摇头：“不如留一分情义，日后好说话。假使引起他们的惨烈报复，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我们承受不了这种打击，预留退步才是上策。”

片刻间，人影消散。

永福老店出了命案。

店伙在一间没有旅客的客房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全店立即大乱。幸好不曾惊动旅客。

正准备报官，突然出现两位体面神气的人，拦住了店东和打算报官的伙计。

“不必声张，人是我的随从，我叫人带走，免得大家不便。”那位神气的青袍人沉声说：“这件事店里的人必须守秘，传出去贵店的声誉将一落千丈。”

开店的多多少少沾了些江湖味，遇见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事。

店里出了命案，可不是好玩的，报了官，官司缠身劳民伤财，既然事主愿意秘密处理，店家无任欢迎。

另一位仁兄背了尸体，两人悄悄走后门开溜。

后面是一条小巷，天黑之后鬼影俱无。

远出百步外，前面出现一高一矮两个人拦住去路，后面也堵住两个大汉。

“借光，留步。”高身材的青袍中年人迎面堵住说：“私自掩藏尸体，法所不容。”

“去你娘的！”神气的青袍人破口骂：“什么人，干什么的？”

“在下要查问清楚。”中年人大声说。

矮身材的人是小书生张三，上前察看后面那人肩上的尸体，表现得相当大胆。

“是他们的人。”小书生张三退回说。

“当然是我们的人。”青袍人冷笑：“有何见教。”

“是被张允中所杀的？”中年人问。

“张允中？他配？是被两个女人所谋杀的，她们把张允中掳走了。”

“女人？是何来路？”

“不知道，咱们的人追下去了。”

“往何处走的？”

“不知道。”青袍人说：“在下只负责善后事宜。”

“你们走吧。”中年人和小书生让开去路。

“阁下拦路示威，神气得很。”青袍人沉声说：“请教诸位尊姓大名，以便记住了。”

“三山别庄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中年人不客气地说：“还不配请

问在下的名号。”

“去你娘的！”青袍人无名火发，猛地一拳虚空捣出。

中年人右手的大袖一抖，袖风与拳劲突发啸鸣。

“破山拳！”中年人冷笑：“你是江湖上颇有名气的神拳怪腿阮进。相好的，你最好赶快挟尾巴滚蛋！”

一拳突袭无功，可在丈外碎石开碑的拳劲，被大袖一拂而散，聪明人一看便知双方相去甚远。

“四比二，在下认了。”神拳怪腿口气并不示怯，但心中发虚：“阁下不敢露名号，阮某会查出来的。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总会照面，后会有期。”

交代了场面话，两人带了尸体恨恨地走了。

“糟透了，一定是那些女人做的好事。”中年人顿足叫苦：“白天没能查出她们的底细，这时到何处去找？”

“似乎所有的女人都在打他的主意，奇怪。”小书生张三不住摇头：“好在不是落在三山别庄的人手中，大概不会有危险。”

“我担心他落入一些邪魔外道的人掌握中，沦落成邪魔外道。”中年人显得忧心忡忡：“像黑煞女魅那妖女与他走在一起，对他的日后声誉影响太大了，走错一步，终生活污。”

“哎呀！”

“你要知道，初入江湖的人，决不能走错一步，是黑是白就决定在一步之间。年轻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更戒之在色。妖女们必定以色争胜，年轻人能把持的人就没有几个。”

“糟！我们快些去找。”小书生焦灼地急叫。

中年人说得对，确是经验之谈。

年轻人血气方刚，不但戒之在斗，更戒之在色。

食色性也，好色是本性，能跳出色关的年轻子弟，就没有几个，除非根本没有机会接近色关。

后天的教养克制，毕竟没有天性来得强烈。

一个人一生中，食与色两本性得到满足，其他的欲望便会淡薄得多。金钱与权势的争取，其实与食色本性有密切的关连。

张允中正面对这种关头。

这是废楼内部的一座内室，经过专家的整修，进去之后，一点也看不出破败的痕迹，室内室外是两种天地。

墙壁都用幔帐掩蔽起来，桌有桌巾、锦墩代凳，花几画屏都是华丽的珍品，幽香扑鼻中人欲醉。

四位侍女打扮的妙龄少女，在旁听候使唤。桌上陈列着精美的餐具，八色菜饍名家为八珍，可知都是难得一见的珍馐。

金壶内盛的是四十年以上的女儿红，斟在玉林内呈现可爱的琥珀色。金壶玉杯琥珀酒，看一眼就已经令人心旷神怡陶醉了，尽管女儿红不是烈性酒。

圆桌不分上下，三个人排排坐。他，人生得雄伟，像貌堂堂，剑眉虎目而不带戾气，正是姑娘们梦寐以求的英俊俏郎君。左右偎坐的是两位花容月貌俏女郎，二十出头，正是女人成熟而仍带些少新绿的青春年华。

年轻少女即使面貌平庸，仍然具有吸引人的青春之美。月白春衫窄袖细腰，难怪浑身曲线玲珑暴露无遗，自有一种迫人的魅力流露。

总之，这两位俏女郎美得出奇，美得迫人，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流露出无限娇媚，万种风情。

他们早已通过名，道过款曲。

右面的女郎叫春熙，左首的叫春月。姓什么，她们笑而不答，反正叫闺名，岂不显得更亲热更亲蜜？

擒他的女人，并未替他解穴，左半身有点麻麻地，举动有些微不受控制。

他曾经试探地询问两女的身分，但两女委婉地拒绝了。

“你不必问得太多，也不需知道得太多。”春熙姑娘替他举杯就唇，亲自替他奉酒，亲昵极了，笑容更是可爱：“等到你真正成为我们的人，我们自会告诉你。”

“总之，你必须明白的是，我们对你绝无恶意。”春月姑娘用象牙箸替他布菜：“相反的事，我们冒着与三山别庄的黑道群豪，绝剑秦国良一群结合在一起的黑白道豪霸，与及百了谷妖妇三批人，不惜一战的凶险来保护你的安全。”

“你们的好意，我感激不尽。”他有点言不由衷。

当一个人像他一样，被一群神秘的女人挟持而来，而且所制穴道一直不解，难免言不由衷。

处身在众香国，他这一辈子那曾见过这种阵仗？

两个貌美如花的艳姬左依右偎，一个奉酒一个布菜，他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一双手就不知道该往何处放，稍一动便会触及女人的胴体。

幸好，他曾经和黑煞女魅相处过一段时日，至少，他对女人不算太陌生。

黑煞女魅的美，决不下于这两位妖姬。不同的是，黑煞女魅在眉梢眼角间，涌现一种煞气。而这两位妖姬，比黑煞女魅妖媚多多。在内心中，他提防着这两位妖姬。这心态，也与他对待黑煞女魅不同。不管怎样，这两位妖姬倒是蛮可爱的，男人心目中所要求的条件和标准，她们都具有了，还能要求什么？

“我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他挡住了将杯送到他口边的温润玉手，这支手好可爱：“江湖门槛还没踏进去，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你们姐妹，能将你们所要求的事，坦诚地提出来好不好？”

“哟！张兄，先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好不好？”春熙姑娘将玉杯硬往他口边送，不由他不喝干杯中酒：“你心理既然焦急放不开，那我就告诉你好了，说要求岂不显得太过分了？”

“我在洗耳恭听。”

“嘻嘻！你看你那紧张样子，真好笑。”春熙姑娘的玉手，搭上了他的肩背，抱住他了，在他耳畔吐气如兰媚笑着说：“你瞧过三山别庄，对不对？”

“对，是被迷魂药物弄昏，抬进去的。”他想将搭在肩背上的诱人胴体推开些，也就反往左面的春月怀里挤：“醒来时身在地牢，然后是五个混帐东西轮流上刑逼供，其中就有公孙老狗，他用九阴搜脉折磨我。”

“我打听过了，我都知道，你好可怜哦！”春熙姑娘轻抚他的脸颊，情意绵绵地、感情地轻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张兄，这笔账，你想讨回来吧？”

“想，我正在进行讨债呢！捣毁三山栈，就是我的初步讨债行动。”

“对，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张兄，你领了六位难友从后庄杀出，对后庄的情势，应该有些了解吧？”

“有一点。姑娘的意思……”

“我叫春熙，我妹妹叫春月。”春熙白了他一眼，妩媚极了：“在江南，姑娘不是什么动听的称呼，教坊的粉头才称姑娘。叫我们的闺名，不会辱没了你吧？”

“春……春熙。”他有点不太习惯：“你们的意思是指……”

“我们要进三山别庄，拆公孙老狗的龟窝。”春熙姑娘将他的手臂挽在怀中，那具有弹性的部位令他心跳加快了一倍：“你能出，也许能进。”

“这……”

“从原路进去。”

“老天爷！那是不可能的。”他说：“接引人魔本来打算用船接近，那决不可能成功的。”

“这……有这么困难？”

“除非你们的水性和我差不多。”

“糟！我们是旱鸭子，见了水就怕。”

“你们与公孙老狗……”

“仇恨深结，无可化解。”春熙姑娘眼中出现与黑煞女魅不时涌现相同的煞气：“一句话，不是他死，就是我们亡，誓不两立。”

“这就是我们不顾凶险，请你合作的原因所在。”春月接口，玉手挽住了他的虎腰：“后庄临水一面之外，其他三方面围布了奇门生克，内围佈了阵图埋伏，没有人能全身而入。我们只有二十多个人，恐怕还没进入内围，就已经死光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替我们从水上设法接近。”

“那是不可能的，太危险。”他摇头苦笑。

“那……我们不是绝望了吗？”春熙姑娘绝望地说。

“有两种办法对付三山别庄。”他大声说，心中戒意全消。

原来这些女人，是三山别庄的死仇大敌，与他利害相关，目的相同。

“真的？你胸有成竹？”春熙姑娘几乎跳起来，突然忘形地在他颊上亲了一吻。

“有这个准备。”他感到心跳又加快了一倍。

这一吻，比黑煞女魅吻他热情十倍。

“请说啊，允中。”春无的称呼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改变得亲昵万分，叫得甜甜地而又自然。

“其一，就是我现在所用的办法，不断打击，骚扰，把公孙老狗逼出来决战。其二，人手够，可以采用第二策，直捣黄龙。”

“我想知道和所要的，就是直捣黄龙。那老狗是诱不出来的，他的黑道朋友众多，爪牙无数，他会使朋友和爪牙不断反击，而我们人手少，不能久留，这就是所谓强龙不斗地头蛇的道理。”

“给我几天时间。”他说。

“你的意思……”

“我先前往探道，然后训练你的人，如何对付奇门生克阵法。”

“噢！你懂这些奇门生克？”春熙讶然问。

“家师是玄门中人，奇门遁甲难不倒我。”

“妙极了！”春熙又忘形地亲了他一吻：“请问令师是那位世外高人？”

“抱歉，怒难奉告。”他摇头：“其贾，也无可奉告，老神仙与世无争，我对他老人家几乎一无所知。”

“对不起，允中。”春熙的粉颊贴在他耳畔柔声说：“师门忌讳，是江湖禁忌之一，我不该问的。”

“春熙，我并不怪你呀！”

“你真好，允中。有你领导我们，报仇有望。我敬你三杯，代表我的心意。”

春熙喝了三杯，他能不敬陪？

接着是春月的三杯，他想赖都赖不掉。

他自以为是酒将，岂知两位姑娘也是大户。一个无心，两个有意，有女投怀劝酒，逐渐放浪形骸。

他不知自己喝了多少酒，事先认为女儿红这种淡酒他可以喝一大罇，岂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当然，他不知道酒里面曾经加放了些什么。

酒能乱性，再加上两女逐渐罗襦半解，此情此景，不乱也得乱。

他是被抬上床的。

当他下半夜酒醒时，鼻中幽香阵阵，怀中多了一个羊脂白玉似的裸美人，并头鸳鸯就是这种情景。

小书生张三和同伴中年人所最耽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走错一步，黑白分明。近午时分，以往张允中与黑煞女魅潜伏处的江畔，也就是他两人被公孙英兄弟暗算擒住的同一地方。

年登花甲外表如壮年人的夫子四海功曹曹四海，端坐在草丛中像是老僧入定。大树挡住了阳光，他如果不移动，不走近很难发现他。

十一

不远处，出现三山别庄的副庄主，笑阎罗熊成伦，满脸笑容，腰间破例地没佩有他的成名兵刃阎王令。

四海功曹也没佩带兵刃，这位绝剑秦国良的军师夫子，平时就很少佩带兵刃，他的天雷掌是武林一绝，与人交手拼搏，已经用不着兵刃了。

笑阎罗缓步而来，终于看到四海功曹了。

“曹兄应约光临，在下深感荣幸。”笑阎罗在丈外抱拳施礼：“在下代表三山别庄，致上万分敬意。”

“好说好说。”四海功曹站起同礼，笑容可掬：“贵庄主既然传下口信，敝长上岂敢不遵？”

“呵呵！曹兄客气了。”

“在下奉敝长上令谕，前来听取贵庄的意见，有何见示，熊副庄主请示下，在下洗耳恭听，当转禀敝长上定夺。话讲在前面，在下只是奉命前来恭听教示，不能提出任何承诺。”

“那是当然，在下也不会提出承诺。总之，第一次晤谈，不管结果如何，

但相信对双方都有好处。”

“可能的，熊副庄主。”

“敝庄主认为，彼此如此相持下去，终非江湖之福。贵长上一口认定接引人魔嫁祸的事是真的，却又提不出真凭实据，自然难以令人心服，兴师问罪，实在无此必要，曹兄以为然否？”

“熊副庄主的意思，是敝长上不该来了？”四海功曹脸色一冷。

“诸位已经来了，这时说谁该不该来，已无争议的必要。”

“那贵庄的意思……”

“敝庄主的确不曾从桃花坞女匪手中夺获皇宝，希望彼此能消除误会，彼此信任。”

所以，希望赠送一笔金珠，向诸位致意，彼此化敌为友，实为江湖之福。”

“贵庄主突然采取这种息事宁人的低姿势，委实令人莫测高深。”四海功曹冷冷地说：“希望不是玩弄阴谋诡计。熊副庄主，我们也会玩。”

“曹兄，咱们都是光棍，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亡命豪霸，已经不需玩弄阴谋诡计成名立万，那是初闯道的人所玩弄的把戏。”

笑阎罗诚恳地接着说：“三山别庄名列天下三庄之一，已经誉满江湖，必需维持天下三庄的威信与尊严，决不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明时势，知利害，这是称霸江湖的英雄豪杰，必须了解的金科玉律。”

“熊副庄主之意……”

“早先，敝庄压根儿不知道接引人魔是绝剑秦国良的人，所以不理睬他那一套示威的手法，而至小有冲突。贵长上绝剑秦大侠，乃是北地排名第二，声誉与权势仅次于京师良乡岳家的白道名人。而敝庄主公孙龙，是江南黑道第一霸。双方如果发生誓不两立的冲突，将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大灾祸，引起江湖大风暴，后果极为严重，恐将发生廿年前因拘魂白无常艾文慈事件，黑白道大屠杀江湖元气丧尽的惨剧重演。依常情论，贵长上必定是负有秘令，追回皇贡，将劫贡匪徒置之于法。敝庄如果与贵长上对抗，恐怕将遭到廿年前赣南大风山庄覆没的噩运。”

“这点熊副庄主恐怕料错了，敝长上已经摆脱官家的约束，与追回皇贡的事无关。”

“不管怎样，双方冲突将两败俱伤，乃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智者不为。不瞒曹兄说，目下图谋敝庄的人已闻风陆续赶到，这也是敝庄主愿与贵长上，化干戈为玉帛的原因之一。”

“敝长上确也得到一些风声，百了谷的妖女已经在附近现踪，另一批妖女也在府城出没，意图不明，恐将不利于贵庄。贵庄主愿与敝长上化干戈为玉帛，确是明智之举。”

“曹兄是同意了？”

“在下当将贵庄主的意思转达。不过……”

“不过什么？”

“有先决条件。”

“什么先决条件？”

“皇贡的事。敝长上的意思，是以往不论，希望能交换与合作。”

“在下不懂曹兄的意思。”

“四川的一批皇贡，约于下月初启程运送京师。这批皇贡内有自南越与

新疆搜罗而来的各种宝石奇珍，作为当今皇上祭天的祭物，价值连城。”

笑阎罗脸色一变，目不转瞬地注视着阴笑的四海功曹，眼神百变。

“护送的人，皆是厂、卫中高手中的高手。”四海功曹阴笑着往下说：“这是交换的条件：那一批四川皇贡。”

“哦！有意思。”笑阎罗也阴笑。

“事成，二一添作五，这就是合作的条件。”

“吃得下吗？”

“两方高手精锐齐出，一口吞下绰绰有余。如果单独进行独吞，毫无希望。”

“可是……风险太大，敝庄的基业……”

“根本扯不上贵庄。”四海功曹冷笑：“你我黑白道双方，在这里不断打打杀杀。

而皇贡在四川与湖广交界的千里外被劫，与你我何关？”

“哦！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熊副庄主，有意思吗？”

“这……岂只有意思，简直求之不得呢！哈哈哈哈……高明，高明！”笑阎罗乐极大笑。

“那么，今晚咱们在贵庄小聚一番，如何？”

“无任欢迎！”笑阎罗雀跃地叫：“来，有志一同，值得庆贺。咱们来商量秘密迎接贵方代表光临敝庄的办法，以免走漏消息。”

震惊天下的阴谋正在进行。

为追逐名利而不惜丧心病狂的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死仇大敌可以成为利害相共的朋友；执法的人也不妨与犯法的人合作。是与非黑与白，其实不必分得那么清楚明白，太认真是会短命的。

而在三山别庄外围，另一项血腥的计划也在进行。

黑煞女魅又出现在溪旁的小茅屋，站在门外神色泰然地四面张望。

她曾经和张允中躲在这里住宿，第一次发现居然有男人可以抗拒她的诱惑。

在这里，她第一次看到鬼怪，也第一次莫名其妙被人擒住。

在这里，她碰上了王屋山百了谷的妖女，她的武功在百了谷妖女的面前，简直无用武之地。而张允中在她心目中，武功并不比她高明，可是，张允中却把老少四妖女捉弄得灰头土脸。她曾经吃尽苦头，被百了谷的妖女凌辱，这时却独自前来公然现身，而且是在大白天隐身不易的时辰，这种举动委实令人莫测高深。

藏身在屋后树丛内监视的水月仙姑，就感到莫测高深，起初以为张允中一定隐身在附近策应，所以不愿现身暴露自己的行藏。

但等了许久一无动静，似乎张允中并没在附近潜藏，这才决定出面，看看黑煞女魅到底在搞什么玄虚，前来有何图谋？

黑煞女魅本来已经等得不耐烦，正准备离开，水月仙姑却像鬼魂显现般出现在屋侧。

黑煞女魅虽然心中早有预感，仍然心中暗惊，好高明的接近身法，似乎是凭空幻现出来的。

“你好大的胆子。”水月仙姑阴森森地说：“你还敢来？姓张的小畜生呢？”

“我不是来了吗？”黑煞女魅淡淡一笑：“姓张的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有许多人正在找他。”

“你改变主意了？”

“改变什么主意？”

“投效百了谷。”

“正相反，我受人之托，来找你们商谈合作事宜。”

“该死的！合作？”水月仙姑凶狠地说：“没有人配谈与百了谷合作，只能向百了谷投效。啐！你在玩什么把戏？”

“三山别庄公孙家的人，也不配谈与贵谷合作？”黑煞女魅阴笑着问。

“三山别庄？哼！他们还不够分量。”水月仙姑傲然地说：“狂彪公孙龙，只是一方之霸，在武林，他的地位只配名列第二流。”

“真的？”黑煞女魅冷笑：“好，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本姑娘口信已经带到，这就回去把你的意思向公孙庄主回话。”

“你告诉他，少来招惹我们，知道吗？”水月仙姑冷冷地说：“百了谷与三山别庄不相往来，最好各守本分，井水不犯河水。”

“水月仙姑，你不觉得，双方合作对你们很有利吗？”

“有什么利？”

“比方说，抓住张允中出口怨气；或者，多几个人来对付断肠箫。你们到现在还没走，可知定然无奈断肠箫何。不走，对付不了断肠箫；走了，面上难看。有三山别庄的人相助一臂之力，成功的希望增加十倍，没错吧？”

黑煞女魅的口才不错，具有作说客的条件。

水月仙姑果然心动，神色稍霁。

“你不是与张允中是同伴吗？亲密得像是夫妇。”水月仙姑提出疑问：“你在搞什么鬼？”

“我现在是公孙少庄主公孙英的人，三山别庄正全力捕拿张允中。”黑煞女魅觉得自己的心抽动了几下：“不管你怎么想，反正事实如此。”

“唔！有此可能。”水月仙姑阴笑：“有关你黑煞女魅的为人，本仙姑多少了解一些，江湖的传闻有些是可靠的。你虽然不算是人尽可夫的荡妇，至少裙带松是事实。公孙庄主授权给你商谈吗？”

“我只负责传话，负责商谈的另有其人。你是说，你愿意商谈了？”

“本仙姑只对你说的两件事有兴趣。你回去吧！把负责商谈的人叫来好了。”

“我发出信号，就会有人来。”

“好，你发吧。”

黑煞女魅发出两短一长三声尖啸。不久，四个人影飞掠而来。

公孙英、公孙雄两兄弟并肩掠走，脚下轻灵飘逸显然意在卖弄。后跟的两个随从满头大汗，脚下已显得沉重。兄弟俩在丈外止步。

公孙英虎目中突然涌现异彩。

水月仙姑穿了玉色道袍，袖内没穿内裳，露出颈下一块三角形玉肌，足以令男人望之怦然心动。

不论是面庞或身材，皆显然比黑煞女魅高出一品，在娇媚美艳之中，流露出另一种不沾人间烟火味的丰韵。不但公孙英眼中涌起邪光，公孙雄更是情欲上脸。

“姑娘有如莲池仙品，在下叹为观止矣！”公孙英魂不守舍地说，忘了相

见行礼。

“你这双色眼好放肆，说的话也唐突。”水月仙姑似笑非笑地说，媚目不转瞬地打量公孙英。

公孙英人如其名，英俊潇洒极为出色。

百了谷以有风流美道姑扬名江湖，上一代的谷主无常散仙，风流艳姬天下知名。但百了谷却是男人的禁地，被带进去的人，就永远消失一了百了。

“这是在下由衷的机美，仙姑休怪放肆唐突。”公孙英定下心神抱拳施礼：“在下公孙英，那位是舍弟公孙雄，请仙姑多指教。”

“哟！原来是大少庄主与二少庄主，失敬啦！”水月仙姑的态度也急剧改变，媚笑如花，语调甜甜腻腻地、嗲嗲地，流露出无限风情。

所谓一见钟情，说穿了，还不是臭味相投？这两位男女，就是一见就彼此相吸引，就算是一见钟情吧！比较文雅些。

旁观者清，一旁的黑煞女魅感到不是滋味。

“请教仙姑仙号。”公孙英邪邪地笑：“不过，在下希望有幸得聆仙姑在家芳名。”

“方外人已忘在家姓氏。我叫水月仙姑。听黑煞女魅说……”

“在下命她说的，捕拿张允中与对付断肠箫的事。”

“你办得了？”

“呵呵！仙姑如果知道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就知道在下是否能办得了啦！”

“本仙姑不屑打听于己无关的事。”

“张允中曾经是敝庄地牢待决之囚，是在下与舍弟，将他与黑煞女魅一并擒获的。”

“哦！本仙姑倒是轻估你们啦！”

“早些天，在下兄弟与断肠箫狭路相逢。”

“哦！结果如何？”

“小意思，十招之内，老魔亡命而逃。”

水月仙姑吃了一惊，眼神怪怪地。

“你是说，你的武功比本仙姑强十倍？”水月仙姑眼中有怒意。

“在下……在下并无此意……”

“本仙姑倒要领教你三山别庄的绝学，看你凭什么能在十招之内，把断肠箫打得亡命而逃。”

水月仙姑真的冒火了：“本仙姑师姐妹加上两位师姨，两次围攻依然奈何不了那老魔，而你……”

“仙姑务请相信在下说的是实情。”公孙英有点慌了手脚，却又不愿说出自己用卑鄙的放毒手段取胜内情。

“本仙姑要试过才能相信。”

“在下……”

啪一声响，水月仙姑出其不意给了公孙英一耳光。

公孙英根本没想到对方突然出手，毫无躲闪的机会，事出突然，没想到发作，反而楞住了。

“你连一耳光也没闪开。”水月仙姑冷笑。

“在下不是没能闪开，而是不想躲闪。”公孙英脸上的邪笑又现：“打是亲，骂是爱。不瞒仙姑说，在下说的字字皆真，在下的确在十招之内赶走了

老魔。舍弟在旁只攻出一剑，那是老魔逃走时拦截的一剑。”

公孙英往昔的傲世神态，在水月仙姑面前完全消失了。

旁观的黑煞女魅，感到心中又抽搐了一下。她想到了张允中，张允中才是她心目中的最佳英雄形象。

“这混帐东西好贱！”她心中暗叫。

她想不通，不可一世自以为足以称雄天下的公孙英，怎会变得像个卑贱的丈夫的？难道水月仙姑真有那种可颠倒天下众生的魅力？

那么，为何张允中并没有受到蛊媚？

水月仙姑知道什么时候收手，脸上重新绽放动人的媚笑。

“也许，你的话可信。”水月仙姑说：“也许，是我错怪了你。请不要放在心上，好吗？”

“在下丝毫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那……我谢啦！你真有合作的诚意吗？”

“请相信在下的诚意，仙姑可以先在各处打听打听，这两个人，都是敝庄的心腹大患。可以说，三山别庄与百了谷，站在相同的利害攸关地位上。在下的诚意，天日可表。”

“哟！我相信你就是，何必指天誓日呢？”水月仙姑媚笑如花：“我和你去见家师姐，大家计划计划，看怎样才能埋葬这两个可恶的东西。”

“在下深感荣幸。如果在下所料不差，我们已经具备了足以埋葬他们的条件。”

“什么条件？”

“她，黑煞女魅。”公孙英指指黑煞女魅：“她就是引诱张允中出面的饵。而贤姐妹，可以像灯火般引诱飞蛾，断肠箫就是扑火的飞蛾。咱们在这附近布下天罗地网，必定可以埋葬他们。”

“但愿如此。随我来啊……”张允中的确不曾忘怀黑煞女魅，毕竟两人曾经同过患难，一同被擒。这两天虽然打听出，黑煞女魅已经成了三山别庄的侍女。但他知道，黑煞女魅是身不由己。

一个江湖成名的名女人，岂会甘心被人奴役？为友情为道义，他都必须为黑煞女魅尽一番心力，责无旁贷。

有春熙姑娘姐妹协力相助，他的消息灵通多了。

白天，他潜赴三山别庄侦查，留心庄四周的形势与动静，寻找出入的通道。

他是行家，对术数与奇门遁甲颇有所成，百了谷妖女的道术，就奈何不了他，妖女们的道行，比他差了一大段距离。

眼看红日西沉，一乘小轿出了壮观的外庄门。前面，四名大汉领路；后面，也有四名随从。

这一带是江南鱼米之乡，水道纵横以船支交通为主，小轿便成了大户人家的象征，轿内必定是有身分的女眷。

抬轿的两名轿夫也带有腰刀，防备途中有强盗抢劫。

扶轿的是四名美貌侍女，前二后二。

黑煞女魅是后面两侍女之一，扶着右后方的轿杠。

她仍然穿了一身黑，极为抢眼。

公孙英利用黑煞女魅助长自己的声威，果然一鸣惊人。

所以让她穿黑，保持本来面目，也是向江湖朋友示威的手段之一。接

待江湖朋友，就把黑煞女魅带在身边亮像。

一行人浩浩荡荡，踏上了至府城的大道。

诱饵放出了，蛾灯也点亮了。

远出四五里，小轿在一座枫林前停住。轿帘掀开处，出来了两名美丽的道姑：镜花、水月两仙姑。

接着，小轿再次动身。而四位侍女，则拥簇着两位道姑，进入密林深处，片刻便形影俱消。

远处从三山别庄跟来的张允中，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绕林侧藉草木掩身，逐渐进入地网天罗。

天色渐暗，跟的距离也逐渐拉近。

倦鸟归林，到处都有怪声传出，扰乱听觉，只有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分辨出声音的来源。

张允中生活的高邮湖，出没在水禽众多的湖中洲渚中，对这种声音不算陌生。可是，他并不知道经过精密安排的天罗地网。

唯一令他心疑的是，这些人在这里弄什么玄虚？

再就是两妖女怎么会从三山别庄出来？

人毕竟不可能未卜先知，也不能料事如神。

他的判断是，两妖女挺身而出与三山别庄打交道，讨取黑煞女魅出口怨气。

王屋山百了谷的声威，比三山别庄响亮，狂彪公孙龙犯不着为了一个黑煞女魅，而开罪百了谷的人，所以将黑煞女魅交给两妖女带走。

这是合情合理的推断。

终于，他看到了远处树林缝隙中，透露出来明灭不定的灯光。一个自小生活在黑夜中的人，决不会有逐火的习惯。他谋生、练功，都是在黑夜中，所以他不是飞蛾。相反的，看到了灯火，反而提高了警觉。

身形像幽灵般幻现，蓦地破空而起。

他的内功和轻功，都已经登峰造极，加上神鹰葛宇的陶冶，两年中倾囊相授，轻功更上一层楼，凌空来去搏击神乎其神，进窥御气飞行的堂奥。

人升上树梢，三五起落蓦尔失踪。

随后蹑踪的人，许久才发现他失了踪。

在大湖的洲渚间猎水禽，相当不易。

那些雁、对鸭、鸕.....都是机警易惊的水禽，夜间派有替卫，稍有风吹草动，就一飞冲天一哄而散。

因此猎人必须有耐心，逐分逐寸接近，决不可发出任何微小的声响。即使如此，也不见得能成功，水禽的听觉比人灵敏多多。

假使能用猎水禽的技巧来猎捕人，几乎有九成成功的希望。

他是最好的猎禽人。

树林的南面，是一处荒野，零星生长着一些灌木丛，野草高低不等。

一座茅舍，就建在荒野的中心，距这一面树林，约有百步左右。想接近的人，最佳的掩蔽就是这面的树林。

树林边沿，就是天罗地网的分界点，隐身在内的人丝纹不动，等候来人入网进罗。

可是，毫无动静。

茅屋柴门紧闭，灯光是从简陋的窗缝透出来的，远在三里外也可以看

得到，足以吸引远处的飞蛾。

茅屋分两造，中间是天井。

后进共有一厅四房，灯光就是从主要的内房窗内透出的。

房内的设备相当简陋，一床一桌四张条凳，帐破席残四壁萧条，宅主人的家境穷困可知。

房门虚掩，侍女们进进出出。显然，住宅换了主人，侍女们的华丽穿章，与宅内的陈设极不调和。

桌上摆了酒菜，餐具也都是精美。

公孙英与水月仙姑并坐在上首。

三更已过，两人都有了三五分酒意。

黑煞女魅与另一位侍女，在一旁侍候，奉酒传杯低声下气。

水月仙姑今晚仍穿了玉色道袍，但里面什么都没穿，袖带半弛，袍襟半掩，露出半抹酥胸，深深的乳沟令人望之心荡神摇。

粉颊上潮红涌冷，一双眸子水汪汪，一颦一笑，媚态横生，恍若鱼玄机再世，天魔女重生。

公孙英倒是衣裤整齐的，而且佩剑也在腰间。只是，他的一双手，可就不整齐，左手远绕过水月仙姑的背腰，右手探入那晶莹腻滑的胸怀，不住探索抚弄他需要的目的物，火红的脸颊贴上了香肩，灼热的目光充满情欲。

“死人！笨手笨脚。”水月仙姑的话带了浓浓的鼻音，媚眼如酥，娇躯作象征性的扭动：“不要真醉了。好人，快三更天了吧？”

“是的，三更天了。”公孙英信口说，灼热的嘴唇，吻上了那白嫩如脂的粉颈。

“不要蠢动……”水月仙姑格格笑，躲避他的嘴唇：“紧要关头，他们该来了吧？”

“来得及，宝贝儿。”公孙英含糊的说，干脆拉开那有等于无的衣襟，酥胸王乳全部暴露在灯光下：“信号传来之后还来得及，没有人能接近网罗而不被发觉。”

“你可不要小看断肠箫……哎呀……你……你听我说好不好？那姓张的更高明……”

公孙英忙得很，没有工夫听她说，正像个索乳的婴儿，回复廿年前婴儿时代的本能本性。

一旁捧壶的黑煞女魅，眼中涌起往昔不时涌现的煞气。

公孙英在她身上，也曾经有过这种热情的表情，但情调不同，对她完全出于强迫性。

尽管她把公孙英恨入骨髓，但看到这恶贼在她眼前与另一个女人公然淫乐，仍感到不是滋味。

“信号传来了。”黑煞女魅咬牙说。

两声低芦哨声音，从内厅传入。

“什么信号？”公孙英从那高耸浑圆的玉乳上抬头问，眼中的欲火消了一半。

“一个黑影从东北角接近。”黑煞女魅冷冷的说：“你还有半刻工夫快活。”

公孙英推开水月仙姑赤裸的胸膛，反手就是一耳光，啪一声把黑煞女魅打得运退三四步。

“贱货！你给我记住了。”公孙英怒叫：“你敢没规矩在我面前你你我我，小心我给你两靴尖。说！你该怎么称呼？”

“奴……奴婢该……该称大……大少庄主。”黑煞女魅狼狈地恭身回答，眼泪往肚子里吞。

“到外面问问看，来人是谁？”

“奴婢遵命。”黑煞女魅欠身答，放下酒壶出房而去。

公孙英的手和目光，重新回到那荡人心魄的酥胸玉乳上，情欲之火重新炽盛。

“你不打算准备吗？”水月仙姑反而控制得住，推开他蠢动的手。

“只来了一个人，值得准备？你……”

“你又在说大话了。”水月仙姑沉下脸，掩上胸襟着手整衣：“你说你十招击败了断肠箫，我可没有亲见。你说你擒住了张允中和黑煞女魅，却又语焉不详，你又不让我仔细盘问黑煞女魅……”

“好人，你不要疑神疑鬼好不好？”

“我不是疑神疑鬼，而是有点想不通。从你的床上工夫估计你的内功修为，不客气的说，距纯青之期相当遥远。而断肠箫的一甲子修为，决不是你这种华而不实，心傲气躁的人所能对付得了的。”

“笑话！你仍然不信任我？”公孙英恼羞成怒，要发作了，一蹦而起。

“我很想信任你。”水月仙姑不在乎他发作：“因为我想信任你，所以才和你合作。

假使我对付得了那两个人，何必多此一举？”

“等会儿他们来了，你不能插手。”公孙英咬牙说：“我改变主意了，不要活的，我要砍了他们的头来，双手奉给你。”

“哟！你总不忘记随时随地表现英雄气概呢！”水月仙姑的语气中有揶揄成分，走进床口从枕旁取出连鞘长剑：“不过，平心而论，不论那一方面，你都是第一流的，我很满意。”

“你……”

“我还真舍不得让你独自冒险呢。”水月仙姑态度又变了，女人是善变的，伸手情意绵绵地轻抚他的脸颊：“要是你有了三长两短，我到何处再能找到，像你这样让我满意的俏郎君呀！你说是不是？”

“我算是服了你。”公孙英气消了：“我老爹告诉我，对付女人，切不可迁就迷恋，必须像个暴君。对你，我就使不出暴君的手段来。”

“那道理很简单。”水月仙姑媚笑。

“什么道理？”

“你心中明白，床上床下，你都不比我强。”水月仙姑肆无忌惮地说：“黑煞女魅怕定了你，因为她的武功比你差一两分。你吃定了她，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她置于死地。对我，英郎，你最好收起降伏我的坏念头，你必须公平的对待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宝贝儿，你可爱的地方，就是肯说老实话。”公孙英笑笑说：“黑煞女魅就蠢得很，她各方面都比我差，却又不承认，不时语出不逊，甚至一而再声称要杀掉我，其实她心中明白，永远办不到，她在自欺欺人。”

“其实，你我都心中有数。”水月仙姑不再笑：“情投意合相亲相爱是一回事。你我都挟了绝技闯入了江湖，要建立自己的威望，情爱的吸引力，在你我的心目中都是次要的。所以，我不会跟你进入三山别庄，你也不会跟我

进入百了谷，双方都不想受到对方的完全控制。英郎，我希望我们能并肩联手，在江湖闯出两人的共同霸业来。该分手时，我们再和和气气地分手，你愿吗？”

“我愿，水月。”公孙笑不假思索的说，情深地将水月仙姑紧抱入怀，轻吻她的粉颈。

竹编的外窗共有两座，右面的窗下突然出现断肠箫的身影。

老人家是何时入室的？

公孙英与水月仙姑不知道，那位在房门口戒备的侍女也不知道。

“原来百了合与三山别庄联手，计算我老不死。”断肠箫伸手挪动撑窗棍，放下竹窗，语气平和：“你们还真花了不少心血，外面最少也有三十个人。”

公孙英冷哼一声，信手将八仙桌推翻在壁角下，杯盘碗筷一团糟。

黑煞女魅出现在房门外，颇感意外。

“没有后续信号传来。”黑煞女魅讶然叫：“屋附近的伏桩误事，人已经进来了，他们……”

“他们很了不起，我断肠箫也不弱。”断肠箫轻拂着铁箫，发出八音轻鸣：“你们一个会妖术，一个会放烟施毒，老夫让你们尽量施展，让你们获得成名的机会，不可错过了。”

“在下要凭手中剑，埋葬你这老魔。”公孙英豪壮地拔剑：“你在三山别庄出没，对本庄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在下与水月仙姑设计将你引来。你果然来了，像飞蛾扑火。”

这时，两座窗的窗门皆被拆除，外围的人已包围了茅屋，窗外刀剑的闪光耀目。

房门口，除了黑煞女魅与一名侍女之外，多了两个老道婆。

人被堵死在室内，必须作困兽之斗。

“老夫已经发现埋伏，仍然大大方方闯来，如果没有几分把握，会来送死吗？”断肠箫冷笑着说：“就算你老爹狂彪公孙龙亲来，老夫也没将他放在眼下。你这小混帐居然说凭手中剑埋葬我，我可怜你。”

公孙英一声沉叱，冲上剑发射星逸虹，走中宫无畏地进击，剑气陡然迸发，气势极为浑雄。

挥剑出招的前一刹那，剑靶的活动云头已经旋转了一匝，旋动的手法连旁观的黑煞女魅也看不出来。

“铮！”金鸣暴震，八音齐鸣。

公孙英马步一虚，被震得侧飘八尺，左肩撞在泥墙上，脸色大变。

“呸！你是什么东西？”断肠箫站在室中心破口大骂：“天地间竟然有你这种不要脸的狂人。凭你这点道行，居然敢在老夫面前狂言夸口。唔！你又重施故技了，这次老夫不怕你的毒物了……”

这瞬间，水月仙姑剑到人到，剑出中途，袖底突然喷出一蓬青磷星雨。

“滚你的！”断肠箫沉叱，左手大袖一挥，罡风似殷雷，青磷星雨回头反飞。

水月仙姑大骇，闪身急退，几乎被自己的青磷星雨所笼罩。闪得太急，室中空间又小，砰一声闷响，也撞在另一面泥墙上。

公孙英抓住机会重新扑上，剑吐三道青虹排空而至。

断肠箫不愧称一代魔字号人物，铁箫直等到剑虹近身才奇准地挥出。

“铮！”箫剑再次接触，公孙英也再次被震飘。

“铮！”水月仙姑又被震出八尺外。

“要将他化骨扬灰……”公孙英贴壁狂叫。

房顶有物急落，仅比室内稍小些。

是一张绞筋网，眨眼间便罩住了室中心的断肠箫，像整个屋顶突然塌下，任何反应超人的人也无法应变了。

网的高度有限，茅屋的屋顶高度本来就有限。

绞筋网索粗如姆指，这玩意韧性惊人，没有锋利的宝刀宝剑，休想奈何，内功也无法弄断。

断肠箫的铁箫，毫无用武之地。在怒吼声中，立即被从屋梁上跳下的四名操网大汉，缠成一团拖倒在地。

公孙英在众人欢呼声中，一跃而前，一剑欣向断肠箫的双胫，要毁去双足。

“小心……”水月仙姑的尖叫声刺耳。

一个黑影越窗而入，从中间纵落，手脚齐伸，像是八八章鱼放爪。

公孙英感到右小臂一震，如受巨锤撞击，狂叫一声，剑飞抛脱手，人也踉跄暴退。

同一瞬间，四个操网大汉撒豆似的向四面滚挪。

黑影陡然飞升，砰一声撞砸了窗框。

室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盏壁灯在黑影陡然飞升的前一刹那同时熄灭。

“快掌灯来……”公孙英狂叫。

人声嘈杂，老道婆先一步抢入，但已来不及了。

灯终于送来了，人人变色。

绞筋网不见了，断肠箫自然也不见了。

两座窗在窗口，只有一座窗的窗口有人堵住。被撞毁的另一座窗外面，躺了四个被打昏的人。

“谁看清来人是谁？”公孙英厉声问。

室中有八个人，你看我，我看你。

“只看到一个朦胧的黑影飞入飞出。”老道婆大师姨摇头苦笑：“网落下，人进去，灯火摇摇明灭不定，黑影又快逾电闪，如何看清？大少庄主，咱们碰上了极可怕的武林高人。”

“这！这是什么轻功身法？”老道婆二师姨也变色叫：“起落都像飞。我发誓，一定是鬼物，世间决无如此可怕的轻功，连人影都无法分辨。带一张五十斤重的绞筋网，加上一个老儿断肠箫，一闪即逝，可能练至这种匪夷所思的境界吗？”

“到外面追搜！”公孙英咬牙切齿：“我不信外面的人都是死人。”

他们在屋西卅余步的草坪中，搜获那张绞筋网，网里面却没有断肠箫。

十二

两人坐在路旁的一株大树下。

道上鬼影俱无，远处村落的犬吠声打破夜空的沉寂，正是人们酣睡的好时光，实在不宜坐在路旁谈天。

“老夫欠了一分情债。至今仍耿耿于怀。”断肠箫冷冷的说：“所以，决不再欠任何债了。可是，你小子一而再多事，这次，老夫又债务缠身，委实不是滋味。”

“晚辈两次救你，皆出于无意，老前辈大可不必挂怀。”张允中英笑说：“江湖朋友伸手管闲事，平常得很，没有人会把这种事算成人情债。”

“老夫的看法，与你不同。”

“哦！想不到老前辈是个斤斤计较的人。”

“闭嘴！胡说八道。世间有些事，是不能不斤斤计较的，人情债就是其中之一。老夫欠了你一条命的人情债，这是比青天白日还要明白的事。”

“晚辈却不介意。”

“那是你的事。你小子的轻功身法，委实值得骄傲，似乎已经臻于分身术境界了。

奇怪，不像是魅影功，怎么江湖道上，从来没听说过你这种有如飞翔的武林绝技？早年宇内黑道双魔的九现云龙顾全武，龙腾大九式就是最了不起的空中搏击绝技。再晚些，要算神鹰葛宇和凌波燕凌云出类拔萃。鹰与燕属八禽之一，应是善于在空中猎食的猛禽。

他两人的轻功身法技绝于江湖，算是与老夫同辈的人物。我看你，似乎与他们的身法有点像，却又同中有异，貌与神都有差别。小子，你到底练的是什么古怪的轻功绝技？”

张允中心中一动，神鹰葛宇！这位断肠箫果然厉害，不愧称艺臻化境的老江湖，已经看出他的师承脉络了。

其实，神鹰传艺仅有两年岁月，他自己本来就有良好的根基，练功时将所参悟的心得，揉入自己的技巧，因此已非神鹰所授的轻功本来面目。

所以断肠箫看不出根底，仅看出脉络的皮像。

当然，他不能说出自己的师承，神鹰也不许他说。

因为神鹰并不承认是他的师父。

“不论武技或轻功，千门百派道上同源。”他信口敷衍：“不同的是天资与悟性，因此成就各异，同门的人，成就不可能一样。晚辈练的是正宗轻功，只是加上自己参悟的小技巧下苦功而已。”

“唔！有所可能。小子，你也是野心勃勃的闯道者？”

断肠箫不再深究，知道深究也究不出所以然来，各门各派都有师门禁忌，深入盘诘是最犯忌的事。

“历练是很重要的。”他避免正面回答。

“最近几年来，后起之秀有如雨后春笋，各门各派纷纷派出年轻俊秀出道，扬名立万。”

“晚辈听说过。”

“其中有大半年轻子弟，皆不想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名，却想藉门户余荫一步登天，动不动就抬出师门唬人，省时省力嗓门特别大。”

“公孙英兄弟，就是倚仗三山别庄的威望唬人。”他悻悻的说。“同时，也有许多人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成名的。像黑煞女魅，她连姓名都绝口不提。”

“你，也不将师门抬出来唬人。以你的造诣来说，比那些已经成名的武

林新秀强了一百倍，你应该一鸣惊人。”

“晚辈正在努力。”

“好，有志气，你救了我两次，我只帮了你一臂之力的忙，我欠你的救命债。”

“老前辈可否不再提？”

“老夫打算助你一臂之力，与你结伴闯荡。”

“这……”

“你不答应？”断肠箫要冒火了。

“晚辈另……另有同伴……”

“不管你有些什么同伴，老夫都要跟在你身边冷眼旁观。当然，是暗中跟随，你在明，我在暗，我替你留心那些用卑鄙手段计算你的人。江湖成名不易，只要你小有所成，就会有人千方百计计算你，除去有力的竞争者。公孙英兄弟，与百了各的妖女联手，计算老夫，就是想将老夫埋葬掉，以便加速成名立万。”

“他们也在计算我。”

“对，你我联手，实力可以增加三倍。”

“老前辈如果不干涉晚辈的行事……”

“老夫不干涉你的行事，不管你做什么，都与我无关。断肠箫本来就是邪魔外道，我自己做的事就是任性而为，不许别人干涉。”

“晚辈不敢妄称联手，愿追随骥尾，在江湖闯出一番事业来。”

“好，这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他欣然说。

“天一亮，我要整治那些混帐东西。”

“我也要找他们索人。”

“索谁？”

“黑煞女魅。”他沉静地说。

公孙英兄弟的目标是张允中。

百了谷的妖女，目标是断肠箫。

其实，两人都是两方的目标。

布下的天罗地网功败垂成，眼看到手的断肠箫被人救走，而张允中却没有现身，不但公孙英兄弟不甘心，百了谷的妖女也不肯罢手。

搜遍了布伏地区附近，浪费了一个更次时间，毫无所获。公孙英不死心，不肯撤伏返庄，反而召来更多的人手。

天终于亮了，茅屋附近空阒无人。

埋伏的人极有耐心，潜伏在各处蛰伏不动，布下的警戒网比上半夜扩大了一倍。

他们都很精明，算定断肠箫必定不甘心，埋伏的诡计失效，转而改用强攻，集中人手全力一击，必可将老魔埋葬掉。机会错过了，日后将永无宁日。

晓色朦胧，两个村姑出现在大道上。

乡村农家起得早是平常的事，但村姑这种时候出现在大道上，就不平常了，自然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她们是从三山别庄方向而来的，向西缓缓前往府城，手中挽了长包裹，确也像是走亲戚的农妇。

两人一面走，一面低声交谈。

“奇怪，三山别庄内面，整夜没传出异常的声响。”甲村妇黛眉深锁向同伴说：“张爷不知是否进去了？你说，他是不是真有那种通晓奇门遁甲的能耐？”

“应该有。”乙村妇的语气是肯定的：“他犯不着吹牛骗人。”

“那可不一定哦！”

“一定的。”乙村姑的语气更肯定了：“大小姐并没有要求他，是他自告奋勇前往窥探的，如果没有把握，何必吹牛以博取大小姐对他的好感？”

“很难说，玉竹妹。”甲村姑依然坚持己见：“那一个年轻小伙子不狂妄自大？为了博取大小姐的欢心，那一个不是拍胸膛甘愿赴汤蹈火？甜言蜜语称英雄道好汉，美女在抱，什么话都可以保证，什么条件都可以……”

“你可别忘了，是大小姐设计笼络他说动他的，而不是他厚颜卑谦追求大小姐。”

“总之，我仍然认为他言过其实。如果他昨晚真的进去了，庄内不可能毫无动静，三山别庄决不会如此稀松。天快完了，咱们赶回去据实禀报，必须赶在他前面，看他在大小姐面前胡吹些什么……噢！前面拦路的人来意不善，小心了。”

两个穿短袄的佩剑人，从路右的茂草丛中现身，阴森森地迈步移至路中心，劈面拦住去路。

“怎么会是女的？”右首留了鼠须的大汉有点惊讶：“看来，真有不少人在打我们三山别庄的主意呢！”

“可不一定是女的哦！正阳兄。”另一名大汉流里流气地说：“男扮女装女扮男装，江湖道上屡见不鲜，可以掩去本来面目，为非作歹。尤其是男扮女装，办起事来方便而且安全呢！”

“你的意思是……”

“一定是男扮女装。”

“怎见得？”

“要他们脱光衣裙，不就一清二楚了？”

“对啊！还是你聪明，要她们脱。”

两村姑已来至切近，晓色朦胧，两双黑亮的大眼却清晰可辨。

“你们别走啦！”叫正阳兄的大汉沉声叫。

“哎呀！你……你们……”走在前面的甲村姑惊恐的尖叫，扭头便跑。

乙村姑也跟着转身，扭着小腰肢似乎有点跑不动。

另一名大汉一声狂笑，飞步跃进。

“我拦住前面的一个……”大汉一面叫，一面掠过乙村姑的身右，猛扑已逃出六七步外的甲村姑。

剑光一闪，发自乙村姑手中。

长包裹内藏了剑，拔剑顺手挥出，一击即中。

同一瞬间，前面的甲村姑身形反飞、奇快地飞越乙村姑与中剑大汉的顶门上空，半空中转正身形，拔剑出鞘丢掉包裹，猛扑本想扑上擒抓乙村姑的正阳兄，太快太急，有若电耀霆击。

“嗯……”正阳兄只叫了半声，顶门便被劈开，红红白白一齐流。

两大汉的武功都不差，差的是招子不够亮，把两个母夜叉看成了受惊吓的村姑，色心冲昏了头，毫无戒心枉送了性命。

“快走！”甲村姑急叫，拾回包裹飞掠而走。

路对面的灌木丛中，踱出小书生张三与一位老婆婆，踱近两具仍在抽动的尸体旁。

“没救了。”老太婆摇头叹息：“一腰折一颅裂，死得好冤。”

“婆婆，我们怎办？”小书生苦笑：“等了半夜，什么都没等到，这两个家伙却死了，来的人却不是张哥哥，白浪费了半夜工夫。”

“丫头，我们往前走，试试看。”老婆婆向三山别庄方向举步，手点寿星杖脚下稳健从容。

“这两具尸体……”

“三山别庄的人会来善后，不远处定然另有伏桩，刚才的消息，必定已经引起另一处伏桩的注意了。”

“会不会引起误会？”

“我们没有刀剑，误会什么，走啦！”

仅走了廿余步，后面突然传出警啸声，三个黑影狂风似的掠到。

“站住！走不了的。”有人娇喝。

老太婆缓缓转身，站得笔直。

小书生退在后面，背手而立神色悠闲。

三个穿宝蓝劲装，曲线玲珑的少女，一前两后止步，香风扑鼻。看发式，便知后面两个是侍女。

“我明白了，你是绝剑秦国良的女儿。”老太婆抢着说：“早些天，你们一群人与三山别庄你砍我杀。内情是公孙庄主从桃花坞女匪手中，弄到了一笔广东的皇贡，这笔皇贡却是桃花坞女匪们，从接引人魔手中黑吃黑吞没的。接引人魔已经改邪归正，投效令尊遨游江湖，黑道凶魔摇身一变，变成替白道英雄卖命的鹰犬。唔！听你的口气，似乎不像三山别庄的仇人，却像是公孙龙的朋友，此中是否有什么阴谋？”

秦灵羽一怔，脸色渐变。

“胡说八道。”秦灵羽抗声分辩：“家父带了人与公孙庄主了断，是光明正大按江湖规矩进行的。现在这两个人被杀，本姑娘必须向公孙庄主表明与本姑娘无关，光明正大前往，有什么不对么？”

“唔！你的话不无道理，但理由并不充分。”老太婆笑笑：“就算这两个人是你杀的，也是理该如此，犯得着前往表示你的清白？如果是老身杀的，你更应该向老身致谢，对不对？”

“白道人士，不会动辄杀人，更不屑袭击在途中放哨守路的人。老太婆，如果是你杀的，你就有杀人嫁祸之嫌，本姑娘必须带你前往澄清此事。”

“老身已经明告，不是老身杀的。”

“本姑娘亲眼看见你们从尸体离开的，你可以向公孙庄主辩白。”秦灵羽强横地说：“你是自己走呢，抑或要本姑娘押你们走？”

“恐怕你得押我们走了。”老太婆逐渐按捺不住，语气一冷。

“真的？”秦灵羽沉声问。

“你难道比老身更耳背，听不清楚？”

“老太婆，亮你们的名号。”

“你还不配！”老太婆冒火了。

“你这老虔婆还嘴硬……”

“丫头，揍她！”老太婆怒叫。

小书生张三身形倏动，以令人目眩的奇速一闪即至，快极。

秦灵羽吃了一惊，百忙中一声娇叱，连拍两掌，潜劲涌，内力极为浑雄，令人难以置信走出于一位妙龄少女之手，倒像是练气火候已有半甲于岁月的内家耆宿。

小书生也大感意外，身形乱扭，改从右侧逼进，在逼人的拳劲空隙中强行切入。

秦灵羽移位的身法真够迅疾，扭身移位双掌再次连续拍出。这次出掌迥然不同，浑雄的掌风消失无踪，代之而起的却是阴柔澈骨的寒风，连四周带动的气流也温度剧降，改变的不可思议，从阳刚突然变成至阴。

这种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已练成了火候精纯的两仪真气。

小书生又几乎上当了，连换三次方位，打一冷战，最后退出丈外。

“婆婆，这鬼丫头掌劲不可思议，十分可怕。”小书生叫：“不用兵刃，近不了身。”

“那就掏出你的看家本领来呀！”老太婆顿着寿星杖叫：“耗光她的真力，就可以痛揍她了。”

小书生一声怪笑，双掌一错，疾冲而上。

秦灵羽两次袭击无功，也心中暗懔，哼了一声，左掌吐出，右手接着戟指疾点，虚空发指，至柔的指劲后发先至。

岂知疾冲府上的小书生身形突然折向，眨眼间使到了她身左，掌风指劲落空，自费真力。

两人开始各展所学，移位逐渐加快，出招避招快逾电闪，避实攻虚招不发老，一沾即走快得令人目眩。

小书生的身法变化诡异绝伦，也迅疾得多。秦灵羽则攻势绵密密，占了七成优势，逼得小书生险象横生。

但所耗的真力也快，手脚渐慢。

两位侍女看出不妙，两人一打手式，同时拔剑出鞘，意图在外围找机会截击。

老太婆一闪即至，劈面拦住了。

“秦灵羽的老爹与祖父，是白道的领袖人物，号称北地第一剑。”老太婆冷冷的说：“神剑秦泰当年在京师振远镖行威震北五省，据说从没倚多为胜。他的孙女既然已经露了名，就表示他秦家的声誉成败一身当，你们不想败坏秦家的门风吧！”

“老太婆，滚你的！”一名侍女大叫，一剑攻出。

寿星杖后发先至，闪电似的搭上了剑身。

“哎呀！”侍女惊叫，连人带剑斜飞出丈外，几乎一跤摔倒。

“你也上！”老太婆的寿星杖，指向另一名侍女。

另一名侍女的剑本来已升至出手部位，右脚亦作势踏进以便出剑，发现同伴的剑一沾寿星杖便被震飞，吓了一大跳，骇然悚立不敢妄动。

这瞬间，砰啪两声音爆，小书生与秦灵羽终于硬拼了两掌，势均力敌，各向侧飘。

两面，人影来势如潮。

“咱们走！”老太婆叫。

“走得了吗？”秦灵羽愤怒的拔剑。

可是，一老一少两个身影，像星跳丸掷，向东冉冉而去，快得令人目

眩。

“噢！这……这两人是何来路？”秦灵羽骇然惊呼。

“小姐，快走，三山别庄的人来了。”一名侍女急急地说：“再不走，误会大了。”

“走！”秦灵羽断然发令。

三山别庄的人，仍在六七十步外，像一群疯狗，争先恐后飞奔而来。

秦灵羽一跃三丈，主婢三人向府城方向如风而去。心绪不宁的人，也就是走霉运的时候。

张允中不但心绪不宁，而且疲劳过度。

初闯江湖，一切都得靠自己，尤其是生平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女人，心理和生理上的巨大变化，一时还不能适应，一切是那么新奇，那么刺激，那么不可思议。

以往坚苦卓绝比苦行僧更苦的生活一旦被扰乱，精力的透支，与及情绪的纷乱，是可想而知的。

白天，他在三山别庄潜伏、躲避、侦查，详细察看庄内庄外的情势，累了一天。晚上，接着是跟踪、潜行、探索、救人……所付出的精力，又耗损得差不多了。

与断肠箫分手之后，看天色仍早，便打算先找地方歇息养精蓄锐。要救黑煞女魅，不宜在黑夜进行。

黑煞女魅现在是侍女，藏在内室不易接近，断肠箫太过自恃深入中计被制，就是前车之鉴。

他与断肠箫的协议是很微妙的，没有任何协定，没有任何条件，既不是利害的结合，更不是朋友的情谊。

反正彼此心中有所认同，彼此也产生了各行其是，精神上有联手的默契，所以用不着进一步的商讨，便分手各找目标。

小河向北流，愈往北河面愈宽，距离他早些天与黑煞女魅藏身栖息的茅屋四五里，河面的宽度已增加了一倍。

他在河东岸的草丛中休息，按情势，西面是绝对安全的。

他睡得很不安稳，一连串的梦此隐彼现。

“狗王八！你杀了我吧……”赤裸裸的冷面煞星，化名蓝六爷的韩登，躺在地上向他厉声咒骂。

“你害了蓝六爷，我岂不是所有的希望成空？你这杀千刀的贼胚……”一丝不挂的蓝六爷那位姘妇，正哭泣着向他哭骂。

梦境又变，变得似乎相当真实。

可爱的紫菱小姑娘，愁容满脸站在他面前。

“不管你飞多高，飞多远。”小姑娘的话像神圣的誓言：“我相信你仍会飞回来的。”

我等你，那怕等到湖水干了……”

景物一变，变得荒唐而又真实。

黑煞女魅躺在他身侧，他的手触及那高耸弹性极佳的部位。

“你真是个奇怪的男人。”黑煞女魅半裸的酥胸，压在他壮实胸膛上：“竟然睡得那么平静香甜。难道说，我没有吸引男人的丝毫魅力吗？”

天知道，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发现女人的可爱。

他一点也不“奇怪”，而是害怕。生理上的奇异变化，真的令他害怕，

因为他觉得自己已变成另一个人。

景物又变，变得又模糊，又真实。

怀中有一个可爱的女人，手触处似乎像是触及温润的天鹅绒，一阵强烈的电流震撼着他。

“允中，多……多爱我一些……”春熙姑娘令人销魂荡魄的腻声在他耳畔袅袅缭绕。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要些什么，反正……

哦！像什么呢？对，像崩溃了的堤防。有什么东西刺了他一下，令他感到悚然而惊。

是什么地方痛？似乎很模糊，触不到，摸不着。对了，良心在痛。

老天！他为什么不能克制自己？他没有理由要这样做！黑煞女魅也曾经诱惑他，为什么那时候他能把持？

黑煞女魅是个好姑娘，还保有一些女性的矜持，不至于那样火热露骨。

他一惊而醒，冷汗涔涔而下。

他看到了几个人影，刚惊跳而起，突然觉得自己好软弱，躯体有些地方不受指挥。

这瞬间，他听到一声怪叫，看到四面八方伸来的掌影，可怕的劲道及体。

震惊和昏眩中，他看清了一张面孔，年轻、英俊，有一双冷电四射的大眼，掌力阴冷透骨。

另一张面孔他熟悉，老道无极天君，所发的天罡掌是阳刚猛劲，与那位年轻英俊的人所发的寒阴掌力，性质与潜劲皆相反，各有千秋，但致命的威力却是相同的。

共有六个人，有四个人在向他冲近时发掌遥攻，都是真力已可伤人于八尺以上的可怕高手。

他本能的反应是放松全身，神意保住心脉。

空前猛烈的各种劲道，把他的身躯震飞，远抛出两丈外，一声水响，水花飞溅，他掉入混浊的流水中。

“谮水性的人下去。”有人大叫：“生见人死见尸，把他的尸体捞上来。”

有三个人下水，向下游潜泳寻找。

可是，河水混浊，速度也不慢，丈余深的河底，全是软软的厚厚污泥，想捞死尸委实不易。

六个人出现在上游廿步外，看到站在河岸上指手画脚的三个人，立即脚下一紧，三两起落便到了现场。

“咦！你们在捞什么？”公孙英惑然问。

他身边有两位侍女，其中之一是黑煞女魅。

另两位是一高一矮的生死二门：生神南门春生，死神北门真武。三山别庄的高手，生死二门是声威最盛的江湖风云人物。

最后一位是无情剑单定远，黑煞女魅的死对头。

目前黑煞女魅已成了公孙英的侍女兼情妇，无情剑自以为心腹大患已除。

三个家伙仅穿了褰衣，在河中时潜时起，岸上只剩下三个人，三比六。

还好，公孙英并没乘人之危下令围攻。按情理，双方势同水火，机会太好了，应该断然下令进攻的。

在岸上指挥的三个人：秦吉光、无极天君贺云鹏、大力鬼王平吉。

“捞死人，阁下有意见吗？”秦吉光冷冷地说，接着发出一声信号，召唤水中的三个人上岸。

“死人？死的是什么人？”公孙英追问。

“你管那么多干吗？”秦吉光的口气带有火药味。

“姓秦的，你给我说话客气点。”公孙英也冒火了，年轻气盛，一言不合拔剑而斗，平常得很。

“哼！在下已经够客气了。”

“狗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玩意？”公孙英无名火起，举步逼进，气势汹汹。

“太爷的事，你凭什么管？你才不是东西呢！”秦吉光的神情，比公孙英更为狂傲，也向前迎上。

河下的三个人都上来了，无暇脱衣绞干，岸上有女人，脱衣不便，匆匆将外衣裤穿上，佩上兵刃与同伴会合，严阵以待。

“大公子，不可激动。”一名中年人急叫，一面奔出，一面扭绞湿了的发结：“有话好说。”

无情剑哼了一声，举步迎出。

“没你的事，阁下。”无情剑傲然地说：“他们年轻人会处理自己的事。”

“尊驾似乎有意怂恿年轻人任性妄为。”中年人冷冷地说。

“年轻人有他们的作法想法，咱们岂能阻碍他们的前程和发展？”

“你……”

“我无情剑单定远也曾年轻过，所以我知道年轻人的需要。你阁下最好知趣些，乖乖闭上嘴少管闲事。”

“在下不许可无谓的事件发生。”中年人沉声说：“目下双方正在谈判期间，不能有人节外生枝。”

“你不许可？哈哈！你凭什么？”无情剑傲然狂笑。

“凭我。”中年人厉声说。

“你？你是什么东西？哼！”

“我夺魄童七郎不是东西。”中年人咬牙说：“现在，你给我准备了，天下间敢在我夺魄童七郎面前出言侮辱的人，他必须为自己的狂妄愚蠢负责。”

无情剑大吃一惊，脸色泛灰。

生死二门两个老魔，也打一冷战。

天下三天暗器名家，夺魄童七郎名列第一。他的夺魄无影锥长仅四寸，目力超人的武林高手，也看不到飞行中的锥影。

死在夺魄无影锥下的高手名宿太多了，这些高手的武功，都比夺魄童七郎高得多。

江湖朋友提起这个人，几乎到了闻名丧胆的地步。

“在……在下多……多有得……得罪……”无情剑几乎语不成声，魂飞胆落向后退：“恕……恕在下有……有眼不……不识泰山……”

“你准备好了吗？”夺魄童七郎厉声问，一步步向前跟进。他两手空空，自然地垂在身旁，掌心向内，没有人能看出他手中是不是藏有武林朋友丧胆的夺魄无影锥，更不知道锥会在何时发射出来。

生神南门春生急走两步，挡在无情剑面前。

“童老弟，不知者不罪。”生神抱拳陪笑：“要单定远陪不是也就算了。”

“哼！”

“老弟说得不错，双方谈判期间，不宜节外生枝。冲老朽薄面，饶了他一遭。”

“你是生神南门老兄。”

“正是老朽。”

“叫这个什么无情剑赶快滚。”

不等生神招呼，无情剑打一冷战，扭头撒腿狂奔，像是见了鬼。

“老朽承情。”生神行礼后退，举手一挥。

公孙英神气不起来了，冷冷一笑，带了同伴退走。

秦吉光脸色有点不正常，怒火仍未消退。

“童叔，真该让小侄斗斗这个自命不凡的公孙大少庄主的。”秦吉光脸有愠色：“反正早晚要和他敞开来算，看今日江湖道上，到底是那位武林新秀的天下，早些了断岂不甚好？”

“不是时候，大公子。”夺魄童七郎苦笑：“我已经打听过了，狂彪公孙龙的武功，还算不了第一流的。但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武功惊人，而且诡计多端，阴狠恶毒相当可怕，真才实学决不在你之下，真要全力相拼，还不知鹿死谁手。”

“你说我不如他？”

“很难说。如果我所料不差，千招之内，你与他谁也不能稳操胜算。算了吧！令尊并不希望在谈判期间，闹出不愉快的事来。”

“哼！我会摆平他的。”秦吉光恨恨地说：“我必须尽快除掉强劲的竞争对手，愈快愈好。”

“你放心，真正的竞争对手没有几个。”夺魄童七郎笑笑说：“在众多高手名宿的扶植下，你要不了几年，定会登上江湖年轻一代的霸主宝座，急什么呢？至少，最强悍的劲敌张允中，永远不会威胁你了。”

“但愿如此，童叔的一枚夺魄无影锥要了他牛条命，再给了他四掌，又掉入河中，他不死才有鬼。走吧！尸体无法打捞了，恐怕已经漂入大江啦！”

“即使是早年的天下第一高手中原一剑姓杨的，也难逃得性命。”大力鬼王说：“那小狗睡得像条猪，先挨了一锥，接着是四掌齐集，即使是地行仙，也保不了老命，死定了。”

“咱们走。”秦吉光发令，得意极了。

张允中并未远走，他活得好好地。他命不该绝，那支革制的荷包救了他。

荷包内有济急的几块碎银，双层皮革也发挥了阻挡的功效，夺魄无影锥无巧不巧地击中他因熟睡而挪至腹侧的荷包，再被荷包内的银块阻了一阻，锥尖偏向，斜贯在左肋的肌肉上，锥尖未能贯穿内腑。

这就是他梦中感到良心痛的时候，其实是夺魄无影锥所造成的痛楚。

只是，掌劲汇聚，令他吃足了苦头。

天罡掌只能造成内腑的震伤，秦吉光那阴寒歹毒的掌劲，才令他死去活来。

他爬伏在河岸边的芦苇丛中，身躯泡在水泥下，只露出口鼻呼吸。三个水性不差的高手在河中水上水下搜寻，却不知他藏身在芦苇丛中。

秦吉光一群人一走，他吃力地、艰难地爬上河岸，仍然藏身在芦苇中，但藏身处已经没有水。好冷，冷入骨髓。

他不能让寒冷所征服，他必须抗拒这愈来愈冷、发自体内深处的爆发寒潮，不然就会被冻僵。

“这畜生的玄阴寒魄掌好霸道，好歹毒。”他心中暗叫，怨毒之火从心底往上升，往上升。他浑身可怕地颤抖，快冻僵了。

终于，他咬紧牙关，完成了五岳朝天的玄门修炼坐式，忍受无边的痛苦和寒冷，慢慢地凝聚了尚未消散的先天真气。

疗伤、驱除寒毒，不是容易的事，正常的练气高手，至少须化四十年苦功，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他已经达到这种境界。

超人的天资、修真有成的名师、大恒心大毅力，让他达到了这种几乎不可能达到的境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自己的修为程度。

痛苦的浪潮不断袭击着他，一阵比一阵猛烈，有几次几乎忍受不住昏厥。

但他熬过去了，熬过最艰难、最痛苦的先天真气开始运转的凶险时期。

近午时分，他的脸色渐渐恢复红润。

他终于从鬼门关里逃出来了，阎王爷还不打算收他。

把玩着那把夺魄无影锥，他心中百感交集。锥长四寸，细小而沉重，没附有锥穗定向，重心在前，锋尖呈三角形纹向左旋，因此贯入时可向内旋钻，十分歹毒。挨上一下即使不中要害，也将痛得失去控制身躯的力道。

他不明白，能使用这种暗器的人，必定是有超人身手的暗器大行家，威震武林的成名人物，为何会卑鄙得乘他睡熟时偷袭？

最后，他终于想通了。

要想成功地在江湖称雄道霸，就必须除去具有威胁性的竞争者。他，就是那些想称雄道霸的人，所欲除去的目标。

有许多具有才华的武林新秀，就是在锋芒刚露时被除去的。他，正届锋芒已露的危险关头，难怪那些人要不择手段除去他。

春熙姑娘那群神秘女人，用的是另一种手段，怀柔争取。

心潮一阵汹涌，似乎看到眼前涌起一团霞光。

在家乡，据说有人看到天开眼。

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开眼？

“他们能，我为何不能？”他心中在呼叫：“我已经身在江湖，我也应该有我的地位，有我的根基。”

春熙姑娘那群美丽的娇娃，就是他的根基。他也该用些心机，也该以豪勇的斗志加紧冲刺。

六福客栈二楼西侧的几间客房点起了灯火，店中雇用的仆妇进进出出殷勤照料，闲杂人等严禁接近，几位刚健婀娜的侍女负责警卫，旅客们最好识相些远远回避。

两名巡捕带了七名捕快，到达了二楼的前面花厅，由两名店伙带领，摆出神气不可侵犯、公事公办的态势。

原来是查店的，店伙手中捧着旅客流水簿。

巡捕是秀水县捕房的公人，本辖区的治安人员。至于那七名捕快，有两名的气概就不一样。

捕房专门负责捉拿人犯的丁役有两种，称马快和步快。

镇江虽然以船支交通为主，但仍有马快的编制，不过很少出动马匹，快速出动改乘快船。

马快、步快不负责查案，只负责捉人，通常由巡检巡捕率领办案，出动时必定有人要遭殃。

接着，另一名店伙领着两位明艳照人的女郎进入花厅。其中一位捧着像招文袋一样的锦匣，外面绣了一个圆武字图案，下面交叉着一枝茅，一枝戟。

“这位就是总管丹柳姑娘。”店伙向两位巡捕引见：“这两位公爷是孙巡捕、李巡捕。”

看了两位姑娘的气概，两位巡捕不敢摆架子。

七名步快目灼灼虎视眈眈，目光十分锐利。

“在下奉命查店。”孙巡捕说：“姑娘一行共十二人，流水簿上登载着南京常家，其余人等记载不详，可否请贵主人出面澄清一些疑窦？”

“本姑娘身为总管，可以代表主人说话。”丹柳姑娘冷冷地说。

“在下坚持要见贵主人。”

“住口！你好大的胆子！”丹柳姑娘冒火地叫。

“你……”

“你先看看。”丹柳姑娘从同伴的锦匣中，取出一只公文封丢在桌上：“南京崇文坊武安侯常侯爷的千金，岂是你坚持要见的？小姐前来镇江，至金山寺进香，将有十天半月逗留。小爵爷在最近几天即可赶到，他性如烈火，如果知道你们故意前来找麻烦，小心你们的脑袋。”

镇江地近南京，南京的功臣国威多得很。

侯爵是二等爵，来头大得很。

两巡捕一听对方亮出身分，登时吓白了脸，拾起公文封，用发抖的手打开，只看了一眼，便慌忙将所有的文件装回，惶恐地双手奉还。

“在下十分抱歉，打扰总管了。”孙巡捕惶然说：“公务在身，不敢多留，告辞。”

“你请吧！”丹柳总管神气地说。

店堂中有人等候，是三个像貌威猛的穿便装中年人。

“如何？”一名中年人向孙巡捕低声问。

“南京崇文坊武安侯府的小姐，来金山寺进香的。”孙巡捕苦笑：“很抱歉，查不出可疑线索。”

“似乎带点江湖味。”扮步快的大汉说：“很有可疑，可是，她们有身分证明，无法进一步追查。”

“侯府的内眷远出，必定带有家将。”中年人说：“她们没带有半个男人，显然可疑。”

“那位丹柳总管说，常侯爷府的小爵爷，这几天可以赶到，届时咱们再留意些，必须刨出她们的根底来。”另一位扮步快的人说：“这几天，她们的确不曾离店外出，兴藏春坞那批女人，似乎扯不上关系。”

“藏春坞那批女人，神秘地失踪了。”中年人说：“我总觉得这批所谓侯府的女人有问题。孙兄，能不能进一步追查？”

“进一步追查？”孙巡捕脸上变了颜色：“我可没有这分勇气玩命，只要那位总管把那些证件与名帖，往府衙里一送，鸡飞狗走，兄弟的吃饭家伙随时都可能被拧下来。”

那些功臣世家的子弟，对侮辱他们的刁民，是不会客气的。你做做好事，回去禀明庄主，对江湖朋友，他可以打打杀杀，任所欲为，惹上了官商

贵胄，不啻自取灭门之祸，离开这些女人远一点，大吉大利。抱歉，兄弟无能为力，告辞。”

“好吧！我们改用自己的方法查。”另一位中年人说。

“屈兄，听得进兄弟的忠告吗？”孙巡捕正色问。

“孙兄有话请讲。”

“万一出了纰漏。”孙巡捕郑重说：“我是说万一。案子可能交由卫军处理。侯爵是功臣世家，自有军区都督府出面办理。那时，贵庄最好预先作最坏的打算。贵庄挡得住江湖人，绝对挡不住官兵，也挡不住丁勇民壮。屈兄，明白兄弟的意思吗？”

“孙兄……”

“届时，兄弟恐怕已经不在。”孙巡捕说完，领了五位步快走了，但扮步快的另两人并没走。

屈兄几个人倒抽了一口凉气，垂头丧气地走了。

廊门附近的一位清洁妇人，也转身入内去了。

楼西面的一间客房中，春熙、春月姐妹在房中用膳。

那位自称总管的丹柳在一旁侍立。

“依你的估计，他们还敢派人来侦查吗？”春熙向丹柳问。

“按情理，他们怕惹火烧身，不敢再派人前来。”丹柳欠身答：“但公孙老狗有的是死党，会派不怕死可承受酷刑死不招供的人，作试探性的骚扰窥伺。”

“即使派来，也查不出什么来的。”春月笑笑说：“我们城外的人一动，他们的注意力便被引开了。哦！张允中的行踪，怎么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弟子已发出信号，催请城外的人尽快查报。”丹柳说：“据极乐仙子方面午间传来的消息，似乎有点不妙。迄未仍未查证绝剑那些人，暗中活动到底在干些什么勾当。”

小狗秦吉光所称除去的劲敌，还不知是那方面的人，姓名也没查出。”

“哼！极乐仙子最近好像在敷衍我们。”春熙姑娘眼中闪过一道冷电：“会不会是她姘上了秦吉光，不打算与我们合作了？”

“不会的，大姐。”春月显得信心十足：“秦吉光年纪比她小，那小狗初试啼声，像只刚长成的骄傲小公鸡，野心大得很呢，她能在小狗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比她美丽漂亮的小母鸡多得很呢！”

“但愿她能有自知之明，但咱们仍得防着点儿。”春熙郑重地说：“她那种女人，说变就变的。”

虚掩的房门，传出三声轻微的叩击声。

丹柳一闪便到了房门侧方，将门拉开一条线。

外面的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匆匆退走。

“大师父，张爷来了。”丹柳低声禀告。

春熙姐妹大喜，放下碗筷站起。

片刻，丹柳将门拉开，张允中闪入。

“噢！允中，你……你的脸色……”春熙惊呼。

张允中脸色有点苍白，倦容明显。

他到了桌旁，拖凳坐下。

“碰上一群卑鄙的偷袭高手。”他将那枚暗器往春熙面前一放：“认识这枚暗器吗？”

“老天！夺魄无影锥，一点不假。”春熙拈起暗器变色叫：“天下三大暗器名家之一。夺魄童七郎的杀人利器，天下无双。你……你碰上了这个人？”

“共有六个人，一个年轻英俊的青年，我认识的一个是无极天君贺云鹏。”他咬牙说：“那些狗东西乘我睡熟，先打了我这枚夺魄无影锥。同时四个人随后扑上，同时出掌攻击。那年轻人的掌力可伤人于八尺外，劲道澈骨奇寒……”

“秦吉光！”春熙抢着说：“绝剑秦国良的儿子。这小狗与乃妹秦灵羽，是九阴婆的得意门人，玄阴真气的潜劲入体，便会冻僵心脉而死，你……”

“我在鬼门关里进出了一次。”张允中收回暗器：“我会好好回报他们的。我内腑尚未复原，无影锥的外伤需要治疗，我需要三天工夫，因此攻入三山别庄的事，往后延三天。”

“也好，你就躲在这里养伤……”

“不，我需要绝对的安静，不然内腑很难复原。”张允中一口拒绝：“哦！你们有克制獒犬的药吗？”

“克制獒犬的药？这……”

“三山别庄养有异种巨型獒犬，很可能是来自卫藏的纯种獒犬。这种犬体型大，凶猛绝伦，比金钱豹还要勇猛。在卫藏，有地位的王公和喇嘛，将这种犬与猎豹同养作为警卫。昨晚我接近侦查，听到獒犬的吠叫。奇门遁甲佐以这种猛犬，想进入十分困难。”

“你放心，我们有专门人才对付任何异种猛犬。”春熙姑娘欣然说：“这是我们的必修之学。”

“什么？必修之学？”张允中一怔。

“江湖人必修之学呀！”春熙姑娘不着痕迹地掩饰自己的失言：“一晚上，我可以让那些猛犬大乱一百次。”

“那就好极了。”张允中不再追问，离座而起：“我要去找药，这就走。”

“我这里有救伤丹……”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我自己知道该用什么药。哦！春熙，不要派人监视我，好吗？”

“这……”

“昨天你派了两个，她们要是落在三山别庄的人手中，后果你应该知道。我走了，三天后见。”

十三

三天，足以发生许许多多事。最大的一件事，发生在最后一天：绝剑秦国良带了大批高手，因谈判破裂而进攻三山别庄。

谈判破裂的原因，是三山别庄拒绝接引人魔所提皇贡珍珠的事，坚称不曾见过皇贡。

第二个原因，是三山别庄拒绝交出杀句曲炼气士、血手灵官、飞天豹的凶手。

三山别庄采守势，一击即走退守庄院。

绝剑的人不敢深入，击毁了三山别庄的外庄门。

双方都有人受伤，但没有死尸。

庄内庄外形成对峙的局面，密云不雨。

绝剑等于是封锁了三山别庄。三山别庄存粮足，根本就不在乎封锁，地头蛇不怕外地的强龙，外地的强龙能逗留多久？

外围各地，有不少闻风赶来看热闹的人，也有些意图不明，似想混水摸鱼的江湖朋友出没。百了谷的人也隐身在外围，并未正式表明帮助三山别庄的态度。

双方的人，都忘了张允中。

第四天清晨，庄口小径兴大道啣接的三叉路口，突然出现张允中的身影。

两个伏路的伏哨不认识他，看到他从路旁的灌木丛中踱出三叉口。人不从路上走而从路旁出现，那会有好路数？

两人立即从潜伏的草丛中掠出，劈面拦住了。

“相好的，从何处来？”一名大汉沉声问。

“从庄上来。”他指指远处的三山别庄：“要往府城走走。”

“你一个人进城？胡说八道。”

“噢！你这人真奇怪，一个人就不能进城？喂，有件事想劳驾你一下。”

“你是说……”

“劳驾你老兄传个口信给秦吉光。”

“我们少公子？”

“是啊！叫他把那天的几个人带出来，一共六个。那位天下三天暗器名家之一的夺魄童七郎，他一定要来。”

“噢！你是……”

“我叫张允中。”

大汉大吃一惊，猛地伸手拔刀。

噗一声响，张允中一掌劈中大汉的面门，大汉摔出丈外，起不来了，应掌昏厥。

“你也听到了。”张允中指着另一名发抖的大汉说：“你的同伴昏迷不醒，只好劳驾你去传口信啦！”

“你……你还……还没死……”大汉惊怖地往后退，手已经将刀拔出半尺，但不敢出鞘。

“青天白日，你老兄怎么语无伦次？”张允中含笑逐步逼进：“我可以给你保证，站在你面前的张允中决不是鬼。告诉你们的少公子，一个时辰后，我在前面镇尾的大树将军庙等他，他如果不来，那就表示他是个胆小鬼。叫他回家去抱老婆哄小孩，规规矩矩地过日子，不要在江湖上丢人现眼。喂！记住了没有？”

“我……我我……”

“你还不走？”

大汉打一冷战，扭头撒腿狂奔。

“好走，别摔倒了。”张允中高叫。

他解下大汉的单刀，连鞘插在腰带上。“从现在起。”他拍拍刀喃喃自语：“我要用刀，用刀来建立我的声威。”

小镇地当至府城的大道中段，有三四十户人家。镇尾西端半里左右，有一株有数百年树龄的老槐树，真的干大十臂围。

树下，建了一座比土地庙大不了多少的大树将军庙，附近寸草不生，皆被顽童和进香的人踩平了。

张允中坐在庙口的石阶上，一旁搁了荷叶包，一些下酒菜，手中有一葫芦酒。

他选择这里约会，可知他已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了。大道上行人往来不绝，这样可以吸引行人围观，那就有了传播消息的目击者。

这里已远离三山别庄，不会受到三山别庄黑道群雄的干扰，避免重犯两面树敌的错误。

他以自己英雄主义的看法来看秦吉光，却不知秦吉光对英雄的看法与他大不相同。

因此他约会就犯了错误。

英雄是捧出来的，英雄必须拥有一群捧英雄的忠实爪牙，和一群有制造英雄才干的智囊团。

秦吉光身边，就有这种人。

他老爹绝剑秦国良，就是幕后的主事人，有计划地要将自己的儿子捧上英雄的宝座，怎肯让自己的未来英雄儿子，去和具有危险性的人物赴约打交道？

看看一个时辰已届，大道两端仍不见秦吉光的人出现。

张允中喝光了葫芦中的酒，将荷叶和剩菜丢入泥洞中，用腰巾擦净手，站起挪好腰刀，转头瞥了庙内的神像一眼。

神像是一个戴盔穿战甲的黑脸将军，威猛而狰狞，似乎对那些膜拜他的凡夫俗子相当不满意，随时随地都可能大发脾气大显神威，似乎凡夫俗子欠了他的香火，该罚。

“你别瞪着我。”他向神像做鬼脸：“你做你的将军，我做我的江湖闯道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欠谁的。要怪我冒犯了你吗？你瞧着办好了。”

他踱下台阶，准备离开。

路东，出现了三个人，脚下不徐不疾，甚有气派。

那位大力鬼王平吉，真有一位将军的威风，身材够壮，拳头也够大，腰间那柄牛耳刀也够重，手中整天玩弄的那根两尺长风磨铜短棒，长仅尺八但粗如鸭卵，一击之下，磨盘大的巨石也将碎如齏粉。

另两位是中年人，长像狰狞阴森，虽在近午的阳光下，给人的感觉仍然带有鬼气。

该来的人都没有来，连地位最差的无极天君也不露面。

但以张允中的身分地位来说，按理连三流人物也排不上，出道几天工夫，既不是赫赫名门大派出身，又没有足以震撼江湖的亲友撑腰，派一个名列江湖一流高手名宿大力鬼王前来与他见面，已经是给足了面子啦！

“果然是你。”接近至十余步外的大力鬼王阴笑着说：“看来，江湖道上，似乎又多了一个新秀，一个以为可以翻云覆雨的未来霸主了。”

“对，每个人都有希望，都有抱负。希望和抱负，决不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努力去争取。”张允中心平气和地说，抱肘而立站得笔直有如巨人：“你们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不能让你们任意毫无理性地宰割。我有权努力去争取霸主的成就。姓平的，在下所要约的六个人，大概没将在下当作人看，所以一个都没有来。”

“小老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随便便，让你轻轻松松叫来见面的。”

大力鬼王冷冷一笑：“比方说，你的身分、地位，你能把镇江知府大人叫来吗？你为什么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嘴脸，看你配不配要别人听你的？平某前来见你，本来就有损声誉有失身分。不过，你是个叛逃的人，平某不得不来抓你回去处治。”

“唔！你说得很有道理。”张允中毫不激动：“人贵自知，以目下张某的身分地位来说，指名叫某个人来，的确不够分量。”

“你知道就好。”大力鬼王神气地说：“现在，你愿意随在下回去，向长上请罪吗？”

“哦！飞天豹不是失踪了吗？”

“飞天豹只是一个小有地位的人，长上是绝剑秦国良。长上的老太爷，是天下闻名的神剑秦泰，北地白道英雄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京都良乡的金翅大鹏岳云鹏。”

“哦！绝剑秦国良目下的江湖地位，风云榜中可以名列第几？”

“老一辈的不算，这一代的武林高手中，武功约可排名坐六望五，剑术坐三望二。”

“哇！那可真了不起呢！”

“是的。所以，谁要是嫌命长活腻了，与敝长上为敌，尤其是反叛，一定会死得很快。”

“我相信，他不但了不起，而且有一大群狐群狗党替他跑腿挡灾。喂！如果在下能宰了绝剑秦国良，是不是可以取代他的江湖声望武林地位？”

说了老半天，大力鬼王这才明白被张允中将了一军。

“这小王八可恶！”一名佩了狭锋单刀的中年人，首先冒火地咒骂。

“你将要为你所说的这些话，付出惨痛的代价。”大力鬼王切齿说：“我要将你大卸八块，以杀鸡儆猴，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晚辈，知道该怎样尊敬位高辈尊的江湖名流。”

“凭你？套用阁下的话。”张允中嘲弄地说：“你为什么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嘴脸，看你配不配在张某面前说这种狠话？”

大力鬼王发出一声兽性的低吼，肺都快气炸了。

“平兄，用不着生气。”佩狭锋刀的人沉声说：“兄弟代劳，擒下他任由平兄处理，生前熟炒红烧清炖，消消这口怨气。”

不等大力鬼王是否答应，这位仁兄已阴森森地向前走，手抓住了刀靶，鬼眼中闪烁着要吃人的阴厉光芒。

张允中屹立如山，在对方阴厉慑人的凌厉目光注视下毫无惧意，直待对方逼近至一丈以内，抱肘而立的双手仍然不放下来预作准备。

“唔！你这鬼样子像要吃人，还真有几分震慑人心的威势。”张允中挪揄地笑着说：“想必在江湖道上，有你应有的地位威望，要不要通名先吓唬吓唬我？”

“你尽量说俏皮话好了。”那人阴森森地说：“一个将死的人，说俏皮话是回光返照的本能，毫不足怪。”

“是吗？”

“是的，有许多初出道，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可以气吞河岳，有力量横行天下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死掉的。你，就是其中之一。”

“也有许多人成功了，是不是？”

“你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十分不幸，因为你碰上了我欧阳一刀。”

“真的呀？你的一刀……”

“我欧阳天杀死强劲的对手，只要一刀就够了。”

“真的？”

一声刀啸，狭锋刀出鞘，不等刀伸出，慑人的强大气势已汹涌而出，劲烈的刀气已将对手笼罩住。

“立可分晓。”欧阳一刀沉声说，刀向前一引，刀势已将张允中置于控制下，随时皆可能爆发雷轰电击的致命一击。

张允中的双手，缓缓地松肘，缓缓地拉开马步，完成了双盘手的严密防卫门户。

“拔刀！”欧阳一刀沉叱。

张允中心中明白，在这种对方的刀势已完全控制住他的恶劣情势下，他的刀是不可能拔出的，可能仅来得及拔出三寸，甚至一寸，对方便会用闪电似的奇速行致命一击，一刀就够了。

他不再愚蠢了，这些人决不会讲武林规矩，决不会给对手公平决斗的机会。这些人的中心信条是：只要能杀死对手，任何卑劣的手段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个人的英雄气概是不必要的。

只要他一动，刀便会及体。

“你不退后些？”他宁可相信这位欧阳一刀，是具有英雄气概的人，沉着地出言试探。

“拔刀！”欧阳一刀再次沉叱，毫无退后一步让他拔刀的意思。

完全了解对方的用意，他已经知道正确的对策。

对方在等他动，动就可以找到空隙攻击，因此凌厉的眼神似乎要洞察他的躯体，心念与行动皆置于眼神的有效控制下，已获武学的神髓：控制对方的神意。

他的双脚微动，右手也搭向刀靶。

刀光似电，刀气似怒涛，排山倒海而至。

人影不向左右闪，也不向后退，突然以令人目眩的奇速，从可怖的刀光上空飞腾而起。

刀光上升，但已晚一刹那。

靴尖先一刹那点在欧阳一刀的右肩上，淡淡的人影凌空倒翻腾。

欧阳一刀向前冲，当一声狭锋刀坠地，人向前冲出丈外，砰一声摔倒挣扎。

人影重现，张允中仍站在原地。

“咦！”大树将军庙的庙侧，传出惊噫声。

欧阳一刀挣扎着站起，面向着张允中的背影，右手像死蛇般悬垂在身侧晃摆，骇怖的眼神与发青的面孔更为狰狞可怖，如见鬼魅般向后退。

右肩骨碎了，奇痛澈骨。

这一辈子，这位以一刀威震江湖的高手，再也无法操刀杀人了。

对面，大力鬼王与另一位中年人，还没从震惊中清醒，目定口呆，似乎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

“你两位那一位先上？”张允中抱肘屹立冷冷地问：“那位欧阳一刀老兄，的确只出了一刀。”

大力鬼王清醒了，倒抽了一口凉气。

“你……你是怎样办到的？”大力鬼王蠢蠢地、悚然地问。

“在下给了他一脚，就这样办到了。”张允中说：“他不但右肩骨碎，肺脏可能也受损不轻，很难治得好，除非他在一刻时辰之内，能得到少林的八宝紫金夺命丹，或者获得武当的龙虎金丹。”

庙侧，踱出三个人：公孙英、八指仙婆杭姥姥、黑煞女魅。

“秦国良手下有位轻功盖世的高手，九天魔鹰季天翔。”公孙英一面走一面说：“但看了这小辈的轻功身法，似乎比你们的九天魔鹰高明多多。平前辈，这小辈是个祸胎，何不你我暂时联手，趁早埋葬了这小子永除后患？五比一……”

“去你娘的胡说八道！”大力鬼王怒叫，惊恐转变为愤怒，怒火向公孙英烧去：“暂时联手？你是什么东西！你为了除去仇敌，连你老祖宗的坟墓都会去挖；如果你老祖宗的坟墓真对你有帮助的话，你真会去挖的。”

挖苦得太重了，每句话都锋利得像尖刀。

不但公孙英受不了，连八指仙婆也无名火起。

“老身教训你！”八指仙婆厉叫，一闪即至，龙首杖势若崩山，挟雷霆般威势斜劈而下。

公孙英也发出一声切齿咒骂，接着从左后方冲进，剑出鞘风雷声隐隐。

“当！”风磨铜短棒硬接了八指仙婆千钧力道的一击，响声震耳。

两人同向右侧方震退丈外，势均力敌。

但龙首杖是重兵刃，又长又沉重，发力容易，竟然占不了上风，可知大力鬼王事实上比老太婆高明多多，内力浑厚多多，不愧称大力鬼王。

公孙英就在这瞬间超越，而大力鬼王已经不在原处。

这位少年英雄不折向攻击大力鬼王，却突然斜旋，剑光如匹练，猛扑在一旁坐山观虎斗的张允中。

出其不意，这一剑必可得手。

张允中的身影，突然从剑光下萎缩，化道轻烟贴地流泻出两丈外。

公孙英这一剑突袭，攻的是上盘，心理上早有准备，料定张允中会重施故技向上飞腾，下一剑就可跟踪向上行致命一击。

即使攻击失败，另一种致命的武器就会补上空隙。

张允中却挫身贴地掠走了，出乎意外地不向上面飞腾，一剑落空，也失去攻第二剑的机会。

“你这狗东西混帐已极。”张允中破口大骂：“你这种人如果能成为江湖豪霸，不知要谋杀多少胸怀坦荡的人，我必定杀你。”

公孙英狂笑，飞退两丈外，喝声走，领着八指仙婆和黑煞女魅，向庙后如飞而去。

大力鬼王走不了啦，张允中刀已出鞘，而且已到了身侧丈余。他握刀的手，出现反射性的颤抖。

“你们一定是同谋。”张允中沉声说：“他逃掉了，我找你。”

“去你娘的同谋！”大力鬼王愤怒地叫：“咱们北地的英雄，正与三山别庄的黑道群丑结算，谁知道公孙小畜生如此卑鄙阴险？你要找我，用不着利用这藉口。你上吧！”

平某还没将你放在眼下，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呢！”

对面的灌木丛中，突然传出一阵阴笑。

“小兄弟，不要找他，他禁不起你一刀。”阴笑声中踱出断肠箫，轻拂着手中的黑箫：“这个什么大力鬼王，铜短棒与我的箫长度相等，让我敲破他

的鬼脑袋，把他赶回鬼门关做鬼，免得他留在世间害人。”

大力鬼王吃了一惊，转头向同伴看丢，同伴正在救助欧阳一刀，似乎无意上前协助。

一个张允中已经够可怕了，再加上一个更可怕的断肠箫。

“在下回去请四海功曹来对付你这老魔。”大力鬼王慌张地后退：“你等着好了，你……”

“老夫不等。”断肠箫怪叫，急掠而至。

大力鬼王扭头狂奔，一跃三丈如飞而遁。

另一位仁兄，将欧阳一刀扛上肩，也撒腿狂奔。人的名，树的影，断肠箫的名号，足以让这些二流人物望影而逃，闻名丧胆。

张允中身形一晃，但他站住了。

“知道江湖险诈的可怕了吧？”断肠箫一把扣住了张允中的右肩：“自从知道那两个小畜生怀有消元散奇毒之后，我就知道他们一定是百毒阴婆的门人。百毒阴婆最可怕的暗器，是专门收买人命的生死针。一般说来，男人不屑使用这种细小的针形暗器。这两个小畜生毫无疑问地，用这种歹毒的暗器称雄道霸。针筒藏在左手的中指与无名指之间，弹出时无声无影，难怪你这小子会上当，知道厉害了吧？”

“这卑贱的、恶毒的狗！”张允中切齿咒骂：“我知道怎样对付他了。老前辈，我的右臂……”

“不要紧，我有解药。”断肠箫摇头苦笑：“要培植一个人成名，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你这种不知江湖鬼蜮的人，不知要多化多少精力。稍一大意，你就会送命，我岂不是白忙一场？走，我先带你找地方把毒针取出来，不然针会循血液进入心脉，那就完了。”

要培植一个人成名，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心存道义，富正义感具有英雄色彩与性格的年轻人，随时都可能死于非命。

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出外闯道、创业、历练、谋生，但真正能成功地成为英雄豪杰的人，数不出几个，大多数含恨以终丧志以歿，或者沦入歹徒匪类之列，为祸江湖。

张允中假使没有断肠箫暗中在旁照顾，公孙英这枚生死针就可能决定了他的生死。

断肠箫的感慨，确是出于内心。

张允中身怀绝学深不可测，而公孙英却以阴险诡诈的卑劣手段，一而再把张允中逼入枉死城。

论武功，这家伙比张允中差了一大段距离。可知在江湖上闯荡，仅凭超人的武功是不够的。

这次遭遇，张允中的收获也不小。

欧阳一刀的江湖地位，其实并不比大力鬼王这类高手低，竟然被张允中赤手空拳毁了右肩，消息不胫而走，真吓坏了不少人。

尤其是绝剑秦国良方面的人，自大力鬼王以下的自命不凡人物，心情的沉重可想而知，日后如果碰上了，岂不要步欧阳一刀的后尘？

三山别庄方面，却传出张允中已死在大少庄主手下的消息。

在三山别庄南面数里的一座桑园内，建了一座隐密的小屋，园四周池塘围绕，五六座大小池塘连成天险。池塘栽种着莲和菱，池岸弯弯曲曲垂柳成荫，任何人从池岸接近，皆无所遁形。

这里是三山别庄的外围警备下处，人迹罕至，外人不可能发现桑园小屋的秘密。

公孙英与四名随从回到小屋，园内原先驻有十余名爪牙，这时已全部派出，布下了严密的警戒网，严防外人接近窥探。

八指仙婆与另一名随从，也藏身在屋外警戒。

内间里，桌上摆了精美的食具和可口的菜馐，几壶酒。这是午膳时光，在这里可以无忧无虑地进食。

黑煞女魅是女奴，女奴当然得伺候主人进食。她不但要执壶，而且得负责布菜甚至喂主人吃菜。

“姓张的心死无疑，你绝望了吧？”公孙英狞笑着说：“不客气地说，像他这种打渔为生，半途出家闯江湖的楞小子，那配在江湖充人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送他去见阎王。”

“我一点也没绝望。”黑煞女魅将酒杯送到他口边：“你那一剑偷袭，连一根汗毛也伤不了他，却居然说这种大话，不知是何居心？”

“你只看到我用剑，哈哈……”公孙英狂笑，笑完喝干了杯中酒。

“哦！你另用了什么？”

“天机不可泄露，反正他死定了。”

“我不会相信你的大话。奇怪，他的身法不可思议，欧阳一刀居然防卫不了自己的顶门，可知他凌空搏击的身法神乎其神，不知他的师承……”

“天下武林的空中搏击术，近百年来以三大派流称雄江湖。”公孙英卖弄自己的见闻：“龙腾燕搏鹰翻云。龙，是九现云龙顾全武。燕，是凌波燕凌云；鹰，指天下七支鹰。姓张的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字快，侥幸而已，屁的师承。”

“哼！你不要小看了他，我疑心他是七支鹰的传人。”

黑煞女魅持相反的看法：“我旁观者清，他那拳腿前越时弹腿一击，就是猎鹰搏兔的招术。普通的野鹰，搏兔用抓而不会弹腿将兔击昏，所以有时候反而会被强悍的野兔拼个两败俱伤，野鹰的利爪无法抽拔而堕地。训练过的猎鹰则不用爪抓，用爪弹击，一击即冲天而起，让击昏的兔由猎犬啣交主人。张允中那一击，就是猎鹰击兔的绝技。”

“你是说……”

“他是七支鹰中的一支，所调教出来的传人。”黑煞女魅肯定地说：“假使他存心要欧阳一刀的老命，欧阳一刀的脑袋早就破碎了。”

“不管他是什么人调教出来的门人，反正他已经死了，哼！你还怀着他会来救你的希望？”

“你胆敢抗拒？好，我叫几个人来剥光你。”公孙英拍桌而起。

“算你狠。”黑煞女魅屈服了，愤然解裙：“你还没成为可以翻云覆雨的巨豪大擘，就有这种奴役天下的乖戾荒谬念头，你如果能成功，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

“我告诉你，老天爷是势利眼，只会帮助成功的人。”公孙英傲然地说：“要不了几年，我一定可以成为江湖道领袖群伦，发施号令的霸主。唔！你在看什么？”

黑煞女魅的目光，落在那闭好的窗户上。

“看你现在的霸王嘴脸呀！”黑煞女魅收回目光，毫无羞态地脱除黑色的窄袖子外衣：“你不是我第一个男人，我不在乎你怎样污辱我。我要好好地

活下去，活到看你成为霸王的一天，或者看你的尸骨化为尘土……”

公孙英勃然大怒，冲上先给她两个耳光，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向后下方拖，噗嗤一声裂帛响，撕破她的胸围子，椒乳脱颖而出。

“你给我听清楚了，贱人。”公孙英凶狠地说：“你诅咒我没有用，你永远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尸骨化为尘土，因为等我解决了这里的事情之后，我将偕同百了谷的美丽女人扬威江湖。你的姿色只能算六七分，我身边的女人必须是绝色，所以我要把你留在庄中，留给我爹那些手下快活，你能屈辱地活得多久？哼！”

闭上的窗户，不知何时已悄然而启。

窗外，站着女扮男装的小书生张三。

“你这贱狗！你只会欺侮女人。”小书生张三破口大骂，皮面具不能表达喜怒哀乐，但语气已可清楚地表达愤怒：“你给我滚出来，小爷我要剥你的皮”公孙英吃了一惊，推开半裸的黑煞女魅。

“杭姥姥！”公孙英向闭上的房门大叫：“外面的人怎么了？都死了不成？”

“这是你未来江湖霸主的面目吗？一有事就呼爷叫娘。”小书生张三嘲弄地说：“你怎么不躲在你娘的裙下求庇护？你这卑贱的狗！”

公孙英愤怒如狂，飞起一脚，先将一张凳子踢得向窗户飞砸，在凳撞及窗框轰然崩裂声中，拔剑向窗口冲去。

“铮”一声巨响，伸出窗的剑被小书生一剑格偏。

一团青绿色的物体恰在这时从窗外飞入，快得令人目眩，无法躲避，噗一声响，击中公孙英的胸口。

是荷叶包着一团烂泥。

公孙英成了个又脏又臭的泥人。

同一瞬间，八指仙婆杭姥姥撞开房门冲入。

“外面强敌四至……哎呀……”八指仙婆骇然惊呼，砰一声响，几乎被向后退的公孙英所撞翻。

小书生张三仗剑穿窗而入，后面一双老夫妇紧随跃进，无畏地登堂入室。

公孙英的脸上被污泥溅及，双目难睁，千紧万紧，性命要紧，先逃命再说，撞开了八指仙婆，一跃出门走了。

强敌无声无息深入中枢，外围的警戒居然毫无警兆发出，可知来人必定极为可怕，敌势不明，岂能逞强冒险？

先脱身离开险地再说，他是个十分聪明的人。

八指仙婆就不够聪明了，大喝一声，仓卒间挥杖向小书生拦腰扫去。

黑煞女魅惶急地拾衣裙遮羞，失去逃走的机会。

随在小书生身后的老太婆突然加速超越，寿星杖恰好接住了龙首杖，当一声金铁震鸣，八指仙婆像喝醉了酒，歪歪斜斜向侧飞撞，在砰然大震击中，身躯凶猛地撞在砖墙上，房屋摇摇，反弹倒地暮尔昏厥。

高大的老人，随在小书生身后，追出房外去了。

“你，你不是黑煞女魅吗？”老太婆沉声问。

“是……是的。”黑煞女魅狼狈地穿衣，悚然地答。

老太婆一杖把大名鼎鼎的八指仙婆震飞，撞昏，那还了得？要是给她一杖，不把她打成两段才是怪事。

“老身捉住了返回三山别庄的报信人，他说他们的大少庄主杀了张允中，是真是假？”老太婆厉声问。

“见鬼！”黑煞女魅说：“可是，恐怕其中另有隐情，你们必须捉住公孙英那狗东西，才能明白是真是假。”

“怎么一回事？”

黑煞女魅将公孙英偷袭张允中的经过，详细地说了。

“好，你走吧！你可以摆脱公孙英小狗了。”老太婆宽心地说。

“老前辈，我还不能摆脱他。”黑煞女魅苦笑。

“为何？”

“那小畜生是玩毒的行家，我被逼服了定时毒药，每三天要向他讨一次解药，解药之内文有另一份毒药。我要是能走，早就走了。”

“这……”

“我认了命。”黑煞女魅咬牙说：“要死，我会和他同归于尽，时机未至，我忍受得了。”

“好吧！老身不勉强你。”老太婆黯然说，摇摇头出门走了。

黑煞女魅正要举步出房，目光突又落在昏迷的八指仙婆身上，银牙一咬，眉梢眼角煞气怒涌。

她奔出房四面察看，外面鬼影俱无。侧耳倾听，远处传来两声惨号，有人被杀了，恶斗已远离小屋。

她转身入室，闭上了房门，先拉脱八指仙婆的肘关节，再扭断双膝的大筋。

八指仙婆醒来时，只感到头晕目眩，手脚痛楚难当，不自禁地呻吟叫痛。

“老虔婆，你完全清醒了吗？”黑煞女魅咬牙问。

“你……你是……黑煞女魅……”八指仙婆吃力地叫，挣扎欲起，却又手脚疼痛难当：“我……我怎……怎么了？我……我的手脚……”

“你的手脚先不要管。老虔婆，你的内侄无情剑单定远，坑得我好苦。”

“黑煞姑娘，你……”

“公孙英这样凌辱我，全是你和你的内侄出的主意，我与你恨比天高。”

“闭上你的嘴！”八指仙婆凶性大发：“快救我，不然……”

“我用这个救你。”黑煞女魅拉起龙首杖的杖尾，举至对方的眼前，凶狠地说：“我要脱掉你的裤子，用你的兵刃，插入你的下体，一直插到你的喉咙为止。”

“不……不……”八指仙婆凶不起来了，手脚乱动，脸色惊怖欲绝：“不要……”

“你要的，你这千人骑万人跨的老贱淫妇，你也是女人，却唆使公孙英那小畜生如此作践我，你……”黑煞女魅发疯似的撕裂对方的下裳：“你已经失去人性，你已经疯了，所以我要用没有人性的疯狂手段来对付你。你死了，天下虽不至于因此而太平，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

“不……不要……救命啊……”

“没有人来救你了，你这绝子绝孙的老淫贱。”

“救命……呃……”

生死针细如牛毛，长仅一寸二分，贯入体内不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当然，不能让它随血液进入血脉，致命的伤害是针所附着的奇毒，有

对症的解药就不足为害。

张允中体健如龙似虎，小小的针伤对他毫无影响。

断肠箫的解毒药十分见效，针离体毒排出，他依然生龙活虎，丝毫不影响他的体能活动。

一次教训一次乖，他比以往更机警，更成熟了。

既然秦吉光怕死不来找他，他只好去找秦吉光了。

五艘大船仍泊在原处，另三艘则离岸百十步泊在一起，便成了最安全的相互支援据点。

八艘船，绝剑秦国良的人全部到齐了，人数已超过两百大关，恰敢和拥有江南黑道无数高手的三山别庄公然结算。

岸上的树林内，共建了五座布帐，两座简单搭成的苇棚，成为保护靠岸五艘大船的警戒主力。

绝剑秦国良的老爹神剑秦泰，是此地的名镖头，保镖时采用军伍的防卫办法走镖，警卫森严进退有章有法，成功决非侥幸来的。

绝剑秦国良大有父风，布置相当的周全。

主脑人物，位在离岸的三艘大船中，以小艇往来，十分方便。

三艘大船相联而泊，四名警哨分别设于船头船尾，任何方向有人从水里爬上来，皆难逃警哨的眼下。

三更初，水声哗哗，碎浪拍打着船身，船在水面轻轻的晃动、浮沉。

一声水响，第一艘船后舱面的警哨，还来不及分辨水中发生了些什么变故，已被水中跃起的一个怪影扑倒，滚了两转便掉入江中去了。

第三艘船的后舱警哨大吃一惊，飞跃过船。“老八被拉下水去了！”警哨狂叫。江面黑茫茫，滚滚江流汹涌，正逢涨潮，人掉下去，大白天也不易看到踪迹，何况是夜间？船上大乱，岸上也大乱。

警哨被捆了双手，分别捆在左右的树枝上。

捆的技巧并不惊人，仅将树枝扳过来而已。

可是，被捆的人却受不了，树枝因惯性和弹性作用，不断地要恢复原状，被捆的双手便逐渐被拉长。

拉的力量是无止境的、缓慢的，痛苦也因此而逐渐加深，片刻就受不了啦！

“哎唷……”最先的惨叫声高亢急促，划破夜空的沉寂，远在两里外的江岸也听得真切，船上的人当然也听得一清二楚。

“救命……啊……”按着，叫声逐渐走样了，悽厉刺耳，像是鬼嚎。

最先循声到达的是三个黑影，进入树林边缘即隐起身形，不敢贸然接近。

“什么人在叫喊？”一个黑影隐身在十余步外的大树后面大声喝问。

“啊……我……我是陈……陈八方……哎……”

“噢！你……”

身后突然伸来一支大手，抓鸡似的扣住了脖子。

“他是船上的警哨，被弄来了。”大手的主人在后面大声说。

左右隐伏在丈余外，另两株大树后的两个同伴，发出一声怒吼，挺剑齐向中间扑来。

“呃……”两人几乎同时被人从上面击中顶门，一击即昏。

现在，捆住双手任由树枝绷拉的人，共有四个了。

捆好之后却被弄醒。

“什么人用诡计偷袭在下？”最先苏醒的黑影狂叫：“你要干什么？你……”

没有人回答。

三个人为了保命，全力挣扎，想挣脱腕部的束缚。

可是，手肘的大筋已被拉脱臼，不挣扎倒好，愈挣扎愈痛得受不了。捆手的麻绳坚韧无比，也挣不脱。

“快来救我们！”这位仁兄绝望的狂叫：“我是五……五衣剑花……花同，快……哎唷……”

终于，第二批五个人急急赶到。

五个人两面一分，三个人冒险抢入。

“花兄，怎……”最先到达的人惊叫，伸手摸索。

“小心……”痛得快断气的五衣剑狂叫。

叫晚了一刹那，黑影自天而降，打击似雷霆。

打击的东西普遍得很，是一段鸭蛋粗的三尺长竹棒，这玩意敌在人的脑袋上，滋味比被木棍敲中更难受。

打击来得太快了，像迅雷疾风，林中黑暗，三位仁兄连人影也没看清，眨眼之间三个全倒了。

在三丈后戒备的另二个人，还弄不清三位同伴，劈哩啪啦在搞什么鬼，黑影已一闪即至，竹棍一敲即中。

袭击的黑影像鬼魅，黑夜中人怎能与鬼魅斗？

片刻间，被捆的人又增加了五个。

狂嚎叫喊声，比先前增加了八倍，声势增人。

不久，大批高手终于赶到了。

九个人都成了残废，手肘的大筋皆被扭得变了形，即使能治好，一双手也派不上操刀称雄的用场了。

凶手是谁？

谁也不知道？

他们公然向三山别庄挑衅，凶手当然不是三山别庄的人啦，这是比青天白日更明白的事。当然，也有人想到是张允中所为。

黑煞女魅逃离小屋，就知道尔后的日子不好过，果其不然，还没到达三山别庄，便被随后逃出的公孙英追上了。

公孙英身边只带了一个人，是小屋的总管胡小山。

其他的人，一个也没逃出来。

假使小屋设有秘密的地窖，公孙英也不可能活着逃出。

“你是怎样逃出来的？”公孙英厉声问。脸色难看已极。

“我被八指仙婆撞昏的。”她胸有成竹，不做思索的大声说：“醒来时，附近除了死尸，不见活人。”

“八指仙婆呢？”

“不知道，反正我昏昏沉沉的向外逃，谁知道躺下的人是什么人？”

“你一定知道那些人的来路。”公孙英咬牙说：“是你沿途留下了暗记，他们才能循线找来。你这小母狗，不从实招来，我要你生死两难。”

“你简直血口喷人，你……”

“啪啪啪啪……”公孙英凶狠地、快速地抽了她四耳光，把她击倒。

“把她捆上，押回去推入地牢。”公孙英向胡小山愤怒地下令：“我要好好拷问她，不怕她不招。”

胡小山立即上前，扭住她的双手按倒，用腰带将她反捆了双手。

正在捆人，生死二门两个老魔，带了八名大汉飞步赶到。

“大少庄主，怎么一回事？”生神南门春生急问：“庄上看到南下庄的秘站升起的信号，有强敌入侵。你们好像是从南下庄来……”

“秘站已被挑了。”公孙英愤然地说，将受到袭击的事一一说了。

其实，他所知有限，只看到一双高年男女，和女扮男装的小书生张三。

张三一剑便封住了他全力突围攻击的一剑，更挨了一荷叶包污泥，视线模糊中，看到三人狂野地扑入，他便抽身退走。

最后发现屋外自己的人已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歼除，心中一虚，不敢冲出，由胡小山带他到地窖藏身，出来时强敌已退，就这样像丧家之犬般逃回来，如此而已。

“噢！到底是什么人如此大胆，光天化日之下挑了我们的秘站？”死神北门真武悚然说：“而且人数甚多，熟悉地势。唔！会不会是六福客栈中，那群自称武安侯府的神秘女人所为？”

“北门前辈，在下已经得到确实的信息。”一名大汉欠身恭敬地说：“那些女人，这几天不论昼夜，皆在本庄眼线的有效监视下，她们迄今为止，尚未出店有所举动。今早，仅委托店伙购买斋僧的物品，附一付礼单，由三名店伙送往金山寺，她们连婢女也不派遣同行。”

“藏春坞方面呢？”

“绝剑秦国良派有众多高手大举搜索，日夜监视，但迄今为止，依然毫无发现。本庄的人，也不时深入搜查，查不出任何线索，无法证明那一带曾经有一批神秘而功力奇高的女人匿伏。”

“很可能是绝剑那老狗弄的玄虚。”一名大汉冷笑着说：“藏春坞的神秘女人，挑咱们秘站的老少，在本庄附近窥伺的人，哼！其实都是他另外派出的党羽。找他，错不了。”

“在没有获得确证之前，不可胡乱猜测。”公孙英说：“我先回去拷问这贱女人，你们赶快前往秘站善后，小心了。”

从此，三山别庄对绝剑秦国良那些人，有了更深的戒意和怀疑。那些不明内情的人，甚至产生更强烈的仇恨。

十四

黑煞女魅能在江湖闯出名号，能名列年轻后起之秀中的佼佼出群名人，必定比其他的人聪明。

从所见所闻中，她盘算着应该如何自救，如何达到她的目的。

在三山别庄的地牢刑室中，她受到公孙英百般凌辱，但她咬紧牙关，死不改变口供。

最后一次上刑，她被捆在比长凳稍宽大的刑凳上。这种凳，中间可以安装压脚架当作老虎凳用。

她被剥光了捆在凳上，两个健壮的中年女人负责上刑。胸腋有皮套带勒住，双脚的捆绳连着凳尾的绞架。

公孙英站在一旁，轻拂着手中的皮鞭不住狞笑。

“顽强对你毫无好处。”公孙英的皮鞭在她赤裸的胸膛上拂动：“说吧！你用什么记号与那些人连络，那些人到底是何来路？”

“我已经再三告诉你，我黑煞女魅从不与人结伴。”她吃力地说，口角仍有血液沁出：“与张允中联手，那是临时的凑和，除此之外，我黑煞女魅只有敌人没有朋友。你把我化骨扬灰，我也招不出什么来。”

“唔！你是生得贱。”公孙英抽了她一皮鞭，在她的洁白大腿上留下一条鞭痕：“上刑！”

中年妇人开始绞动绞盘，绳索逐分收紧。

黑煞女魅的双脚开始被拉长，脊椎也被拉长。她无法动弹，骨骼开始发响，肌肉开始抽搐，脸庞失去血色，冷汗开始冒出……

但她哼也不哼一声，眼中有怨毒的光芒。

绞盘在转，绳索一分分收紧。

“呃……”她终于昏过去了。

“松！”公孙英叫：“这贱人真能熬刑，哼！准备大刑，我不信她是铁打的人，铁打的我也要熔化了她。”

脚步声入耳，外面有人叫唤：“大少庄主，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公孙英不耐地大声说。

室门推开，进来了无情剑单定远。

“大少庄主，可问出什么没有？”无情剑抱拳施礼。

“没有，这贱女人相当顽强，熬刑的能耐很不错，我正要用火刑。”

“大少庄主，这会毁了她的。”无情剑不以为然。

“她已经失去利用价值，毁了岂不正好？”

“不然，她还有利用的价值，至少她可以壮大少庄主的声威。况且，她是引诱张允中的诱饵。”

“张允中已经死了。”

“大少庄主，生见人，死见尸，在没有证实……”

“你不信任我杀人的绝技。”公孙英不悦地说。

“在下岂敢？但问题仍然存在，在下只是就事论事。在下认为，毁去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不如好好运用这个人。黑煞女魅留在大少庄主身旁毫无威胁，反而可以慑服许多江湖人士，何乐而不为？”

“这……依你之见……”

“何不将她交与在下，费些工夫劝解，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内情呢。”

“哦！你在打什么鬼主意？”公孙英笑问，笑得邪邪地，目光瞥过那赤裸的动人胴体。

“在下……”无情剑脸一红。

“想旧欢重拾？”

“大少庄主明察。”无情剑也邪邪地笑。

“好，交给你。”公孙英大方地说。

“谢谢大少庄主。”无情剑大感兴奋，赶忙行礼道谢。

“不过，白天她必须跟着我做随从。”

“那是当然。”

“等我找到新的随从之后，她就完全属于你的了。”

“谢谢大少庄主。”

这时，黑煞女魅早已被冷水泼醒。

“无耻！”她怨毒地咒骂。

公孙英哼了一声，皮鞭举起了。

“大少庄主，皮鞭会损坏皮肉的。”无情剑急急发话。

“喝！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怜香惜玉的？”公孙英丢下皮鞭往外走：“你绰号叫无情剑，人也无情。呵呵！小心，恐怕得换绰号呢。”

一早，接引人魔带了兩名随从，进入三山别庄投书。这位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老魔，居然充任传书的人。

已牌正，江滨的芦棚内，公孙英偕同四位随从，其中有神色委顿的黑煞女魅，会见了夫子四海功曹曹四海。

棚中有十余位绝剑秦国良的爪牙，但主人绝剑秦国良却不在场。除了四海功曹之外，所有的人皆怒目而视，气氛相当紧张。

公孙英已看出情势不对，似乎颇感意外。

“曹前辈传柬相召，车前辈以道义保证在下的代表身分不受危害。”公孙英冷冷地说：“似乎诸位怒目相向，是不是打算将代表留下？”

“曹某的保证一言九鼎，大少庄主大可放心。”四海功曹微笑着说：“今天请大少庄主前来，用意是希望澄清一些疑窦，务请据实相告。”

“有何疑窦，曹前辈尚请明示。”

“咱们这次黑白道公然了断，早已取得谅解，双方按江湖规矩明里结算，光明正大决一胜负，没错吧？”

“不错。”

“双方因此不作偷袭、暗算的卑劣行动？”

“不错。”

“但昨晚咱们这里受到偷袭，有九位弟兄被废。偷袭的人轻功出神入化，几臻化形移影境界。据曹某所知，贵庄主的好友夜游神尹飞，是三天前午夜抵达贵庄助拳的，可有此事？”

“前辈所说的此事，是指……”

“夜游神在贵庄的事。”

“不错，贵长上消息果然灵通。”

“那么，昨晚袭击的事，是否与夜游神有关？”

“曹前辈，在下郑重宣告。”公孙英正色说：“本庄夜间决不会派人外出，更不会违反协议偷袭。如果昨晚贵方的人受到偷袭而有所损折，在下除了深感意外与遗憾之外，可以绝对保证不是敝庄的人所为。曹前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大少庄主，在下相信台端的保证，但为贵庄助拳的朋友，正不分昼夜陆续赶来，会不会是那些为贵庄助拳的朋友，在入庄之前逞英雄先行前来示威呢？”

“昨晚本庄没有任何朋友到达。”

“今晨呢？”

“绝对没有，在下敢以三山别庄的信誉保证。”

“唔！这就奇怪了，那会是什么人所为？会不会是百了谷的妖女？百了谷的妖女不是已经与大少庄主攀上交情了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百了谷的仙姑们与诸位……”

“我知道，她们与在下的人无仇无怨。”四海功曹抢着说：“她们是冲断肠箫而来的。想当年，百了谷主人无常散仙的师妹清玄仙姑，行道江湖时与断肠箫结下不解情缘，山盟海誓愿作仙侣。清玄仙姑不该将断肠箫带入百了谷之后，违反谷规纵走了断肠箫，因而被师姐请出师门符合清理门户，清玄仙姑被迫自戕含恨九泉。为了此事，断肠箫恨透了百了谷的人，却又爱屋及乌，不愿向该谷的人痛下杀手，而相当的矛盾。镜花仙姑与水月仙姑在贵庄附近，已经纠缠了半月以上，要说她们偷袭，确也有点不合常情。但如果是出于大少庄主的授意或暗示，那就……”

“曹前辈，百了谷的人决不会与诸位为敌，这点在下可以拍胸膛保证。”公孙英果然拍胸膛，语气诚恳：“她们志在断肠箫和张允中小狗，诸位请不要怀疑。”

“那……在下希望大少庄主的保证毫无虚假……”

“在下一言一字，皆出于肺腑。”公孙英郑重地说：“咱们一白一黑，实力相当，争的是名利。名利的获得必须从光明正大中取得，日后在江湖道上，才能挺起胸膛发施号令。曹前辈，你们可以进一步追查，至于与敝庄的过节，还是依议作计划性的了断，不要节外生枝好不好？”

“大少庄主说的极是。”

“在下深感荣幸。”

“大少庄主，依你看来，会不会是张允中在搞鬼？”

“张允中已经死了。”公孙英傲然说。

“死了？昨天他……”

“昨天他与贵方的大力鬼王打交道，被在下给了他致命一击。”

“噢！据大力鬼王平兄说，他根本不曾与阁下接斗，他只是……”

“在下用生死针击中他的上臂。”

“生死针？”四海功曹一惊：“令师百毒阴婆将生死针绝技传给你了？这绝技传女不传男……”

“信不信由你。时候不早，告辞！”

张允中如果死了，就不会出现在三山别庄前面的大道旁树林内啦！

昨晚，他废了绝剑秦国良的九个人。今天，他要对付三山别庄的人出口怨气了。

他藏身在树林的草丛内，监视三山别庄出入的道路，距庄门不足两里，像伺鼠的猫，极有耐心的等候肥鼠出穴，以便一扑而上。

白天，三山别庄很少有人出入，因此路上空荡荡，好半天不见有人走动。

他终于看到接引人魔带了人进庄，接着看到人魔偕同公孙英出庄。

妙极了，这卑劣的小畜生显然与绝剑秦国良的人会面，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

五个人，决不是跟着接引人魔前往叫阵。

一阵好等，他是极有耐心的。

终于，看到了返庄的人影。

他将刀挪至趁手处，跃然欲动。

肥鼠已经出穴，机会来了。但他不打算像饿猫一样偷偷扑上去，要建立声威，他必须表现出英雄气概。

他看到精神萎靡的黑煞女魅，不由黯然叹息心中负疚。他对黑煞女魅甚有好感，也感到内疚！

毕竟黑煞女魅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被公孙英兄弟暗中施毒擒走的，他护花无力，难辞其咎。

来人渐来渐近，时候将到。

已经到了家门口，公孙英更为神气了，心中已无负担，事情办得非常完满，难免踌躇满志，领先大踏步而行，真像一位名满天下的英雄霸王。

廿步外，路旁踱出一个人影，一步一顿。阴冷、坚定、沉着、气势迫人。

“张允中！”五个人几乎众口同呼。

张允中当路屹立，手按在刀靶上，虎目炯炯，有如天神当关，目不转瞬地目迎五位高手接近。

公孙英吃惊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震惊中，脚下一慢。

“你这卑鄙无耻的贼王八！狗杂种！怕死鬼！”张允中几乎把所有的脏话都骂出来了：“赶快发信号求救兵，求你那老爹赶快出来救你这怕死鬼。像你这种混帐儿子，平时在家里作威作福，称雄道霸，一到了外面，就变成了龟儿子，一有困难就哭爷叫娘。

叫，叫呀！”

公孙英再窝囊，也不好意思发讯求援啦！羞愤难当，也激怒得像疯子，咬牙切齿一步步向前接近。

“你骂得好毒好痛快。”公孙英从齿缝中迸出可怕的声音：“我要不将你碎尸剁浆……”

“你就不是人养的。”张允中恶毒的话接上了，要尽量激怒这位江湖未来的霸王：“你把你老爹的三山别庄辛苦经营，闯刀山剑海所挣来的声望，全部断送掉了，你根本就不是人养的混帐儿子。”

公孙英手搭上了剑靶，杀气涌腾。

三名随从立即超越，三面合围。

黑煞女魅向侧退，眼中怨毒的火花。

“俗语说，事不过三。”张允中缓缓拔刀，语气转厉：“你这小杂种身怀绝技，两次用诡计暗算在下，不会有第三次了，幸运之神不会永远跟着你，你必须为你自己的罪行负责，付出代价。”

四支长剑形成包围，无形的杀气像怒涛般向他集中，强大的逼人气势，一波一波向他涌去。

“我要刺你一千八百剑！”公孙英咬牙切齿拔剑叫吼。

这瞬间，四支剑同时发起攻击，剑气乍合。敌势强但力量分散，必须保持先制的好机，敌动我先发，全力突破一点。

刀气迸发，人影电闪。

鱼龙反跃奇快绝伦，淡淡的人影反飞、扭转，越过从后面冲上发剑攻击的人顶门上空，刀光可怖地疾落，有如雷电下击。

这位仁兄根本没看清变化，但觉剑锋指向处，人影突然在剑尖前消失，立即感到刀气临头压体，收不住脚步，直向对面挥剑上扑的公孙英冲去。

公孙英吃了一惊，百忙中收剑斜闪。

这瞬间，这位以江湖未来霸王自命的大少庄主，眼角瞥见前面惨剧发

生与结束，只惊得心向下沉，浑身发冷，握剑的手突然出现颤抖现象。

他的三个随从，皆是身怀绝学的一等高手，名义上是随从，其实是他的保镖，真才实学即便不比他高明，至少也和他不相伯仲。可是，一照面之间，三个人似乎并没抓住出招的机会，全完了。

事先，已从绝剑那些人口中得到消息，知道张允中的刀法神乎其神，与早期的刀神招路颇为近似。

因此两方的人，皆对张允中的刀法深怀戒心。

这也就是两方面的年轻英雄们宁可偷袭暗算，避免与张允中光明正大一决的原因所在，不愿冒生命之险与张允中拚命。

这位年轻气盛，自大狂傲不可一世的大少庄主，今天终于亲眼看到结果了。

可是，他并没看清张允中的刀法，太快了，快得不可思议，但见刀光左旋、右卷，有如电光闪烁，刀气破风的厉啸慑人心魄，从左右攻上的两个随从，两把剑连封架的机会也无法获得。

而从他身边冲过的第一名随从，右臂已经不在身上了，几乎齐肩而折，直冲出三丈外方稳下马步。

地面，有三条手臂，三支剑。其中一条断臂，仍死死地抓牢了剑。

“哎唷……”开始有人叫号了。

张允中站在原处，横刀而立恍若天神。

“你这狗养的杂种！”张允中沉声咒骂：“现在，是你我了断的时候了，不是你刺我一千八百剑，就是我剁你几十刀。”

公孙英打一冷战，向后退了两步。

“你走不了的。”张允中也亦步亦趋紧逼不舍：“我要把你的手脚全卸下来。”

“你……”公孙英语不成声。

“上呀！公孙大少庄主。”在一旁观战的黑煞女魅大声叫：“你剑靶中的奇毒快放出来呀！左手指套的生死针快弹出去呀！你这怕死鬼怎么脊梁挺不起来了？你不是要爬上江湖霸王的宝座吗？快爬呀！机会错过，你会后悔八辈子。”

“你这贱女人。”公孙英可找到咒骂的对象了：“还不拔剑与我联手，拚死这小王八蛋？”

“你这狗养的杂种！”黑煞女魅模仿张允中的口吻咒骂，居然有五七分神似：“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是张允中的同伴，你没昏了头吧？”

“你你如果敢反抗我，死定了。”公孙英狞笑：“今天是你服解药的一天。”

“你放心，黑煞女魅有你陪葬，我会死得欢欢喜喜，你再也奴役不了我了。”

“你……”

“我可怜你。”黑煞女魅拔剑，突然一剑劈开一名快痛昏的随从天灵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公孙大少爷，要不要我脱衫裙裸体替你送终？”

公孙英突然一纵而上，剑发射星逸虹，出其不意攻向黑煞女魅的胸口，盛怒出手，奇快、奇狠、奇准。

人影一闪即至，刀光先一刹那光临。

“铮！”金铁交鸣声震耳欲聋。

公孙英斜飘丈外，左手在身躯跃起时弹出了生死针。

张允中早有防备，身形侧移，伸食指一抄，竟然化不可能为可能，捏住了肉眼难辨的细小毒针。这瞬间，黑煞女魅用上了绝技魅影功，到了公孙英身旁，剑发似奔雷。

她估低了公孙英的造诣，也对自己的魅影功太过自信，满以为必可得手。

“铮！”公孙英封开她的剑，左脚探入，左手扣住了她的右肩井，将她绊倒拖翻在地。

“贱女人……”公孙英凶狠地咒骂，右脚踏向她的小腹。

可是，发结被人抓住了，将他往后拖，锋利冰冷的钢刀，架住他的咽喉。

“放……我一……马……”公孙英崩溃了，叫声像狼嚎，刺耳已极。

黑煞女魅一蹦而起，咬牙切齿冲来。

“先别杀他！”张允中急叫。

“杀了我，她……她也死……”公孙英嘎声叫。

“我愿意死，我要先分了他的尸。”黑煞女魅厉声叫：“张兄，把他交给我。”

张允中一掌拍在公孙英的脊心上，将人放倒摆平。

“姑娘，不值得。”张允中阻止黑煞女魅接近：“他这条狗命贱得很，不值得与他偕亡。”

“张兄，你……你不知道我……我多痛苦。”黑煞女魅哭泣着叫：“我受尽了这畜生的凌辱和折磨，他已经不是人，我……”

“我知道，姑娘，我是从他们那地牢逃出来的。”张允中说：“但我不能让你与他偕亡。他会死的，不必急，我先搜出他的解药来。”

公孙英的百宝囊中，有好几个小玉瓶、小瓷瓶，药末与药丸有好几种。张允中不敢沾手，将药散和药丸一一倒在一幅从公孙英身上撕下的袍袂上。

“你认识服下的解药吗？”张允中问。

“这……药丸是豆大的乳色丹丸。”黑煞女魅摇头：“这些都不是。”

“狗杂种！解药呢？”张允中揪住公孙英的发结问。

“放在庄中的药室内。”公孙英神气起来了：“不放我，得不到解药。”

“你想得真妙。”

“黑煞女魅愿意死，在下也愿意死。”公孙英的口气顽强起来了。

“真的呀？”

“在下从不虚语。”

“好吧！既然你们双方都愿意死，在下又何必强将你们留在世间？”张允中缓缓站起说。

“只要你保证在下的安全，她就可以不死。”公孙英心中又狂跳了。

“在下从不保证任何人的安全，我自己的安全也保证不了。”

“可是……”

“不要可是。黑煞姑娘，解药既然放在三山别庄，我无能为力。现在，我把人交给你。”

“谢谢你。”黑煞女魅欣然走近。

“最好把所有的丹丸毒药，全灌入这杂种的肚子里，再慢慢分他的尸。”张允中向黑煞女魅暗中打眼色。

“对。”黑煞女魅点头会意：“让他先死在自己的毒药上，他会做鬼也不

平安。好，我来灌他。”

“不！不要……”公孙英狂叫。

“你要的，这都是你的宝贝。”张允中狞笑。

“我……我可以从庄外取得解药。”

“这句话可能是虚语，哼！”

“真的，如果找不到，再杀我并不为晚。”公孙英哭丧着脸哀求：“我知道我对不起黑煞姑娘，但并不能全怪我。这都是八指仙婆与无情剑姑侄两人的主意，要我用尽手段凌辱她，逼她完全屈服以除去心腹大患。”

“在地牢里，我也曾受到你父子的荼毒。”

“张兄，一个江湖人对付仇家，难免用最残酷的手段。”公孙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凡是江湖人，都知道这种手段是必需的，三山别庄何能例外？我设法找解药，放我一马，我发誓，以后永远不向两位寻仇。”

“寻仇？你配？”黑煞女魅踢了公孙英一脚。

“姑娘，我愿赔偿你的损失。”

“你怎么赔？”

“我……十斤珍珠，每一颗都有指头大。”

“唔！原来广东那批皇贡，果然是被你们弄来了。”黑煞女魅说。

“这……”

“我不管皇贡的事，我……”

“你要怎样？”公孙英又发抖了。

“解药。”张允中代黑煞女魅回答，他已经知道黑煞女魅不愿死了。

“我一定可以得到。”

“在何处？”

“解我的脊椎禁制，我带你们找。”

“好。”张允中说，动手除去公孙英的指套针管，剥掉衣袖，只留下一条裤子，这才拍开脊椎的禁制。

“你要答应放我一马。”公孙英又提出条件。

“好。”张允中不假思索地应允。

“大丈夫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在下不像你这么卑鄙。快！去找解药，在何处？”

三个随从，两个已经忍痛握住断臂创口踉跄走了。另一个已经僵死，是被黑煞女魅砍破头杀死的。

“在我那位随从的百宝囊中。”公孙英指着随从的尸体：“盛在一只瓷小葫芦内。”

黑煞女魅一跳两丈，摘除死尸的百宝囊，搜出小瓷葫芦，倒出三十余颗豆大的乳色丹丸。

“不错，是解药。”黑煞女魅嗅嗅丹丸的气味：“这狗杂种把解药放在别人的身上，奸猾阴险超人一等。”

公孙英一跳两丈，撒腿狂奔。

“张兄，捉住他……”黑煞女魅急叫。

“算了！”张允中摇头：“我不能食言。哼！他活不了多久的，日后我们还要和他碰头。”

刹那间的耽误，想追也来不及了。

公孙英逃出四、五十步外，突然止步转身。

“姓张的狗王八！”公孙英凶狠的咒骂：“还有你，黑煞女魅，总有一天我要你们生死两难。我对天发誓，不将你们化骨扬灰，我公孙英决不罢手。你们记着：三山别庄的人决不放过你们。”

“你也给我记着！”张允中沉声叫：“不毁了三山别庄，在下决不罢手。”

公孙英看到他作势追赶，扭头如风而遁。

黑煞女魅服下一颗解药，将一半丹丸用另一只小玉瓶盛了交给张允中。

“张兄，你真打算毁三山别庄？”她问。

“是的。”张允中肯定的答。

“可是，三山别庄有如金城汤池。”

“算不了什么，我已经完全了解庄中的奇门生克布置，不客气的说，那是学了几天奇门遁甲的人，最基本的平常学问，距神奇境界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会？”

“我当然会。”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

“我也有很多人。”

“你也有很多人？谁？断肠箫？”

“你先不要问，我带你进府城，替你引见我的朋友，你就明白了。走！那杂种的大群爪牙快要出来了。”

四海功曹一群人，送走了公孙英之后，立即登船召集重要的人手，研究昨晚行凶的人到底是何来路。

四海功曹是个消息最灵通的老江湖，博闻强记武林无出其右，谙熟江湖典故武林秘辛，所以才有今天的江湖地位，绰号就是管理人间功过的神明。

他对百毒阴婆的武林独门奇技生死针知之甚详，中者如无老阴婆的独门解药，必死无疑。就算有解药，如果不能及时将针起出，针一入经脉，片刻便会进入心经，死路一条。

张允中被生死针击中，那么，昨晚行凶的人，自然不是张允中了，张允中已经死啦，死人是不会变鬼来行凶的。

研讨了许久，仍然找不到结论。绝剑秦国良是北地白道英雄的代表人物，谁敢前来向白道英雄讨野火。

其实，这群自命白道英雄的人物中，至少有一半原来是黑道的蛇神牛鬼。只不过摇身一变，追随秦国良几个白道人物，便自认是白道英雄了。

黑与白之间，其实界限极为模糊，平心而论，天地间真正可以称为白道英雄的人，或者永远干白道行业的人，有如凤毛麟角。

名利心害人不浅，一个所谓白道英雄，很可能在一念之间，突然变成为人所不齿的匪类。相反地，一个黑道恶棍也可能在一念之间，变成不世的英雄。

船上在研究计议，岸上的帐幕和芦棚中，英雄们也在聊天或休息，警戒比往昔增强了一倍。

芦棚南端不远处，那位担任警戒的大汉，突然发现三丈外的草丛中，升起一个背影，立即紧张起来。再一看，吓了一大跳。

“断肠箫！”大汉拔刀狂叫示警。

“鬼叫什么？”断肠箫阴阴一笑：“快去叫四海功曹来，老夫有话问他。”不用叫，船上的人已闻警纷纷奔上岸来。

不片刻，三四十名高手已列阵面面对。

四海功曹仍是夫子打扮，他是这群人的军师，代表绝剑秦国良发施号令。绝剑不见现身，他就是司令人。

“萧前辈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四海功曹行礼笑问，态度倒也恭敬。

“有件事老夫大感困惑，所以前来查证。”断肠箫大刺刺地说，摆足了前辈的架子。

“前辈何事困惑？”

“你们与三山别庄似乎誓不两立，对不对？”

“不错。”

“奇怪，如此对峙，叫骂一番，然后交手一两场，像誓不两立吗？”

“双方已约定按江湖规矩公平决斗，不能乱来。而且，公孙庄主拒绝大规模了断，固守不出，所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唔！不对。”

“有何不对？”

“老夫目前不打算说，我要进一步追查其中诡秘，届时再说，告辞。”

“前辈请……”

断肠箫身形疾退，冉冉而去。

四海功曹脸色一变，眼中涌起浓浓的杀机。

“这老狗会坏事。”四海功曹向身后的九天魔鹰低声说：“带几个人，永除后患。”

“好的。”九天魔鹰会意的点头。

“曹叔，我和舍妹也跟去了。”秦吉光说：“我已经想出对付这老狗的方法了。”

“少公子，你不能冒险。”四海功曹一口拒绝：“你兄妹的安全，我要向令尊负责。”

“哼！曹叔，假使不冒险，我兄妹一辈子也休想出人头地，别管我的事好不好？”

“这……”

“家父不会要你负责，别管我的事。”秦吉光不客气的说。

断肠箫走上了到府城的大道，一面走一面思量。

人老成精，他老人家早已看出这次黑白道群豪寻仇结算，有些征兆不合情理，所以故意向四海功曹透露口风，希望会引起一些变化。

不久，他发觉后面有人跟来。

阳关大道，人人可走，他并未介意。

即使是跟踪他的人，他也没放在心上。

当初绝剑带了一大群爪牙，前往三山别庄挑衅，打扰了他的清静，他出面赶人。当时，双方高手齐出，主脑人物皆在场，但都不敢出面向他挑战。最后绝剑的儿子，总算勇敢的站出来攻了他一招。

由此可知，他断肠箫的声威，足以镇住这两群黑白道人物，这些人还没有对付他的力量与胆气。

他走得很慢，后面跟来的人脚下却相当的快。

近了，将接近他的身后了。

是两个老农打扮的花甲年纪村夫，穿得朴实，脸孔毫不起眼，手中各

点着一根竹杖，一面走，一面用江北腔的土话交谈，状极安详愉快。

扬州与镇江隔岸相对，划分江北江南。

但在风土民情来说，正好相反，扬州号称江北的江南，镇江叫江南的江北，所以在镇江看到带有江北味的人，一点也不奇怪。他心中一宽，戒意全消。

如果他知道一些急于扬名立万的人，正处心积虑要除去他这种阻碍旁人出人头地的老一辈名宿，以便建立自己的声威地位，他便该早些远离是非之地，以策安全，在江湖，是年轻人的天下。

江湖没有长青树，玩命毕竟是年轻人的事，所以俗语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自以为声威远在恋栈不退，下场是相当可悲的。

两个老农谈谈笑笑，逐渐到了他的身后，大道甚宽，两老农早早便向道左移，要从他的左方超越。

“今年雨水足，收成一定会超过去年。”一个老农说：“我打算岁梢时候，替我那浪荡儿子娶一门媳妇。”

“是啊！六哥。”另一位老农说：“应该的。有了家，成了亲，没上络头的野马就会归槽，可以勒缰啦！唉！这些年轻人。”

断肠箫对这些家务事毫无兴趣，他的注意力，被从前面路的岔道走出大道的两个青衣男女所吸引。从背影上看出是男女，没看到面庞。

女的穿得朴素，青衣裙飘飘，向前一掠三丈。

男的突然在前面飞跃而起，半空中用怒鹰翻云绝技连翻腾三周半，远出三丈以上，突然手脚一敛，直挺挺地从女的后部上空急插而下。

看着双方接触，猛地手脚箕张，以饥鹰搏兔身法猛扑而下。

“九天魔鹰季天翔！”断肠箫讶然轻呼，远在五、六十步外，看身法便知对方的名号，不愧称老江湖。九天魔鹰季天翔，天下七支鹰之一。

这瞬间，他完全忽略了已到了左侧后方的两个老农。

“正是他。”一个老农用变了调的嗓音说。

一切反应已来不及了，死神已向他伸出了魔手。

他感到左腰背一震，接着又是一震。

至少有两件歹毒的暗器进入他毫无警觉的身躯。

啪一声响，笼在袖内的黑箫跌出落地。

前面，两男女回头飞掠而来。岔路竹木挡住视线的地方，也掠出四个人，六个人来势奇快，冉冉而至。

“噗啪……”竹杖及体又快又急。

他向前一栽，感到浑身疼痛僵硬，彻骨奇痛令他气散功消。

但他不能等死，咬紧牙关侧滚，一跃而起。

“噗！”竹杖落在他的头侧，一阵昏眩，双腿一软，扭身重重地摔倒。

第二次用手挡住竹杖，跪一腿站起。

六个男女狂风似的卷到，三支长剑几乎同时贯入他的身躯。

“呃……”他终于失去挣扎的力道，老眼朦胧中，他看到三支剑的主人。

女的他不认识，好美好美的一位少女。

男的他认识：九天魔鹰季天翔，年轻人秦吉光。另一支剑也是年轻人的，他不认识这个人。九天魔鹰是随着三支剑之后，用细长的铁鹰爪，扣入他的胸口。

这瞬间，卅余步外府城方向出现五个人影。

“你们干什么？”喝声似天雷狂震。

五个人随着喝声，飞掠而来。

“扯活！”九天魔鹰急急下令。

八个人向路北一窜，消失在林木深处。

五个人到达，已看不见凶手的人影了。

路东百十里外，张允中与黑煞女魅正快步向府城赶，绕过一处道路折向弯道，便看到凶杀的现场。

五个人围着断肠箫的尸体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报官，有人主张按江湖规矩私自掩埋，江湖仇杀的官司是不好打的，所以江湖人的豪语是沟死沟埋，路死插牌。一个江湖人的死是冷漠的、悲壮的。

有人找到了遗落在路中的黑箫。终于，那位在远处便出声大叫的壮年人，认出了这支铁箫。

“咦！这是传说中，江湖怪杰断肠箫萧不去的铁箫。”壮年人不胜惊讶：

“此老功臻化境，威震江湖，难怪有八个男女围攻他，三两个武林一等一的高手，绝对不敢在他面前撒野。”

张允中已到了十余步外，大吃一惊。

“怎么一回事？”张允中飞奔而至，看到了黑箫，看到了死状残忍可怖的尸体：“天哪！萧老前辈……”

五个人一惊，纷纷让开。

“诸位，是怎么一回事？”他略一察视，站起沉声问，脸色难看已极。

“咱们是过路的，远远地看到这里八个人围攻死者。”壮年人将箫递给他：“八个人，六男二女……”

壮汉将目击的经过，所看到的一一说了。

“人是从北面越野走的，可惜咱们在远处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壮汉继续说：“看来，死者一定是江湖前辈断肠箫了。兄台如果想追查凶手的底细，从尸体的伤痕中，或许可以找出一些线索，咱们无能为力，十分抱歉。”

“谢谢诸位的隆情高谊。”张允中咬牙说：“我会查出凶手来的，我会让萧老前辈死得瞑目。”

黑煞女魅的目光，从尸体的胸口创痕移至后背，翻动尸体，她双手沾满了鲜血。

她发现了暗器所造成的创口，伸指一阵探索。

“妙刀郑德的掌中刀，和夺魄童七郎的夺魄无影锥。”她站起悚然说，掌心托着沾满鲜血的两种暗器。五个人全变了脸色。

“这两个可怕杀手，难怪！”壮汉骇然说：“抱歉，咱们惹不起他们，咱们走。”

五个人悚然而走，似乎吓坏了。

“天杀的混帐东西，是他们。”张允中夺过两把暗器：“我会找到他们的。”

“绝剑那些人中，使用爪形兵刃的人有一个。”

“谁？”

“九天魔鹰季天翔。”

“我记住了。”

“不要杀他。”

“什么？”

“我正要找这个人。”黑煞女魅眼中涌现煞气：“原先，我怀疑飞天豹是

我要找的人，可惜飞天豹已经死了。在三山别庄，我听说绝剑后到的人中，有七支鹰之一的九天魔鹰，我要找他，可能找对人了。”

“找他有何要事？”

“求证一件血案。”

“血案？是什么……”

“你先别管。”黑煞女魅不愿解释：“张兄，找到他，请要活的。”

“我会尽力而为。”

“我希望尽快找到他。”

“那是当然。不过，三山别庄的事要先办。走，我们找地方安葬萧老前辈，人死入土为安。”

十五

藏春坞依然呈现荒僻的风貌，一而再在附近寻踪、觅迹、潜伏、侦查的人，皆已纷纷失望的撤走了。

没有人曾经发现陌生的女人出没，也没有人看到狐仙，没有留下来进一步追查的必要。

张允中偕同黑煞女魅，突然出现在藏春坞中的一座破败废楼中。

三个村姑打扮的人，席地坐在破楼的一角，大概事先经过巧手名匠的精巧易容，所以看不出丝毫破绽，确是三个中年的朴实平凡的村姑。

张允中与黑煞女魅坐在她们对面。

黑煞女魅自以为是老江湖，但也看不出这三个村姑外貌有可疑的地方，更无法看出她们的本来面目。

“你们都熟练了吗？”张允中问。

“张爷，一切如计训练，已可纯熟变化，尚请放心。”为首的村姑恭敬的答。

“阵势九变，你们的人手够吗？”

“数分五九，还有中枢一组多出三个人。张爷主持中枢，保证有充裕的人手。”

“我准备带黑煞姑娘加入，中枢方面实力已足。多出的三个人，最好归春月姑娘率领。”

“这……黑煞姑娘懂得阵势变化吗？”村姑不转瞬地注视着黑煞女魅，可明显地看出不信任与警戒的神情。

“她随我行动，决无问题。这么说来，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张爷请放心，天下间能查出我们踪迹的人，屈指可数。迄今为止，这些浪得虚名的黑白道群豪，没得到丝毫风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小心些总是好的。”张允中整衣而起：“三更正，准时会合。”

“是的，张爷。春熙大姐想知道，何时可以发动，请张爷明示。”

“今晚。”张允中斩钉截铁表示。

“今晚？”

“来不及吗？”

“启禀张爷，我们无时无刻都在等候这一天的到来。”村姑兴奋的说：“请

张爷这就进城与春熙大姐……”

“我不能进城，出了意外，绝剑那些人广派眼线，可能已经跟到府城穷找了。请转告春熙姑娘，三更正，庄东荒坡下见面。”

“是的，张爷，今晚三更正，庄东坡下见面。”村姑重述一遍。

“我走了，诸位的行动，千万小心。天一黑，大道上决不能行走，要早早到达预定藏身的地方。”

“恭送张爷。”三村姑俯伏相送。

出了藏春坞北郊，在杂林乱草间北行。

“张兄，你好神气哦！”黑煞女魅话中有醋意：“那三个扮村姑的女人，比女奴还要恭顺。喂！她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反正她们有二三十人之多，我只认识其中的几个主脑人物。”张允中据实说：“她们都经过名师化妆易容，第一次见面与第二次见面都不一样。”

“你说过二个人，春熙姑娘、春月姑娘。”

“是的，她两人好像是她们的主人。”

“很美吗？”

“这……在我来说，当然很美。”

“我想，一定比我美得多。”黑煞女魅笑笑：“我在你身边，你一直就忽略了我的存在，而在这几天中，你竟然成了她们的指挥领导人。我问你，她们的武功，真的可派用场吗？”

“今晚就可以给你明确的答覆。”

“我现在就要知道。”黑煞女魅白了他一眼。

“至少，在我知道的几个人中，容或轻功比你差二三分，但基本内功拳剑，并不比你逊色。”

“真有这么高明？唔！奇怪。”

“有何可怪？”

“我怎么没听到丝毫风声，江湖上有这么一大群高手女人？张兄，那春熙、春月姓什么？”

“她们没说，不肯说。”

“唔！有问题，你是怎样和她们搭上线的？”

“不要追根究底好不好？”张允中心烦地说：“她们有需要，我有所求，彼此利害一致，结合在一起岂不是皆大欢喜的事？各取所求各取所需，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天！你像是走火入魔了。”黑煞女魅苦笑。

“走火入魔？你是说……”

“这不像你的为人。”黑煞女魅郑重地说：“虽然我对你了解不多，毕竟你我曾经共过患难。凭我女人的直觉，我觉得你是一个算得上光明磊落的人。但现在，你却为达目的，而跟一群来历不明、身分如谜、目的暧昧的女人联手，未免……”

“住口！不要多说了。”张允中显得有点暴躁：“我空有一双手，却连一个愿意帮助我的断肠箫也被他们杀死了。而他们却人数众多，高手如云，每个人都是阴险诡计卑鄙无耻的混帐。我受过迫害，一而再的在生死边缘徘徊，既然，能有强大实力的人帮助我，我为何不接受？”

“张兄，你……”

“我要培植我的实力，作为争霸江湖的本钱。”张允中的嗓门提高了一倍：“我要用我的刀，建立我的江湖声威和根基。他们的武功，不客气的说，算不了什么，他们之所以能称雄道霸，凭的只是爪牙众多蓄养死士而已。他们能，我为何不能？”

“张兄，你冷静些，听我说。”黑煞女魅诚恳地说：“你初入江湖，阅历有限。你的性格，既缺乏阴狠诡诈，又缺乏狠辣凶残的枭雄才干。等到你拥有一些爪牙，一大堆名利权力的琐碎而又严重的事务，将会让你晕头转向食寝不安……”

“人不是天生就会的，我在用心学习，我在……”

“你根本就不配作一个江湖枭雄。”黑煞女魅大声说：“像公孙英，就是天生的枭雄，他能毫不留情地将我踩在脚底下，你能吗？”

“你……”

“你能吗？”黑煞女魅咄咄逼人：“我敢武断地说，你的家教，你的师门戒律，都没有将你培养成枭雄的谋略传授给你，性格已经定型，后天的改变是有限的。像我，家教与师门教训，皆以人心险恶，必须不择手段争取生存为主，所以我……”

“不要说了，烦死了。”张允中烦恼地叫：“我问你，你要不找公孙英报仇雪恨？”

“要，那怕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

“这不就完了？你还想什么？”

“我……我是为你。”

“为我？为什么？”

“我喜欢你。”黑煞女魅毫不脸红直瞪着他：“我是当真的。”

“算了，我的烦恼已经够多了。”他脚下一紧。

是的，他的烦恼已经够多了，春熙姑娘就是烦恼之一。自从他发现自己与赤裸的春熙睡在同一张床上，他就感到烦恼了。第二次仍然在同一张床上，怀里有同一个令他心荡神摇的胴体，烦恼就愈来愈多啦！

他何尝不明白春熙是在利用他？

但在世俗上，认为男女在一起，女人是吃亏的、受害的人；在心里上他觉得对春熙有所亏欠，必须有所补偿。因此，他像是马行狭道，船到江心，已经没有回旋回头的余地了。

申牌末，公孙英欢天喜地踏入小茅屋。

水月姑娘将他迎入内堂，已发觉他的兴奋神情。

“唷！看你喜气洋洋的。”水月仙姑也沾染了他的喜悦，玉臂挽住了他的肩颈，扭身坐在他膝上，嫣然一笑，媚态横生：“告诉我，有什么事值得这么高兴。”

“宝贝儿，天大的好消息。”公孙英在那温润的粉颈上，撒情地重重亲吻：“断肠箫死了。”

“他……那老魔死了？”水月仙姑大感意外。

“对，他死了，他永远不会再麻烦你们了，他永远不会威胁三山别庄了。”

“真的，他是怎么死的？”

“绝剑的儿女秦吉光秦灵羽，带了六个高手中的高手，设下圈套计算了他，把他杀死了。哈哈！秦老兄真的替你我做了一件好事。”

“什么时候发生的？”水月仙姑似乎仍有点难以相信。

“午前的事，千真万确。现在，剩下一个张允中了，那狗养的混帐东西！我非要弄到他剥皮抽筋不可，他把黑煞女魅硬从我身边夺走了。”公孙英咬牙切齿地说，眼中有怨毒的火花。

水月仙姑对张允中其实没有多少恨意，对这位张允中没有多大兴趣。

“黑煞女魅算得了什么呢？哟！好人，你像支骚公鸡，母鸡愈多愈好，任何一支母鸡你都不放过。”水月仙姑的纤纤玉指点在他的额上：“好像你对黑煞女魅还有情呢，难道我不如他？”

“小心肝……”公孙英淫笑着上下其手，怪手直往道袍内探索。

“不要叫得那么难听，拿肉麻当有趣吗？”水月仙姑媚笑着，象征性的打探在怀内的怪手：“我告诉你，你在转非常非常不好的念头？”

“什么？什么不好的念头？”公孙英不解的问。

“黑煞女魅丢了，你想将我取代黑煞女魅的地位。”水月仙姑阴笑，媚态消失得好快。

“天地良心！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你……”

“不是我会有这种念头，而是你正在转这种念头。”水月仙姑脸一沉：“你想要我到你的三山别庄安顿。”

“我决无此意……”

“我警告你。”水月仙姑又恢复了媚态，情意绵绵地轻抚他的面颊，毫无警告的意思：“不要转这种念头。同时，你那大男人唯我独尊的霸道想法，在我面前行不通，想把我和黑煞女魅一样踩在脚底下奴役，你算了转错了念头。同样的，我也不会带你入百了谷，以免蹈卅年前师姨清玄仙姑的覆辙。”

“四海功曹知道断肠箫与贵谷的秘密。”公孙英有点心动：“据说，令师姨是七月七日被令师逼令自裁的。”

“是的，师姨本来约定在那一天出谷与断肠箫私奔的。”水月仙姑幽幽一叹：“所以，百了谷的人，决不可步师姨的后尘。这里已经事了，我和师姐必须返回百了谷向师父禀告了。留不尽之欢，日后江湖上再见。”

“我等你，水月。”公孙英感情地亲吻水月仙姑的双颊。

“留下吧！明早在这里分手。”水月仙姑激情地回吻他，一拉道袍的丝条，袍襟一弛。

她里面什么都没穿，玉体裸陈，娇喘吁吁纵体入怀，欲火在燃烧。

这一晚，公孙英没回三山别庄。

三山别庄像那些古老的名庄一样，盛极而衰，走上了覆没的道路。守成不易，子孙太懦弱或者太狂妄太有野心，早晚会覆灭的。

庄如此，江山也如此。

每一个朝代的覆灭更替，都是有原因的，而且原因不止一端。

庄东三四里，有一处荒僻的坡地，杂树丛生，满地荒草荆棘，近江一面原来是乱葬岗，三五荒冢东倒西歪，大多数坟墓已难分辨，都是些年代久远的无主荒坟，大白天也是鬼气森森。

据说：三山别庄的地基，数百年前是一座村庄，几经变乱，村庄的名称都已被世人遗忘了。狂彪公孙龙看上了这处地势在三十年前建了这座江湖朋友耳熟能详的三山别庄。

在庄中的望江楼上，可以看到上游的镇江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名列天下三庄之一。他自己，也成为领导江南黑道群雄的司令人。

建庄初期，曾经发生多次火并、寻仇等等必然的重大事件，但公孙龙

不但撑下来了，而且声势日壮，防险的设备日趋完备，百十个一流高手，也难越雷池一步，号称屹立如泰山的金城汤池。

张允中偕同黑煞女魅，三更正到达荒坡。

六位穿墨绿劲装，佩剑挂囊的女郎，已先一步到达等候了。

“我等恭迎张爷。”六位女郎同时抱拳行礼，莺声十分悦耳，六人举动如一，一看便知是训练有素，纪律森严的女英雌。

“不敢当，诸位姑娘久等了。”张允中回礼相当客气，并不以身为司令人而沾沾自喜。

“我们也是刚到，不敢提前到达。”一位女郎欠身答。

“春月……”

“请张爷称呼贱妾的代号。”春月恭敬地说：“即将面对强敌，号令必森严，既然以代号以利呼应，还望张爷即时启用以明号令。”

“好的。”张允中立即成为威风八面的司令人：“青龙白虎，你们的人可曾准备停当？”

“青龙回话。”一位女郎欠身答：“六星已就定位。迄今为止，不曾发现有人巡逻。”

“白虎回话。”另一位女郎欠身说：“六星已在预定地点准备就绪，候令发动。本星主动身来的前片刻，曾看到庄中有三盏风灯出庄门里余，之后随即返庄，判断可能是迎客。可惜碍于规定，不能派人查证。”

“你做得对，派人极可能暴露形迹。此时此地，已没有侦查的必要了。真武！”

“真武在！”春月娇声答，欠身听命。

“你多了三颗星。”

“是的，并入中枢，已可运用自如。”

“时辰已到，诸位可以动身了。流星一起，不可迟延，走！”

“遵命！”六女同时行礼，转身向西如飞而去。

黑煞女魅不敢多嘴，不胜惊讶。

“张兄，这些女人到底是何来路？”八女一走，她这才低声问：“六人举动如一，黑夜中依然可以感到杀气逼人。老天！你把她们训练成军伍了。”

“差不多。”张允中挽了她的手向东举步：“三山别庄号称金城汤池，庄内庄外设有奇门生克，机关重重，攻进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训练不够，号令不严，一群乌合之众各行其是，绝对撼动不了三山别庄。”

“唔！想不到你还真具有雄霸之才呢！哦！就你我两个。”

“每一组是七个人，按北斗天罡列阵进退。缺一星即变六合，缺两星化为五行，少三星改为四象。我如果估计正确，攻入内庄，每一组最多损失两颗星。我的一组六个人已经就定位了，我一到，时辰就差不多了。记住，你一定不可远离我左右。”

“我知道，我是打落水狗捡死鱼的专家。”

当黑煞女魅随着张允中，到达东南角里外的一条崖沟下，那儿已有六位女郎潜伏相候。

看了六位女郎的打扮，她心中暗惊。

墨绿劲装，夜间看是黑色的，而她们的腰间，却是白色的，每个人剑系牢在背上，大革囊却系在腹前，粗绳飞爪系在腰间，有两个人带了四根丈二长的竹竿。

一样的打扮，一样的神态，如果张允中不发问，就没有人说一句话，像六个幽灵。

“一星。”张允中向一位女郎低声说：“流星准备好没有？”

“启禀长上，准备停当。”女郎欠身答。

“斗转星移，四更交更，点流星。”

“一星遵命。”

流星插在地上，引信连结着一卷盘香。女郎用火摺子点燃了盘香，立即回到原来潜伏的地方，发出一声暗号。

六个女郎举动如一，从革囊中取出一张皮面具戴上，立即变成六个鬼怪，六张狰狞可怖的鬼面具，在星火下委实吓坏人。

黑煞女魅大吃一惊，倒抽了一口凉气。

六位女郎在张允中一声暗号下，开始长身而起，藉草木掩身，以三山别庄望江楼上的灯光作目标，悄然急进，一个个身轻似燕，脚下无声。

“老天爷！”她在张允中耳畔低声说：“允中，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张允中并没留意她已改变了称呼，允中两字显得亲昵真情流露。

“在袭击三山别庄呀。”张允中也低声说。

“我是说，你的身分。”

“身分，什么身分？”

“土匪首领。”

“什么？”

“她们是池州石门山桃花坞的女匪。”她的声音都变了：“你就是女匪的首领。”

匪，指强盗。

强盗不算黑道人，泾渭分明，通常称为绿林好汉，讲的是明火执仗硬杀硬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偷鸡摸狗的黑道人物各种勾当相当鄙视，甚至耻与为伍。

其实黑道人走头无路时，最后一条路就是投匪。绿林好汉败亡时，也会沦落成黑道人。因此，有人把黑道与绿林混为一谈，不无道理。

张允中吃了一惊，心中叫苦。

假使他成了桃花坞女匪的首领，消息传出江湖，那还了得？吃公门饭的白道人士，那会放过他？

在江湖道上，他如不改名换姓化装易容，便将寸步难行，那还能混？

“你是说，她们……”张允中心中打鼓：“她们真是石门山桃花坞的女匪？”

“错不了。”黑煞女魅肯定地说：“桃花坞第一代女匪是神仙庄嫒，她有三位门人，都成为一代魔头玉面神魔的情妇。廿年前玉面神魔死在拘魂白无常的以气驭剑下，女匪们销声匿迹。三山别庄公孙老狗得到她们与接引人魔联手抢劫皇贡的消息，黑吃黑从她们手中，把皇贡一口吞掉。你没忘了吧？接引人魔坑害你，就是要利用你从江上袭击三山别庄，想追回失去的皇贡。”

“糟透了！”张允中叫苦不迭。

“你有何打算？”

“这……你切记紧跟着我，随我行动。”

“那是当然。”

“宰了公孙老狗，我们溜之大吉。”

“溜得掉吗？”

“应该可以。不要说了，见机行事。”

当他们到达庄外围时，先前潜伏候机的地方，盘香燃及了流星的引信，一声砰然，流星冲天而起，带着摇曳的明亮火花，冲上二百尺高空，一声爆炸，火星亮度加倍，纷纷向下飞坠，十里外也可看得到。

八男女立即现身，飞越外围利用竹竿弹越，登上三丈高的外庄墙。

中枢先杀入，第二组真武七个人，立即跟进、超越，左盘右折，绕过重重陷坑绊索，飞越奇门机关，深入三百步，三山别庄的警号声方破空传到。

没有感情，没有慈悲，反正见人就杀，默不出声狂野地挥剑，顺风撒出各种有怪味的粉末，外庄的猛犬完全失去防守的作用。

张允中知道有五组人，每组七个。

其实，却出现了九组人。那多出来的四组，皆分别随着青龙、白虎、真武、朱雀的后面跟入。

显然，事先春熙姐妹隐藏了一半人手，这时用上了。

每一位女郎的大革囊中，皆携有纵火，爆炸物品。七十余个鬼怪似的女人一进入山庄，庄内的人仍在乱。

第一处火头升起，杀声更厉。

张允中冲入一处院落，劈面撞上了五个衣衫不整的大汉，不等他接斗，六位女郎掠走如飞，交叉搏击剑涌万道流光，两冲错之下，五个大汉全倒了，摧枯拉朽，如汤泼雪，说狠真狠，谁说女人是弱者？

全庄大乱，爆炸声震耳欲聋，大火冲天。

多年来，三山别庄过的是太平日子，那曾见过这种阵仗？

其惊恐慌乱的情形可想而知。

尤其是那些老少妇孺，哭爷叫娘更增恐怖，有家眷的人只顾抢救家小，什么都不管了，向庄外四散逃命。

六七十条母大虫，个个像狰狞的鬼怪，交叉搏杀血肉横飞，一面杀人一面放火。

三山别庄的人，突然发现庄主不在庄中，大少庄主也不见踪影。

三山别庄成了无人指挥的乱庄，像没有头的蛇在死亡中挣扎。

搏杀中，黑煞女魅拉下了头帕，递给张允中。

“蒙上脸。”黑煞女魅急急地叫：“你不能杀一个人，不能取三山别庄一针一线，不然……”

“我知道。”他用巾蒙住口鼻。

“赶快走！”

“不能，人不能谋而不忠。”他一口拒绝：“三山别庄与你我都有切骨的仇恨，我要等结果。”

三名高手突破了六女的剑阵，直冲中枢。

刀光可怖地闪烁，张允中出刀了，响起几声震耳的清鸣，三个冲来的人两剑一刀同被震飞。

“滚！”张允中怒吼，刀身左右挥拍，同时斜飞一脚，将两名高手拍得摔出两丈外，另一名也被踢得在地下翻滚，一接触胜负立判。

“不要活的，杀！”春月的一组人恰好从侧方的楼房中冲来，声到人到剑到，一剑砍破了被踢翻的人斗大头颅，再猛扑被刀拍倒的人。

“她们已控制全局，走！到望江楼去找公孙老狗，这里已用不着我们了。”

张允中急急向黑煞女魅说。

两人向刚起火的房舍侧方一窜，消失在防火巷深处的暗影中。

望江楼已被真武的两组人占领，后到的青龙、白虎也两面一合。

公孙庄主的珍宝，皆陈放在望江楼，也是今晚桃花坞女匪的目标，因此不再理会张允中的信号，抢先到达望江楼。

张允中苦笑一声，立即偕黑煞女魅悄然撤走。

这里，真的已用不着他费心了。

后庄是绝路，没有人敢从后庄逃生。

张允中站在后庄的崖上碉楼上，注视着大火冲霄的庄院发呆。

“这样报复，太惨了。”他失声长叹，心中难受极了。

“不算惨，允中。”黑煞女魅眼中的煞气已经消失：“黑道人士对这种事，视同家常便饭。”

“我做错了，我……”

“你也不必自疚，问题是，你今后怎么办？”

“今后？我……”

“镇江的这一次风暴，虽然不是你引起的，但却是你一手结束的。目前的形势是：黑道、白道、绿林，三方面大聚会大结算。你，原是绝剑秦国良的人裹胁而来的，名义上你仍是追随白道人士的人。而你与我同行，事实已是黑道人，与我袭击三山别庄，江湖朋友必定认为是黑道朋友火并。事实上，你是桃花坞女匪的领导人，自然而然地成为绿林匪首。现在，你可以选择。”

“什么选择？”

“选择你要走的路呀！只要你登高一站，绝剑的白道人士会欢迎你；黑道朋友会推举你；绿林好汉会拥戴你。因为，你已经显示了你的实力和才华。”

“鬼的选择！”他不胜烦恼：“这一步我走错了。”

“你如果不选择，你知道后果吗？”

“后果？”

“你将孤独，你将成为众矢之的。”黑煞女魅郑重地说：“没有人向你认同，都把你当成敌人。尽管江湖道上波诡云谲，但基本的宗旨是拥护有利于己的人，尽早除去竞争的对手；不是同道就是异端，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允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但我不害怕。”他一挺胸膛：“绝剑那些人不会衷心地欢迎我，那些所谓白道人士可怕得很。我不能做绿林盗匪，所以我毅然摆脱桃花坞那些女匪。”

“你……你要踏入黑道……”

“有一天，我会取代三山别庄。”他手按刀靶，虎目映着火光熠熠闪烁着异芒：“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毫不退缩，毫不迟疑。走吧！我们回府城从长计议。”

“不，我要看到公孙老狗父子的尸体再走。”黑煞女魅这时反而不急于离开了，事实上躲在这里十分安全，有如隔岸观火。

“他父子俩今晚根本不在。”张允中说：“甚至连笑阎罗熊副庄主也不在。如果他们在的话，我会与他们在内庄门附近遭遇。我估计得相当正确，所以敢断定他们不在庄中。”

“那……那怎么可能？”黑煞女魅仍不敢相信：“白道强敌兵临城下，三山别庄的主将怎么可能不在？”

“他确是不在。”

“唔！这里面有玄机和不合情理的诡变。走吧！我会设法打听出来的。”

桃花坞女匪正在收拾残局，正在派人寻找张允中与黑煞女魅，却不知他俩已经走了。

袭击的声势有如雷轰电击，狂风骤雨。

一群像貌狰狞的女匪，杀人的技术干净俐落，把三山别庄一群心理上毫无准备的男女，杀得落花流水，如汤泼雪，摧枯拉朽，人无斗志，魂飞胆落。

即使有三五个了不起的高手敢于拚命，也禁不起女匪们有组织的交叉拚杀，何况女匪们无一庸手，两个人就可以发挥五倍的威力。

攻入望江楼的女匪行动十分快速，所带的大囊盛装了公孙庄主所有的库藏，然后放火焚烧，在烈火冲天中作有计划的退走。

来如风雨，退走也如风雨。

女匪们已经远颺，由庄内向庄外逃去的人，有些还没离开呢。

五更初正之间，八名来自江湾的高手，匆匆抵达外庄门，劈面碰上带了妻小向外逃的三名大汉。

三名大汉吃了一惊，由一人带领惊怖欲绝的十余名老少妇孺，两人冲出亮剑，准备拚命。

“你们庄子怎么失火了？”领先的秦吉光惊讶地问，毫无故意。

“你……你们……”一名大汉大感困惑：“不……不是你们带人攻击本……本庄吗？”

“见你的大头鬼！”秦吉光怒叫：“咱们在船上，看到贵庄失火，杀声震天，赶来察看的。”

“这……”

“怎么了？是什么人袭击贵庄？”

“一……一大群妖怪形的怪人，放火杀人，可怕极了，毫无警兆地直抵庄中心，像是自天而降……”

“贵庄主呢？”

“不知道。”大汉痛苦地说：“庄中毫无准备，闻警出视的人，出来一个死一个，恐…恐怕……”

“你们不是布了奇门生克机关埋伏吗？”

“毫无用处……抱歉，在下要安顿家小。”大汉不再多说，带了同伴仓卒套路而走。

大力鬼王注视着烈火熊熊的内庄，摇摇头叹息一声。

“没救了，全庄已成火海。”大力鬼王倒抽一口凉气说：“天下三庄之一的三山别庄，就这样消失了。”

“奇怪！毫无风声，会是什么人所为？”秦吉光悚然自言自语。

“藏春坞那群神出鬼没的女人，错不了。”九天魔鹰季天翔苦笑：“那天晚间她们劫走了张允中，我追入藏春坞，无功而返，我就有了不幸的预感，想不到这不幸，会落在三山别庄头上。”

“我们进去看看，也许可以察出一些线索。”秦吉光举步要进入外庄门。

“去不得，少公子。”夺魄童七郎伸手虚拦：“就算咱们能顺利进去，日后麻烦大了，三山别庄的人一口咬定是我们所为，我们百口难辨。”

“唔！对。”秦吉光悚然而惊：“此非善地，咱们必须赶快离开。”

桃花坞的女匪撤退的速度十分惊人，秦吉光这群人即使能追上，也绝对讨不了半点便宜。

大力鬼王说得不错：天下三庄之一的三山别庄，就这样消失了。大力鬼王是老江湖，所说的话具有权威性。

以豪霸面目建立的基业，是不会长久的。

三山别庄毁灭了，余波荡漾。

首先，绝剑秦国良那群以白道人士面目，前来兴师问罪的人，就没有留下来的理由。

可是，他们走不了。

至少，事情尚未澄清之前，他们不能草草结束赶快离境，他们不甘心背黑锅，不能让江湖朋友把他们看成杀人放火，毁灭三山别庄的凶手。

虽然他们本来就不在乎杀人放火。在运河入大江的京口镇江南客栈，黑煞女魅领着张允中，会见了她的同伴。

两位侍女小梅小菊，其实是黑煞女魅的门徒，武艺的根基相当扎实，魅影功与黑煞毒功，都有相当惊人的成就。

她们奉命跟踪接引人魔的船，没料到接引人魔只是一个稍有分量的爪牙，主事的人却是绝剑秦国良。

主事的人共有五艘船，分两批陆续到达，没有离去的迹象，所以两侍女一直就留在镇江附近不曾离开。

另两个人一叫彭婆婆，年届古稀的古怪老女人。另一位叫蓝四婶的中年妇人，也显得怪癖阴沉。

六个人在客院的小厅用早膳，张允中是唯一的男客。

席间，黑煞女魅将近来所发生的变故，一一向彭婆婆说了，似乎彭婆婆的身分，是黑煞女魅的长辈而非朋友。

当然，有张允中在座，牵涉到不便说的事，她当然有所保留和隐讳。至少，她受到公孙英与无情剑污辱的事，就不能启齿。彭婆婆和蓝四婶，脸色难看已极。

“公孙老狗父子既然不在庄中，显然逃过这次大劫。”彭婆婆怨毒地说：“也显然藏匿府城某一处地方，务必把他们找出来，不杀掉他们，此恨难消。”

“不必急于找他们，他们会出来的。”黑煞女魅冷笑着说：“他会出来善后，飞不掉的。目下重要的是，赶快去把九天魔鹰弄到手。”

“九天魔鹰？”彭婆婆讶然问：“天下七鹰之一。姑娘你找他……”

“他是绝剑秦国良的人，地位比接引人魔要高些。”黑煞女魅说：“他们的船跟在接引人魔的船后面，显然曾经同在高邮停泊，接引人魔的船，在高邮停泊了好几天，所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姑娘。”蓝四婶冷冷地说，瞥了张允中一眼，意思是说，有外人在场，不必多说。

“四婶明白就好。”黑煞女魅会意：“允中，休息之后，我们去找绝剑那些人，找机会活捉九天魔鹰，好吗？”

“奇怪！”张允中说：“按理，该先找公孙老狗父子，但你却舍本逐末……”

